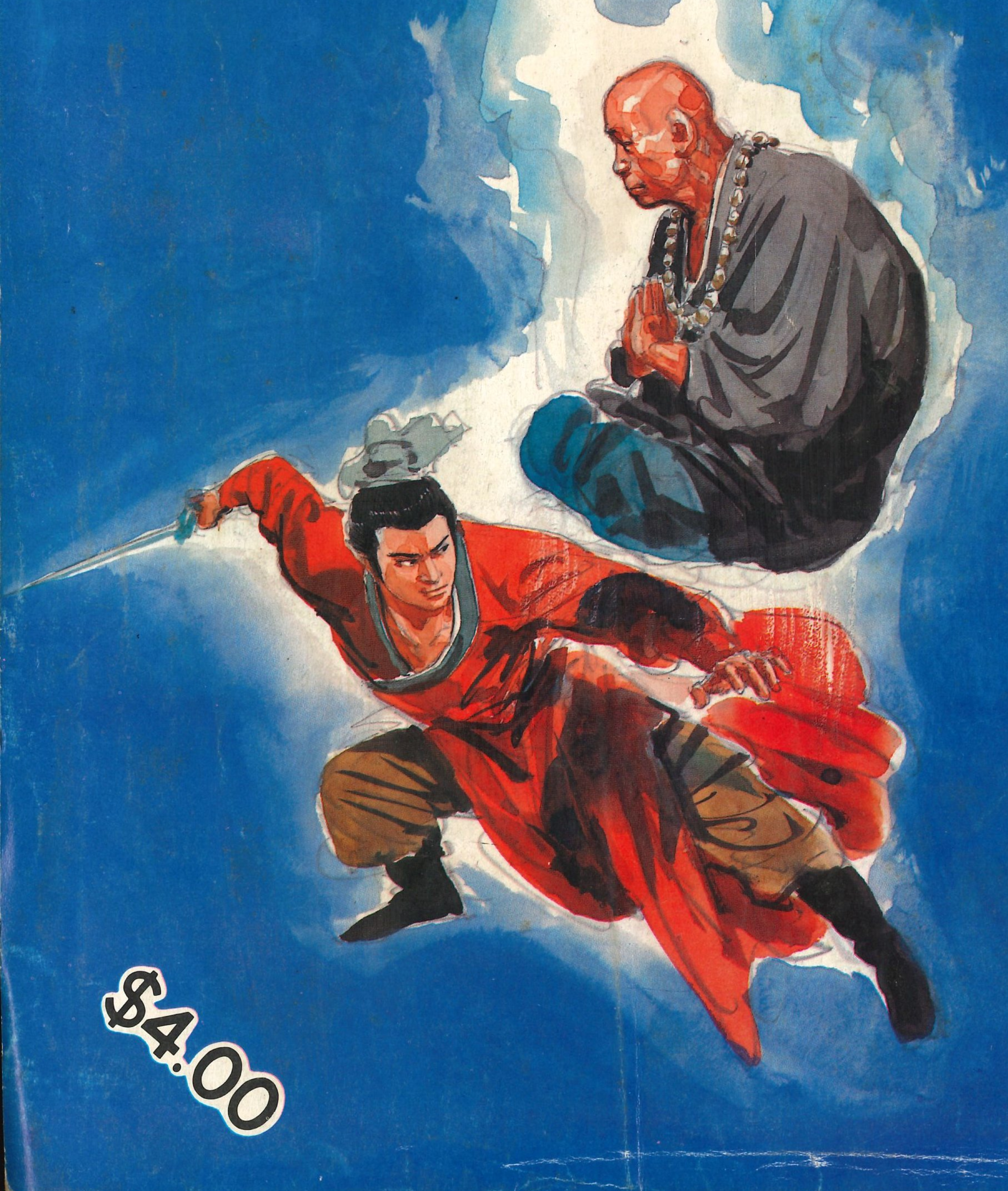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君子報仇（雪刀浪子傳奇故事）　龍乘風・著

一個生性純樸的富家公子，奉父之命入蜀會晤一名神秘和尚，豈料途中奇變橫生，無窮風波也就從此掀起。本文故事氣勢磅礡，寫情細膩動人，是一篇不可多得之金牌巨著，敬希讀者諸君萬勿錯過。



$4.00

第25年

34



編者話 今期巨型小說選刊一部迎合讀者趣味的雪刀浪子故事──「君子報仇」。這個故事集，不但選材嚴謹新穎，而且把書中主角人物個個性格不同的特徵塑造出來，栩栩如生，活然紙上。是篇講述一個生性純樸的富家公子，奉父親之命入蜀會晤一個神秘和尚，豈料途中奇變橫生，掀起無窮軒然巨波，難以……雪刀浪子龍城璧、醉鬼唐竹權爲了此事，插手其間，展開連串龍爭虎鬥血腥場面，終於……？請參閱今期整個故事吧。

＊＊　　＊＊　　＊＊

一期完精彩短篇今期刋出一篇俠情哀艷恩仇故事：「烈婦」。內容充滿感人肺腑氣氛，講述一對年青鴛侶，新婚之夜，奇禍突生，新郎在交杯合巹後慘遭刺殺，事後，新娘子不遺餘力追躡仇踪，終於皇天不負苦心人，給她親報夫仇……

＊＊　　＊＊　　＊＊

王一龍下期有新作刋出，是黎明勦匪故事集之「虎口鴛鴦」，內容涉及一個歌伎與闊少的一段戀情，到頭來，歌伎不幸珠胎暗結，闊少也床頭金盡，音訊全無，她於是……欲知詳情，敬請購閱。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14.00
一年港幣$22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35.00
一年港幣$270.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八一六〇二六一

武俠世界
第25年
第34期
（總號1270）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雪刀浪子傳奇　故事

君子報仇

龍乘風・文
可　飛・圖



奇僧異叟　互顯才能

八月初八，天色澄霽，驕陽當空。

在蜀北劍閣一條寬闊的大道上，有五騎人馬正在潑喇喇的疾馳着。

這條大道，兩旁松柏參天，只見枝幹挺拔，各得其勢，而道路兩旁，風景之幽美，更是難描難敘，十分宜人。

劍閣為一平原，該地民風淳樸，屋宇鱗次櫛比，而世稱「劍閣雄姿」、「劍閣天下險」者，乃是指劍門關而言。

劍門關又名大劍山，從遠處仰望，只見危峯矗立，雄渾嵯峨，而登山之後，更是壁如刀削，艱險難行之極。

這時候，那五騎人馬正是望着大劍山疾馳而來的。

這五騎人馬，當先一匹馬雪白神駿，鞍轡鮮明，而在鞍上的錦衣少年，約莫十七八歲年紀，雖然他還是個弱冠少年，但却濃眉朗目，身形相當高大。

在他背後的，是四個青衣漢子，這四人不是腰際懸掛佩刀，就是背上負着長劍，顯然都是身懷武功的會家子。

五騎人馬疾馳了一頓飯時光左右，才在大劍山南麓一座鎮甸上停下來。

錦衣少年回頭望那四個青衣漢子一眼，道：「這裏就是望峯鎮嗎？」

一個背負長劍，滿臉麻痘的青衣漢子點點頭，道：「少爺，這裏就是望峯鎮了，但英雄館在甚麼地方，還得打探打探才成。」

錦衣少年「唔」的一聲，忽然目光大亮，道：「不必問誰了，英雄館就在前面。」說着，兩腿輕輕在馬腹上一挾，白馬立刻洒開大步，向前直衝出去。

錦衣少年也許是一時性急，未曾念及這裏巳是人來人往之地，他把馬兒催策得這麼快，是很容易會產生危險的。

當然，有危險的絕不會是他自己，而是鎮上的途人。

那滿面痳痘的漢子早巳眉頭大皺，正待高呼勸止，白馬巳把一個白髮老者撞跌在地上。

錦衣少年急忙把馬兒勒停，同時翻身下馬扶起老者：「老丈，你沒事罷？」

白髮老者滿面怒容，罵道：「你是從哪裏來的龜兒子？瞧你這身衣着打扮，準是家裏有點臭錢的紈袴子弟，但這裏也是王法管治的地方，你若把我撞死了，恐怕並不怎麼好玩。」

錦衣少年給他劈頭便罵一句「龜兒子」，不禁心中有氣，但想到剛才把他撞倒了，那是自己不對在前，所以立刻就原諒了他，反而微笑說道：「老丈教訓得對，我會記住了。」

「你記住了？你會記住些甚麼？」白髮老者怒聲道：「你是不是會記住自己是個龜兒子？」

錦衣少年怔了一怔，忖道：「這老人家可不好惹，再給他纏下去想不做龜兒子也不行了。」

想到這裏，立時向老丈打了一個揖，說道：「既然老丈平安無事，在下也放心了，此刻在下還有重要的事情等着去辦，告辭了……」

「告辭了？我要到官府裏告你一狀才是眞的！」白髮老者忽然伸手抓住錦衣少年的右臂，喝道：「你在鬧市之內撞倒我這個風燭殘年的老兒，就想這樣一走了之嗎？」

錦衣少年悚然一驚，他吃驚並不是因爲老者要「告他一狀」，而是因爲老者竟然一下子就抓住了自己的手臂。

在尋常人眼中看來，這一抓只是很普通的動作，但這錦衣少年乃武林世家子弟，他從八歲就開始苦練三十六路大擒拿、七十二式小擒拿大法，所以雖然如今還只是十七八歲年紀，但對於擒拿制敵功夫，巳有相當不弱的見識和基礎，可是，他此際竟然沒有看見白髮老者怎樣出手，一條右臂巳給對方牢牢抓實！

他一驚之下，立時叫道：「老丈，你這是甚麼意思？」他一面說，一面用力掙扎，但那老者五指如鉗，他用盡了氣力也無法掙脫開來。

到了這時候，錦衣少年終於知道這老者不是尋常之輩，而跟隨着他的四個青衣漢子也大爲緊張，紛紛亮出了兵刄，喝令白髮老者把錦衣少年釋放。

白髮老者冷冷一笑，道：「怪不得到處橫衝直撞了，原來是仗着人多勢衆！」

那滿面痳痘的青衣漢子一挺長劍，喝道：「就算我家少爺適才魯莽一點，但想在路上撞倒你老人家，恐怕還沒那麼容易罷？」

白髮老者嘿嘿一笑，道：「這麼說，莫非是我這個嫌命長的老兒故意撞到馬蹄上去了？」

痳臉漢子沉聲道：「大家都是明白人，心照不宣也罷！」

白髮老者「哼」一聲，道：「誰跟你們心照不宣？我現在就把這龜兒子抓去見官，誰敢跟上來，我一掌就斃了他！」

錦衣少年怒道：「就算眞要帶我見官，爲甚麼不許他們跟來？」

白髮老者喝道：「你懂個屁！」

錦衣少年驚怒交集，正要全力反抗，突覺背上靈台穴一痳，腦後瘂穴也給戳閉，立時變得無法動彈，也無法叫罵出半個字來。

痳臉漢子面色倏變，喝道：「老兒，你是甚麼人？竟敢擄到我家少爺！」

白髮老者「呸」一聲，道：「誰說這是擄刦？你不懂事，還是少開尊口，快快滾回福州好了！」

痳臉漢子雖巳掣劍在手，但却一直投

鼠忌器，未敢出手，此時聽見老者這「乖乖滾回福州」一語，心下更是駭然，道：「原來你早就知道咱們是甚麼人！」

白髮老者道：「你們四個狗奴才聽住了，前面就是英雄館，你們要去找人就去找個够，至於這小子，老兒會好好教訓他了！」

麻臉漢子又大聲喝道：「老匹夫，你若敢動我家少爺一根汗毛，將來一定死不全屍！」

白髮老者哈哈一笑：「人若一死，臭皮囊就算四分五裂，天各一方那又如何？爾等混蛋，眞是盲心盲眼，迂腐無知之極！」說着，挾起錦衣少年，轉入一條橫巷飛掠而去。

四個青衣漢子面如土色，也立刻展動身形緊追不捨，但那老者輕功奇高，雖然脅下挾着一個少年，但轉眼之間已擺脫四人的追纏，消失得無影無踪。

四個青衣漢子緊追了一程，有如瞎眼蒼蠅般亂碰亂撞，但哪裏見得着兩人的影子。

四人追了一會，都已汗出如漿，那麻臉漢子面色灰敗，忽然叫其餘三人停下來，道：「追，不是辦法，就算追上了，咱們也沒有本領把少爺搶回來。」

另一個使雁翎刀的青衣漢子喘着氣，他滿臉都是惶恐之色，聞言便道：「但少爺在這裏給人擄走了，咱們怎樣回去向岳莊主覆命？」

麻臉漢子忽然一拳擊向自己的額角，恨聲說道：「岳莊主待俺恩重如山，倘若這次不能把少爺尋回，俺是再也不會回去了。」

其餘三人都是面上動容，但麻臉漢子忽然又搖搖頭，道：「不！俺不回去那是不成的，就算俺不走回福建，也要把這顆不中用的腦袋割下來，讓三位兄弟帶回家鄉去……」

使雁翎刀的青衣漢子陡地怪叫起來，大聲道：「尉遲麻子，你這是甚麼話了？若要割腦袋，就大家一起割，咱們雖然不是甚麼結拜兄弟，但十餘年來一直有福同享，有難同當，就算這一次咱們揹了黑鍋，也決計不是你一個人的責任，你若敢自萌短見，俺朱得勝矢誓相隨，大家一起到陰曹地府再做朋友好了。」

朱得勝這麼一說，其餘兩人也是齊聲附和，大家一致認爲今日之事，須由四人一起担當到底。

尉遲麻子大爲感動，拍了拍其餘兩人的肩膊，嘆道：「劉吉、謝山虎，你們不愧是俺的好兄弟，但這件事情來得太突然了，咱們連那老頭兒是甚麼人都不知道，唉……少爺這一趟只怕……」說到這裏，只覺喉頭梗塞，難過得再也說不出話來。

劉吉皺了皺眉，忽然道：「咱們何不到英雄館去？」

謝山虎一怔，道：「少爺已給人擄去了，咱們還到英雄館幹嗎？」

劉吉道：「正因爲少爺給擄去了，咱們更加非要到英雄館不可！」

朱得勝也點了點頭，道：「劉吉說得對，岳莊主是囑咐咱們護送少爺到英雄館會見一個和尚的，那和尚說不定會有辦法，把少爺救回來。」

尉遲麻子沉吟半晌，才道：「事到如今，也只好姑且試試看了。」

四人主意既決，便折回錦衣少年被擄之處，只見街道前面有塊招牌伸了出來，上面用金漆寫着「英雄館」三個龍飛鳳舞般的大字。

原來這「英雄館」是一間酒樓，四人才踏進大門，便看見一個黃袍和尚正在捧看酒罈仰首大喝。

這和尚大概五十歲左右年紀，長得魁梧壯大，面有刀疤，連左邊耳朶也似曾給利刀削過，只剩下了一小半肉塊，和右邊的一隻肥大耳朶全不相襯。

尉遲麻子一見黃袍和尚這般容貌，便知道找對了地方，也找到了自己應該要找的人，他正要開口，黃袍和尚已把酒罈重重放在桌上，喝道：「有甚麼好看！沒見過大和尚喝酒嗎？」

尉遲麻子咳乾一聲，陪笑道：「大師切莫誤會，小人是從福州來的。」

「福州？」黃袍和尚倏地目光一亮，說道：「你們是福州清泉莊岳冲霄派來的嗎？」

尉遲麻子抱拳道：「小人正是岳莊主派來的，小人姓尉遲名達，但一般人都叫小人做尉遲麻子。」

黃袍和尚臉上露出了不耐煩的神色，道：「是尉遲達也好，尉遲麻子也好，洒家要見的是岳秋雲，他在那裏？」

尉遲麻子吸了口氣，道：「少爺不見了。」

黃袍和尚臉上驀地現出一股稜厲殺氣，喝道：「你說甚麼？」

尉遲麻子不由自主地後退了一步，才道：「咱們剛來到這市鎭，少爺便給一個老兒抓去了。」

黃袍和尚瞪大眼睛，接着左掌一拍桌子，那張看來還十分堅實的木桌竟然立刻就四分五裂地塌下去，連酒罈也被摔個稀爛：「他奶奶的，你敢耍弄洒家？你有幾個鳥腦袋？」

尉遲麻子臉色鐵青，但這一次却不再退縮，反而踏前一步，昂首說道：「小人知道，這一次小人是犯了極嚴重的錯失，但小人說的句句都是實話，大師若要懲處小人儘管下手，小人决不眉頭一皺。」

黃袍和尚「媽的」一聲大叫，忽然一掌刮在他的臉上：「你這小子，怎麼句句說話都有『小人』這兩個字？」

朱得勝在旁瞧不過眼，忍不住怒聲道：「大師，士可殺不可辱！」

黃袍和尚乾笑兩下，倏地伸手把朱得勝的雁翎刀從鞘裏抽了出來：「你這口刀雖然不怎麼鋒利，用來殺你這種飯桶還是綽綽有餘。」

朱得勝面色陡變，怒喝道：「還我刀來！」

黃袍和尚哈哈一笑，忽見雁翎刀直一下，橫一下的，竟然把朱得勝當場剖開四截！

劉吉、謝山虎同時面色大變，雙雙亮出兵刄，尉遲麻子立時喝道：「別胡來，你們都不是大師的對手。」

黃袍和尚冷冷一笑，道：「這麼說，你們若打得過洒家，就會把洒家立刻亂刀宰了？」

尉遲麻子沉聲道：「咱們四人就算全都死不足惜，但少爺給一個不明來歷的老兒刼走，這件事情却是非同小可。」

黃袍和尚哼的一聲，道：「那老兒是個怎樣的東西？」

尉遲麻子說道：「年約七旬，鬚髮俱白，衣着樸素，看來只是一個尋常的土老兒。」

黃袍和尚臉色一沉：「他奶奶的，像這種土老兒，隨便到處都可以碰上七八十個！這豈不是等於白說嗎？」

尉遲麻子道：「但小……但我知道的就只有這許多。」他剛才挨了一記耳光，那「小人」二字便再也不敢說出口。

黃袍和尚忽然桀桀一笑，盯着尉遲麻子道：「從清泉莊派來的四個飯桶，看來就只有你才有點用處。」

尉遲麻子道：「大師過奬了。」

黃袍和尚道：「你跟洒家走。」

尉遲麻子道：「走往哪裏？」

黃袍和尚道：「當然是去找岳秋雲。」說着，忽然又連揮四刀。

這四刀，兩下橫，兩下直，只見血漿迸濺，竟然又把劉吉和謝山虎雙雙剖爲四截。

英雄館裏的顧客和伙計見他竟然接二連三地行兇，無不嚇得魂飛魄散，胆子細小的早已走得無影無踪，而胆子較大一點的也遠遠站開，誰也不敢接近兇案現場。

但在黃袍和尚附近，還是有幾個人未曾離去，這些人並不是胆量特別大，而是給嚇得手脚酸軟，他們不但跑不動走不開，甚至有些連屎尿也給嚇了出來，又那裏還敢動彈？

若是換在平時，尉遲麻子就算明知武功遠不如人，也非要拔劍跟這惡僧拚命不可，但現在他雖然面色煞白，連額上青筋也一條一條凸了出來，但他還是咬緊牙關一言不發地強忍下去。

黃袍和尚舉手投足之間，便輕易地殺了三人，然後又瞪着尉遲麻子道：「你怕不怕？」

尉遲麻子道：「我若說不怕，大師會相信嗎？」

黃袍和尚格格怪笑，道：「但比起那些連褲襠都濕透的傢伙，你已可算是鎭定得令人出奇。」

尉遲麻子道：「他們不是武林中人，但我自從懂事以來，便一直過着刀頭舐血的武人生涯。」

「有種！」黃袍和尚又是一聲大笑，道：「學武的人，未學打人先學挨揍，未曾殺敵便要隨時有戰死陣中的準備，倘若畏首畏尾，貪生怕死，就算練成了絕世武功，也一定成不了甚麼氣候。」

尉遲麻子心中暗想：「這惡僧雖然兇殘，但這幾句說話却是至理明言。」

黃袍和尚向地上支離破碎的死屍殘骸一指，說道：「你跟這三個飯桶認識了多久？」

尉遲麻子道：「多者二十年，少者也十五六年光景。」

黃袍和尚道：「如此說來，他們都是你的多年老友了？」

尉遲麻子道：「不錯。」

黃袍和尚問道：「你想不想爲他們報仇？」

尉遲麻子道：「想。」

黃袍和尚姆指一豎，讚道：「好，洒家就是喜歡你這種人，現在你跟着洒家走！咱們一起去找岳秋雲，只要有機會，你不妨在途中殺了洒家爲他們報仇！」

尉遲麻子搖搖頭，道：「我武功低微，豈有甚麼機會？」

黃袍和尚道：「那可不一定，常言有道：『明槍易擋，暗箭難防。』明打你固然不及洒家，但你可以在背後暗算，甚至可以施放毒藥和暗器！」

尉遲麻子又搖搖頭，道：「明人不做暗事，要我暗箭傷人，我寧死不幹！」

黃袍和尚一怔，繼而大笑，道：「好一頭蠢驢，咱們走，三天之內若找不到岳秋雲，你我都休想再活下去了。」

尉遲麻子聞言，不禁一呆，忖道：「若找不着少爺，就算你不殺我，我也不想再活下去，但你這惡僧爲甚麼也會活不成了？這又是甚麼道理？」

想到這裏，忽然又暗暗忖道：「岳莊主爲甚麼要少爺千里迢迢趕到蜀北會見這兇僧？那老兒又是何方神聖，竟然會在最後關頭刼走了少爺？」

尉遲麻子雖然不能算是個蠢材，但這幾點疑問，他就算再想三晝三夜，也恐怕想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現在，他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跟看黃袍和尚去找岳秋雲少爺。

×　×　×

岳秋雲給那老者點了穴道，可說是完全身不由己。

他覺得自己彷彿已變成了別人的玩偶，白髮老者有絕對的權力可以把他隨意擺佈。

岳秋雲不由暗暗苦笑。

在清泉莊，他是莊主岳冲霄唯一的兒子，從來只有他擺佈別人的份兒，又有誰敢對岳少爺稍爲無禮？

但這一天，他給這老兒罵做「龜兒子」，又給老兒點了穴道，像是木頭一樣被他搬來搬去……

難道這就是天理循環，報應不爽？

岳秋雲不知道。

他只是知道，父親這次叫自己出門，是有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交給自己去辦的。

岳冲霄給了他一封信，並嚴令他不得在途中拆閱。

「當你到了望峯鎭英雄館，而又見到了半耳神僧後，才可把這封信拆閱！」

他父親的說話，如今言猶在耳，但誰也想不到，就在他快要來到英雄館的時候，突然殺出了一個神秘莫測，也兇惡得離奇的老者，輕而易舉地就把他擄走了。

岳秋雲心想：「這老兒會不會是父親的仇家？嗯，多半錯不了，但他又怎知道我會來到劍閣望峯鎭？」

他越想越想不通，想了一回，白髮老者已把他帶到一條三岔路上。

在這條三岔路前，每一條路上都停放看一輛馬車，白髮老者把岳秋雲拋進左邊一條岔路的馬車上，然後就喝叫一聲，說道：「開車！」

他下令「開車」，並不只是一輛馬車

開動，而是三輛馬車都同時疾馳而去。

岳秋雲心中一凜，忖道：「這老兒原來早有預謀，而且計劃得還很周密哩！」想到這裏，不禁又是涼了一截，他以前曾聽父親說過，說敵人的計劃越是周詳，被擒獲之人也就一定越難脫身。

馬車行駛大約兩個時辰左右，才停了下來，不久，那白髮老者又把岳秋雲揪出車外，原來馬車已來到一條大河旁邊。

這時候，河邊已有一艘裝有篷頂的漁舟停泊着，白髮老者忽然解開了岳秋雲身上的穴道，說：「你自己上船，別讓明珠笑話。」

岳秋雲甫解穴道，便怒叫起來：「你是甚麼人？是不是要綁架本少爺向我爹勒索？」

白髮老者「呸」一聲，怒聲道：「你以爲你老子有點銅臭便很了不起？就算他把整座清泉莊送給老夫，老夫也絕不稀罕呢！」

岳秋雲大聲道：「這麼說，你是跟家嚴有仇了？」

白髮老者冷冷一笑，道：「你再窮叫，老夫就先把你的舌頭割下來！」

岳秋雲一挺胸膛，喝道：「你敢？」

白髮老者啐了一口，罵道：「你現在已是網中之魚，甕中之鼈，休說把你舌頭割掉，便是把你一刀閹……」

說到這個「閹」字，老者倏地住口，接着居然一個耳光摑在自己的臉上。

岳秋雲一呆，心想：「你說要閹我便說個夠好了，怎麼忽然接不下去，還自己打自己作甚？」

但他轉目向那漁舟上望去，便已明白這老者何以有此奇怪的一着。

原來在那漁舟之上，負責划櫓的是個妙齡少女，只見她穿着一襲湖水綠色的衣裳，體態婀娜多姿甚是動人，但這時候她那雙清澈明亮的眼睛却直瞪着白髮老者，顯然正在怪責他太粗俗，說話不堪入耳。

白髮老者雖然對岳秋雲兇巴巴的，但對這綠裳少女却似是十分忌憚，見她面有怒容，連忙陪笑，說：「爺爺一時嘴快，說錯了粗話，該打！該打！」

說着，又打了自己兩下耳光。

那綠裳少女見他連打自己三下，忽然「噗哧」一笑，道：「怪不得婆婆以前常罵你是個傻芋，眞是一點也沒罵錯！」

白髮老者乾咳一聲，道：「不要提妳婆婆了，她喜歡做老尼姑就讓她做個够，但妳爺爺決不會做和尚來陪她。」

綠裳少女忽然寒着臉，道：「是你把她氣得要出家爲尼的，婆婆說，你貪花好色，六十多歲人還逛窰子……」說到這裏，原本一片冰寒的俏臉已變得羞紅起來。

「啐！啐！啐！」白髮老者連啐三下，道：「往事不消提！往事不消提！」

岳秋雲聽見這對爺孫的對話，不禁越聽越覺稀奇，那綠裳少女忽然跺了跺脚：「你們再不上船，我可要走啦！」

岳秋雲正待要說「不上船」，白髮老者已在他背後推了一掌。

這一掌勁力奇猛，但却絕無傷人之意，只是把岳秋雲「送」上漁舟而已。

綠裳少女撇了撇嘴，冷笑道：「爺爺就只會欺負這些小孩子，婆婆若看見了一定很不高興。」

岳秋雲心中有氣，忖道：「妳又有多大年紀了？比起本少爺，只怕還要差一兩歲哩！」但這時候他是「楚囚」之身，自然沒有心情來加以反駁。

兩人登上了漁舟，綠裳少女便把漁舟順着流水望南而行，而在舟行不久之後，她又唱起清亮的山歌來。

這一帶的河水，只是浩浩漫漫，盪然自如地順勢廻環流下的，在這晴空萬里，秋高氣爽之際乘舟聽曲，本該是人生一大樂事。

但岳秋雲現在的心境，却是無法愉快起來，他並沒有感到恐懼，只是覺得事情來得太突然，也太古怪，就算這白髮老者沒有殺害自己之意，這種遭遇也絕不會是甚麼好事。

綠裳少女一面搖櫓，一面唱着流暢悅耳的山歌，又不時偷偷地向岳秋雲的臉龐望過去。

有一次，兵秋雲也仰着臉瞧了她一眼，而且兩人恰好目光接觸，但兩人却又同時擰開了臉，不敢再互望下去。

綠裳少女一口氣連唱了三首快慢不同的山歌，白髮老者才呵呵一笑，道：「好漂亮的嗓子，就算是妳婆婆再年輕五十歲，也唱不出妳十分之一的神韻來！」

綠裳少女「哼」一聲，說：「你這些說話，我會記住的。」

白髮老者捋着頦下銀髯，道：「妳又要向尼姑婆婆搬弄是非嗎？這又有甚麼好玩？」

綠裳少女道：「你當然不好玩，但我好玩嘛！」

白髮老者連連搖頭，嘆道：「都是妳婆婆把妳寵壞了，要不得！要不得！像妳這樣的丫頭，將來怎找得着婆家啊？」

綠裳少女又是俏臉一紅，道：「誰說女孩子一定要出嫁的！」

白髮老者道：「當然，有些野丫頭是一輩子也嫁不出去的，但百分之九十九以上都要嫁人呀。」

綠裳少女道：「我偏不嫁，嫁不出去固然不嫁，就算有八百個婆家找上門來，我也不嫁。」

白髮老者笑了笑道：「我的乖孫女兒，妳可不是想到尼庵裏陪妳婆婆罷？」

綠裳少女搖搖頭，道：「做尼姑要刮光腦袋，我決不如此奉陪。」

白髮老者一怔，道：「妳又不是想當尼姑，爲甚麼不嫁？」

綠裳少女頑皮地一笑，說：「我要一輩子陪在你身邊，把你老人家氣得福如東海，老當益壯！」

白髮老者「呵呵」一笑，道：「妳這野丫頭，不把爺氣上西天極樂世界已算是阿彌陀佛！」

綠裳少女不再理睬他，又再唱起嘹亮的山歌來。

白髮老者見孫女兒不再跟自己答腔，便又向岳秋雲打量起來。

岳秋雲故意把臉孔側開，却聽見白髮老者冷笑道：「這種娘娘腔的態度，是岳老兒親自傳授給你的嗎？」

岳秋雲挺着胸膛，大聲道：「本少爺是堂堂男子漢，如今落在你手裏，要剮要

殺任悉尊便，何來這許多廢話。」

白髮老者道：「老夫幾時說過要殺你了？」

岳秋雲冷笑一聲，不再說話。

白髮老者忽然長長嘆了口氣，又道：「岳少爺，江湖上人心險詐，你年紀輕輕，能知道得了多少？你現在心中自然正在大罵老夫，但日後……」

說到這裏，忽聽綠裳少女驚呼道：「爺爺，水王帮的強盜在前面刼船哩！」

白髮老者臉色一變，向船首前方望去，果然看見有兩艘大船靠聚在一起，而其中一艘大船船桅之上，還懸掛着幾面黑色的大旗！

在這幾面黑旗中間，都用金綫繡上了一具骷髏頭骨，看來更是顯得陰森詭秘，邪門十足。

白髮老者哼的一聲，把綠裳少女推開：「妳坐下去，讓爺爺來搖櫓。」

他這一推力道不輕，綠裳少女猝然不防，身子一側便踉蹌地跌了下去。

而她這一跌之下，便挨在岳秋雲的身上，岳秋雲吃了一驚，忙說道：「姑娘小心——」

綠裳少女急忙爬了起來，道：「你是誰？懂不懂武功？」

岳秋雲遲疑了半晌，才說：「我是從福建來的。」

綠裳少女「唉」的一聲，說：「我是問你叫甚麼名字，懂不懂武功！」

岳秋雲吸一口氣，道：「我姓岳，叫岳秋雲，我爹是武林中人，我在七八歲的時候就開始練武。」

綠裳少女似乎滿意地點點頭，道：「這還好一點，我還以爲你連一點功夫都不懂哩。」

岳秋雲凝注着這綠裳少女，只覺得她艷如春桃，美麗之極，不由心中一蕩，便也問看說：「妳又叫甚麼名字？」

綠裳少女道：「我叫楊明珠，他是我爺爺。」

岳秋雲看了白髮老者一眼，佛然道：「妳爺爺是個蠻不講理的老傢伙！」

楊明珠笑道：「我婆婆也是經常那樣說的。」

白髮老者陡地怪叫起來，道說：「老夫再蠻不講理，也蠻不過水王帮這些強盜呢！」

這時候，漁舟已經迅速地接近了前面兩艘大船，白髮老者突然長嘯一聲，接着身形暴起，從漁舟飛躍上掛着黑旗的大船上。

船上立刻有人厲聲喝叫：「何方老兒，是不是他媽的活膩了——」

叫罵之聲未已，只聽得「噗通」一聲，已有一個黑衣漢子從船上給拋了下來，直跌進河水之中。

楊明珠望了岳秋雲一眼，道：「打起來啦！」

岳秋雲急道：「還等甚麼，快去帮妳爺爺！」說着，從靴旁拔出一柄鋒利的七首，便要上船助戰。

楊明珠微微一笑，道：「我爺爺把你弄得啼笑皆非，你不是很憎厭他的嗎？」

岳秋雲眉毛一揚，道：「妳爺爺雖然可惡，但他最少不會殺人越貨。」

楊明珠笑道：「如此看來，你還不算得上胡塗頂透，但水王帮的強盜都很兇殘，你要助戰就得狠下心腸，不能稍有婦人之仁。」

岳秋雲道：「這個自然，我會把他們打得爬不起來的。」

楊明珠道：「你從前殺過人沒有？」

岳秋雲搖搖頭，道：「沒有，妳問這個幹嗎？」

楊明珠嘆了口氣，道：「我早就知道這一問是多餘的，你是金枝玉葉的大少爺，自然一輩子都沒有遇上過眞正的惡人，但你可知道眞正的大惡人是怎樣的嗎？他們兇殘如獸，視人命如草芥，爺爺常說，遇上這些虎豹豺狼，是萬萬不能手慢心軟的，否則你不殺他們，他們就會毫不客氣的把你一口噬掉！」

岳秋雲深深地吸了口氣，道：「多謝楊姑娘指點，在下會記住了。」

話猶未了，大船上忽然有兩道黑影先後飛瀉下來。

岳秋雲眼色一變，倏地喝道：「你們都是強盜麼？」

從大船上跳下來的，是兩個穿着黑袍的中年人，這兩個人聽見岳秋雲如此一問，不由齊聲狂笑，其中一個身材瘦削的在狂笑之餘說道：「咱們怎會是強盜？咱們是仁義君子，一代名俠，現時正在替天行道，要把這裏所有的蠢材全都宰了拿去餵魚！」

另外一個身材微胖的黑袍人接道：「只有把世間上所有蠢材殺得乾乾淨淨，整個江湖才能變成聰明人的天下，你這小子雖然看來身上有點油水，但頭腦却比豬囉更笨得多，不殺留來何用？」

那瘦削的黑袍人桀桀一笑：「老霍，快把這渾小子宰了，但千萬不要傷了那妞兒。」

身材微胖的黑袍人怪聲道：「老胡放心，這妞兒如花似玉，俺又怎捨得把她傷了？」

楊明珠氣得爲之花容失色，岳秋雲却說：「楊姑娘不必驚怕，有岳少爺在這裏，我決不會讓他們沾妳一根頭髮！」

「他媽的！」那個叫老霍的黑袍人怒罵道：「這小子竟然想充英雄，眞是螳臂擋車，不自量力！」說着，一刀便向岳秋雲迎頭砍下。

岳秋雲手裏只有短小的七首，不敢硬接對方這一刀，只好側身向左閃避，但這時候他並不是在陸地作戰，而是身在漁舟之上，他如此急驟閃躲，漁舟立刻便劇烈搖幌起來。

岳秋雲雖然自幼便開始練武，但臨敵戰鬥經驗却極淺薄，尤其是在船上跟賊人動手，更是從來未曾有過類似的經歷，這時候在漁舟急劇搖盪之下，差點便沒有立刻跌落河水之中。

總算他下盤功夫還練得頗有根基，終於在漁舟上站穩了椿，但就在這霎眼之間，老霍的鋼刀又再急劇劃過來。

別看這老霍身材肥肥胖胖，一手刀法却是使得快如閃電，岳秋雲雖然戰意旺盛，但不到兩招便已給敵人一刀在胸腹間劃了一道口子。

「岳少爺！」楊明珠不由呼驚。

「楊姑娘別怕，有我……」岳秋雲才叫了兩聲，但才說到這裏，又給老霍一腳踢在小腹之上，登時有如元寳似的跌倒下去。

老霍老胡同時狂笑。

岳秋雲又驚又怒，又是滿面羞慚，但也就在這時候，只聽得一聲嬌叱，老霍已不知何時咽喉中了一劍，接着笑聲倏然中斷跌落河水裏。

老胡的臉色變了，他的手裏也有刀，但當他看見老霍突然中劍之後，這把刀突然就顫抖起來！

刀的本身當然不會自動「顫抖」，眞正顫抖的是老胡的手。

他直勾勾地望着楊明珠，楊明珠也同樣直勾勾地望着他。

她的手裏，已亮出了一柄只有尺許長短的金劍，這時候陽光雖然燦爛，但這柄金劍看來更是奪目輝煌。

「胡大俠，你眞的想替天行道，把世間上所有蠢材都殺得乾乾淨淨嗎？」楊明珠用兩三根手指輕輕地把金劍旋轉着，臉龐有如罩上了一層冰雪。

老胡立刻用力地搖頭，惶恐地說：「不！我不是甚麽胡大俠，我叫胡佑德，我才是個蠢材……」

楊明珠冷冷一笑：「你總算肯承認自己才是蠢材了？」

胡佑德忽然跪了下來，說：「姑娘饒命，胡某知道錯了，只要妳饒過我這一次，我決定改邪歸正，以後再也不做傷天害理的勾當。」

楊明珠冷笑一聲，道：「但你的手裏還有刀。」

胡佑德說道：「只要姑娘肯饒了我這一條狗命，我立誓放下屠刀，今生決不用武！」

楊明珠道：「那容易得很，只要你把自己的右手砍了下來，本姑娘便相信你確是衷心悔改。」

胡佑德居然面露喜悅之色，道：「妳不騙我？」

楊明珠冷笑道：「我要殺你，隨時都可以，一劍戳穿你的咽喉，又何必騙你這種第八流的狗賊？」

胡佑德點頭如搗蒜，忙道：「姑娘說得對，是我這個狗東西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反正我是眞心悔改，就算砍掉一隻右手，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說到這裏，用左手把刀拿起，接着一刀就向自己的右腕砍了下去。

岳秋雲瞧得呆住了。

但接着所發生的事情，更是使他瞧得連氣也透不過來。

那胡佑德分明是一刀砍向自己右腕的，但等到刀鋒眞正砍下去的時候，他的右手却突然閃電般縮了回去。

但那片刀光却絕未停下，只見寒光驟閃，這一刀就像是流星般向楊明珠臉上直飛過去！

原來胡佑德雖見同伴中劍身亡，但却絕非眞的怕得不敢和楊明珠動手，他只是認爲老霍一時輕敵，沒料到這妞兒也會使劍，所以才會在陰溝裏翻船的。

但這胡佑德向來陰險，爲了要確保必勝，不惜裝模作樣一番，差點便沒有聲淚俱下，岳秋雲缺乏江湖經驗，不識人心險詐，還以爲胡佑德眞是會把右手砍掉，然後洗心革面再也不做強盜。

等到他發現胡佑德如此狡猾陰險的時候，楊明珠已被刀光重重籠罩着。

岳秋雲又急又怒，正要撲前相助，忽聽「嗤」的一聲，只見一個人臉上鮮血直標，身子直挺挺地倒了下去！

刹那間，岳秋雲連呼吸也爲之一陣窒息，這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看見人殺人，而且距離又是那麽接近。

而且這殺人的人，居然還是一個看來弱不禁風的妙齡少女。

× × ×

兩個強盜都給楊明珠輕易地解決了。

先前那個叫老霍的強盜，還可以說是由於輕敵，所以才着了楊明珠的道兒，但接着來的胡佑德，却是處心積慮，蓄銳以臨全力突襲的，但結果却還是栽倒在她的金劍下。

岳秋雲的臉陣紅陣白，楊明珠上前拍了他一下，笑道：「你怎麽啦？是不是給嚇壞了？」

岳秋雲陡地昂臉大聲道：「大丈夫視死如歸，我雖然武功不如姑娘，但絕不是貪生怕死之輩，來，咱們殺上賊船去！」

就在這時候，賊船上又有一道黑影飛瀉而下，但這人脚未踏上漁舟，一顆血淋淋的人頭已滾進漁舟之內，一直滾動到岳秋雲的脚下。

岳秋雲臉色一沉，把這顆人頭揪了起來，只見這顆頭顱兩眼暴睜，模樣恐怖之極。

岳秋雲把這顆頭顱拿起來，楊明珠反而給嚇了一跳，尖叫道：「難看死了，快把它丟進河裏！」

岳秋雲一怔，奇道：「妳既敢殺人，又何以會害怕這個死人頭！」說着，把這頭顱用力一拋，他本來是想把它拋進河裏的，但由於用力過猛，居然把它拋過了對岸。

說來也眞巧合，這時候對岸正有兩騎人馬疾馳而至，而這顆腦袋才拋上岸，便給其中一人伸手抄接住，這人一看之下，忽然大聲怒吼，狂叫說道：「雷猛，你這顆人頭怎會在河上飛來飛去！」

這一聲吼叫實在淒厲駭人之極，三艘大小船隻上的人無不聽得清清楚楚，衆人循聲望去，只見一個相貌猙獰可怖的黃袍和尚，正捧着那顆人頭咬牙切齒地不斷狂吼，而在他背後跟着的，是一個滿面痲痘的青衣人，正是自福建清泉莊而來的尉遲痲子。

這時候，岳秋雲自然瞧見了兩人，他目光銳利，一眼便已看見這和尚左邊耳朵只剩下了一小半，知道這和尚必是半耳神僧無疑。

楊明珠既不認識尉遲痲子，也不知道這面有刀疤，左耳不全的黃袍和尚是何方神聖，但聞言後即「噢」的一聲叫了起來，說道：「原來這就是水王帮帮主『陰魂不散』雷猛的項上人頭！」

她這句話才說完，尉遲痲子已看見漁舟上的岳少爺了，不禁大喜過望，叫道：「少爺！少爺！大痲子在這裏！咱們來救你啦！」

半耳神僧目光倏地一亮，道：「他就是岳秋雲嗎？」

尉遲痲子點頭不迭，道：「對了，他就是我家少爺。」說到這裏，忽然向賊船上的一個白髮老者一指，道：「刦走我家少爺的老兒也在這裏！」

半耳神僧怒吼一聲，道：「洒家就料到這老兒會從水路逃走，如今果然撞在洒家的手裏！他奶奶的鳥，殺！」

怒喝聲中，忽然把雷猛的人頭拋入河裏，接着身如巨鳥般直向賊船飛躍過去。

尉遲痲子呆在河邊，瞧得連眼睛都直了。他也曾練過輕功，而且據說還是「八步趕蟬」的秘法，但經過這麽一天，他才發覺自己的輕功，最多就只能趕趕貓狗老鼠而已……

煞星怒殲魔僧

水王帮就在這一役全軍覆滅。

這一夥強盜的頭子，是號稱「陰魂不散」的雷猛，他擁有這個外號，是因爲他賴以成名的刀法，其中最厲害的一招就叫「陰魂不散」。據說，從來沒有任何人能避得開他這一刀。

但這一天，水王帮時運不濟，遲不刦船早不刦船，偏偏碰上了一個江湖大煞星來到這裏的時候才動手。

雷猛動手刦的是一批珠寶，他的手下已探知，有兩個富商帶着兩包價值最少超過十萬兩的珍珠和玉石，要從四川運送到河南的集華軒！

這兩個富商也可算是武林中人，拳脚功夫頗爲不弱，所以才如此托大，要親自把珠寶運送到河南去，可是不知如何，竟然走漏了消息，終於在這河道上遇着了以心狠手辣著名的水王帮。

以水王帮的力量，要對付這兩個富商可說是易如反掌，雷猛甚至已奪得了其中一袋珠寶，但他怎樣也料不到，就在大功即將告成之際，忽然會殺出一個年逾古稀的土老兒來。

雷猛怎會把這土老兒放在眼內，他以爲只要派一兩個嘍囉，就可以把這多事的老傢伙送上西天，可是，他怎樣也想不到，這白髮老者乃是江湖上大有來頭的煞星，經過連場混戰之後，他派出去的手下全都有去無回，最後連「陰魂不散」也得散了，雷猛的腦袋就像是球兒般在河岸間滾來滾去！

楊明珠看見爺爺大獲全勝，自然是十分高興，但白髮老者却面色凝重地注視着那黃袍和尚。

黃袍和尚躍上賊船後，也目露兇芒地瞪着白髮老者。

「半耳魔僧，你終於還是趕上來了！」白髮老者冷冷一笑。

岳秋雲一怔，心想：「爹稱呼這和尚是半耳神僧，但這老兒却叫他半耳魔僧，到底是神僧對？還是魔僧才對？」

轉念一想，又忖道：「管他是神是魔，反正都只不過是和尚一名，就叫他半耳和尚好了。」他有這種想法，是因爲在沿途之上，他一直憑空猜想，以爲父親囑咐自己去會晤的，必然是個面貌慈祥的得道高僧，但如今一見之下，不但大失所望，甚至覺得頗爲反感，因爲得道高僧絕不會有這種猙獰可怖的面目，更不會罵出一句「他奶奶的鳥」來。

這時候，岳秋雲也和楊明珠躍上賊船，只見甲板之上，橫七豎八地躺着了二三十具死屍，都是身穿黑衣的水王帮強盜。

楊明珠長長的抽了一口冷氣，道：「爺爺，你沒事罷？」

白髮老者傲然一笑，道：「這些狗賊又怎傷得你爺爺？」

岳秋雲忍不住悄悄問楊明珠：「妳爺爺是甚麽人？」

楊明珠道：「他老人家叫楊辟邪，江湖上的人都稱呼他『奇門煞星』。」

岳秋雲陡地呆住。

雖然他早已知道楊明珠的祖父是個身懷絕世武功的江湖異人，但他怎樣也想不到，這老兒竟然就是名震江湖幾乎有五十年的「奇門煞星」楊辟邪！

楊明珠見他目瞪口呆的樣子，不由失笑道：「怎麽啦？可不是給我爺爺的名頭嚇傻了罷？」

岳秋雲搖搖頭，苦笑道：「嚇傻倒沒有，但總是難免大感意外。」

楊明珠笑了笑，正要接話，却聽見楊辟邪對半耳和尚說：「魔僧，明人不說暗話，你從望峯鎭追到這裏，是不是想跟老夫打架？」

半耳和尚臉上現出了凌厲的殺氣，道：「楊老兒，別人怕你的『天罡辟邪掌』，洒家却只當這是孩兒放屁，雷猛是洒家的兄弟，你竟敢把他宰掉，這筆賬咱們現在非算一算不可！」

楊辟邪面色一寒：「老夫若有雷猛這種兄弟，就算打死了老夫，老夫也決不肯承認，難道你以爲他是個香寳寳嗎？」

半耳和尚哼的一聲，忽然望了岳秋雲一眼，道：「你就是岳冲霄的兒子？」

岳秋雲對這和尚越來越是反感，聞言只是冷冷地點了點頭。

「唔，瞧你這副資質，果然是一塊練武的好材料。」半耳和尚沉瞧半晌，道：「但岳冲霄怎麽把你調教得如此不倫不類的？」

岳秋雲聽得爲之一怔，楊明珠已忍不住反唇相譏道：「你這個臭和尚面有刀疤，耳朵又崩缺不全，豈不是更加不倫不類嗎？」

楊辟邪陡地喝止：「明珠，這位大和尚比妳高出兩輩，豈容如此放肆？」

半耳和尚嘿嘿冷笑，道：「不必在洒家面前教訓孫女兒了，快把岳秋雲交出來才是正經！」

楊辟邪冷冷道：「你這魔僧想帶走小岳，簡直是做夢！」

半耳和尚怒道：「這本來就是洒家與清泉莊的事，你憑甚麽來從中作梗？」

楊辟邪雙掌同時一揚，沉聲道：「不憑甚麽，就只憑這一對肉掌！」

半耳和尚厲聲一笑，道：「好！洒家就來領教領教你這天罡辟邪掌！」

他「掌」字才出口，僧袍大袖已雙雙盪起，一股凌厲的掌風也同時「呼」地襲向了楊辟邪。

楊辟邪白眉一軒，身形突然有如鷹隼冲天飛起，接着也單掌疾拍而下，猛攻半

耳和尚滑不留手的禿頭。

半耳和尚兩眼一翻，掌勢倏變，以右掌疾向楊辟邪胸口猛擊過去。

他這一掌是看準楊辟邪劈邪空門之處才劈出的，只聽得掌風虎虎，來勢有如驚濤拍岸，聲威駭人已極。

接着，半空間爆出一聲砰然巨响，兩人已在甲板上硬拚了一招。

就只是拚了這麼一掌，半耳和尚立刻面色灰敗地倒退三尺，而楊辟邪的身子也迅速落下，搖搖幌幌地才能站穩了樁。

半耳和尚挨着船舷，忽然彎下了身子，「哇」的一聲吐出了一灘鮮血。

但他的目光仍然是那麼兇厲，就像是一條受了傷的毒蛇。

「楊老兒，天罡辟邪掌……果然名不虛傳……」半耳和尚說到這裏，忽然瞧着岳秋雲：「現在，你……你當然不會跟洒家走了……但岳莊主曾經怎樣囑咐你……難道你都已忘記了嗎？」

半耳和尚這麼一提醒，岳秋雲便立刻把藏在懷裏的信箋拿了出來，但他還沒有拆開，楊辟邪便已閃電般出手將之搶去。

岳秋雲大吃一驚，叫道：「快把信還給我！」

楊辟邪冷笑一聲，道：「這是不是岳冲霄預早寫下，叫你遇見半耳魔僧才能拆閱的？」

岳秋雲道：「是又怎樣？」

楊辟邪哼的一聲：「那麼你不必看了！」語聲甫落，五指運勁一捏，那信箋立時化作無數碎片，有如雪花般隨風四處飛散。

岳秋雲又驚又怒：「這是家嚴給我的書信，你有何權力將它撕毀？」

楊辟邪嘿嘿一笑，說道：「老夫做事，從來磊落光明，就算是岳冲霄在這條船上，老夫也同樣要撕便撕，要毀便毀，總之，這是對你姓岳小子有百利而無一弊之舉！」

岳秋雲簡直給他氣得要發瘋了。

這封信箋，他一直都很謹慎保存，而且也很想知道其中內容，但他很聽話，在未曾見到半耳和尚之前，他絕不拆閱，而現在，本該是把信箋拆開一看的時候了，誰知道却給楊辟邪突然搶走，而且還不由分說地就把信箋摧毀了。

但更令人氣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的說話還在後頭：「這是對你姓岳小子有百利而無一弊之舉。」

把一封這樣重要的信摧毀了，還說有百利而無一弊，這種說話就算把岳秋雲拉去砍頭，他也是絕對無法接受的。

但不毀也已經毀了，他現在又還能怎樣？

他只能望着那些隨風飛散的碎片發呆，直至半耳和尚突然用刀插入他自己胸膛的時候，岳秋雲才驀然驚醒過來。

只見半耳和尚雙手緊握着刀柄，大半截刀鋒已沒入了他的胸膛。

鮮血狂冒，但他却居然笑了。

「楊老兒，洒家知道你想再補一掌，但不必了，這種最後的解決，還是由洒家親自動手罷……咳咳……古往今來，從來便是勝者為王，敗者為寇，如今……洒家敗了，就算你不殺洒家，洒家也是難逃一死……」

半耳和尚說到這裏，右膝已然跪下，鮮血也是不斷汩汩地流出，但他仍然勉強支撐着說道：「老實說，洒家若不是知道你半年前曾經害過一場大病，功力打了個折扣，洒家是絕不敢硬拚你這一手天罡辟邪掌的，但到頭來，洒家還是敗了，而且敗得心悅誠服，哈哈，操你奶奶個鳥，洒家只好來世再來跟你一決高下了……哈哈……哈哈……」

在兩聲哈哈之後，這個兇殘的大和尚「咕咚」一聲倒下了。

岳秋雲又是傻住。

他千里迢迢來到蜀北，就是要會見這位半耳和尚，但如今，那封重要的信毀爛了，這大和尚接着又自戕畢命，那麼，他此行又還有甚麼意義？

他還記得，當日臨出門之前，父親曾經說過此行可使自己增廣見聞，如今「見聞」的確是「增廣」不少了，但此行的任務却是弄得一團糟，簡直已達到無法可以收拾的地步！

楊明珠看見他怏怏不樂的樣子，也不禁陪着他一起愁眉苦臉起來。

而就在這時候，尉遲麻子也登上賊船了。

他當然沒有半耳和尚那樣高明的輕功，可以從岸邊飛躍上船，但他懂得泅泳，所以仍然可以爬上船來。

當他看見半耳和尚倒臥在血泊的時候，不禁又是驚奇，又是興奮。

「大麻子，怎麼只有你一個人？」岳秋雲奇怪地問：「朱得勝、劉吉和謝山虎他們在甚麼地方？」

尉遲麻子望了他一眼，忽然放聲大哭起來。

楊辟邪怒道：「男子漢大丈夫，何故動輒便哭得像個臭婆娘？」

尉遲麻子又哭了一回，才道：「他們已經三四一十二去了。」

楊辟邪白眉一皺：「甚麼三四一十二？為甚麼不說四四一十六？」

尉遲麻子哭喪着臉，道：「若是四四一十六，那麼我也已經給這惡僧砍開四大塊啦！」

岳秋雲聽得全身為之猛然一震，失聲道：「你是說……朱得勝他們已給半耳和尚剖開四截了？」

尉遲麻子悲憤地點點頭，道：「不錯，這和尚簡直是個瘋子！」

楊辟邪却冷冷地盯着他：「麻子仁兄，你說够了沒有？」

尉遲麻子怒道：「說够了又怎樣？」

楊辟邪道：「你若說够了，就請馬上滾回福州去！」

尉遲麻子道：「如此甚好，少爺，咱們走！」說着，伸手便拉岳秋雲。

楊辟邪倏地大喝：「這姓岳的小子走不得！」

尉遲麻子也大聲喝道：「為甚麼走不得？」

楊辟邪怒道：「你這種三脚貓，竟然也敢對老夫瞪眼大呼小喝？」

尉遲麻子振臂叫道：「我知道你是武林前輩，絕代高手，尉遲麻子就算有十八個腦袋也不够你砍，但在江湖上行走，萬

大事情抬不動一個理字，你老人家若有道理，我可以馬上給你磕一千個响頭作為賠罪，但你若說不出道理，就絕不該留難咱們清泉莊的人！」

楊辟邪冷冷一笑：「這算是甚麼？一副慷慨激昂之狀嗎？」

楊明珠忽然走了過來，嘀咕着說：「爺爺，你今天怎麼老是欺負那些大孩子和三脚貓的？他們雖然是胡塗，却不是壞人嘛！」

岳秋雲聽見她又在說自己是個大孩子，不禁為之氣結。

楊辟邪雖然看來蠻不講理，脾氣暴躁而古怪，但只要楊明珠一生氣，他就再也蠻不起來。

「我的孫女兒，爺爺怎會欺負他們，這都是為了他們好！」

「但你整天兇巴巴的駡人，又毀掉了岳少爺的家書，這又是甚麼道理？」

「爺爺當然有道理，那封信，小岳是不應該看的！」

岳秋雲雙眉一揚，道：「這是家嚴給我的信，為甚麼看不得？」

楊明珠也望着祖父，道：「爺爺，你又不知道這封信寫着些甚麼，何以認為他不應該看？」

楊辟邪冷冷一笑，道：「岳冲霄這封信，妳爺爺雖然沒看過，但却也知道其中內容，所以小岳不看也罷！」

岳秋雲怒道：「就算你已知道其中內容，那也只是閣下的事，歸根結底，你毀了咱們岳家這封信，實在是太過橫蠻霸道了！」

楊辟邪呵呵一笑，道：「老夫只不過毀了你一封信，你就覺得老夫以老欺少，橫蠻霸道了？但你何不想想，你老子派四個人跟你來到蜀北，但轉眼間就給半耳魔僧宰了三個，而且還要給砍開三四一十二大塊，小岳，你若稍有腦筋，就該知道你老子要你來見的大和尚，實在比老夫還更兇殘霸道千萬倍！」

岳秋雲想了想，覺得這番說話也不無道理，但却仍然心有不忿，道：「半耳和尚殺我三人，雖然也是於理不合，但這是兩件事情，根本不能混為一談！」

「混你娘個屁！」楊辟邪忽然又光火起來，道：「老夫做事，自有老夫的道理，幾時輪得着你這種乳臭未乾的小子來教訓？別再羅嗦，跟老夫走！」

尉遲麻子立刻怒叫道：「為甚麼跟你走，少爺應該跟大麻子一起回福建。」

楊辟邪喝道：「閉上你的烏鴉嘴！」

尉遲麻子道：「要大麻子閉嘴，除非也把我斬開四大塊！」

楊辟邪冷笑一聲，道：「你以為老夫不敢？」說着，從一具屍身抄起一柄鬼頭刀，刀尖直指向尉遲麻子的咽喉。

尉遲麻子毫不退縮，還一口濃痰吐在刀背之上：「殺呀！你是武功絕頂的一代高手，要殺大麻子還不是易如反掌嗎？」

楊辟邪大怒，鬼頭刀霍聲揮下，岳秋雲同時失聲大叫：「刀下留人！」他要撲過去，楊明珠却拉住了他，說：「不必害怕，爺爺是從來不會胡亂殺害無辜的。」

岳秋雲再看一眼，只見尉遲麻子身上並未流血，但却已呆立不動，也沒有再開口駡人。

楊明珠微微一笑，道：「我沒說錯罷，爺爺只是用刀柄點了他的志室、百滙、中門和啞穴，現在嘛，在麻子想不閉嘴也不成了。」

楊辟邪陡地哈哈一笑，道：「果然不愧是我的孫女兒，爺爺點他甚麼穴道，妳一眼就能看出來了，現在咱們可要改由陸路走啦。」

說到這裏，目光一轉盯在岳秋雲的臉上，冷冷道：「你想自己走，還是讓老夫點了穴道挾着走？」

岳秋雲道：「咱們走往哪裏？」

楊辟邪道：「你現在不必知道。」

岳秋雲沉吟了一會，說道：「好吧！我答應跟你走，因為我武功不如你，輕功也不如你，想逃之夭夭簡直是不可能的事情。」

楊辟邪嘿嘿一笑，說道：「總算你不笨！」

岳秋雲道：「但我有個條件。」

「條件？你憑甚麼跟老夫說這兩個字？」楊辟邪的臉色很不好看。

「不憑甚麼，只是憑一句說話。」

「甚麼說話？」

「人命關天。」

「人命當然關天，當然重要，但這句說話又是甚麼意思？」

岳秋雲伸手向尉遲麻子一指，道：「你若把他留在這裏，跟殺了他實在沒有甚麼分別。」

楊辟邪冷冷道：「老夫點他的穴道，一個時辰後即可自行消解，你這担心未免多餘！」

「絕不多餘！」岳秋雲振聲說道：「大麻子為人剛烈直正，而且做事盡忠負責，倘若我跟你走了，那麼他必然不會再回福建。」

楊辟邪皺眉道：「你認為他會引咎自盡？」

岳秋雲道：「這是在所必然之事，大麻子絕不怕死，只怕無面見江東父老！」

楊辟邪沉吟半晌，道：「所以，你的條件就是要老夫帶他一塊兒走？」

岳秋雲道：「正是這樣！」

「混帳！混帳！」楊辟邪連聲大駡：「混帳！簡直是混天下之大帳！」

岳秋雲面色驟變，楊明珠已忍不住叫道：「岳少爺說的很有道理，爺爺怎麼又要駡人？」

楊辟邪瞪着眼，道：「正因為他說得有道理，所以爺爺才要大駡混帳。」

楊明珠大奇，但旋即又聽見楊辟邪怪聲說道：「我是在駡自己混帳，若不是小岳一語提醒，今天爺爺就會害死一條好漢了。」語畢，伸手拍活了尉遲麻子身上被制住的穴道，然後又瞧着他說：「你願意跟着岳秋雲一塊兒走？」

尉遲麻子也怔怔的望着楊辟邪，道：「想不到你也會大駡自己混帳。」

楊辟邪道：「人誰無過？老夫就算偶然混帳一次，那也不是甚麼奇事，現在你可以選擇的道路有三，第一條路是回福建，第二條是死在這裏，而最後一條路就是跟着你家少爺，你打算如何抉擇？」

尉遲麻子吸了口氣，道：「你一定要

纏着少爺嗎？」

楊辟邪道：「非纏不可。」

尉遲瘋子問道：「你要纏多久才肯放人？」

楊辟邪道：「少則三年，多則五載，若要勞煩到老夫纏他十年八載，那麽岳少爺必然是個大蠢材無疑。」

岳秋雲不禁又是聽得傻住了。

他怎樣也想不到，這古怪的老頭兒竟然要把自己纏住三年五載，而且還可能纏個十年八年也不爲奇。

這是甚麽道理，這算是甚麽意思？

爲甚麽自己若是個大蠢材，楊辟邪就要把自己纏得更久？

他想不通，就算再想三天也很難想得出一條道理來。

尉遲瘋子並不比岳秋雲聰明，他當然也同樣不明白楊辟邪的說話。

但他却總算明白了一點：除了死在這裏之外，他現在唯一還可以走的路其實只有一條，就是和少爺跟隨着這可惡而又古怪的老兒一起走。

尉遲瘋子很快就作出了決定，他決定繼續活下去。

他活下去並不是爲了自己，而是爲了岳少爺。

岳少爺顯然是遇上了有生以來最大的麻煩，尉遲瘋子絕不想他有任何意外。

雖然，自己本領低微，能給予岳少爺的帮助恐怕極其有限，但最少，他還可以在身邊照顧着他，伺候着他。

就是爲了這一點點理由，尉遲瘋子決定答應了楊辟邪：「好，咱們跟你一塊兒走！」

楊辟邪却又說：「且慢！」說着，忽然閃電般出手抓住了岳秋雲，左掌還按在他的天靈上。

尉遲瘋子面色驟變，怒道：「你又在玩甚麽花樣？」

楊辟邪冷冷道：「你現在雖然滿嘴答應，誰知道你將來不會逃走？」

尉遲瘋子道：「你放開少爺，我立下毒誓便是……」

「立誓是不中用的。」楊辟邪道：「除非你立刻張開嘴巴。」

尉遲瘋子一楞，道：「張開嘴巴又怎樣？」

楊辟邪喝道：「你少管，再不張開嘴巴，老夫就斃了這姓岳的小子，反而更加樂得清靜！」

尉遲瘋子忙道：「別傷我少爺，我張開嘴巴便是——」

他才張開嘴巴，一顆細小的藥丸已飛入他口腔之內。

這藥丸入口便即溶化，尉遲瘋子立時覺得滿嘴都是苦水。

岳秋雲驚道：「大瘋子吞下的是甚麽東西？」

楊辟邪冷冷一笑，道：「是『蠱王附骨丸』！」

楊明珠道：「『蠱王』到底是甚麽東西？」

楊辟邪道：「蠱，是毒蛤，蠱王，就是毒蛤之王！」

楊明珠吃了一驚：「那麽這粒蠱王附骨丸豈不是毒藥嗎？」

楊辟邪冷冷道：「當然是毒藥了，而且毒性之猛烈，要比一尺長的蜈蚣厲害百倍。」

尉遲瘋子沒有驚惶，只是慘然一笑，道：「你要殺我，可說是易如反掌，又何必浪費了這種珍貴的毒藥？」

楊辟邪說道：「老夫幾時說過要殺你來？」

楊明珠道：「但是，那顆『蠱王附骨丸』……」

「這顆毒丸雖然可以殺人，而且毒發之際會全身肌膚一層一層潰爛下去，但只要每月按時服下解藥，這種毒就不會發作。」楊辟邪慢慢地說。

尉遲瘋子只聽得渾身顫抖，咬牙道：「你……你好多毒！」

楊辟邪冷笑道：「你怎麽罵老夫都可以，但每到月圓之夜，你若沒有解藥，就會全身潰爛而死！」

岳秋雲大怒：「你怎可以用這種下流的法子——」話猶未了，忽然嘴裏一陣腥苦，竟然又是一顆蠱王附骨丸射入了他口腔之中！

楊明珠驚叫起來：「爺爺！」

「住嘴！」楊辟邪喝道：「不用這種法子，誰也不能保證他們不會找機會溜掉的！」

岳秋雲面色慘然，道：「好法子！眞是好法子！咱們以後一輩子也不會離開你老人家了！」

楊辟邪冷冷道：「你們也不必太担憂，只要到了大功告成之日，老夫自會給你們服下永遠解除蠱毒的解藥！」

楊明珠道：「怎樣才算是大功告成？」她這一問，也正是岳秋雲和尉遲瘋子想問的。

但楊辟邪沒有回答，只是冷冷的說出了一個字：「走！」

飛龍飛鳳創辟邪

八月二十八日，皖南天朗氣清，在黃山南麓之下，出現四個風塵僕僕的路客。

那是三男一女，來的正是楊辟邪祖孫和岳、尉遲四人。

他們從蜀北涪江取道南下，首先越過華瑩山、木櫪山，以後進入湖北，又再經過半個月行程，才來到了皖南黃山之下。

黃山素以奇峯與雲海馳名天下，除此之外，黃山之松也是神姿妙絕，這時候，楊辟邪等一行人四人，便是置身於一條松石相連的清溪左右。

這一條溪澗甚是寬闊，只見溪中怪石嶙峋，水流從上而下，不斷猛衝石塊，發出了轟隆巨响，雖然不致於震耳欲聾，却也氣勢磅礡，蕩人心魄之極。

楊明珠看見了這條溪流，很是欣賞，便道：「爺爺，咱們可以在這裏歇一會兒嗎？」

楊辟邪道：「這裏甚麽好看，妳若想看黃山勝景，該往山上去，而不是歇在這裏。」說着，又望了岳秋雲一眼，半晌才接道：「你怎麽啦？累不累？是不是趕了二十天路，連上山也沒氣力了？」

岳秋雲也望着楊辟邪，却沒有答話，只是不斷繼續向上行走。

這二十天以來，他和尉遲瘋子一直很少開口說話，也許，他們已是無話可說。

四人結果沒有停下，繼續直上黃山。

楊辟邪帶着三人，沿着松林直向上走，只見山路漸見崎嶇，楊辟邪和楊明珠輕功高明，看來還是如履平地，但岳秋雲和尉遲瘋子就不大輕鬆了。

四人越往上走，便越覺山色蒼鬱，景象雄偉，過了一個時辰後，四人更忽然置身在一片白茫茫的雲霧裏。

楊明珠叫了起來，讚嘆了一聲：「好美！」

楊辟邪道：「這就是黃山的雲，也就是騷人墨客讚頌多矣的雲海。」

楊明珠走到岳秋雲身邊，道：「你們福建那裏，有沒有這樣奇妙的大山？」

岳秋雲道：「福建雖然崗嶺重疊，但都沒有基麽好看頭。」

楊辟邪立時搖頭不迭，道：「小岳此言差矣，福建武夷山，乃山之世外桃源，它有九曲溪流，三十六峯，又怎會沒有看頭？」

楊明珠大感興趣，便問：「九曲溪流是怎樣的？」

楊辟邪緩緩道：「那九曲溪曲折蜿蜒，景色如畫，在武夷東南兩峯巖之間，又有十八澗壑，水流都滙入九曲溪中，是故又稱爲九溪十八澗，妳爺爺曾在那裏呆了大半年，就是因爲捨不得離開那如詩如畫的神仙境界。」

楊明珠聽得「啊」的一聲叫了出來，接着又問岳秋雲道：「你沒有到過武夷山嗎？」

岳秋雲冷冷一笑：「我爲甚麽非到過武夷山不可？」

楊明珠看見他滿臉不高興的樣子，便說：「沒甚麽，我不問就是。」

這時候，白雲又隨着一陣山風消失了，四周景象再度清晰起來，楊辟邪帶着三人，越過了一座山峯，又來到了另一座峻峭的山峯下。

這樣又走了半個時辰，忽然聽得一陣山濤之聲，從一座深谷之中傳了過來。

四人穿過一座松林，進入這座山谷裏，只見在山峯之巨岩之間，一條飛瀑從數十丈高處直奔下來，瀉入一座碧綠的深潭裏，那種景象眞是奇偉壯麗，使人連胸襟也爲之開闊起來。

而在水潭左側三四十丈外，又有三座雅緻的竹舍，有如品字型般建在半峯松傘之下。

楊明珠「噢」的一聲，叫道：「這是誰的房子？」

楊辟邪淡淡一笑，說道：「這是一個老怪物的親自蓋搭起來的，他叫做『山中霸王』。」

楊明珠一楞，但接着便失聲道：「你說的是不是『山中野鶴』容世功伯伯？」

楊辟邪哈哈笑道：「除了容世功那老兒，又還有誰敢在這裏蓋房子？就算不怕黃山派的牛鼻子諸多打擾，也會怕山中的毒蛇猛獸，除此之外，聽說這裏以前還有狐仙哩！」

「狐仙？」楊明珠眼睛一亮：「狐仙是不是很漂亮也很厲害的？」

楊辟邪「呸」一聲，說道：「漂亮個屁！」

楊明珠訝然問道：「爺爺見過那狐仙嗎？」

楊辟邪搖搖頭，道：「我沒有見過那狐仙。」

楊明珠道：「既然沒有見過狐仙，又怎知道她長得不好看？」

楊辟邪道：「妳爺爺雖然沒見過，但容伯伯却見過，當年，我也是像妳這般問他，他的回否就是那四個字：『漂亮個……』」說到這裏，驀然見孫女兒柳眉倒豎，下面那個粗俗的字便沒有再「覆述」一次。

過了好一會，楊辟邪才接道：「原來那個甚麽狐仙，是個犯案纍纍，心狠手辣的女魔頭，她在外面弄得滿城風雨，天怒人怨，只好躲進這深山隱谷，秘密苦練邪門武功，準備大功告成之日重出江湖，把所有厲害的仇家一一解決。」

楊明珠吃了一驚：「那麽這裏豈不是一個很危險的地方嗎？」

楊辟邪道：「本來是的，但現在却不怕了。」

楊明珠道：「那女魔頭已走了？」

楊辟邪道：「她沒有走，而是永遠都留在這山谷裏，噓，那是女魔頭的墳墓。」說着，向一座竹舍左邊指了一指，「這塊碑就是容伯伯爲她豎起的。」

楊明珠噓了一口氣，道：「容伯伯本領奇高，這女魔頭遇上了他，可算是當殃得很。」

楊辟邪道：「這女魔頭若不當殃，將來她的仇家可就倒楣了，這是以殺止殺，容世功這椿事幹得甚好。」

楊明珠笑了笑，道：「但我知道，若是換上了爺爺，爺爺也必定會幹得同樣妥當。」

楊辟邪哈哈一笑，道：「對付一個賊婆，妳爺爺也自信頗有把握，但說到蓋房子這種一板一眼的活藝兒，却必然遠遠不及山中霸王囉。」

他一面大笑，一面帶着三人進入了第一間竹舍之中。

這間竹舍雖然並不寬敞，但却几明窗淨，環境雅緻清幽得很。

「容伯伯呢？」楊明珠四周環視着，「他不在家裏嗎？」

楊辟邪笑道：「這裏怎能够算是他的家？」

楊明珠奇道：「爲甚麽不算？」

楊辟邪道：「他是個四海爲家的怪人，這十餘年來，他一直到處遊山玩水，但最喜歡的還是這座黃山。」

楊明珠道：「但他現在去了甚麽地方呢？」

楊辟邪道：「所謂『遊罷黃山不看山』，他現在已到了大漠看沙去了。」

楊明珠道：「大漠是風沙蔽天的地方，有甚麽好看？」

楊辟邪笑道：「妳從未到過大漠，又怎知道萬里黃沙的地方一無是處？」

楊明珠抿嘴一笑，說：「無論怎樣，我還是喜歡山明水秀的江南，若要我跑到沙漠，我寧願往北極寒苦之地去。」

楊辟邪道：「其實容老兒也不捨得離開這裏，是我把他趕走的。」

楊明珠奇道：「哦？你爲甚麽要趕走他？」

楊辟邪道：「這一招大有名堂，就叫『鳩佔鵲巢』，因爲妳爺爺看上了這個地方。」

楊明珠問道：「咱們要在這裏住下來嗎？」

楊辟邪點點頭，道：「不錯。」

楊明珠望了岳秋雲和尉遲麻子一眼，道：「他們呢？」

楊辟邪道：「當然也是一樣，難道妳沒看見這裏有三間竹舍嗎？從今天開始，這一間竹舍就是妳的，大麻子住西邊那一間，還有一間，就由妳爺爺和小岳一起住用。」

楊明珠忽然皺了皺眉，道：「這裏雖然清幽絕俗，但現在有個難題。」

楊辟邪笑了笑，道：「是不是『巧女難爲無米之炊』？」

楊明珠點頭嘆氣，說道：「爺爺說對了，咱們總不成像是猴兒般天天去吃野果罷？」

楊辟邪呵呵一笑，道：「這一點少担心，爺爺早已叫容伯伯預備妥當，無論妳想要米、油、茶、酒，請到隔隣的一間竹舍，必然不會缺乏。」

楊明珠烏亮的眼睛立刻發出了光：「是眞的？」

楊辟邪道：「爺爺怎會騙你？以咱們四個人來說，那些米、油、醬、醋、茶最少可維持一年左右。」

楊明珠笑道：「那麽酒的存量又如何呢？」

楊辟邪嘆息一聲：「那容老兒嗜酒如命，這裏就算有酒，只怕也不會剩下多少了。」

楊明珠嫣然一笑：「何必瞎猜，待我過去瞧瞧不就清楚了嗎？」

她一面笑着說話，一面走向隔隣那間竹舍，果然看見裏面堆放着大量的米、油、醬、醋、茶，也有大量醃乾了的肉食和乾糧。

「容伯伯照顧得很週到，就只是美酒少一些，大概只剩下二十斤左右。」她粗略點算過之後，便忙着要在這裏燒第一頓飯。

就在她忙得亂七八糟的時候，楊辟邪把岳秋雲拉了出去，問道：「你是不是很憎惡老夫？」

岳秋雲冷冷道：「楊前輩喜怒無常，若我說不憎惡你，那是撒謊。」

楊辟邪道：「你不喜歡撒謊？」

岳秋雲道：「除非有逼不得已的理由，否則我一定會說老實話。」

楊辟邪點點頭，微笑道：「說得好！但你可知道，在武林中最老實的是那一種人？」

岳秋雲道：「蠢人！」

楊辟邪又點點頭，道：「不錯，江湖上波譎雲詭，所以最老實的人往往也就是最笨的人。」

岳秋雲道：「但還有一種人，也會經常說老實話。」

「是那一種？」

「本領極高強，手段極厲害的那一種，」岳秋雲緩緩地說：「因爲他們已沒有自欺欺人的必要。」

楊辟邪道：「你想成爲這種人嗎？」

岳秋雲道：「就算很想很想，到頭來還不是變成妄想嗎？」

楊辟邪搖頭不迭，說：「絕非妄想，你瞧老夫的武功如何？」

岳秋雲說道：「楊前輩是名震天下的『奇門煞星』，自然是身手卓絕，罕有其匹。」

楊辟邪道：「你這三言兩語，倒不像是在拍馬屁。」

岳秋雲道：「就算我要拍馬屁，也絕不拍你的！」

楊辟邪道：「但你可知道，老夫爲甚麽要把你緊纏不放？」

岳秋雲搖搖頭：「不知道。」

楊辟邪沉聲道：「因爲老夫想收你爲徒，把生平所學都傳授給你！」

岳秋雲呆住，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朶：「你……你要收我爲徒？」

楊辟邪冷冷一笑：「難道你認爲老夫沒有資格做你的師父？」

岳秋雲也冷冷一笑，道：「若以武功而論，那自然是綽綽有餘。」

楊辟邪雙目一瞪：「哦？這是甚麽意思？」

岳秋雲道：「我的意思是說，楊老前輩雖然武功蓋世，但我並不認爲武功高強的人，就一定够資格做任何人的師父！」

楊辟邪嘿嘿一笑：「原來你一直把老夫視作邪魔外道之輩！」

岳秋雲也學着他嘿嘿一笑，說道：「縱然不是邪魔外道，總也不是甚麽正人君子。」

楊辟邪倏地怒叱道：「江湖之上，有誰是眞正的正人君子？」

岳秋雲想了一想，回答道：「例如家嚴……」

「令尊岳莊主，當然是君子，但只怕還得要加上一個『僞』字，才算是他媽的貼貼切切！」楊辟邪一氣之下，連岳冲霄也給他罵上了。

「胡說！」岳秋雲立時漲紅了臉，連聲音也顫抖起來，「你再敢侮辱我父親半個字，我……我……」

楊辟邪冷冷的瞪着他：「你便怎樣了？是不是要殺了老夫？」

岳秋雲大聲道：「我武功不如你，自問沒有本領可以傷你分毫，但我可以自盡，不再聽你這些妖惑之辭。」

「你不能死！」楊明珠和尉遲麻子的聲音同時叫了起來。

楊辟邪盯了孫女兒一眼，道：「這裏沒有妳的事，快去燒飯！」

楊明珠說道：「燒飯怎比得上人命要緊？」

楊辟邪冷冷道：「有爺爺在，豈容他說死便死？」

岳秋雲冷笑一聲，道：「我若決意尋死，你制得住一時，也制不住一世！」

尉遲麻子忽然跪了下來，悲聲道：「少爺，螻蟻尚且偷生，你千萬要忍住這一時之氣，常言道：『君子報仇，十年未晚』。咱們總會有吐氣揚眉之日的。」

楊辟邪怒道：「大麻子，你自己胡塗庸劣也還罷了，怎麽還要這樣唆敎小岳，

甚麽君子報仇，難道你們都把老夫當作是大仇人嗎？」

尉遲麻子冷冷一笑，正待反唇相稽，岳秋雲已喝止了他：「快站起來！不要再多說廢話！」

尉遲麻子這才緩緩地站起身子，楊辟邪嘿嘿一笑，又問岳秋雲：「你到底拜不拜我爲師？」

岳秋雲問道：「拜又如何，不拜又怎樣？」

楊辟邪道：「你若是拜我爲師，老夫自然把生平所學傾囊傳授，你若不肯，嘿嘿！」

岳秋雲道：「我若不肯，你就會殺了咱們？」

楊辟邪冷冷道：「老夫不必出手，反正你們都已服下了『蜃王附骨丸』，只要老夫一走了之，就算你們跑到醫谷找着了天下第一號神醫時九公，他也沒法解開你們身上所中的蜃王劇毒，那時候，嘿嘿！嘿嘿！」

岳秋雲道：「你若以爲岳某貪生怕死，那可大錯！」

楊辟邪哼一聲：「你若是個貪生怕死的懦夫，老夫也不肯收你爲徒，但是，你縱然不計自己的死活，也不該連累及大麻子！」

尉遲麻子陡地叫道：「少爺不必理會大麻子，大麻子又豈是怕死之輩？」才說到這裏，驀地眼前掌影驟閃，臉上已給楊辟邪打了兩記耳光。

「胡塗蛋！你這樣說，是不是鼓勵你的岳少爺快點一頭撞死在這裏？」

尉遲麻子給楊辟邪打了兩記耳光，本來是怒火冲天的，但一聽見這兩句說話，怒火便立刻平息下去。

他忽然也在自己的臉上重重刮了兩下耳光，罵道：「大麻子眞是個胡塗蛋，該打！該打！」

「別打了，」岳秋雲道：「我還年輕，怎捨得不明不白便死在這裏！」

楊辟邪面露喜色，但瞬息之間又板着臉孔，冷冷道：「你終於肯答允拜老夫爲師了？」

岳秋雲道：「咱們如今已是無可選擇，但我有個要求。」

楊辟邪道：「快說！」

岳秋雲道：「我可以拜你爲師，但却不能天天爲着蜃王附骨丸的劇毒而憂心忡忡，所以，在拜師之前，你必須給咱們澈底解除身上的蜃王劇毒！」

楊辟邪說道：「倘若老夫把你們身上的蜃毒解除，你還肯安安份份地留在黃山嗎？」

岳秋雲道：「留在黃山練武，那是不成問題的，但最少也得讓我寫封家書，向家嚴稟明此事，免得他老人家朝夕牽腸掛肚。」

楊辟邪沉吟良久，才回答道：「這也未嘗不可，但這封家書，必須先讓老夫過目，而且絕不能提及咱們住在甚麽地方，到時，老夫自會派人把信送到福州清泉莊去。」

楊明珠大喜，握着楊辟邪的手腕說：「爺爺，這不是已經談攏了嗎？」

楊辟邪冷冷道：「就只怕這小子言而無信，悄悄的又溜回福建去。」

岳秋雲一挺胸膛，凜然道：「大丈夫一言九鼎，駟馬難追，再說，我若拜了你做師父，那麽以後一輩子都是『奇門煞星』楊辟邪的衣鉢弟子了，常言道：『一日爲師，終身爲父。』弟子答應過師父的事情，自然應該遵守到底！」

楊辟邪陡地狂笑，道：「說得好，明珠，妳還不快去燒飯？」

楊明珠一怔，楊辟邪又笑着說道：「咱們吃了這頓飯之後，爺爺就要正式收岳少爺爲徒了，小妮子，難道妳不覺得高興嗎？」

楊明珠嘟着嘴：「又不是我收徒弟，高興甚麽？」說着纖腰一擰，轉眼已消失在竹舍背後。

× × ×

飯才燒好，尉遲麻子已獵了幾頭野兎回來，他別的功夫平平無奇，但獵兎和烤兎子的功夫却是別有一手。

當他們用飯之際，天色已漸漸黯淡下來。

四人飽餐一頓後，竹舍裏的酒也已喝掉了一大半，只見楊辟邪滿面紅光，笑聲和說話的聲音都比平時响亮得多。

「唉，都是我這個老兒不好，」楊辟邪忽然嘆了口氣，說：「我不該趕走了容世功，倘若他也在這裏，現在咱們一定會喝得更痛快。」

岳秋雲却搖搖頭，道：「只怕剛好相反。」

楊辟邪一怔：「爲甚麽？」

岳秋雲說道：「現在單是你老人家便已喝了十幾斤酒，容前輩若在這裏，只怕兩位都只能喝的得半天吊，大大的不够癮頭。」

楊辟邪恍然大悟，笑道：「你說得對！有你這樣聰明的徒兒，老夫的武功總算後繼有人了。」

岳秋雲說道：「就算沒有我這個徒兒，明珠姑娘也同樣可以承繼楊老前輩的衣鉢。」

楊辟邪嘆道：「只可惜她是個女兒家，老夫的武功，她只能够學得三成左右而已。」

岳秋雲奇道：「練武功也有男女之別嗎？」

楊辟邪道：「當然有，而且關係還十分重大哪，比方說南海門千面觀音白秀薇的『九陰銷魂掌』，就只能傳給冰清玉潔的少女，若是男人，就算從八歲苦練到八十歲，恐怕也練不出甚麽成就來。」

岳秋雲「噢」的一聲，道：「原來如此。」

楊辟邪道：「老夫的武功，也有這種情況，尤其是那套天罡辟邪掌，明珠就算苦練一輩子，也是絕不會使得成功的，所以我只敎她一套金波飛鳳劍法。」

楊明珠忽然嫣然一笑，對岳秋雲說：「飯已用過了，現在拜師正是時候。」

尉遲麻子道：「但咱們還沒有服下解藥。」

楊辟邪笑道：「你和小岳都已服下解藥了。」

尉遲麻子一怔：「怎麽我不知道？」

楊辟邪道：「你剛才是不是吃了五大

碗飯？」

尉遲厮子點點頭，說：「我五碗，少爺三碗，但那是飯，而不是解藥。」

楊辟邪哈哈一笑，道：「飯即是解藥，解藥也即是飯，若不是這幾碗白飯塞進你們的肚子裏，你們此刻恐怕早已腹如雷鳴，餓得七葷八素！」

尉遲厮子皺着濃眉，道：「白飯雖然是肚餓的解藥，但又怎解得『蜃王附骨丸』的劇毒？」

楊辟邪又是一陣大笑：「老夫何來甚麽『蜃王附骨丸』？當日你們吞下的，只是田七療傷丸而已。」

尉遲厮子和岳秋雲互望一眼，都是不禁為之大感錯愕。

楊明珠却「噗哧」地笑了起來：「我早就知道爺爺不會有那種歹毒的毒藥，但是這一下手段却眞把岳少爺和大厮子嚇壞了。」

楊辟邪微微一笑，道：「說句老實話，小岳跟大厮子都很勇敢，而爺爺這條奸計，也只是權宜行事而已。」

楊明珠道：「但你這條奸計已給揭穿了，岳少爺還會拜你為師嗎？」

岳秋雲立時大聲道：「誰說不拜？」

尉遲厮子一怔：「少爺，你眞的要拜他為師？」

岳秋雲瞪了他一眼，說道：「大丈夫豈可言而無信？你我身上既然已再無蜃王劇毒，我就應該遵守信諾，拜楊老前輩為師！」

尉遲厮子道：「但咱們根本沒有服下甚麽藥呀。」

岳秋雲道：「誰說沒有？那些白飯就是解藥！」

說着，果然向楊辟邪跪下，恭恭敬敬的叩了三個響頭，同時朗聲說：「弟子岳秋雲拜見師父！」

楊辟邪大笑，上前把他扶起，又叠聲笑道：「孺子可教也！孺子可教也！」

就是這樣，楊辟邪收了岳秋雲為徒。

三天後，岳秋雲寫了一封信，由楊辟邪帶出黃山，然後再托人轉送上福州清泉莊。

又再過了七八天，楊辟邪對岳秋雲說：「只要勤奮不懈，三年後你就可以藝成下山了。」

三年，是一段既不太短，也不是太長的日子。

岳秋雲已決定要在這深谷裏渡過三年，甚至是四五年悠長的歲月。

對於這一次的拜師，他已從被逼變成自願，因為他終於明白了楊辟邪是個怎樣的人。

然而，在另一方面來說，他不明白的事情還有很多。

——父親為甚麽要自己到英雄館會見一個像半耳和尚那樣的人？

——給師父毀掉的那封信，內容是怎樣的？

——為甚麽師父曾經說自己的父親是偽君子？這是因為一時之氣呢？還是別有所指？

這都是無法可以明白的疑團，但現在，他只能把這些疑團埋藏在心底裏。

不久，楊辟邪便傳授了他一套劍法。

楊辟邪說：「這套劍法，叫金波飛龍劍法，全套劍法把它使得精熟，每一種變化都是威力無窮的殺手招數，但，咳咳，老實說，自有這套劍法以來，從來沒有任何人能完全記住這三萬六千五百種變化的，事實上也絕對用不着如此繁雜，反正臨陣對敵，往往都在一招半式間便能決定勝負存亡，所以你只須記住每一式的基本步驟，以後再把這三百六十五式劍法融合貫通，那便已可尅敵制勝，成為劍法上的一流高手。」

岳秋雲聽的不住點頭。

楊辟邪接着又說：「其實這劍法，有點像是道教的太極劍，所謂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之後又再弄出八八六十四個甚麽撈什子，總之是越變越多，而越多也就越是犀利玄奇，所以，等到你眞正能夠把這三百六十五式劍法完全融合貫通的時候，那三萬六千五百種變化也就會自然而然地鑽了出來，這套劍法妙用無窮，雖然不敢說是天下第一，但比諸少林寺的達摩劍法，恐怕也不會差到甚麽地方去。」

岳秋雲靜心聆聽，這時才道：「弟子記住了。」

楊辟邪又道：「這套金波飛龍劍法，乃二百五十年前飛龍劍聖虞大師所創，而金波飛鳳劍法，則是飛鳳神行呂紅姑的精心傑作，這兩位前古高人先後研創出飛龍飛鳳兩套劍法之後，就弄得積不相容，每隔三年都在泰山日觀峯上決戰千招。

「他們早有協議，若是千招之後不分勝負，那麽就隔三年，才在日觀峯上再次比拚，但三年又三年，一直過了三十六年之後，他們還是無法分出勝負來。

「到了第十三次比拚，兩人都已平添了三十九歲，而在那一年之內，兩人都同時遭到重大的挫折，虞大師門下兩個徒兒為了爭奪一個寡婦，在西子湖畔決戰雙雙身亡，呂紅姑最鍾愛的姪女兒，却遇上了一個負心郎，那混蛋始亂終棄，害得呂紅姑的姪女兒無顏苟活，終於自縊歸天。

「虞大師和呂紅姑在同一年之內遭遇到這種沉重的打擊，都是為之心灰意冷，但到了比劍之日，兩人還是依時登上了日觀峯。

「但這一次，兩人都沒有出劍，因為他們都已明白這三十九年的光陰，彼此都是白白浪費了，若不是為了這段無謂之爭，呂紅姑早就應該成為了虞夫人，因為他們在四十多年前已互相傾慕，但在飛龍飛鳳劍法研出來之後，兩人為了爭強好勝，反而誰也不肯向對方稍為容讓，結果劍法上的勝負未分，兩人却已虛渡了數十載悠長的歲月。

「所以，直到第十三次日觀峯之約，他們才猛然後悔不已，但那時候兩人都已垂垂老矣，成親之事，誰也不好意思再提出來，而就在那一天，泰山之上忽然殺出了一羣蒙面高手，原來都是他們的仇家，這些人暗中聯合約定，要在這一天黃昏時份，向虞、呂二人突襲報復。

「他們的仇家以為虞、呂在決戰之後，必然筋疲力竭，在這時候向他們報復，應該是最好不過的機會，可是，這些小人却沒有料到，虞大師和呂紅姑苦苦爭持了

三十餘年，這一年約戰却是化干戈為玉帛，由決戰變成了互相訴苦，根本就沒有虛耗過一分一毫的氣力。

「這一大羣仇家總共有五十餘人，各人都有一番驚人藝業，但誰也想不到，飛龍飛鳳兩套劍法一經聯手，居然威力陡增數倍，這數十人雖然以衆欺少，但却反而慘敗下來，只剩下五六個跑得快的胆小鬼檢回了性命。

「而自此之後，江湖上再也沒有人見過這兩位絕世高手的踪影，而飛龍飛鳳兩套劍法，也從此失傳。之後，一直過了差不多二百年，江湖上忽然有個渾噩的小子，為了要追殺一條毒蛇，在天目山窮了半天之力，終於才把毒蛇追着，而當他正要大展尅制毒蛇功夫之際，忽然給眼前的景象嚇呆了。

「原來這渾噩的小子為了追殺毒蛇，居然鑽進了一座陰深的山洞裏，而令到這小子為之嚇呆的，乃是兩堆骷髏頭骨，當時這小子心想：『媽啊，活見鬼也！』正想溜之大吉，忽然看見洞穴深處金芒閃爍，奪人眼目，這小子又是一陣傻住，心想：『莫不是裏面有個大寶藏？』這小子本來絕不是個貪財之人，但那一年他家鄉大旱，餓死了不少人，他倒希望眞的能夠發掘出一座寶藏，來救濟救濟那些飢民。

「於是，這小子便大着胆子，再向洞穴更深之處進去，結果，他在這個洞穴裏發現了一對金劍，一柄較長，而另一柄則較短。

「倘若這渾小子只是得到這對金劍，他一定會把這對金劍賣掉，但除了那對金劍之外，他又找到了三本練武奇書，第一本是金波飛龍劍譜，第二本是金波飛鳳劍譜，而最後一本，是天罡辟邪掌的練功秘笈，這小子曾練過三招兩式拳脚功夫，也曾練過十招八式刀法和劍法，所以不禁看得津津有味。

「就是這樣，這小子在山洞裏獃了十年，由於他練功練得太痴迷了，十年後居然忘掉了自己的名字，只是依稀記得自己的父親姓楊，他老子姓楊，他自己當然也姓楊了，所以，他後來便替自己改了一個名字，就索性叫楊辟邪。」

楊辟邪把往事說完，忽然唏噓嘆息，道：「當年，為師若然只是找到那雙金劍，總可以賣得一些銀子來救救飢民，但那三本武功秘笈却令為師太着迷了，只要看上了第一頁，就註定一輩子也不肯放手，結果為師練成了一身武功，但却無法對家鄉裏的飢民施以援手，咳，這是天意？還是為師做錯了？」

岳秋雲聽得出神，半晌才道：「這不是師父的錯，若眞的說錯了，那也只是錯在上天，而不是錯在師父身上。」

楊辟邪白眉一皺，道：「這又是甚麽道理？」

岳秋雲道：「天若無錯，也不會弄得久旱無雨，而害苦了勤懇無辜的百姓，至於師父機緣巧合，得到了前輩高人遺留下來的武功秘笈，因而埋頭苦練十年，那是順理成章之事，又何須一直耿耿於懷數十年呢？」

楊辟邪目光倏地大亮，忽然呵呵一笑，道：「說得好，如此想來，倒是為師迂腐不通，胸中多屁之至了。」

聽見「胸中多屁」這四個字，岳秋雲不禁為之莞爾一笑。

楊辟邪笑了一會，又目注着岳秋雲道：「從現在開始，你要全神貫注練劍，半年後，為師再傳授你天罡辟邪掌法。」

岳秋雲躬身道：「多謝師父。」

「不必言謝，」楊辟邪道：「做師父的若不能教得徒兒練就一身本領，豈非酒囊飯袋嗎？」

說到這裏，忽然又搖搖頭，道：「飯袋雖然不中用，但酒囊却未必是廢物。」

岳秋雲一怔，楊辟邪接着又說：「當今武林之中，年輕一代高手輩出，就像是偷腦袋大俠衛空空，他的砍腦袋劍法兇悍霸道，跟他俠骨柔腸的性子可說是截然不同。」

岳秋雲道：「弟子也曾聽過他的名字，只要提起偷腦袋大俠，白道中人無不欽佩肅敬，而黑道上的魅魑魍魎則如遇瘟神，唯恐避之不及。」

楊辟邪點點頭，道：「他還有個雅號，但聽來却不怎樣悅耳。」

岳秋雲道：「這另外一個雅號又怎樣稱呼？」

楊辟邪道：「就叫酒囊。」

岳秋雲道：「當今天下第一號大醉鬼是杭州唐竹權，聽說他和衛空空的交情頗深！」

楊辟邪道：「這兩人雖然嗜酒如命，但酒品極佳，他日有緣相遇，不妨跟他們交個朋友。」

岳秋雲道：「弟子會記住了。」

楊辟邪道：「除了這兩人之外，尚有殺手之王司馬血，銀扇金刀許竅之，雪刀浪子龍城璧，都是當世武林的英雄人物，尤其是雪刀浪子，連北極異人風雪老祖晚年也曾跟他平輩論交，後來更連心愛的風雪之刀也餽賜給這位浪子，可見此人實在絕不尋常，你日後若有機緣，應該向他多加學習。」

岳秋雲又是一句：「是的，弟子會記住了。」

楊辟邪滿意地點點頭，忽然問道：「尉遲厮子今年幾歲了？」

岳秋雲道：「好像已四十五六。」

楊辟邪道：「他的功夫實在太差，為師想傳授他一套內功心法和拳脚上的功夫，你認為怎樣？」

岳秋雲喜道：「當然好極！」

楊辟邪淡淡一笑，道：「以他這種資質和年紀，就算怎樣苦練，將來的成就也絕難跟你比擬，但只要他肯用心練習，三年之後必將勝過如今十倍。」

岳秋雲道：「多謝師父！」

楊辟邪道：「早已說過不必多謝，但願你們能早日成功，早日離開為師和這座黃山！」

岳秋雲深深地吸了口氣，心裏忽然產生一種奇異的感覺。

在第一天登上黃山的時候，他還是很憎厭楊辟邪，甚至很憎厭這座黃山。

但現在，他覺得一切都改變了。

他漸漸覺得，現在自己所過的日子，比起在清泉莊裏做岳少爺的時候還更幸福得多。

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他很是掛念父親。

但他已答應過師父，在藝成之前，絕對不能私自潛回福州。

大丈夫言出九鼎，他絕不能讓師父失望。

這是一種承諾，而承諾往往是需要勇氣和犧牲才能支得撐住的。

所以岳秋雲絕不悔約，而這也是他自有生以來最困難，也最重大的一個決定。

當然，他心中還有不少疑問，但現在却已無暇再去想及。

三百六十五式劍訣並不容易記熟，就算記熟了也絕不容易一一練成。

他已答應過師父，絕不能把金波飛龍劍法練得不倫不類，否則，將來連楊明珠的金波飛鳳劍法都抵敵不住，那就會使天下間所有的男子漢都為之大大丢臉了。

奇門煞星遇暗襲

匆匆又已過了大半載，四月黃山，也和別的地方一樣，洋溢着燦爛嫵媚的暮春景色。

這時候，在天都峯頂之上，有一對年輕男女，正在互相用劍對拆招數。

天都峯陡峭險峻，乃黃山諸峯最高一座，從這裏向下極目四望，只覺遠近崗巒，儘皆是星羅棋佈於足下，實在令人為之心曠神怡，把一切塵念俗慮都掃得乾淨。

當然，若是遇上了雲海如浪的時候，在這裏唯一可以看見的，也許就只有接近峯頂的「鰲魚背」，和附近的奇松怪石而已。

而這一天，天氣十分晴朗，在此時此地練劍，可說是最佳選擇。

兩人對拆了五六百招，才停了下來。

「岳大哥，你的劍法越來越精進了，爺爺一直都把你捧得比天還高，看來你果然沒有讓他老人家失望。」

「但到目前為止，我還是打不過妳的金波飛鳳劍法。」

「練武這種事情，多一天苦練便多一分功力，我學這劍法已八九年了，你若只花幾個月時間就可以把我打敗，我豈不是個大大的蠢材？」

這一對年青男女，正是岳秋雲和楊明珠。

岳秋雲聽見楊明珠這樣說，便道：「妳當然不會是個蠢材，因為蠢材絕不會長得這麼漂亮。」

楊明珠擰開了臉：「誰說我漂亮？」

岳秋雲微微一笑：「是師父常常這樣說的。」

楊明珠道：「爺爺人老心不老，說話總是沒正經的。」

岳秋雲道：「師父這些話若是對別的女子說，那還可以當作是花言巧語，但對妳是他的孫女兒，他說妳長得好看又怎樣算是不正經？」

楊明珠道：「爺爺是個怪人！」

岳秋雲道：「師父雖然喜怒無常，行事手段別有一格，但他心腸很好，有一次，他還替一隻受了傷的野雁包紮傷口，又很小心的餵牠吃東西，直到牠傷勢痊癒了才讓牠飛走。」

楊明珠忽然「噗哧」一笑：「若是換上你，是不是把牠烤熟吃掉？」

岳秋雲聳了聳肩：「我不知道。」

楊明珠想了想，道：「那野雁雖然給爺爺治好了傷，但却跟同伴失散了，牠一定會感到很孤獨。」

說到這裏，突然眼睛一紅，似乎很難過的樣子。

岳秋雲笑着道：「別大發傻氣，野雁一定會找同失落的同伴的。」

他這麼一說，楊明珠的眼睛更紅了，接着更哭了起來。

岳秋雲大吃一驚，忙道：「妳怎麼啦，是不是我說錯了甚麼話，嗯，我以後不再笑妳大發傻氣便是！」

楊明珠搖搖頭，哭着道：「你沒有說錯甚麼，我只是忽然想起了爹娘。」

岳秋雲一怔。

楊明珠哭了一會，才慢慢的接着說：「我爹娘都不喜歡練武，我爹是個秀才，我媽是個才女，他們本來過着神仙般快樂的日子，但在我五歲生日那一天，我媽給一個惡霸搶走了，我爹窮追不捨，結果死在賊人刀下，而我媽一氣之下，也一頭撞向路旁的大石死了，後來，爺爺趕了回來，把那惡霸和他的手下殺得乾乾淨淨，這段大仇恨總算當時便給爺爺親手了結……但從此之後，我再也見不着爹娘，就像那頭孤雁一般……」說到這裏，不禁伏在岳秋雲的懷裏放聲大哭。

她哭得好厲害，岳秋雲却是傻住了。

她的眼淚很快就沾濕了他的胸膛。

這時候，她是那麼地哀傷，但是他倆却又是如此的接近，差不多就是互相在擁抱着。

岳秋雲當然不能在這時候推開她，她現在需要的是慰藉，是溫情。

他忽然把她擁抱得更緊：「明珠，妳不要這樣，我會像妳爹媽一般的照顧妳一輩子的。」

楊明珠止住了哭聲，仰着臉凝視着他：「是真的嗎？」

岳秋雲用衣角抹乾她臉上的淚痕，微笑着說：「我怎會騙妳？」

楊明珠却忽然用力地搖搖頭，說：「不，這樣不對。」

岳秋雲臉上一紅，連忙鬆開了雙手，說：「明珠，妳不要生氣，我……我不是有意的……」

楊明珠却還是緊抱着他。

她的臉雖然也紅了，但却更緊貼着他的胸膛：「你抱抱我沒有甚麼不對。」

岳秋雲吸了一口氣，說：「但男女授受不親……」

楊明珠又搖搖頭，道：「這六個字迂腐多餘，害人不淺，比方說，我若忽萌短見，要從這天都峯頂之上往下直跳，你會不會把我抱住？」

岳秋雲道：「當然會把妳抱住，就算大家都會掉進深淵，我還是一定會緊抱不放。」

楊明珠的臉已紅得像是柿子，連聲音也為之低沉下來：「那麼，你就當我現在想要跳崖好了。」

岳秋雲心頭怦然跳動，兩條粗壯的手臂終於又再摟着她的纖腰：「但妳剛才為甚麼說這樣不對？」

楊明珠的臉埋在他的胸膛間，怩聲說：「我這樣說，是因為不想你變成了我的爹娘。」

岳秋雲一呆，只聽見她又緩緩地說：「你說要照顧我一輩子，那是很好的，但却不能像我爹一般，我可不要一個像你這樣的義父義母。」

岳秋雲不為之啞然失笑，但却把她抱得更緊了。

「明珠，妳眞不愧是我的師父的孫女兒，我發誓永遠都不會辜負妳這一份情義的。」

「岳大哥，我不要山盟海誓，只要你對我好。」

「當然，除了妳之外，天下間又還有那個女子值得小岳同眸一顧？」

「好大的口氣。」

「妳不相信？」

「不，我相信。」

這時候，兩人的身子都在發熱。

但這絕不是罪惡，而是一段純潔可愛的戀情，正在由萌芽發展到花兒盛開的階段。

但就在他們再也不願意分開的時候，忽然峯下傳來一陣尖銳的竹哨聲。

× × ×

一聽這竹哨聲，岳秋雲和楊明珠就知道悠然谷裏出了事。

悠然谷就是容世功蓋搭了三間竹舍的深谷，而這名字却是楊明珠想出來的。

而那陣竹哨之聲，是尉遲厤子跟岳秋雲傳遞消息的訊號。

通常，尉遲厤子只會把哨子吹響兩下，那就是表示：「不要再練了，同谷吃飯啦。」

但這一次，尉遲厤子却把哨子一連吹響了五下，而且一次比一次吹得更長久。

這也就是說：「十萬火急，速同悠然谷。」

聽見這五下竹哨聲，岳秋雲和楊明珠的臉色同時白了。

「出了甚麼事？」楊明珠吃驚地問。

岳秋雲搖搖頭：「我怎知道？快下山瞧瞧。」

兩人立刻匆匆離開天都峯，一直到了山峯半腰之處才遇上了尉遲厤子。

尉遲厤子喘着氣，臉色灰白地說：「山谷裏來了兩個蒙面人，正跟楊老先生動上了手！」

楊明珠臉色驟變，怒道：「是甚麼人，竟然鬼鬼祟祟蒙臉來闖谷？」

岳秋雲冷冷一笑，道：「倘若來的只是兩個人，師父一定可以把他們打發掉，咱們走。」

三人立刻全力展動身形，往悠然谷趕去。

當他們同到悠然谷的時候，楊辟邪突然從山裏撲出來，喝道：「你們統統快走，遠遠離開這山谷，遠遠離開黃山，以後永遠也不要再同來。」

這實在是很可怕的說話。

但更可怕的却還是楊辟邪的臉。

他的臉變了，變得簡直不像是楊辟邪的臉。

只見他兩眼翻白，臉上泛現看一種異樣的淡紅色，看來就像是屠夫肉案上被切割開的鮮紅牛肉一樣。

新鮮牛肉是會滲出血水的，而楊辟邪的臉現在正就是這副模樣。

他顎下花白的鬍子，已給血水染得一片腥紅，而他的兩片嘴唇，却比平時最少腫脹兩倍。

「師父！」

「爺爺！」

岳秋雲和楊明珠同時叫了起來。

楊辟邪怒道：「你們還不快滾！」

岳秋雲滿面駭然之色，道：「師父，你的臉……」

楊辟邪道：「有人在潭水裏下毒，為師一時不察用潭水洗了一個臉，就變成這樣了。」

楊明珠驚怒交集，跟岳秋雲都亮出了劍，雙雙護在楊辟邪左右。

在兩個月前，楊辟邪已把飛龍劍送給了岳秋雲，這時候飛龍飛鳳兩把金劍合璧，倒也別具一番威勢。

但楊辟邪却又暴跳起來，道：「你們以為現在就可以天下無敵嗎？快走，快走！再不走大家都活不成了。」

「走？走往哪裏？」驀地，一個人沙啞的聲音在谷口傳了出來。

又有另一人冷笑，接着「鏗」的一聲，這人以鋼槍頓地，接着身如鷹隼般從谷中疾飛而出。

這兩人都是一身黑衣，又用黑布蒙住整個頭臉，只是露出了一雙眼睛。

楊辟邪不等孫女兒和徒兒出手，已奮力向兩個蒙面人狂攻過去。

天罡辟邪掌威力驚人，那是無可置疑的。

可是，如今楊辟邪身中奇毒，掌上的威力自然難免大大的打了個折扣。

兩蒙面人已是胸有成竹，楊辟邪越想拚命，他們就越是閃縮，只是跟他展開游鬥。

他們絕不着急，急的只是楊辟邪。

楊辟邪也不是為了自己的性命而着急，他只是不想孫女兒和岳秋雲落在敵人的手裏。

倘若楊明珠和岳秋雲早早聽從他的說話，也許還有機會可以逃出這座悠然谷，但現在却不行了。

因為谷外又已來了八個黑衣漢子。

這八個黑衣漢子並沒有蒙面，但每一張臉的表情都是同樣冰冷，同樣的殘酷無情。

尉遲厤子大怒，挺劍便向這八人怒撲過去。

這大半年來，尉遲厤子在楊辟邪指點之下，武功已是大有進展，這時候含怒發劍，居然也頗具雷霆萬鈞之勢。

但那八個黑衣漢子也不是等閒之輩，而且人多勢衆，尉遲厤子連攻了十餘劍，雖然看來聲威十足，但却未曾傷着任何一人。

而楊辟邪面上中毒，視綫模糊不清，終於左胸中了敵人一掌，踉蹌地跌倒在地上。

「爺爺！」楊明珠急得差點沒當場哭了出來。

那兩個蒙面人，武功顯然十分厲害，

楊明珠和岳秋雲雖然雙劍合璧，無奈岳秋雲未完全練成金波飛龍劍法，一經接戰之下，兩人立即落在下風。

其中一個蒙面人忽然冷冷道：「岳少爺，你本是名門正派子弟，怎麽竟然跟這妖女混在一起。」

楊明珠怒道：「誰是妖女。」

那蒙面人嘿嘿一笑，道：「除了妳之外，這裏又還有誰會是甚麽妖女？」

岳秋雲喝道：「爾等無恥小人，橫施暗算傷我師父，才是罪惡深重的妖孽。」

那蒙面人說道：「楊辟邪怎配做你師父？你要練蓋世無敵的武功，應該找我才對。」

岳秋雲又喝了一聲：「你是何人？」

那蒙面人道：「能殺得了楊辟邪之輩，自非等閒之人！」

這時候，楊辟邪又已奮力躍起，鼓盡最後一口眞氣揮出一掌。

但楊辟邪先中奇毒，復再挨了一記內家重掌，已然成爲強弩之末，他這一掌的勁勢只怕還不及平時兩成。

這一兩成掌力，雖然也可殺人，但却絕對殺不了這兩個蒙面而來的不速之客。

岳秋雲和楊明珠都已看出情況大大不妙，但他倆自顧不暇，又怎救得了楊辟邪呢？

楊辟邪這一掌才劈出，那個一直未曾說過半句說話的蒙面人也已揮掌相向。

只聽得「蓬」然一聲，楊辟邪的身子竟然給蒙面人一掌震飛開去，頭顱更撞向一塊堅硬的巨岩上。

這一撞之力兇猛異常，楊辟邪立時頭骨爆裂當場慘死。

楊明珠心中劇痛，刹那間只覺得自己也好像死了一般。

她在忽然之間遭遇到如此可怕的變故，無異是晴天霹靂，她知道爺爺已經死了，而她自己也是同樣萬無倖理。

就在那一刹那間，和她纏鬥着的蒙面人已手起掌落，一掌拍向她的頭頂。

楊明珠的功力本來就遠遜於對方，她能够支撐到現在，一半有仗着飛鳳劍鋒利無匹，而另一半則是金波飛鳳劍法招數精妙，所以才能苦苦支持了數十招而已。

但如今她目睹楊辟邪慘死，在心神大爲震駭之餘，劍招已變得錯誤百出，自然更是非敗不可！

岳秋雲不禁驚呼一聲，飛龍劍急刺那蒙面人。

但他這一劍又怎救得了楊明珠，就在他右腕平推急刺蒙面人之際，另一個蒙面人已乘隙而進，駢指疾點了他脇下五處大穴。

岳秋雲穴道被制，那一劍便只能停在半空之中，再也不能挺進半寸。

然而，也就在同一時間，在楊明珠的面前突然響起了一下爆炸之聲，這爆炸之聲雖然並不如何驚人，但却有一股紫色的濃烟，立刻向上直冒，由於這股濃烟來得太突然，色澤也紫得十分妖異，那蒙面人不禁眼色驟變，急急向後退了開去。

顯然，他恐防這是毒烟。

而就在蒙面人向後急退之際，一道白色的影子却有如幽靈般飄了過來，楊明珠只聽見耳畔有人沉喝一聲：「快走！」接看就給這人挾在脇下狂奔出悠然谷外。

在那一瞬間，楊明珠又聽見了一個人的慘笑聲在山谷內傳了出來。

她的身子陡地一震，忽然尖叫：「放開我，快放開我！」

但那人沒有放開她，反而索性把她的啞穴也點住了。

楊明珠只覺得遍體生凉，她聽出那一聲慘笑，是尉遲瘋子臨死前發出來的。

大瘋子以寡敵衆，當然是非死不可了！而岳秋雲落在那兩個蒙面人的手裏，只怕也同樣是凶多吉少。

楊明珠想到這裏，淚水已撲簌簌地落了下來，她想掙脫回到谷中跟敵人拚命，但却是全身酸軟無力。

她知道，一定是那股濃烟使自己全身乏力的，但若不是那一陣紫烟，她現在也必然已死在蒙面人的掌下。

這段血海深仇，她暗暗立誓，一定要報。

但現在，她却還在逃命之中！

× × × ×

這故事發展到這裏，剛好是一半。

還有下一半，當它開始的時候，已是三年半後的秋天。

那一天是八月十六，是中秋節的後一天。

× × × ×

夜已深，長安城裏的杭州樓依照燈火通明，連半邊大街也給照得如同白晝。

杭州樓的老闆是誰，初時知道的人並不多。

但漸漸地，長安城裏的人都知道，這酒家的老闆原來不是長安人，而是來自杭州的一個大胖子。

這胖子胖得驚人，但更驚人的却是他的酒量，他在長安城內開設杭州樓，就是爲了方便自己喝酒。

他是杭州人，本該在西子湖畔喝酒才最寫意，但那是他的家鄉，而每當他喝得天昏地暗的時候，他父親和八姑媽往往就會走來干涉，那可未免是大煞風景了。

所以，這大胖子索性就在長安開設了這間杭州樓，來方便自己喝酒。

這人當然就是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唐竹權。

昨晚是中秋佳節，這位唐大老闆自然喝了不少酒。

由於佳節當前，城內有好幾個平時自詡酒量如海的大漢，故意跑上杭州樓，跟這位唐大老闆拚酒。

一拚之下，這幾個大漢直着進來，橫着出去。（幸而這只是拚酒，所以橫着出去的意思，只是指醉了而已。）

就是這麽一下子，今晚就再也沒有人敢上來顯醜露乖了。

唐竹權只好自己獨自喝。

直至二更時份，杭州樓還是燈光耀眼，但店門早已關上了。

老闆要亮着燈喝酒，那是老闆的事，其他伙計可不能奉陪。

因爲老闆喝醉了，明天可以呼呼大睡，但伙計們却是要依時啓門營業的。

唐竹權並不是個經營酒家的人材，他只懂得喝酒。

當杭州樓開張大吉的時候，認識這位唐大少爺的人，都對這間酒家不敢看好。

因爲他們都知道，唐竹權開設這酒家，並不是爲了賺錢，而是爲了喝酒。

連老闆都沒有賺錢的打算，這種生意又怎會興旺起來？

可是，這些人全都看走了眼。

唐竹權雖然絕少理會杭州樓的生意，但這酒家却居然客似雲來，非但沒有賠本，反而大有進賬，使附近的酒家食肆的東主都爲之眼紅起來。

於是，有人開始仔細研究，這杭州樓爲甚麽會辦得如此成功。

經過一番刻意研討後，杭州樓成功的因素如下：

（一）——地處東門大街中央，左有賭坊右有大客棧，乃城中大旺之地。

（二）——修飾華麗，氣派不俗，店堂寬敞兼且環境清潔。

（三）——掌勺大師父早年曾進宮當過皇差，廚藝功夫遠非一般廚子可比。

（四）——招呼慇勤，眞能做到賓至如歸的地步。

（五）——老闆乃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店中所選用的酒，自然全是一流名釀。

（六）——取價公道，菜色齊全。

但除了這六點因素之外，最重要的還是唐竹權找到了一個得力助手——掌櫃鍾超羣。

鍾掌櫃現年五十一歲，但在酒家這一個行業裏，他已有三十五年的經驗。

雖然他不懂得煮菜，但他懂得吃。

「懂得吃」並不是簡單的事情，有不少人天天對着珍饈百味，但却可能只是「牛吃牡丹」。

但是鍾掌櫃却能分辨出一道菜是好是壞，用的是甚麽材料，掌廚師父的火候怎樣。

杭州樓能够找到一個退休御厨做掌勺大師父，這裏的小二招呼如此慇勤，也全是鍾掌櫃的功勞。

當然，唐大老闆手段豪爽，絕不斤斤計較，也是能够令到伙計們全心全力努力經營的主要因素。

有了鍾掌櫃那樣的帮手，唐竹權就甚麽也不管，也不必管了。

這時候，杭州樓除了唐竹權在喝酒之外，就只有鍾掌櫃倚在牆角夜讀春秋。

雖然他並不是個儒生，但却喜歡在閒靜下來的時候看書。

也就在他看書看得出神之際，忽然有人在他耳邊輕輕吹了一口氣。

鍾掌櫃吃了一驚，連手中春秋也跌落在地上。

「唉，這是怎麽攪的，」但只聽見身邊有人怪聲說：「我還以爲你會像關雲長夜看春秋一般威武懾人哩！」

鍾掌櫃瞧着那人，原來是個十八九歲，鶉衣百結的小叫化。

「你是誰？」鍾掌櫃鐵青着臉。

「丐帮三袋弟子仇不愁，又是丁黑狗師父的記名弟子。」小叫化笑嘻嘻地說。

鍾掌櫃一怔：「丁黑狗幾時收了一個像你這樣的弟子？」

仇不愁道：「這已是半年前的事，但也僅是記名弟子而已。」

鍾掌櫃道：「是他要收你爲徒，還是你強纏着他？」

仇不愁意外地望着鍾掌櫃，奇道：「你怎會想到是我纏着師父，他才肯收我爲記名弟子？」

鍾掌櫃冷冷一笑，道：「他還年輕，而且又是個謙謹的人，我怎麽也不相信，他會首先主動收你爲徒！」

仇不愁奇道：「你對我師父瞭解得這樣深刻嗎？」

鍾掌櫃道：「鍾某自信還有點相人之術。」

仇不愁道：「你也是個武林人嗎？」

鍾掌櫃道：「你看我像不像？」

仇不愁道：「不像，你若是個會家子，怎會給我嚇得連書也跌落在地上。」

鍾掌櫃道：「難道我不可以裝蒜？」

仇不愁一怔，忽然伸手握住鍾掌櫃的右手。

鍾掌櫃「啊呀」一聲，道：「你要幹甚麽？」

仇不愁一言不發，手中陡然用力，五指就如鐵箍一般。

「疼死我也！」鍾掌櫃叫了起來，但却全無半點掙扎之意。

而就在這時候，仇不愁只覺得手中有如握着一堆棉花，正要再用力把它箍緊，鍾掌櫃的手掌已像滑溜溜的泥鰍一般滑了出來。

仇不愁暗吃一驚，忍不住道：「好正宗的內家功力。」

鍾掌櫃道：「好兄弟，你不要再尋我開心了！你是天下第一大帮丐帮的高手，而我只是一個在酒家裏混飯吃的老兒，你若把我這隻手捏碎了，那不啻是立時打破我的飯碗。」

「玩够了沒有？」唐竹權的聲音忽然傳了過來，冷冷道：「仇不愁，老子一見你就愁，也不明白丁黑狗怎麽會收你做記名弟子的。」

仇不愁笑嘻嘻地說：「這是秘密，局外人絕不能知道。」

唐竹權一拍欄杆，「你以爲老子眞的不知道，他奶奶的，別以爲你的記名師父才消息靈通！老子也同樣綫眼廣佈，甚麽事情都休想把老子瞞住。」

鍾掌櫃道：「老闆既然知道，可以說說嗎？」

唐竹權道：「原因簡單之極，因爲這姓仇的小叫化，她有個姐姐叫仇青花，這妮子看上了丁黑狗，所以就叫仇不愁盯着他，不讓他到處拈花惹草。」

鍾掌櫃「噢」的一聲：「難怪仇小叫化非要拜丁黑狗爲師不可了，原來這是藉故親近，進而監視的手段。」

仇不愁乾咳兩聲，面上露出尷尬之色，却也沒有爲自己反辯。

因爲唐竹權說的本來就是事實。

唐竹權瞧着仇不愁，道：「這裏早已打烊了，你是怎麽爬進來的？」

「打烊了？」仇不愁一怔，道：「怎麽還是燈火通明？」

唐竹權道：「現在雖然不做生意，但老子還在喝酒賞月，所以這些琉璃宮燈將會燃點到天亮爲止。」

仇不愁道：「今晚又不是中秋，月兒都扁瘦了，又有甚麽値得欣賞的？」

唐竹權哼一聲：「你這個爬牆小賊才又扁又瘦，其實八月十五和八月十六的月兒，都是一般圓亮，你不懂就他媽的少開口。」

仇不愁道：「不開口就不開口，如此再見可也。」說着，掉頭便走。

「他媽的，跟老子要甚麼花樣？」唐竹權一聲怪吼，手中酒罈突然有如炮彈般向仇不愁背後砸了過去。

仇不愁突覺背後勁風驟至，不禁大吃一驚，急忙縮着身子閃避。

但酒罈來勢奇快，眼看他閃不開了，驀地一隻蒼白的手伸了出來，把酒罈四平八穩地接在手掌之上。

那是鍾超羣的手。

「老闆，這小叫化怎擋得住這一擊？你不是喝醉了罷？」

「老子還沒喝夠八十斤高粱，又怎會醉？」唐竹權道：「老子是要試試你的武功！」

鍾掌櫃微笑道：「老兒怎比得上大老闆？」

唐竹權道：「就算比不上老子，也不比老子差到甚麼地方去。」

鍾掌櫃道：「那又如何？」

唐竹權道：「那麼老子就放心了。」

鍾掌櫃道：「你放心甚麼？」

唐竹權道：「鍾大掌櫃深藏不露，武功又高，所以就算老子不在長安，也不怕有人在這裏撒野生事了。」

鍾掌櫃道：「老闆有事要出門嗎？」

唐竹權道：「現在還不知道。」

鍾掌櫃奇道：「那麼要到甚麼時候才知道？」

唐竹權把仇不愁揪了起來，道：「問問這兔崽子好了。」

仇不愁皺着眉，道：「你知道我找你準會有事？」

唐竹權冷冷一笑，道：「老子是甚麼人？怎會看不出你的來意？是不是丐帮出了甚麼岔子，要老子去帮個忙？」

仇不愁搖搖頭，道：「丐帮近來四平八穩，甚麼事情也沒有發生過。」

唐竹權目光一閃，道：「那麼，是你的勞什子記名師父出了岔子？」

仇不愁搖搖頭：「也不是。」

唐竹權乜斜着眼，忽然怪聲說道：「莫不是仇青花給採花大盜刦走了？」

仇不愁道：「我姐姐是我師父的意中人，誰敢動她一根汗毛？」

唐竹權瞪着眼，道：「够了够了，請快說明來意！」

仇不愁道：「事是當然是有的，否則我也不會半夜深更爬上這裏來。」

唐竹權吼叫一聲，喝道：「要說就快說！是不是有人想找老子拚酒？」

仇不愁點點頭，道：「你說對了。」

唐竹權一怔，道：「這人是誰？」

仇不愁道：「是王九番！」

唐竹權「呸」一聲，道：「這個莽霸王，準是又闖了大禍！」

仇不愁道：「他沒有闖甚麼大禍，只是有點着不過眼。」

唐竹權道：「這鳥漢有甚麼事情看不順眼？」

仇不愁道：「是銅王鏢局給人欺上門來了。」

唐竹權眼色一變，問道：「徐州銅王鏢局？」

仇不愁點點頭，道：「正是。」

唐竹權道：「這鏢局的總鏢頭『銅面天王』歐陽布是個血性漢子，他的老伴『金絲燕』季婉婉也是女中豪傑！」

仇不愁道：「唐大老闆認識這一對夫婦？」

唐竹權道：「老子相識滿天下，徐州又是老子經常遊歷之地，怎會不認識這對夫婦？」

仇不愁道：「難怪莽霸王非要找你帮忙不可了。」

唐竹權道：「他在徐州？」

仇不愁點點頭，說道：「不錯，他知道，單憑他的本領，一定很難帮得了歐陽布夫婦，所以他就到本帮分舵，想找尋我的師父，但我師父不在徐州，只是找到了我。」

唐竹權道：「找到了你，也就等於找到你師父啦！」

仇不愁道：「王九番說，銅王鏢局如今已是危在旦夕，再沒有援手，恐怕很快就會完蛋大吉。」

唐竹權皺着眉，道：「是甚麼人想挑了銅王鏢局？」

仇不愁道：「聽說是貔貅帮。」

「貔貅帮？」唐竹權陡地一怔，「是那一門子的渾水帮派？怎麼老子從來都沒聽說過？」

仇不愁道：「不要說是唐老闆，便是咱們丐帮，也不知道貔貅帮是從那裏冒出來的。」

唐竹權沉吟半晌，道：「這勞什子貔貅帮的頭兒是誰？」

仇不愁道：「是一個很年輕的公子哥兒，現在徐州的人都叫他貔貅公子。」

唐竹權又問道：「這貔貅公子姓甚名誰？」

仇不愁搖搖頭：「不知道，也沒有人知道。」

「這廝武功如何？」

「我不知道，因為從來沒有人見過他出手。」

「這廝也許只會裝模作樣，根本不是會家子。」

仇不愁道：「但照眼下情況看來，貔貅公子懂不懂武功，已並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因為就算他手無縛鷄之力，他的手下也可把整個徐州弄得天翻地覆。」

唐竹權聳然道：「如此說來，老子現在才趕赴江蘇，豈不是鞭長莫及了？」

仇不愁道：「那又不然。」

唐竹權道：「貔貅帮既然存心要挑銅王鏢局，大可以在三幾個時辰之內把歐陽布夫婦幹掉！」

仇不愁道：「但如今這貔貅帮却有『貓捕鼠』的趨勢，他似乎要儘量折磨銅面天王夫婦，然後才慢慢地再施辣手！」

「他奶奶個熊！」唐竹權雙目一瞪，怒道：「這太過份了！」

鍾掌櫃忽然淡淡一笑，道：「這裏的事有老兒瞧着，老闆不必掛慮。」

唐竹權盯着他：「老鍾，你這說話是甚麼意思？」

鍾掌櫃一怔，道：「你不是打算立刻趕到徐州銅王鏢局嗎？」

唐竹權道：「當然要去徐州！」

鍾掌櫃道：「你剛才好像還担心這裏沒人主持大局，現在你可安心上路啦！」

唐竹權道：「但老子現在又改變了主意了。」

鍾掌櫃一怔，道：「你想怎樣？」

唐竹權道：「多找些帮手去。」

鍾掌櫃乾咳一聲：「你打算找誰？」

唐竹權道：「第一個要找的就是你這位鍾掌櫃。」

鍾掌櫃吃了一驚道：「你要我這個老兒跑到徐州去跟那些不明來歷的兔崽子拚命？」

唐竹權道：「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你千萬不要錯過。」

鍾掌櫃道：「甚麼千載難逢？」

唐竹權笑了笑，道：「鍾老兒，老子知道你本來是個不甘寂寞的人，但自從十年前，你老兒在鳳陽火併『下山九狼』一役之後，就連心愛的烏鯊鐵劍也封在祖屋地窖之內，嘿嘿，莫不是在一劍誅九狼之後，你已害怕殺人這種事情了？」

鍾掌櫃「嗄」的一聲，道：「想不到老闆對我這個老兒的事情，居然知道得如此詳細。」

唐竹權道：「老子別的不敢說，但在知人善用這種事情上，是決不比任何人輸虧的。」

鍾掌櫃道：「所以，你這一次上徐州，也要找老兒一塊兒去了？」

唐竹權道：「正是。」

鍾掌櫃道：「簡直是在利用老兒！」

唐竹權仍然說道：「正是。」

鍾掌櫃道：「老兒若堅決留在杭州樓，那又怎樣？」

唐竹權道：「那麼，你就會錯過了這種千載難逢的大好機會。」

鍾掌櫃道：「老兒不懂這種機會為甚麼會千載難逢？」

唐竹權道：「不要自欺欺人了，別的地方你可以不去，而這徐州嘛，嘿嘿！嘿嘿……」

鍾掌櫃的臉色忽然變了：「你……你在胡說些甚麼？」

唐竹權笑道：「老子根本就沒說甚麼，只是說：徐州嘛，嘿嘿！嘿嘿！」

仇不愁聽得莫名其妙，忍不住問：「唐大老闆，你可以說清楚一點嗎？為甚麼徐州對鍾掌櫃這麼重要？」

唐竹權道：「老子一見你就愁，丁黑狗怎麼會收你作徒弟？」

「因為……」唐竹權才說了兩個字，鍾掌櫃已倏地叫道：「不要說了，老兒跟你上徐州便是！」

唐竹權哈哈一笑：「如此甚好，可別忘了帶那柄烏鯊鐵劍！」

鍾掌櫃道：「不必了，老兒已立誓永遠都不再用它！」

唐竹權聳肩一笑，道：「你若不再用劍，這武林中可少了一個劍法名家了。」

鍾掌櫃道：「不要再提那柄劍！」說到這句話的時候，他面上已是微露慍意。

唐竹權看見他真的不高興了，也就不為已甚，立時轉口說道：「甚麼貔貅帮貔貅公子，老子倒要去會他一會，嘿嘿！嘿嘿！」

仇不愁却只是瞧着鍾掌櫃，覺得他似乎忽然變得滿懷愁緒，心事重重。

仇不愁很想問他一問，但最後還是忍了下來。

因為他知道，倘若自己這樣問他，是必然會碰壁的。

浪子初逢貔貅公子

徐州位於江蘇之北，由於四面環山，地勢險要，自古以來為兵家必爭之地。

在徐州西關外，有一座九里山，那是楚霸王項羽曾經戰敗之地。

在這個古戰場裏，如今雖然沒有千軍萬馬追逐厮殺的場面，但却經常有無數烏鴉飛來飛去。

此地烏鴉數目之多，甚為驚人，往往成千上萬聚在一起，就算有人追趕，也是

不驚不散，這大概是「鴉多勢衆」之故。

在其他地方的烏鴉，頦子上都有一道白圈，而這裏的烏鴉，却是全身漆黑，似乎故意要跟「地下烏鴉一般黑」這句說話抬一抬槓。

這時候，已是漸近黃昏，在九里山下一座大廟前，又像平時般聚集了一大羣烏鴉。

這一天，烏鴉的數目似乎比平時更多，只見廟前幾株古老大榆樹上，黑壓壓地擠滿了成千上萬隻烏鴉，也可算是「烏鴉奇觀」了。

而這一座大廟，廟額上以黑底金漆寫着「楚霸王廟」四個大字，原來廟裏供奉的是項羽。

就在這個時候，廟前大樹下來了三個容貌古怪，分別身穿紅、藍、黃長袍的怪人。

「啊！好一座九里山！」紅袍怪人來到廟前，哈哈一笑道：「此山長九里，闊九里，高也九里，眞不愧是名副其實的九里山！」

藍袍怪人皺了皺眉，道：「管他九里還是十里，如今天色已晚，咱們就在這和尚廟歇一歇可也。」

黃袍怪人道：「這不是和尚廟，而是霸王廟。」

紅袍怪人道：「老三說得對，和尚廟是吃素的，但霸王廟却可以吃肉。」

藍袍怪人說道：「咱們進廟找廟祝去吧。」

三人左顧右盼，大搖大擺地進入廟堂，只見廟中項羽的神像盔甲齊全，面如鐵片，鬚似鋼針，果然是一副蓋世霸王的模樣。

藍袍怪人忽然「咦」的一聲，說：「楚霸王在這裏了，怎麽不見了虞姬？」

紅袍怪人說：「這裏又不是虞姬廟，幹嗎一定要弄出一個女神像來？」

黃袍怪人道：「當日霸王揮淚斬美人，這段傷心史眞是動人之極。」

藍袍怪人道：「虞姬是自己刎頸殉國的，項羽可沒有動手，甚至連她要動手抹頸都不知道。」

黃袍怪人瞪了他一眼：「當時你在場嗎？」

藍袍怪人說：「何必我親自在場？說書先生獨眼老八都是這麽說。」

紅袍怪人冷冷一笑：「獨眼老八最擅長胡說八道，你若信他的胡謅必然不得好活！」

黃袍怪人道：「爲甚麽不是不得好死，而是不得好活？」

紅袍怪人道：「咱們是親生兄弟，所以說話不可太陰損，以免師父他老人家知道了大大的非常非常不高興。」

黃袍怪人道：「師父已在鄆城勇戰衰老賊歸天，咱們罵人的說話他老人家還可以聽得見嗎？」

紅袍怪人道：「常言道：『舉頭三尺有神靈』，咱們的師父人稱『海角巨靈神』，所以雖然勇戰歸天，但如今還是活在咱們頭頂三尺之上！」

原來這三個怪人，乃是東海海蛟島島主「海角巨靈神」高一冲的弟子，也就是自稱爲「中原三大法師」的智智、仁仁和勇勇。

智智法師是老大，仁仁是老二，勇勇便是老三。

當老大說完這幾句話之後，老二便接道：「這豈不是倒轉了？」

老三道：「甚麽倒轉了？」

老二道：「『舉頭三尺有神靈』，但師父却不是『神靈』，而是『靈神』，這差別不可謂不大。」

老大道：「放屁，靈神和神靈又有甚麽分別？」

老二道：「這兩個字掉轉了，意思恐怕就不大相同，比方說：『河馬』和『馬河』就完全不是同一回事了。」

老三道：「『河馬』是甚麽東西？」

老二道：「一種巨獸，又肥又大，就像是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唐竹權。」

老三道：「『馬河』呢？」

老二道：「『馬河』是鮮水十餘條支流中，其中一條河流的名字。」

老三一怔：「鮮水又是甚麽東西？」

老二道：「鮮水又叫西海，仙海，韃子蒙古人又叫它『庫庫淖爾』，是一個鹹水湖。」

老三冷冷一笑：「你又來放屁了，海鹹湖淡，是鹹的就不是湖，若是湖它的水就一定是淡的。」

老大却搖搖頭，道：「天下之大，無奇不有，老二這一次倒不是放屁。」

老二神氣地一笑，接道：「這鹹湖之中，有海心山和海心西山兩個島，島中有寺院，那些和尚都說這鹹湖就是傳說中的『弱水』，任何東西一放進湖裏就會沉沒，所以只有等到湖水結冰了，才敢離島外出。」

老三道：「那『馬河』就在這鹹湖附近嗎？」

老二道：「正是如此，所以，『河馬』和『馬河』雖然文字相同，但倒轉過來之後意義有謬於千里之別。」

老三說：「如此說來，『飯桶』與『桶飯』也有異曲同工之妙，『飯桶』即盛飯之桶也，而『桶飯』則是桶中之飯，桶不可吃而飯可吃，這也差得遠矣。」

老二說：「你說得十分貼切，又像咱們，乃中原三大法師，若說成『師法』，那就只能『各師各法』，豈不是大大違失咱們兄弟同心同氣團結一致的宗旨嗎？」

老三連連點頭不迭，又說道：「總而言之，『河馬』不同『馬河』，『飯桶』不同『桶飯』，『法師』絕不能變成『師法』，還有『水牛』也萬萬不可唸作『牛水』。」

老二奇道：「『水牛』我是懂的，但『牛水』又是甚麽？」

老三道：「你眞的知道『水牛』是甚麽東西嗎？」

老二道：「這太簡單了，『水牛』乃牛之一種，角粗力大，身呈灰色。」

老三道：「還有呢？」

老二道：「還有甚麽？難道這些『水牛』可以生出『牛蛋』嗎？」

老三冷冷一笑：「你只知得這樣膚淺，就等於是不知道，夫水牛者，因生於江淮地域之間，故又曰『吳牛』，南方每多暑熱，而此牛則畏熱，所以又有『吳牛喘月』之語。」

老二奇道：「吳牛畏熱，若說見日而喘則未嘗不無道理，何以看見了月亮也要喘個不休？」

老三道：「此乃牛笨之明證，吳牛喘月，就是因爲這種笨牛誤把月亮當作太陽，所以也同樣氣喘一番！」

老二恍然大悟，道：「原來如此，那麽『牛水』又是甚麽東西？」

老三說道：「這兩個字解法甚多，一：可以解作『牛肉汁』或『牛肉湯』，二：可以解作『牛的眼淚』，三：可以說是『牛汗』，四：『牛尿』也行，五：水牛洗澡後剩下來的骯髒水……」他越說越是稀奇，老大和老二都忍不住怪聲笑了起來。

但除了老大和老二之外，廟堂裏還有人同時忍俊不禁，「咭」的笑出了聲。

聽見了這一下笑聲，老大老二不再笑了，老三却面色一變，失聲道：「是不是有鬼？」

老大瞪了他一眼，道：「光天化日，何來甚麽寃魂野鬼？」

老三道：「天色已黑啦，還說甚麽光天化日？」

老大道：「就算是有鬼，咱們也不怕，難道你忘記了咱們是甚麽人？」

老三一挺胸膛，揚眉道：「當然不怕！咱們是中原三大法師，向來見人打人，見鬼打鬼，就算有十萬八千厲鬼同時出現，咱們都可以一一解決！」

他嘴裏說得神氣活現，但心中却想：「咱們兄弟其實個個既怕黑，又怕鬼，這廟裏陰森邪門，若眞的冒出一個惡鬼來，那可他媽媽的極之不妙。」

老大又瞪着他，道：「剛才分明聽見有人在笑，那是甚麽妖魔鬼怪？」

老二說道：「那好像是楚霸王笑出來的。」

老大道：「胡說，楚霸王是男子漢，就算他笑，也不會笑得如此嬌嫩。」

老二道：「別瞎猜了，還是把楚霸王的神像搬下來瞧瞧，不就清楚了嗎？」

「不必搬了，」一個清脆嬌美的聲音又從神案後傳了出來，「三位可是東海蛟島的法師罷？」

三怪同時目光大亮，老三說：「啊呀，原來是虞姬躲在項羽的背後了！」

「誰說我是虞姬？」一個美麗脫俗的青衣少女從神像背後輕輕跳了出來，說：「難道你們來到這裏，是想找虞姬看她舞劍嗎？」

老三連忙搖頭不迭：「虞姬舞劍，只是舞給楚霸王欣賞的，咱們可沒有這個興趣。」

老大道：「咱們的確是要找一個人，但却不是找虞姬，而是一個老頭兒。」

青衣少女道：「三位法師想找的老人家，是不是姓容的？」

老大「嗯」一聲道：「妳怎麽會知道呢？」

青衣少女道：「我不知道，又有誰知道？」

老二道：「妳是容世功的甚麽人？」

青衣少女答道：「他老人家是我的師父。」

老三道：「這可妙極了，咱們趕了七八天路，就是要找妳的師父。」

青衣少女忽然道：「三位法師跟銅王鏢局的總鏢頭很有交情嗎？」

老大道：「咱們不認識歐陽布。」

青衣少女一怔，隨即接道：「那麽三位一定認識他的夫人季女俠了？」

老二搖搖頭，道：「咱們也不認識季婉婉。」

青衣少女奇道：「三位若不認識歐陽總鏢頭夫婦，又怎會千里迢迢趕到徐州爲銅王鏢局助拳？」

老三道：「咱們雖然不認識歐陽總鏢頭，也不認識季女俠，但先師在世之時，却經常對咱們提起這對仁義無雙的江湖俠侶。」

青衣少女點了點頭，道：「咱們江湖人，應該在患難之際互相扶持，那才是英雄好漢的本色。」

老三道：「不錯，正是有福同享，有難同當。」

老大嘿嘿一笑，道：「但照本法師所見，有福同享的人比比皆是，但到了有難了嘛，嘿嘿！嘿嘿！」

青衣少女笑道：「但最少，你們三位大法師就不是那種人。」

老大道：「當然不是，嗯，小姑娘，妳眞的是容世功的徒兒嗎？」

青衣少女道：「你以爲我騙你嗎？」

老大乾咳一聲，道：「那也不是，但咱們的師父常說：『逢人只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所以，妳愛怎麽說是妳的事，咱們最多只能信妳三分。」

老二說：「這姐兒天眞無邪，可以信够五分。」

老大怒道：「放屁，師父聽見了，一定會罵你不遵師訓，妄自主張！」

青衣少女又是好氣，又是好笑，說道：「不要爭執了，你們是不是要找我的師父？」

老大沉吟半晌，道：「十二天前，咱們在山東遇上了妳師父，他向咱們提起了銅王鏢局的事，咱們聽見了都很生氣，决定要趕到徐州，會一會那貔貅公子！」

青衣少女道：「我師父早已在徐州紅蓮客棧等候三位了，怎麽你們這時候才來到這九里山？」

老三道：「妳師父有一匹猴子馬，自然是早到多時。」

青衣少女一怔：「我師父騎着的瘦馬，就是鼎鼎大名的猴子馬嗎？」

老大道：「妳不知道？」

青衣少女道：「五天前，我瞧見師父騎着一匹瘦骨嶙峋的馬兒來到徐州，還以爲那是一條騾子哩！」

老大道：「嘿嘿，這是偷腦袋大俠衞空空的心肝寶貝，牠着來瘦得不成馬形，但却是叱咤風雲，曾經在龍城璧胯下勇奪蘭州大賽馬的冠軍。」

青衣少女秀眉一軒，喃喃道：「師父怎會騎着這匹猴子馬？」

老二道：「這還用問嗎，多半是衞空空借給妳師父的。」

老大搖搖頭，道：「那可不一定，據我所知，這大半年來，猴子馬一直都跟隨着雪刀浪子。」

老三道：「這倒有趣，一匹馬兩個人輪流騎，現在又借給容老兒去了。」

青衣少女道：「你們現在上不上紅蓮客棧？」

老大道：「本來咱們打算明天才找妳師父的，但現在只好提早一點了。」

老二環顧四周一眼，忽然道：「奇怪，怎麼這霸王廟裏沒有廟祝？」

青衣少女嘆了口氣，說道：「不要提了。」

她說「不要提」，三怪自然更加非理不可，老大立時便問：「這裏的廟祝怎麼了？是不是給外面的烏鴉吃掉，吃得屍骨全無？」

青衣少女道：「吃是給吃掉了，但吃掉廟祝的並不是烏鴉，而是貔貅。」

老大雙目一瞪：「是貔貅帮幹的？」

青衣少女點點頭，說：「貔貅帮好像跟歐陽總鏢頭有深仇大恨，凡是和歐陽總鏢頭有點淵源的人，都會慘遭毒手。」

老二道：「這裏的廟祝跟歐陽布又有甚麼淵源了？」

青衣少女道：「這廟祝也姓歐陽，是歐陽布的同鄉兄弟。」

老三陡地握着拳頭，罵道：「他媽媽的，這豈不是霸道兇殘，全無人性嗎？那兇手是誰，待本法師把他揪將出來，好好教訓一頓！」

青衣少女說道：「你們來得稍遲一點了。」

老大道：「兇手跑掉了嗎？」

青衣少女回答道：「他殺了廟祝後，的確想一走了之，但却很不幸遇上了本姑娘。」

老大道：「他遇上妳又怎樣？」

青衣少女道：「我雖然是個女子，却不是吃素的。」

老二道：「這麼說，妳已經把兇手殺了？」

青衣少女點點頭：「不錯，屍首還在廟後，你們要不要瞧瞧？」

老三連忙搖頭不迭，道：「不瞧不瞧，這有甚麼好瞧的？咱們還是快點到紅蓮客棧罷。」

老二却凝視着青衣少女，問道：「妳叫甚麼名字？」

青衣少女微微一笑道：「我姓楊。」

老三道：「楊門女將，個個威風八面，妳莫不是楊八妹再生嗎？」

青衣少女笑道：「我怎比得上當年的楊八妹？」

老三道：「不要賣關子了，妳到底叫甚麼名字？」

青衣少女道：「又是你們說的：『逢人只說三分話』，我說了這個『楊』字，已經不只三分啦。」

「別臭美了！不說就不說！」老大見她抓住自己的話柄，不禁為之生氣起來。

老三忙道：「楊姑娘，老大就是這般臭脾氣，妳千萬不要怪他！」

老大正待發作，老二已大不耐煩地叫道：「管她是楊八妹還是楊大嬸，咱們再磨菇下去，說不定銅王鏢局現在已給貔貅帮夷為平地了。」

青衣少女看見三怪為了自己的名字而起鬨，不禁「嗤」的笑道：「還是這位法師說得對，小妹楊明珠也認為，現在該馬上去見師父了。」

至此，三怪方始知道，這青衣少女原來叫楊明珠。

「楊姑娘，妳這名字挺美，」老三笑道：「但更美的還是妳的聲音和臉蛋。」

他這兩句話乃是由衷而發，楊明珠聽了不禁面上一熱，但心裏却是十分歡喜。

但她這份喜悅之情，很快又在心裏消失了，她心裏在想：「若是秋雲哥這樣對我說，就算是聽了之後立刻便死，我也是甘心的。」

如今，她想念着的人只有一個，那是三年多以來，一直音訊全無的岳秋雲。

她絕不會忘記岳秋雲在天都峯上的那句說話：「除了妳之外，天下間又還有那個女子値得小岳回眸一顧？」

從那一刻開始，楊明珠便暗自發誓，這一輩子永遠再不離開他。

然而，造物弄人，她竟然就在那一天失去了小岳。

想到這裏，她的眼睛不禁為之紅了起來。

但她沒有流淚，因為她知道，就算天摔眼淚，還是找不着小岳的。

她相信皇天不負苦心人，總有一天，她是可以再與岳秋雲重逢的。

現在，她必須帶着中原三大法師到紅蓮客棧跟師父會合。

× × ×

夜色雖臨，在徐州東照大街紅蓮客棧門外，却是燈光明亮，如同白晝。

這時候，一輛雙套黑馬車，從東照大街西方駛了過來，而在馬車之後，又有六人六騎緊緊跟隨着。

那是六匹黑馬，配着錦鞍銀鐙，鞍上六人全是身材魁梧，猶如半截鐵塔似的紅衣壯漢。

這六個紅衣壯漢，個個跨着腰刀，外罩着金光閃閃的披風，看來眞是威武奪目，兼而有之。

至於那輛黑馬車，也是氣派不凡，華貴之極，只見車篷一直緊緊遮密，看來似乎帶着幾分神秘的氣息。

馬車剛停下，紅蓮客棧的掌櫃錢四便匆匆帶着兩個小二迎了出來。

三人才出了店門，一個紅衣壯漢便已從鞍上跳了下來，喝道：「這裏沒有你們的事，快滾！」

錢四不禁為之駭然失色，忙道：「小人是這裏的掌櫃……」

「他奶奶個熊！」大漢怒喝一聲，一個耳括子便打在錢四的臉上，「就算是八省巡按大人也要給老子遠遠滾開！」

錢四無緣無故給人打了一記耳括子，自然是又驚又怒，雖然他也曾學過三幾招拳脚功夫，但自問萬萬不能跟這一干凶神惡煞般的傢伙為敵，只好紅腫半邊臉龐狼狽地退了開去。

這時候，六個紅衣大漢都已下馬，先前那人首先衝入店堂，把幾個正在喝酒吃飯的顧客趕走。

「除不要命的王八，統統滾出去！」

沒有人肯自認王八，也沒有人肯不要命，霎眼之間，店堂內所有顧客走得一個不剩。

錢掌櫃和兩個小二也不例外，三張臉都給嚇得蒼白如雪。（只有錢四的半邊臉龐紅腫得很厲害。）

六個紅衣壯漢立刻霸佔了這店堂，十二道兇厲的目光左顧右盼，似乎想找尋些甚麼似的。

店堂內沉寂了好一會。

驀地，一個老人咳嗽着從樓梯上走了下來，這老人容貌清癯，臉色看起來比剛才那些受驚了的小二和顧客都還要蒼白得多。

六個紅衣大漢的目光立刻同時集中在這老人的臉上。

「你就是容世功？」還是那個動手打錢四的紅衣大漢首先開腔。

清癯老人又咳嗽了一聲，才說：「你們是甚麼人？找容某有甚麼見教？」

那紅衣大漢道：「小人不知道。」

清癯老人冷冷道：「你既然要找容某，為甚麼會說不知道？」

那紅衣大漢道：「小人只是帮中第五級武士，一切俱是奉命行事而已。」

容世功又是咳嗽一聲，才冷然道：「第五級武士已經如此威猛，可不知第一級武士又是怎樣的？」

那紅衣大漢道：「本帮第一級人物不是武士，而是帮主。」

容世功目中寒芒驟閃，道：「是貔貅公子？」

那紅衣大漢點點頭，道：「正是。」

容世功嘿嘿一笑，說道：「老夫也很想會一會他這一號了不起的人物，他在那裏？」

那紅衣大漢道：「帮主此刻就在馬車之內。」

容世功冷冷道：「既然是貔貅公子要見容某，何以還不出來見人？」

那紅衣大漢冷笑一聲，道：「你要見帮主，首先要跪下來再說。」

容世功「呸」一聲：「貔貅小子狂妄自大，自以為天下無敵，老夫就第一個他媽的不信這個邪！」說着一聲怒喝，揮掌向門外那輛馬車撲了過去。

「斗胆！」六個紅衣大漢同時衝前，六柄寒光閃閃的鋼刀有如雪花似的向他迎頭罩了下來。

容世功冷冷一笑，陡地回頭揮掌，這時候他已陷入刀網包圍之中，但那六柄刀劈來劈去，總是沾不着他的身子。

「嗨！嗨！嗨！嗨！嗨！嗨！」驀地，容世功連接大喝六聲，他每喝一聲，便向一個紅衣大漢胸前揮掌，而當他喝完六聲之後，六個紅衣大漢都已面無人色地躺了下去。

「貔貅小子，快滾出來！」容世功一下子就解決了六個敵人，氣勢更是不凡。

就在他再向黑馬車衝過去之際，門外忽然又閃出了四個灰衣人。

這四個灰衣人都是一般年紀，看來俱在四十左右。

「容老兒若要見帮主，先跪下來再說！」最右首邊的灰衣人冷冷地說。

容世功怒笑一聲，道：「貔貅小子要向老夫跪下來才是眞的！」

四個灰衣人同時冷笑，最左一人道：「姓容的，徐州這一趟渾水，你還是不要插足為妙！」

容世功冷冷道：「老夫若偏要管，那又怎樣？」

這灰衣人道：「那可是敬酒不吃吃罰酒！」

容世功怒道：「歐陽布是個光明磊落的漢子，你們要陷害他，老夫自然不能坐視！」

這灰衣人說道：「歐陽布的為人如何，本帮帮主是最清楚不過的，你說他光明磊落，只怕連歐陽布自己聽了也會覺得慚愧！」

容世功冷冷一笑：「老夫認識歐陽總鏢頭已二十年，從未聽說過他做過任何錯事！」

這灰衣人道：「自古以來，大聖大賢也難免有錯，歐陽布是何許人也，竟然會全無半點過錯？這豈不是亂拍馬屁嗎？」

容世功道：「歐陽布不喜歡別人拍他的馬屁，而且他不在這裏，老夫就算拍了這個馬屁，又有甚麼屁用？」

這灰衣人道：「在下只是好言相勸，勸你老人家莫再泥足深陷而已。」

「嘿嘿！老夫已年將就木，就算在這裏賠上一條老命，也不算是短壽了，你用這些明哲保身之道來教訓老夫，簡直是放屁兼多餘！」容世功說得義正辭嚴，激昂慷慨，一人忍不住大聲喝采起來。

灰衣人臉色一變，喝道：「是誰在大呼小叫？」

容世功冷冷道：「當然是老夫的好兄弟！」

灰衣人哼一聲：「原來你在徐州，也不算是勢孤力弱，難怪如此氣燄逼人！」

容世功說道：「只要是正義之師，就處處都有盟友，貔貅小子殺得一個，殺不了一百，殺得了一百，最後還是敵不住一萬！」

灰衣人臉色一沉，不再說話，四人手裏忽然都亮出了武器，那是一把長劍，一口細刀，一條金絲軟鞭和兩支判官筆。

容世功嘿嘿一笑：「來將通名，待老夫為四位墳前立碑！」

使長劍的灰衣人道：「在下湯銀方。」使細刀的道：「俺叫杜天雄。」使金絲軟鞭的說：「鄙人葉獵。」用一對判官筆的說：「洒家叫雷山西！」

湯銀方又說：「你若能夠殺得了咱們四人，咱們也不指望你來立碑。」

杜天雄道：「咱們四個一塊兒上，就算全都死在你掌下，你也必然身受重傷，最遲不過兩個時辰，也會陪着咱們走上黃泉之道。」

葉獵接着說：「咱們自出道以來，大小戰陣經歷逾百，但如此喪氣的說話，今天是第一次說出口。」

雷山西嘆了口氣，道：「實不相瞞，咱們都知道，若是單打獨鬥，咱們任何一人都遠遜於容老先生，但即使以四對一，恐怕也佔不到多大的便宜。」

這四人初時來勢洶洶，但臨到交手之前，却變成這副模樣，簡直就像是被逼赴戰一般。

容世功瞧在眼裏，只覺得十分不是味兒，喝道：「要打便打，何來這許多廢話！」說着，「呼」一聲揮掌劈向和他站得

最接近的湯銀方。

湯銀方長劍急蕩，所使招數溜滑異常，乃是只求自保的架式。

他守勢嚴密，杜天雄的緬刀却虎虎生風劈了過來，這人招沉力猛，刀鋒之上用足了十成功力，比起剛才那六個紅衣大漢，委實高明得多。

容世功冷冷一笑，左掌一翻，掌力有如長江湧浪一般拍向杜天雄小腹。

杜天雄立刻倒飄開去，接着「哇」的一聲鮮血狂吐不已。

容世功輕易傷了一人，驀地眼前金光暴閃，葉獵的金絲軟鞭也已筆直抖出。

金絲軟鞭本是柔軟兵刄，但葉獵內功深湛，居然把它當作是長槍般向容世功刺去。

雷山西的一對判官筆也沒閒着，兩手招式一催，颯颯兩招，分刺容世功兩脅穴道。

容世功雙目一掃，鐵掌急揚，居然伸手抓住了葉獵的金絲軟鞭，接着以疾迅無倫的手法，用金絲軟鞭套住了雷山西的兩支判官筆。

葉獵怎樣也想不到，容世功竟然能够抓住自己的軟兵刄來套住雷山西的判官筆，正待急扯軟鞭囘來，却反而給容世功藉着軟鞭的拉力把他拉了過去。

湯銀方陡地喝道：「看掌！」他雖然右手揮劍，但這時候却居然運勁左掌之上，要跟容世功拚掌。

容世功冷哼一聲，接着左脚首先把雷山西踢得凌空飛起，然後又順着勢力也用左掌向湯銀方掃了出去。

他掌力渾雄，怎麽說也不會怕了湯銀方，難得的是湯銀方也不怕他，大有拚死一搏之概。

但就在這刹那間，一道雪亮的寒芒突然從天而降，然後湯銀方的左掌立刻就不見了！

× × ×

砍掉湯銀方左掌的是一柄刀，這柄刀很鋒利很鋒利，而且絕不沾血。

湯銀方的臉色當然變了，變得很難看很難看。

任何人忽然不見了一隻手掌，都一定會變成他現在這副樣子的。

「你……你是誰？」他盯着一個雖然衣着隨便，但却豐神俊朗的男人。

這人手裏有刀，刀鋒雖然無血，但湯銀方的手却實實在在是給這柄刀砍掉下來的。

容世功也倏地停止動手，喝道：「龍城璧，你這是甚麽意思？」

湯銀方的臉色更難看了，他怎樣也想不到，這年青的刀客竟然就是龍城璧。

「是……是雪刀浪子？」他忍不住失聲叫了起來。

龍城璧却不理睬他，只是用掌裏的風雪之刀，把湯銀方跌落在地上的斷掌挑起來。

容世功的臉色也忽然變了，因爲他已看見這一隻斷掌大有古怪。

他看見這隻斷掌隱約呈現出一種異樣的紫氣。

「姓湯的，你在手掌上塗了些甚麽東西？」容世功怒喝着問。

湯銀方慘笑一聲，說道：「那是『紫氣追魂膏』，誰沾上一丁點兒，八個時辰後必然血流七竅，全身肌膚潰爛而死！」

容世功悚然一驚：「這毒藥可有解救之法？」

湯銀方道：「若有解救之法，也不會用在你我身上！」

容世功道：「這是誰的主意？」

湯銀方道：「當然是本帮帮主。」

容世功駭然道：「這豈不是用你的性命來開玩笑嗎？」

湯銀方又是慘笑一聲，道：「湯某這條性命，早就不屬於自己，只是殺不了你，難免會令帮主有點失望！」

容世功怒道：「貔貅小子算是甚麽傢伙，值得你連自己的性命也不要了？」

湯銀方沒有囘答，只是揮動右手長劍，在自己的脖子上輕輕一抹。

龍城璧沒有阻攔，只是輕輕的嘆了口氣，然後目注着葉獵和雷山西說：「兩位還打不打？」

葉獵搖頭，雷山西也搖頭，齊聲說道：「不必打了。」語畢，兩人同時仰天栽倒。

容世功又是面色一變：「你們攪甚麽鬼？」

龍城璧說道：「他們甚麽鬼也攪不成了。」

容世功目光一閃，道：「這兩厮吞服了毒藥？」

龍城璧點點頭，道：「不錯，這是貔貅帮的規矩，誰失敗了，誰就得死！」

容世功啐了一口，罵道：「這種臭規矩，只怕誰也不能心服口服。」

龍城璧苦笑道：「這種規矩要他們心悅誠服，當然絕無可能，但在嘴裏，却是誰也不敢說半個不字。」

容世功怒吼一聲，又向那輛黑馬車衝過去，大聲喝道：「貔貅小子，你出來！快快滾出來！老夫要看看你是否有三頭六臂！」

「容老兒，還認得我嗎？」馬車車轅之上，忽然響起了一個人陰惻惻的笑聲。

容世功臉色倏地一寒，盯着那人。

只見車轅那人滿嘴絡腮短鬚，臉膛色如紫醬，神情顯得兇厲可怕之極。

「火王高赤？」容世功冷笑一聲：「想不到你還能活到現在！」

那人姓高名赤，擅用火藥暗器，據說跟江南霹靂堂堂主頗有淵源，江湖中人都叫他「火王」。

在十年前，高赤曾經向容世功挑戰，在當年來說，那是相當哄動的一場高手生死決戰。

但哄動歸哄動，等到決戰之際，却是誰也無緣目睹，原來兩人相約在大年初二決戰，但在初一那天就已提早打了起來。

一戰之後，火王不見了，容世功也有如閒雲野鶴般不知所踪。

只有極少數人才知道那一戰的結果，例如楊辟邪，還有雪刀浪子龍城璧。

那一戰，是高赤輸了，他胸口中了容世功一掌，半死不活地狼狽敗走。

轉瞬間十年過去了，高赤忽然又再出現在容世功眼前。他用力拍着胸膛，厲聲大吼：「老子還活得很好，君子報仇，十

年未晚，但若再等到第十一年，那就太不中用了！」

容世功冷冷一笑，道：「老夫知道你遲早會找上門來，却沒想到火王也會變成貔貅帮的狗爪子！」

高赤道：「少廢話，咱們今晚再決雌雄！」

容世功道：「敗軍之將，何足言勇，要打就打，來罷！」

高赤道：「老子就在這車頂之上跟你打，不敢上來的是老王八！」

容世功哈哈一笑，道：「別在老夫面前要花樣了，有種的就下車一決雌雄！」

高赤怒喝道：「他奶奶的，莫以爲老子眞的怕了你！看掌！」喝叫聲中，雙掌齊揮，從車轅上猛撲過來。

容世功冷笑反擊，兩人四掌相交，高赤立刻向後倒退了三步。

容世功冷冷一笑，脚踏中宮，繼續進逼。

高赤怪吼一聲，從車廂下抽出了一根木棒，急點容世功的關元穴。

他這一手棒法古怪之極，容世功着不透虛實，倒也不敢貿然搶進，立時側身偏左閃躱開去。

高赤木棒陡地急旋，棒尖打着圈子再攻容世功，他一連十一棒看看來勢兇悍，居然又把容世功逼退了五六尺。

容世功一面退後，一面冷笑着說：「好一手『大瘋魔棒』，但憑着這點伎倆就想一雪前恥，却還是太妄想了！」

高赤「呸」一聲：「你破得了才臭美不遲。」

容世功哈哈一笑：「要破大瘋魔棒，不難！不難！」大笑聲中，突然矮着身子，反轉右掌把高赤的木棒托了起來。

他一托之後，接着便是伸手一抓，高赤眼色陡變，正待抽棒變招，但容世功又已左掌加運內勁，向他小腹直擊過來。

這一兩下動作既快且奇，高赤再也顧不得保住木棒，立時匆匆撤手，身形急劇地向後倒退開去。

他一退之下，便退到那輛黑馬車旁邊，容世功冷冷一笑：「逃往哪裏！」說着，左掌直勢推前，又再擊向高赤的右邊胸口。

但就在這時候，龍城璧突然大叫：「容前輩快走！」

龍城璧這一聲呼叫，十分响亮，容世功自然聽得很清楚，但等到知道是怎麽一囘事之際，想退後已太遲了。

高赤人稱火王，自然是擅用火藥的高手，十年前一戰，高赤也曾用過幾種厲害之極的火藥暗器來對付容世功，但結果却還是傷不了容世功分毫。

但這一次，他已立下決心，無論如何也要把容世功炸個粉身碎骨。

容世功絕對沒有想到，那輛馬車居然全是火藥！

龍城璧也沒有想到這一點，但他却看見了高赤抓起了兩枚黑色的彈丸，向車廂之內擲過去。

那是「五雷天火丸」！

這種火藥暗器可以殺人，但却一定殺不了容世功那樣的高手，可是，現在爆炸的並不只是區區兩枚「五雷天火丸」，還有整整一輛車子的火藥！

馬車裏根本就沒有載着任何人，這只是貔貅公子用來殺害容世功的毒計！

原來高赤竟然早就抱着和容世功同歸於盡的決心，他用兩枚五雷天火丸觸發火藥爆炸，容世功固然是刼數難逃，而他也是同樣非死不可。

龍城璧很想上前把容世功拉囘來，但他這個念頭才升起，車廂裏的火藥已經「轟隆」一連聲地爆炸起來。

那爆炸的聲音，可說是震耳欲聾，駭人之極，龍城璧只能看見一團擴散得奇快無比的火球，迅速地把高赤和容世功吞噬下去。

龍城璧只覺得四周熱浪逼人，但他的心却一直沉了下去，變得冷如冰雪。

也不知道過了多少時候，爆炸聲終於停止了，那輛馬車，那些馬匹，還有高赤和容世功，都已被這場猛烈的爆炸炸得四分五裂！

每一個人都驚得呆住了，即使是貔貅帮中人，也未曾料到高赤竟然會用這種可怕的手段來對付容世功和他自己。

然而，龍城璧却很清楚，高赤雖然跟容世功早有夙怨，但他有此一着，必然是貔貅公子的刻意安排。

貔貅公子要殺容世功，所以不惜犧牲一個高赤，高赤也許並不想死，但貔貅公子要他死，他就決不敢苟活下去。

這當然要有某種手段，而這種手段當然也是十分殘酷，十分可怕的。

也只有十分殘酷，十分可怕的人才能有這種手段！

貔貅公子就是這樣的人。

在馬車爆炸之後，貔貅公子終於出現了，他是騎着一匹瘦馬而來的。

人俊俏，馬却奇瘦奇醜，但若論脚程之快，天下間比得上這匹馬兒的良駒，却又是少之又少了。

龍城璧當然認得這匹馬，因爲牠就是衛空空的猴子馬！

衛空空把猴子馬借給龍城璧，而這一借，是可以借上十年八載也絕無問題。

而在不久之前，龍城璧又把這匹猴子馬借給了容世功，這種「借上借」雖然有點不合規矩，但龍城璧知道衛空空一定不會介意。

若有必要，就算龍城璧把這匹猴子馬蒸熟來吃，衛空空也絕不會有半句多餘的說話。

可是，如今容世功死了，猴子馬却給眞正的兇手騎御着。

所以，龍城璧立刻拔出了風雪之刀，遙指着貔貅公子喝道：「你滾下來，你不配騎這匹馬！」

貔貅公子只是淡淡道：「雪刀浪子，正是何處不相逢，久違了。」他還很年青，說話也很溫文爾雅，但他却是貔貅帮的帮主。

龍城璧在三個月前見過他，那一次，貔貅公子正在用嚴刑對付着一個人。

那時候，給他整治的人已完全沒有了牙齒，他的左邊眼珠子給打爆瞎掉了，耳朶給蠟燭燒得完全焦黑，琵琶骨之上還貫穿着一支尖鐵棒。

原來那人是銅王鏢局的鏢師，而銅王

鏢局上上下下每一個人，都是貔貅公子要對付的對象。

龍城璧當然立刻出手救人，他用八條龍刀法逼退了四個貔貅帮的帮衆，把那鏢師救出險境。

貔貅公子沒有追攔，只是冷冷對龍城璧說：「除了醫谷的時九公，只怕天下間已沒有人能讓他再活下去。」

他這說話絲毫不假，龍城璧立刻背負着那鏢師，策騎着猴子馬趕往醫谷。

可是，還沒趕到醫谷，那鏢師已經嚥氣了。

龍城璧把鏢師埋葬後，便開始打探貔貅帮跟銅王鏢局間究竟有甚麽深仇大恨。

後來，他又遇上了容世功。

容世功認識歐陽布甚深，知道這位「銅面天王」是個正氣凜然光明磊落的熱血漢子，而貔貅帮却是行事手段陰險邪惡，兇殘毒辣之極的江湖組合。當他知道貅貔公子準備挑了銅王鏢局後，自然立刻就要趕往徐州爲歐陽布助拳。

但貔貅公子到底是何方神聖，容世功直至粉身碎骨之際，還是一無所知。

龍城璧如今也是一片茫茫然，但對貔貅帮的兇狠手段，却又加深了一層認識。

貔貅公子凝視着龍城璧，忽然拍了拍猴子馬稀疏的鬃毛，說：「這匹馬很醜陋，但聽說你和衛空空都當牠是寶貝。」

龍城璧道：「你是不是想殺了牠？」

貔貅公子搖搖頭，呵呵笑道：「我怎會殺了這匹馬？而且也絕對沒有霸佔着牠的打算。」

龍城璧沉着臉：「既然這樣，把馬兒還給我好了。」

貔貅公子淡淡道：「這個自然，只盼望龍兄騎着這匹醜馬，早點離開徐州，免得大家傷了和氣。」

龍城璧冷冷道：「龍某若喜歡逗留在此地，你想把我趕走，只怕大不容易。」

貔貅公子道：「徐州有甚麽好？照我看來，這裏除了烏鴉極多之外，其他的便一無是處。」

龍城璧冷笑道：「你說的不錯，徐州烏鴉本來已嫌太多，現在又有不少從異地飛來，端的是喧嘩吵耳之極。」

貔貅公子也不生氣，只是淡然一笑，道：「照我看來，龍兄是個喜歡清靜的人，既然徐州嘈吵得厲害，何不南下杭州，到西湖欣賞欣賞十大勝景。」

龍城璧冷冷道：「龍某自己有腦袋可以想，也有兩條腿可以走動，何去何從，又豈用你來費神？」

貔貅公子點頭一笑，道：「說得對！說得對！但在下還是勸君南下杭州走一趟的好。」

龍城璧道：「是不是我不答應，你就會把這匹猴子馬殺了？」

貔貅公子道：「區區一匹馬兒，又怎送得走龍兄？」

龍城璧冷冷一笑，道：「莫非尊駕還有別的主意，可以把我趕出徐州？」

貔貅公子笑了笑，道：「久聞雪刀浪子對朋友最是義氣深重，倘若朋友有難，你是絕不會袖手旁觀。」

龍城璧說道：「少耍花樣，有話快說吧！」

貔貅公子道：「實不相瞞，在不久之前，中原三大法師已落在本帮幾位長老手中。」

龍城璧臉色一寒冷笑道：「是嗎？」

貔貅公子淡淡道：「本來，這幾位長老是奉了小弟之命，去把容世功的女弟子楊明珠請回來，但這幾個老傢伙老啦，眞是太不中用，楊小姐沒抓着，却抓着了高一冲那三個沒頭沒腦的瘋徒兒，龍兄，你是明白人，應該知道本帮的規矩，向來是『無用即殺』……」

龍城璧立刻搖頭，道：「你們貔貅帮的規矩，我一點也不懂。」

貔貅公子淡然道：「所謂『無用即殺』，就是說凡對本帮沒有甚麽利用價值的敵人，咱們是絕不會多花米飯供養。」

龍城璧道：「這三個渾人，胡胡鬧鬧，就算死在你的手裏，也不值得可惜。」

貔貅公子道：「但小弟知道你心裏並不是這樣想。」

龍城璧乾笑一聲，道：「不是這樣想又是怎樣想？」

貔貅公子道：「小弟知道，你跟『海角巨靈神』高一冲島主是生死之交，現在高島主雖然死了，但他這三個寶貝弟子，你無論怎樣也不會眼睜睜地瞧着他們毒發身亡的。」

龍城璧冷冷道：「你已在這三個渾人的身上施用了毒藥？」

貔貅公子道：「這本來就是貔貅帮的拿手好戲，你是不必懷疑的。」

龍城璧道：「人呢？」

貔貅公子淡淡道：「這三大法師本來想進入徐州，但小弟已把他們扣押在九里山的一座廟宇裏。」

龍城璧冷冷一笑：「你認爲這種主意很高明？」

貔貅公子道：「用來對付別人，也許是不成的，但你却與衆不同，雖然那三個渾人實在渾得無可救藥，但你一定還是不忍心瞧着他們毒發身亡。」

龍城璧沉默了好一會，終於說：「好，咱們到九里山走一趟。」

貔貅公子却搖頭道：「恕不奉陪。」

龍城璧目光一寒：「你怕甚麽？」

貔貅公子乾笑兩聲，說：「小弟甚麽都不怕，但九里山這一程，小弟沒有必要非陪你走一遭不可。」

龍城璧冷冷道：「如此看來，高一冲的三個寶貝徒兒根本就沒有來，更沒有落在你的手裏。」

貔貅公子哈哈一笑，道：「這種芝麻綠豆般的小事，小弟何必騙你？你怕上當，小弟可以立刻罰一個誓——中原三大法師若不在九里山霸王廟裏，本公子必將死無全屍，舌頭先行腐爛三十天才死。」

龍城璧不禁怔住了，但立即哈哈一笑：「果然有點門道兒，但尊駕究竟高姓大名？何以神秘得連罰誓也不敢報出來。」

貔貅公子道：「你就當小弟姓貔貅也罷。」

龍城璧冷冷道：「就算我相信中原三大法師已着了你的道兒，那又怎樣？」

貔貅公子道：「要救這三個渾人，非要有『雪蟾九轉金丹』不可。」

龍城璧臉色一沉：「這三人中的是甚

麽毒？竟然要用上雪蟾來作爲解藥？」

貔貅公子道：「是『狼筋黑血散』，凡是中了這種毒的人，七日七夜之內絕不能喝酒，更不能近女色，而天下間唯一的解藥，就只有雪蟾九轉金丹而已。」

龍城璧冷冷道：「拿來。」

貔貅公子道：「小弟身上連一顆也沒有。」

龍城璧道：「連你也沒有解藥，這三個渾人豈不是死定了？」

貔貅公子道：「那可不然，只要龍兄弟帶着三人速速南下杭州，向唐老人索取即可。」

龍城璧道：「唐老祖宗怎會有雪蟾九轉金丹。」

貔貅公子道：「現在當然沒有，但只要龍兄一到杭州，本帮自然會有弟子把金丹送到唐老人手上。」

龍城璧嘿嘿一笑，道：「總而言之，我還是非去不可的！」

貔貅公子道：「不錯，但這只是小弟一番苦心。」

龍城璧道：「這又算是甚麽苦心？」

貔貅公子道：「實不相瞞，小弟很敬仰龍兄的爲人，也很欽羡龍兄的刀法。」

龍城璧目光一寒：「想跟我比刀？」

貔貅公子搖搖頭，道：「現在還不想——他這樣說，意思就是總有一天還是要跟你比個高低的。

龍城璧當然明白他的意思：「你知道現在還打不過我，所以就忍耐着，等到你的武功練得差不多了，才來向我挑戰。」

貔貅公子淡淡道：「你喜歡怎樣說就怎樣說。」

龍城璧道：「我若不等又如何？」

貔貅公子道：「你現在若敢向我動手，那三個渾人就命中註定活不過七天。」

龍城璧瞳孔收縮，忽然長長的嘆了口氣：「算了，把猴子馬還給我，那三個渾人說不定已給貴帮的長老悶死了。」

貔貅公子得意地一笑，道：「猴子馬當然是要還給你的，但你必須記着，七天之內，你一定要帶着中原三大法師到杭州，否則，縱然遇上了天下第一號神醫時九公，只怕也無法挽救得了這三個渾人的性命！」說着，把猴子馬交還給龍城璧。

龍城璧牽着猴子馬，終於沉默地離開了徐州。

×　×　×

平靜的徐州，已變成了血腥之地。

尤其是昨夜客棧門前的爆炸，更使到這地方變得十分可怕，人人都在想，會不會忽然之間「轟隆」一聲，自己也給炸成四分五裂。

以往，每逢清晨都有一羣販子聚在銅王鏢局門前的石坪上擺賣，但現在却連路人都很難看見。

人人都知道，這家鏢局遇上了瘟神。

在三個月前的早上，這鏢局的副總鏢師「神鷲」鄒演，威風凜凜地帶着五個鏢師，二十八個趟子手押鏢北上河北蠡縣，事前人人都認爲這趟鏢不但途程短，而且所經州縣絕少強盜出沒，就算間中有幾撥綠林好漢，他們也絕不敢動銅王鏢局的主意。人人都這樣想，歐陽布夫婦亦作如是觀。

他們都認爲，由鄒演負責押運這一趟鏢，已經綽綽有餘。

可是，這三十四個鏢師，趟子手一去之後，就再也沒有回來。

他們丟了鏢嗎？

不！他們押運的鏢車，全都平安大吉地運到了蠡縣，接收鏢車的富商還招待了他們大吃大喝一頓，但誰也想不到，這三十四個漢子在吃喝完這一頓之後，以後就再也不必吃喝了。

他們做夢也想不到，這富商竟然會在酒菜裏弄鬼，用毒藥把他們全都送上了西天。

等到公人要逮捕那富商的時候，大家才知道眞正的富商比這三十四個漢子死得更早，那個下毒的富商是僞冒的。

但奇怪，兇徒並沒有把鏢車弄走，却暗中派人把幾十桶豬糞淋在鏢車之上。

這是轟動一時的奇案。

過了二十天，歐陽總鏢頭要親自押鏢南下廣西了，這一趟鏢路途遙遠，風險甚大，但他早在兩個月前便已接下了這一趟鏢，所以雖然鄒演在河北栽了一個驚人的大觔斗，甚至連性命也賠上了，歐陽布還是不得不整裝出發。

可是，這一趟鏢不但到不了廣西，甚至連徐州也運不出去。

歐陽布率領着五十餘人，浩浩蕩蕩離開了鏢局，才轉出了兩條大街，就遇上了一支迎親的儀仗隊。

那條大街雖然相當寬闊，但這一支迎親的隊伍實在陣容龐大，簡直把整條大街都堵塞住了。

「讓開！讓開！別阻着花轎過路！」一個赤着上身，胸口長着茸茸黑毛的大漢一面敲着銅鑼，一面大聲呼喝。

一個姓洪的鏢師忍不住道：「咱們是銅王鏢局的！」

那大漢「啊」的一聲，臉色倏變，連忙陪笑躬腰，說：「對不住！對不住！小人有眼不識泰山，既然是銅王鏢局的好漢，咱們是應該讓開一點的……」

那姓洪的鏢師滿意地點了點頭，說道：「那也不用這樣客氣，大家將就一點便是。」

那大漢立刻吩咐迎親的隊伍靠邊站開，讓銅王鏢局的鏢車繼續向前進發。

但他們才走出了半條街，前面又是吹吹打打，管樂之聲响個不停。

這一次，却不是迎親隊伍，而是有人出喪。

這支出喪的隊伍也是人數極多，那姓洪的鏢師眉頭一皺，啐了一口才挺身上前，但他還沒有開口，一支長矛已向他迎面刺了過來。

洪鏢師閃避不及，面門中了一矛，登時滿面鮮血仰天倒下。

歐陽布心知不妙，只聽背後忽然也是喊殺連天，原來那支迎親隊伍也是盜匪喬裝出來的，銅王鏢局數十鏢師和趟子手立時陷入敵人重重包圍之中。

這一戰激烈異常，但敵人聲勢浩大，而且不乏武林高手，衆人苦苦支撑了半個時辰，已是死傷了一大半。

歐陽山心知大勢已去，正待高呼投降，免得所有弟兄陪着這一趟鏢葬身徐州城

內，忽見一人舞動長劍連殺數匪，向自己急奔而來。

歐陽布臉上並無喜色，反而多了一重担憂，因爲這使劍的高手並非別人，正是他的妻子金絲燕季婉婉。

季婉婉雖然是書香世代，名門淑女出身，但她祖母是武林高人，而季婉婉自幼便很喜歡舞刀練劍，她爺爺拗不過她祖母，便讓這孫女兒也練成了一身武功。

歐陽布與季婉婉成親後，曾經生下了一個男嬰，但還不到彌月便給一場離奇的大火燒成焦炭，季婉婉哭得死去活來，差點還上吊自盡，總算搶救及時，才保存了她這條性命。

但自此之後，季婉婉的肚子再也大不起來，旁人都很爲歐陽布着急。

但歐陽布却一點也不着急。

過了七八年後，不少媒婆都想替這位歐陽總鏢頭撮合親事，說甚麽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現在也該是娶個妾侍囘來的時候了。

但這些媒婆鼓盡如簧之舌，還是無法打動歐陽布，於是那些媒婆背後給他起了一個外號，叫「從一而終」。

堂堂男子漢得了一個這樣的雅號，自然相當不妥，但歐陽布知道後，居然一點也不氣惱，反而微微一笑，當着衆人，說：「難得這些三姑六婆有此心思，這渾號我是當之無愧的。」

衆皆嘖嘖稱奇，而歐陽夫人聞訊後，也只是淡然一笑，置之不理。

到了這時候，人人都知道，這對夫婦實在情深義重，是一對生死不渝的江湖俠侶。

那一天，歐陽布身陷重圍，季婉婉聞訊立刻從鏢局裏帶着兩個貼身丫環，向事發地點匆匆趕去。

但等到夫婦兩人並肩携手作戰的時候，那兩個武功不弱的丫環已死在一頂花轎旁邊。

夫婦兩人又驚又怒，眼見銅王鏢局二十年來辛辛苦苦創下的基業就要毀於一旦，但却連對頭是甚麽人都不清不楚。

到後來，歐陽布夫婦身邊只剩下兩個鏢師和五個趟子手，而敵人却越來越多，看來大夥兒都要死在一塊兒了。

但就在這個時候，那頂花轎已抬了起來，轎中一人忽然沉聲喝道：「都給我住手！」

這一喝並不響亮，但却內力充沛，聲音清晰人人可聞。

所有人都立刻停止了厮殺，直到這時候，歐陽布才發現，在那頂花轎兩旁，不知何時已垂下了兩幅白布，布上都繡着一隻煞氣森森的貔貅。

「貔貅帮！」歐陽布不禁失聲叫了起來。

轎中那人嘿嘿一笑，緩緩地揭開帘子走了出來。

那是一個很俊俏的年輕公子，歐陽布夫婦都不認識他，但他却已把銅王鏢局毀滅了一大半。

「不錯，是貔貅帮，在下就是帮主貔貅公子！」他輕輕地搖動着一把泥金柄摺扇，扇下一對翡翠扇墜蕩來蕩去，神態顯得悠然瀟洒之極。

歐陽布大怒，手中天王錮耳刀突然出手，同時大喝道：「還我衆多弟兄性命囘來！」

貔貅公子沒有動手，但歐陽布却挨不到他的身邊去。

歐陽布一動刀，季婉婉當然也帮了手，但兩人刀劍甫動，貔貅公子面前已有四個老者擋護着。

這四個老者行動迅捷，兩個赤手空拳，兩個使用精鋼長劍，歐陽布夫婦全力狂攻，但却都給四人嚴密防守擋住。

貔貅公子嘿嘿一笑，道：「本公子今天玩够了，這一趟鏢你還是可以繼續押運的，但青山綠水，咱們總會有再度相逢的時候。」

說完這幾句話之後，他又坐上了轎子，這時候，整頂轎子都完全改變了，它不再是甚麽花轎，而是四周都有着刺繡貔貅的奇形轎子。

貔貅公子走了，那四個武功奇高的老者纒住了歐陽夫婦片刻，也分別向東南西北四個方向揚長而去。

鏢車雖然仍在，但却是臭氣　天，原來又給淋上了豬糞便溺！

歐陽布人稱銅面天王，一張臉龐永遠都是赤銅般顏色，但這時候，大家都發覺這種赤銅般的面色居然也變了，變得淡淡黃黃，而且兩頰肌肉不斷地抽搐着。

前後不到一個月，銅王鏢局已栽了兩個大筋斗，這不啻是說：「以後大家都不用再在道上混了。」

×　×　×

昔日的熱閙，如今已變成一片死寂。

偌大一座鏢局，如今連洗碗煮飯的老媽子，老僕人計算在內，還不够十個人。

老媽子是劉老媽子，老僕人是歐陽祿，前者是季婉婉兒時的褓姆，後者是跟隨着歐陽布已二十年的老家僕。

在事變之前，連同「神鷲」鄒演在內，銅王鏢局的鏢師總共有十五人，而趟子手則有九十八個，可說是聲勢不同凡响之極。

但如今一變之下，却變成冷落之極，只是剩下鏢師一人，趟子手三人。

至於帳房的麥老先生，早已脚底揩油逃得無影無踪。

其實，到了這個地步，帳房先生也已經變得多餘之極，像麥老先生如此精於計算的人，又豈會再獃在這裏等待死神的降臨。

也總算他頗有點良心，只是帶走了三千兩銀子便算，歐陽布也並不怪他。

歐陽布並不是個吝嗇的人，何況到了這個時候，再多的金錢對他來說也是毫無意義的。

但不到兩天，麥老先生囘來了，他是給兩個村夫用騾子車載囘來的。

車上有一副黑漆漆的棺木，麥老先生躺在裏面，額上插着一把明晃晃的鋼刀，而那三千兩銀子，仍然放在他身邊的一個黑色木箱子裏。

歐陽布當時仰天長嘆了口氣，對妻子季婉婉說：「敵人自始至終，都不是爲了錢財而起殺機，看來這一次我是刧數難逃了。」

季婉婉立刻用力地搖頭，說：「就算

是刧數難逃，也絕不能只有你的份兒。」

歐陽布道：「夫妻本是同林鳥……」

「大難臨頭比翼飛！」季婉婉截然說：「咱們是同命鴛鴦，你若死在仇家手裏，我也決計不能獨自苟活！」

歐陽布喃喃地苦笑着說：「大難臨頭比翼飛……夫人，這又是何苦來？」

季婉婉臉色一沉，道：「我知道你心裏怎樣想，你想我把送到一個安全的地方，然後獨自跟仇家拚命，但那是絕對不成的，總之，只要你死了，我也立刻跟着你進入酆都城去。」她說得斬釘截鐵，態度十分堅決，歐陽布知道拗她不過，只好又長長地嘆了口氣。

「既然夫人這樣說，大家就在這裏恭候仇人大駕光臨好了。」他苦笑一聲，又說：「二十年押鏢生涯，咱們結下不了不少仇家，如今果然釀成大禍，唉，刀頭舐血，人在江湖，也就只好認命了。」

季婉婉雖然是個女中豪傑，但看見丈夫英雄末路的樣子，也是不禁爲之黯然下淚。

就在這一天清晨，鏢局門外來了一個妙齡少女，老僕歐陽祿認得地，知道她是總鏢頭好友容世功的徒兒楊明珠，立刻便帶着她進入大廳之內。

這時候，歐陽布夫婦剛好也在大廳上，兩人的臉色都是同樣沉重，又像是睡眠不足的樣子。

歐陽布一看見楊明珠，便立刻走了過來：「妳師父呢？怎麽你們還沒有離開徐州？」原來容世功要爲銅王鏢局助拳對付貔貅帮，却給歐陽布斷然拒絕，說道鏢局的事，他自己會應付，無論是誰想插手，那就是瞧不起他歐陽布。

但他說得越是氣傲，容世功就越是要留在徐州城內。

因爲容世功知道，歐陽布絕不是個剛愎自用的人，他拒絕自己的好意，是不想牽累朋友。

但容世功既然來了，又怎會怕甚麽牽累不牽累？

然而，禍事終於還是發生了，楊明珠昨晚趕囘客棧的時候，容世功已被炸得體無完膚，肢離破碎地橫死街頭！

但歐陽布却是直到現在，才在楊明珠的口裏知道這樁慘劇！

他呆住了，只覺得全身都是一片冰冷，差點便沒有暈倒過去。

而就在這時候，鏢局裏唯一還沒有死掉，也沒有溜走的鏢師蔡大志匆匆走了進來，說：「貔貅帮的人來了！」

君子報仇廿年未晚

旭日斜照在大廳青白的石磚上，而廳上每個人的臉色也和石磚一般同樣青白。

只有歐陽布的臉色並不青白，而是一片淡黃。

貔貅公子終於來了！

和他隨行的，只有四個老者，這四人都穿着海青色長袍，臉上都是同樣地木無表情。

歐陽夫人拉着楊明珠的左臂，低聲對她說道：「不要害怕，他們只是來了五個人！」

但楊明珠沒有聽見歐陽夫人的說話，她只是覺得耳邊彷彿有無數焦雷同時轟聲响了起來。

她直勾勾地望着貔貅公子，滿臉都是難以置信的神色。

歐陽夫人怔了怔，心裏有點奇怪，忍不住問：「妳認識他？」

楊明珠這一次聽見了，她不住地點頭，但旋即又反問：「他……他就是貔貅公子？」

歐陽公子咬着牙，道：「不錯，把銅王鏢局弄得鷄犬不寧的，就是這位貔貅帮帮主！」

她一言甫畢，只見楊明珠的身子陡地劇烈地顫抖起來，她掙開了歐陽夫人拉着她左臂的手，向貔貅公子疾衝了過去，厲聲道：「原來你就是那個貔貅瘋子！我師父是不是給你害死的？」

貔貅公子冷冷道：「容世功是給高赤炸死的，但高赤也同樣陪着他一起粉身碎骨！」

楊明珠道：「但高赤是你的手下！」

貔貅公子道：「不錯，本帮主曾囑咐高赤，容世功一定要死，他若不死，那麽高赤滿門老幼都不必再活下去了。」

楊明珠駭然地倒退兩步：「你變了！你已不再是我的岳大哥……」

歐陽布虎目一瞪，道：「原來這小子姓岳！」

貔貅公子冷冷一笑：「本公子不錯姓岳，叫岳秋雲，那又如何？」

楊明珠面如死灰，顫聲道：「很好！很好！你還記得自己姓岳，但我呢？我是誰你還認得嗎？」

岳秋雲冷冷地盯了她一眼，說：「妳是容世功的徒兒，叫楊明珠！」

楊明珠吸了一口氣，又問：「那麽我爺爺呢？你還記得他老人家嗎？」

岳秋雲乾笑兩聲，道：「本帮主爲甚麽會記得妳的爺爺？妳既姓楊，令祖父大概不會姓趙罷？」

楊明珠聽見他竟然講出那樣的話來，不禁爲之眼前一陣發黑，幾乎昏了過去。

只聽得岳秋雲又笑了起來，他「嘻嘻」地笑着，笑得十分邪門：「像楊姑娘那樣的美人兒，的確是世間罕見，倘若能够在本帮轄下的春風院裏掛掛牌子，我保證不出三個月就能大紅大紫，連賽西施、小玉環、玉如意都給妳比了下去！」

說到這裏，囘頭向那四個老者笑說道：「楊長老、鮑長老、吳長老、宋長老，你們說是也不是？」

四個老者同時點頭，皮笑肉不笑地說：「是的。」

楊明珠呆住了，眼前這俊俏公子，眞的就是岳秋雲嗎？

她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三年不見，他的容貌並沒有多大的變化，若說有變，那也只不過是變得更英俊，更成熟了一點。

但他的性情却是完全變了，就和他現在的身份一般，變得令人完全無法想像！

這三年以來，楊明珠每一天晚上都思念着這位岳大哥，不但晚上思念，就算在白天也同樣忘不了他的笑容和他的影子。

有好幾次，她甚至爲了想念着他而險些在練功的時候走火入魔。

現在，她終於再與岳秋雲重逢，但他已完全變成另外一個人。

他不再是三年前在黃山練劍的純樸少年，而是成爲了一個邪門組合的帮主！

這變化實在太不可思議，簡直比一劍刺在楊明珠臉上還更難受。

她忽然恨透了他！

三年前，是容世功把她救出險境的，其後，她便拜師在容世功門下。

容世功對她很好，可說是呵護備至，有時候，她甚至把師父當做是爺爺。

可是，容世功竟然慘死在高赤的炸藥下，而高赤這樣做，又是岳秋雲所下的命令！

岳秋雲怎樣嘲笑楊明珠，她都可以忍受下來，但他下命令殺了容世功，這就絕對不能容忍。

她終於亮出了金光奪目的飛鳳劍，向岳秋雲的咽喉刺過去。

岳秋雲嗐嗐一笑，旋身閃開：「怎麽一言不合，居然就要謀害親夫了？」這兩句說話，本來也可以當作情侶間的打情罵俏，但現在却只是一種對楊明珠的侮辱而已。他一面笑着說話，同時也亮出了飛龍劍來。

楊明珠看見這把劍，怒氣更盛，喝道：「這是爺爺的寶劍，你這種人不配用它，快交還給我！」

岳秋雲「咦」的一聲，怪笑道：「這把劍是洛陽城一個龜奴送給本帮主，難道妳爺爺竟然是個老王八嗎？」

楊明珠差點沒給他氣得當場吐血，飛鳳劍攻勢越來越是淩厲，只見劍花不斷閃爍，看看都是攻向岳秋雲身上要害。

岳秋雲哈哈一笑，又說：「好兇的妞兒，且看本公子把妳收拾得貼貼服服！」說着，展開了一套奇特異常的劍法，只見他身形飄忽如風，劍招着着奇詭莫測，楊明珠一見之下，更肯定這絕對不是爺爺傳授給他的金波飛龍劍法。

金波飛龍劍法固然精深博大，威力無儔，但現在岳秋雲所施展的劍法更是招式突兀，迅捷無倫，但在這之中，却又帶着幾分陰森森的邪氣，而其兇厲狠辣之處更是武林中所罕見。

歐陽布夫婦一見之下，不由相顧駭然，他們都是威鎮一方的武學高手，但這時候他們却都已看出，若憑夫婦兩人的武功，恐怕不到三十招之內，便得雙雙敗在岳秋雲的劍下。

倒是楊明珠劍法不弱，雖然她一直無法佔着優勢，但在一兩百招之內，似乎也不見得會輸虧到甚麽地方去。

誰知道就在這時候，廳外忽然有兩道黑影同時疾馳而來，那是兩個幪面人，其中一人更施放暗器，向楊明珠背後急射過去。

楊明珠苦戰岳秋雲，已經佔不着甚麽便宜，而那人又是施放暗器的一流高手，只聽見「噗」一聲響，一顆金丸子已射在楊明珠後心的大椎穴上。

大椎穴是人身三十六大穴之一，楊明珠這穴道被金丸子一射之下，登時全身痳痺無法動彈。

岳秋雲哈哈一笑，再伸出左手點了她左右肩井穴，然後就輕易地把她手裏的飛鳳劍取了過來。

楊明珠驚怒交集，歐陽布夫婦也已同時亮出了兵刃要救人。

但那四個老者却已攔了上來，其中一個喝道：「再輕舉妄動，這小妞立刻人頭落地！」

歐陽布雙目噴火，怒吼着道：「你們要尋仇，只管衝着老子放馬過來便是，這小姑娘甚麽都不懂，爲甚麽非要難爲她不可？」

岳秋雲淡笑一聲，說：「歐陽總鏢頭，你這句說話可不對了，先動手的是這位楊姑娘，而不是本公子，再說，現在她雖然已給咱們制服，但咱們怎麽說也是絕不會把她難爲的……」

一個使劍的老者乾笑着接道：「帮主是憐香惜玉的佳公子，他老人家對妞兒們向來燙貼溫柔，就算有妞兒敢對他老人家無禮，他老人家最多也只會輕輕懲罰，最多割掉她一隻鼻子就算。」

岳秋雲乾咳一聲，笑道：「鮑長老，這點小事又何必抖出來說？」

鮑長老也咳嗽一聲，微笑着說：「是！是！屬下會記住了！」

岳秋雲淡淡一笑：「楊姑娘現在也許甚麽都不懂，但只要送到春風院住上三五天，讓她見見世面，相信她很快就會變得很懂事很懂事了。」

歐陽布氣得渾身發抖，但碍於形勢，却又不敢再向前衝上半步。

「姓岳的，三個月以來，你一直咄咄逼人，但歐陽某着實胡塗，直到現在才知道尊駕姓岳，但咱們到底有甚麽仇怨，你要這樣對付敝鏢局？」

岳秋雲悠閒地踱着方步，半晌才說：「你一定要知道眞相？」

歐陽布道：「歐陽某自知學藝低微，今天決計難逃一死，但若死得如此胡塗，實在絕不甘心。」

岳秋雲哈哈一笑：「如此很好，如此很好！」

歐陽布眉毛一軒：「甚麽如此很好？這是甚麽意思？」

岳秋雲笑得更狂妄，說道：「你是本公子深痛惡絕的大仇人，你要死得心安理得，死得明明白白，本公子又爲甚麽要如你所願？」

歐陽布怒喝道：「這豈不是欺人太甚嗎？」

岳秋雲道：「本公子偏偏要你死得不明不白，死得胡裏胡塗，你死得越不甘心，本公子就越是高興！」

歐陽布怒不可遏，喝道：「貔貅小子，你既然對我如此深痛惡絕，咱們就在這裏一決生死罷！」

岳秋雲道：「你以爲單打獨鬥，就有機會可以逃出生天？嘿嘿，這眞是異想天開之至！」

歐陽布正要說話，季婉婉已截然接道：「咱們夫婦早有山盟海誓，大家决意同年同月同日死，你要殺我丈夫，必須連我也一併殺掉！」

岳秋雲哈哈一笑，道：「好一對同命鴛鴦！」

兩幪面人同時冷笑，其中一個身材略矮的幪面人還加上了一句：「是一對野鴛鴦！」

這「野鴛鴦」三個字，使季婉婉立時面如死灰，怒道：「你是誰？」

那個身材比較高大的幪面人冷冷一笑，對岳秋雲說：「岳帮主，不必再跟這對狗男女囉唆，憑你一人之力，已經够殺有餘！」

他這麽一說，四個老者立時退開，岳秋雲意氣風發地一笑，說：「你們給我好好看顧着楊姑娘……嗯……先把她帶走好了。」

歐陽布怒道：「你們不能帶走她！」

岳秋雲大步迎了上來，道：「她是我的押寨夫人，現下由四位長老權充護花使者，你是甚麽東西？憑甚麽在這裏大呼小叫？」

這分明是喧賓奪主，強辭奪理之辭，歐陽布再也按捺不住，天王銅耳刀立時便直劈出去。

他一刀劈出，季婉婉也同時出劍，歐陽布主攻，她却主守，專門補救丈夫刀法上的空隙和漏洞。

岳秋雲以一敵二，面上神態還是十分從容，歐陽布一刀向他左邊面頰劈至，季婉婉也同機一劍斜刺他的關元穴，但岳秋雲霍地一個幌身，已經從兩人中間翩然掠出。

他這一掠之勢美妙異常，歐陽布同時暴喝如雷，三七二十一手連環刀也越攻越緊。

岳秋雲嘿嘿一笑，劍光一繞，歐陽布驀覺得冷氣森森，一道金芒迎面向他射了過來。

他急使一招「旱地拔葱」，那道金芒霍地從他脚下掠過，但他身子還未落地，另一道金芒又已閃電般射向他的小腹，原來岳秋雲現在已擁有兩把金劍，一長一短，互相配合之下，劍招變得又更加奇詭幾分。

季婉婉倏地一聲怒喝，長劍急護丈夫胸腹要害，但岳秋雲左手飛鳳劍怪招層出不窮，季婉婉長劍甫劃出去，飛鳳劍已連連圈轉，居然把她的長劍黏着震開老遠。

等到歐陽布身子一落下，岳秋雲右手飛龍劍又再斜斜刺出，這一劍勢勁力疾，歐陽布不敢硬接！旋身向左急閃，但他一閃之下，岳秋雲的飛鳳劍却同時脫手射出，不偏不倚正射在他右邊太陽穴上。

歐陽布大叫了一聲：「好劍……」下面那個「法」字還沒說得出口，人已踣跟地仆跌在地上。

季婉婉目睹丈夫慘死，不由面如死灰，突然「哇」的一聲吐出一口鮮血。

岳秋雲冷冷一笑：「臭婆子，妳不是說過要跟他同年同月同日死嗎？」

季婉婉嘶聲叫道：「賊子，先還我丈夫性命回來再說！」

她知道自己武功遠遠不如對方，但這時候她已急怒得甚麽也不顧了，手中長劍直上直下地不斷向岳秋雲身上劈去。

她這幾下直劈，已全然不是甚麽劍招，而只是情急拚命的砍殺，這種砍殺方式雖然兇悍無比，但却是破綻百出，只要稍爲有點武學根底的人，都很容易可以一下反擊就把她殺掉。

岳秋雲狂笑一聲，居然說：「好劍法！這才是天下無雙的鴛鴦神劍！」

這時候，他手裏還有一把飛龍劍，現在他要殺季婉婉，可說是不費吹灰之力。

可是，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

這位武功極高的貔貅帮帮主，竟然未能閃開季婉婉這幾個雜亂無章的砍殺，身中三劍還呆立不動。

他呆住了，季婉婉也呆住了。

這三劍砍得極兇，其中有一劍已把他的腹部剖了開來，連腸子也開始向外面溢出。

季婉婉雖然立刻一下子就爲丈夫報了血海深仇，但她却一點也不覺得痛快，只是有着一種難以言喻，極其陰森恐怖的感覺。

她在略爲定一定神之後，就知道岳秋雲爲甚麽躲不開這三劍了。

只見那兩個神秘的蒙面人，直至岳秋雲腸臟流出，瞪着眼睛瞧氣的時候，仍然每人拉着岳秋雲的一根手腕！

× × ×

季婉婉驚愕極了！這變化實在太不可思議！

「你……你們是甚麽人？爲甚麽要害你們的……帮主？」

兩個蒙面人陡地怪笑起來，身材較高的一個說：「這種勞什子帮主，咱們就算一天殺三百個也費不了多少功夫，嫂子又何必大驚小怪！」

季婉婉怒道：「誰是你們的嫂子。」

這蒙面人陰森地一笑，又道：「但無論怎樣，宰掉這小賊的還不是咱們，而是妳這位金絲燕歐陽夫人！」

季婉婉吸了一口冷氣，道：「你是這貔貅小賊的甚麽人？」

這蒙面人道：「師父。」

季婉婉一怔：「你……你是這小賊的師父？」

這蒙面人嘿嘿一笑，道：「這又有甚麽稀奇了？」他說不稀奇，但在季婉婉聽來，却是稀奇之又稀奇的奇事。

她呆了好一會，才道：「你們到底在玩甚麽把戲？」

這蒙面人道：「這不是把戲，而是報仇。」

季婉婉道：「報仇？是誰要報仇，報的又是甚麽大恨深仇？」

這蒙面人道：「報仇的不是我，是他！」說着，伸手向另一個較矮的蒙面人指了指。

季婉婉瞧着這較矮的蒙面人，倏地喝道：「你是誰？」

這個矮的蒙面人咳嗽兩聲，忽然曼吟：「衣舞醉西風，冷香伴孤樓！一場秋雨，千杯皆苦，敢笑浮生歡短暫，誰念落花逐水流？只記多情，繫晚舟……」

他才唸了兩句，季婉婉的心頭已然狂跳起來。

這幾句詞，就像是可怕的驚風駭浪，使她幾乎無法站定身子。

等到那蒙面人唸到「繫晚舟」的時候，她陡地尖叫了一聲：「雲鵬天！你……你還沒有死……」

那蒙面人嘿嘿一笑：「賤人，妳當然渴望我早點死掉了，但很不幸，我仍然活着，而且還活得很好很好。」

語畢，伸手把蒙在臉上的黑布巾除了下來，露出了本來面目。

只見他兩鬢微白，雖然已有五旬左右年紀，但依然眉目清秀，豐神俊朗之極。

季婉婉雖然已知道這蒙面人是誰，但當她看見這張臉龐的時候，她臉上的表情還是顯得十分驚詫，也十分激動。

這是她二十一年以來，一直無法忘記的臉孔。

「是你！果然是你！」季婉婉的聲音顫得很厲害，「你為甚麽要蒙着面來見我，你為甚麽看見布大哥給這小賊殺了還不施以援手？」

雲鵬天的臉色一片冰冷，他嘿嘿地笑了笑，才道：「布大哥，嘿嘿，妳倒叫得挺親熱的，虧我從前把他當作是兄弟看待，想不到這斯人面獸心，竟然勾結冰天三妖來害我！」

季婉婉臉色倏變：「你說甚麽？」

雲鵬天冷冷道：「賤人，這二十一年以來，你一定過得挺美滿，挺幸福的生活了，但妳又怎料得到，當年梅花崖上的蠢漢，至今仍然活着。」

季婉婉呆了一呆，半晌才嘆息一聲：「這的確是在咱們意料之外，但咱們曾經到崖下找了你很久，却一直找不到你的蹤迹。」

雲鵬天冷冷道：「你們一定以為這個蠢漢連屍骨也給野獸啣走了。」

季婉婉道：「當時，布大哥和我的確是這樣想，但我們絕對沒有把『蠢漢』這兩個字，和你拉在一起！」

雲鵬天哼的一聲，道：「不管怎樣，我總是給冰天三妖推落梅花崖的，這件事可一點不假。」

季婉婉道：「冰天三妖把你推落梅花崖，布大哥和我都曾親眼目睹，這一點當然不假，但你說布大哥勾結三妖，那是天大的冤枉！」

「冤枉？」雲鵬天狂笑一會，才道：「當年，咱們江南四俠夜闖梅花寨，把寨中二十九個強盜都宰了，那時候，咱們做了賊阿爸，每個人身上都刮走了一筆金銀珠寶，但想不到還沒下山，老四汪瀚青就給冰天三妖出其不意地殺了，我還記得大妖冰棒神魔對妳奸夫說：『布兄弟，待俺打發了那蠢漢，後面還有七八個梅花寨的兔崽子，就留給你顯顯威風好了。』接着，二妖冰天煞星又笑着對妳奸夫說道：『季女俠果然姿色卓絕，也難怪你動心啦！』嘿嘿！好一個布天陽，連雲老大的意中人也痰迷心竅了，他眼睜睜瞧着我給三妖打落萬丈深崖，當時自然樂不可支，誰知天佑雲鵬天，我這一跌跌到半途，却給一株枯樹勾住衣衫，死之不去，但身上傷勢却也非同小可……」

季婉婉忙道：「你弄錯了，當年咱們江南四俠，的確有人勾結冰天三妖，但那人却絕不是布大哥！」

雲鵬天冷冷一笑，道：「這倒奇了，莫不是我嫌活得不耐煩，故意勾結三妖把自己推落梅花崖下？」

季婉婉道：「當然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却又怎樣？」雲鵬天臉色一沉，「我明白了，既然不是布天陽，那麽就是妳這個淫婦見異思遷，勾結三妖來害我，然後才跟布天陽雙宿雙棲！」

季婉婉怒道：「你不要含血噴人！金絲燕就算沒資格被人譽為貞烈女子，也絕不如你想像中那麽鄙下無恥！」

雲鵬天怪聲一笑：「這倒奇了，既不是布天陽，又不是咱們倆口子，難道是汪瀚青要自己宰了自己？」

季婉婉道：「正是汪老四！是他勾結冰天三妖來撿這個便宜的！」

雲鵬天冷冷道：「歐陽夫人，別再當我還是二十一年前的蠢漢，汪老四倒霉得最早，我還沒有跌落梅花崖，他就已給三妖一掌打死了。」

季婉婉用力地搖頭：「不！那一掌是假的！那一掌是假的！」

「假的？」雲鵬天冷哼一聲：「甚麽真的假的？妳在發甚麽神經？」

季婉婉大聲道：「你才發神經！那一天，當你掉進梅花崖下之後，汪老四就站起來了！」

雲鵬天面色一變，倏地搖頭不迭：「胡說，那一天我瞧得很清楚，冰棒神魔用『大冰天魔掌』在汪老四背上拍了下去，汪老四立刻就死了！」

季婉婉「呸」一聲，道：「那有死得這般容易，就算那一掌是真的，汪老四也絕不會立刻就死得那麽透徹，最少也該有一段時期掙扎。」

雲鵬天呆了一呆，半晌才道：「人都死了，還怎麽掙扎？」

季婉婉道：「你也是會家子，只要肯再細心想想，就該發現其中大有蹺蹊，冰棒神魔的大冰天魔掌固然厲害，但更厲害的却還是七七四十九路『大冰天碎山棒法』，可是他若一棒打下去，想偽裝就沒那麽容易，但背後發掌，只要掌上沒有蓄以內力，除了他和汪老四自己之外，旁人一時間又怎能分得出是真是假？」

雲鵬天的臉色開始變得難看起來。

季婉婉又接着說：「布大哥是仁義君子，你以前也是經常那樣稱讚他的，為甚麽你不相信自己的眼光，却輕易相信了冰天三妖那些故意誣諂布大哥的說話？」

雲鵬天吸了口氣，還是說：「妳這賤人！妳說的話我一點都不會相信。」他嘴上說得硬，心裏却已信了七分。

季婉婉沉重地嘆了口氣，又道：「冰天三妖故意誣陷布大哥，但我却是半點也不相信的，等到你跌落梅花崖下之後，汪老四已原形畢露，立刻幫着冰天三妖來對付布大哥，那時候，我和布大哥都是驚駭憤怒得不能自已，眼看再打下去，咱們也要和你一般命運，鵬天，咱們並不怕死，但倘若這樣死了，却是絕不甘心！」

雲鵬天皺了皺眉，道：「但你們却還活到現在！」

季婉婉道：「那是天降救星，遼北五鬼也來了！」

「遼北五鬼？」雲鵬天聳然動容：「這五個大惡人的武功倒是不弱，但他們為甚麽忽然跑上梅花崖？」

季婉婉道：「當時我們也和你現在一樣，弄不清楚這五個大惡人的來意，還以

為他們是冰天三妖的同黨，誰知道這五鬼一上到梅花崖，就一言不發地跟冰天三妖厮殺起來，那時候，汪瀚青知道形勢有變，大事不妙，便匆匆下山逃去，但布大哥既已發覺他勾結三妖，又豈肯輕易放過他？咱們苦苦追了半個時辰，才在山下纏住了他，布大哥和他打了三百多回合，終於把他的腦袋砍了下來，然後，咱們再繞到梅花崖下找尋你，但却再也找不着你的蹤迹。」

雲鵬天聽到這裏，臉色已變得有如泥土一般：「妳……妳說的都是真話？」

季婉婉嘆了一口氣，緩緩地說道：「鵬天，你也不是第一天認識我了，難道你認為我有本領憑空揑造出這種故事來騙人嗎？」

雲鵬天默然，臉色又更難看了幾分。

季婉婉又接着說道：「咱們江南四俠，在一天之內便已損折了兩人，我和布大哥都是既忿慨又難過，布大哥在崖下痛罵了汪老四一會，忽然狂性大發，又再向梅花崖衝上去。」

雲鵬天一怔：「他上崖幹嗎？」

季婉婉道：「他要找冰天三妖拚命，為你報仇雪恨！」

雲鵬天吸了口氣，不再作聲。

季婉婉說到這裏，兩眼凝視着歐陽布的屍首，淚水無聲無息地淌了下來，顯然是傷心到了極點。

過了好一會，她才能接續着說下去：「原來遼北五鬼的師父，叫遼北天魔諸葛耀，在二十五年前，諸葛耀為了一個歌妓，在大同府跟冰天三妖打了起來，結果諸葛耀雙拳難敵六手，死在三妖拳脚之下，而那一天，遼北五鬼就是知道了三妖的行蹤，所以才追上梅花崖要為師父報仇，也幸虧如此，布大哥和我才能逃過這一場刧數。

「布大哥為了要替你報仇，不顧一切地再闖梅花崖，但等到我們上到梅花崖的時候，除了黑心鬼聶良之外，冰天三妖和其他遼北四鬼都變成真鬼，一個一個伏屍在梅花崖上。

「那時候，黑心鬼聶良也已受了傷，但傷勢並不嚴重，絕無性命之憂，布大哥瞧着他，他却只是瞧着自己的一雙手，忽然狂笑着說：『黑心鬼啊黑心鬼，聶良啊聶良，現在遼北五鬼只剩下你一鬼了，難道你還好意思偷生於人世上嗎？』

「布大哥聽見他這樣說，便凄然笑道：『你若要活，我不反對，你若要死，我也決不阻攔。』聶良瞪了他一眼，忽然罵了幾句很難聽的粗話，布大哥並不憤怒，還說：『你若要殺人出氣，隨便動手便是。』聶良罵了一聲『瘋子』，便不再理會他，接着聶良突然連踢三脚，把冰天三妖的屍體踢落萬丈深淵之中。

「布大哥鼓掌一笑：『踢得好，這三個龜兒子合該粉身碎骨，百刧不復。』鵬天，你千萬不要誤會，他當時絕對沒有連你也計算在內……」

雲鵬天「唔」了一聲，說：「不必為他辯護，我明白！」

季婉婉吐了口氣，接道：「誰知聶良接着又把其餘遼北四鬼的屍體也踢落深淵之中，我和布大哥都不禁大感奇怪，便問：『你做甚麽？』聶良嘶叫了一聲，罵道：『這四個混蛋不顧同門義氣，把我丟在這裏，不把他每人大踢一脚，如何得洩心頭之忿？』布大哥冷笑一聲，說：『你不捨得，何不追到黃泉路上跟他們會合？』聶良瞪了他一眼，道：『這又何須你來提點？』說完之後，果然真的往深淵直跳下去。

「布大哥看見聶良跳崖殉難，情緒大為激動，也要跟着跳崖和你相聚，我立刻抱着他大腿，叫道：『你不能跳！』布大哥大怒，說：『連黑心鬼也有這等義氣，我布天陽又豈能苟活世上？』

「我說：『死有輕於鴻毛，也有重於泰山，你既可以死，我也可以不再活下去，但可憐雲家數代單傳，今日竟然就要絕代於此！』」

雲鵬天陡地跳了起來，顫聲道：「妳……妳說甚麽？」

季婉婉木然地笑了一笑，聲音說不出地蒼凉：「鵬天，那時候……我已有了孩子……」

「孩子？是我的孩子？」雲鵬天狂叫起來，「妳為甚麽不早點告訴我知道？」

季婉婉凄然一笑，道：「我本來想說給你知道，但為了梅花寨之行，我決定等待事成後才說出來。」她這樣做，是不想為了自己懷孕而影响這一次刧寨誅匪的計劃。

雲鵬天呆住了，整個人呆得就像是一尊石像。

只聽見季婉婉接着又說：「布大哥聽見我那幾句說話後，他很快就冷靜下來，他揑着我的肩膊，很認真地說：『妳有了鵬天的孩子？』我用力地不斷點頭，哭泣着說：『鵬天已死了，你若跟着他往崖下一跳，我們母子也決意捨命相隨。』布大哥臉色大變，忙道：『妳不能死，這孩子很重要！』我說：『我知道孩子很重要，而且，這孩子也不能一生下來就沒有父親。』布大哥猶豫着，他考慮了半天，忽然說：『婉婉，就讓我做孩子的父親好了。』我沒有作聲，他以為我不高興，便說：『對不起，是我說錯了話。』我這才搖搖頭，說：『不，你的說話沒有錯，為了孩子，咱們應該結為夫婦，但却太委屈你了。』布大哥忙道：『不委屈，不委屈，反正只是有名無實的夫婦，雲二弟泉下有知，也不會怪責我們。』就是這樣，我跟着布大哥來到了徐州，我嫁給了他，而他為了避免麻煩，便改姓為名，由布天陽變成了歐陽布……」

雲鵬天聽到這裏，臉上再無一絲血色，只是喃喃地說道：「有名無實的夫婦……有名無實的夫婦……難道……難道那傳說竟然是真的？」

季婉婉點點頭，說：「那傳說一點不假，只是我們沒有直接問布大哥，布大哥也沒有向我們直說而已。」

電鵬天突然標前，在布天陽的褲襠下伸手一抓！

這動作無論是對活人也好，對死人也好，都是大大的不敬。

但季婉婉沒有阻止，也沒有半句反對的說話。

但雲鵬天這一抓，却抓了個空。

「他是……是寺人！」雲鵬天臉色死灰。

「寺人」也就是太監！

季婉婉輕輕地點了點頭，說：「布大哥年幼的時候，曾經在皇宮裏當過差，後來跟着一個老太監，學會了武功，才在十八歲那年冒着性命危險逃出京師城外，再後來，他又在黃鶴樓結識了咱們三人，成爲江南四俠之首……」

「布……布大哥是個太監！布大哥是個太監……太監……太監……」雲鵬天翻來覆去地唸着這兩個字，臉上的表情顯得既怪異，又惶恐。

他忽然跳了起來，用力抓住季婉婉的手，厲聲道：「我的孩子呢？妳把他藏在甚麽地方？」

季婉婉凄然一笑，說：「咱們的孩子還沒有滿月，就給一場大火燒焦了。」

「燒……燒焦了？」雲鵬天忽然「啊呀」一聲，一拳重重打在自己的胸口上，然後大聲說：「不！咱們的孩子沒有給燒死！」

季婉婉臉上滿是淚痕，嘆道：「我沒騙你，也不必騙你……」

雲鵬天用力地搖頭，嘶啞着聲音說：「不！妳不知道實情，但我知道……只有我才知道……」

季婉婉道：「你怎會知道？」

雲鵬天突然雙拳齊飛，不斷搥打着自己的胸膛，用盡氣力嘶叫着說：「我當然知道！我不知道誰知道？哈哈……哈哈……我不知道誰知道……現在我老實告訴妳知道，那個燒焦了的嬰兒，不是咱們的孩子，而是別人的棄嬰，咱們的孩子，我早已把他盜走了……」

季婉婉大大吃了一驚，也大大歡喜起來：「鵬天，你說的是不是眞話？」

雲鵬天沙啞着嗓子，說：「這當然是眞話，我把他盜走之後，決定要利用他來報復，那時候，我心裏這樣想：『這是布天陽的兒子，二十年後，我要布天陽死在他兒子手裏！』於是，我在福建買下了一座莊院，把它命名爲清泉莊，我又改名換姓，把雲鵬天變成了岳冲霄，又把布天陽的兒子改了個名字，就叫岳秋雲……」

「岳秋雲？」季婉婉陡地尖叫起來，臉上的表情恐怖之極，「你說咱們的兒子就是……就是這個貔貅公子岳秋雲？」

雲鵬天痛苦地點點頭，季婉婉刹那間完全僵住了。

現在，雲鵬天處心積慮的報仇計劃終於成功了，「岳秋雲」終於殺了他的「父親」布天陽。

然後，雲鵬天又讓季婉婉殺了「仇人之子」！

哈哈，這計劃大有名堂，就叫「君子報仇」！

君子報仇，十年未晚！

現在，已二十年了，但總算「皇天不負苦心人」，終於「他媽的大功告成」。

大功告成便大功告成，爲甚麽却要加一句「他媽的」？

那是因爲這件事實在他媽的太不像話了。

雲鵬天絕對絕對是個極工心計的人，也只有這種人，才能在二十年前便訂下這項「君子報仇」的大計。

這種人，跟瘋子只是相差一綫！

而這種人，也往往比瘋子更可怕！

但是陰差陽錯，人算不如天算，這位極工心計的復仇者，原來老早便已錯誤百出。

第一：在梅花崖一役，他誤信妖人之言，以爲布天陽勾結邪魔外道，意圖橫刀奪愛。

第二：他一直視布天陽爲「奸夫」，誰知這個「奸夫」居然是個太監。

第三：他把仇人的「兒子」盜走，然後讓「仇人之子」手刃仇人，再然後讓「淫婦」將之揮劍砍死，可是，最後追查結果，「仇人之子」搖身一變，竟然就變成了「自己之子」，這錯誤算不算是離譜得出奇？

這些錯誤加了起來，就註定是一場可怕的悲劇。

悲劇已發生，而且還沒有完結。

雲鵬天瘋了，由一個極工心計的復仇者，變成一個眞眞正正的瘋子。

季婉婉經此一場浩刦，她再也活不下去。

一根軟索，一道橫樑，再踢走脚下的榥子，就結束了這一位「歐陽夫人」的性命。

可是，貔貅帮居然還沒有完。

一個神秘的蒙面人，繼「貔貅公子」之後接掌貔貅帮，而且在一個月之內，就霸佔了昔日岳冲霄的基業—清泉莊！

但丐帮仇不愁、丁黑狗師徒，却查出了貔貅帮的精銳高手，仍然集結在徐州城內！

銅王鏢局門前已經換上了另一副牌匾，而這牌匾上三個大字寫着的是：「貔貅堂」！

× × ×

又是黃昏，寒風呼呼地從北方吹來，使這貔貅堂門前顯得比平時更清冷，更肅殺。

在這條長街西方，有一間小酒家，這裏酒菜精美，羊肉火鍋尤爲一絕。

有四個老者，今天就在這裏喝高粱，吃羊肉。

有人認得他們，知道這四老者都是貔貅帮的長老。

這四個老者都很邪門，是吃人不吐骨的惡魔。

直到現在爲止，楊明珠仍然給他們扣押着。

幸而，他們對女人早已沒有半點興趣，若跟這裏的高粱和羊肉比較下來，楊明珠就只能算是一個垃圾。

就在這四位長老喝得醉薰薰的時候，門外忽然出現了一羣人。

這一羣人品流複雜，有年青的公子哥兒，有吊兒郎當的浪子，有背負長劍的劍客，有臉色黝黑的乞丐，有大胖子，有老尼姑，有頭髮焦黃的中年婦人，更有三個容貌十分相似的怪客……

四位長老呆住了。

其中比較清醒的是鮑長老，他一看見這羣人，就知道大事不妙。

「你們是誰？可知道這裏是甚麽地方？」他吆喝着，藉此壯壯自己的胆子。

那大胖子首先仰天打個哈哈，大聲說：「老子是喝酒大宗師，天下一號大醉鬼唐竹權。」

鮑長老道：「那其餘的又是些甚麽東西？」

唐竹權道：「你聽着了，他們是偷腦袋大俠衞空空，雪刀浪子龍城璧，杭州樓大掌櫃鍾超羣先生，丐帮丁黑狗與仇不愁，中原三大法師……還有那個黃髮婆娘，是鍾先生的……的老姘頭……不……是老……老知己，她叫卓五姑！」

當他說出「老姘頭」三個字的時候，鍾超羣和卓五姑都向他怒目而視，但他一改口說是「老知己」，兩人却又立刻露出了滿意的微笑。

原來鍾超羣和卓五姑在年輕的時候，是一對濃情蜜意的情侶，後來卓五姑忽然迷上了佛學，居然去當了尼姑，把鍾超羣氣得死去活來，一直到了三年前，卓五姑才又再還俗定居徐州，就像是做了一場奇怪的「佛夢」。

鍾超羣這一次願意跟隨唐竹權來到徐州，恐怕最少有一大半原因是爲了要重晤年輕時的愛侶。如今他是得償所願了，雖然兩人一別三十餘年，但在再度相逢之後，却依然還是郎情妾意，恩愛不減。

鮑長老乾咳一聲，又問唐竹權：「還有那個老尼姑，又是甚麽來頭？」

原來卓五姑雖然已還俗，但在她身邊，却又有另外一個臉龐圓大，樣子胖胖白白的老尼。

胖白老尼倏地一喝，大聲道：「貧尼法號圓清，你叫我圓清師太好了！」

鮑長老哼道：「甚麽圓清圓濁！何不索性叫圓寂，豈不是更加直接了當嗎？」

圓清師太怒道：「老狗頭，你準是他媽的活得不耐煩了！」

鮑長老一怔，接着怪聲道：「妳也算是出家人嗎？」

圓清師太道：「貧尼的事，你沒資格批評，楊明珠在甚麽地方，快說！」

鮑長老反問道：「妳是楊明珠的甚麽人？」

圓清師太臉色一沉，道：「她是貧尼的孫女兒，楊辟邪是你姑奶奶還沒出家之前的老公！」

如此老尼姑，實在驚人。

鮑長老眞的吃驚了，他怎樣也想不到，這個老尼姑居然會是奇門煞星楊辟邪的妻子。這位楊夫人雖然已出家爲尼，但他顯然六根未淨，身上殺氣似乎比刑場上的劊子手還更厲害得多。

另一個長老忽然大聲一喝，道：「你們這些不知好歹的東西，可知道這裏不是你們撒野的地方？」這是醉話，他若不是有了八九分醉意，也不會在高手林立之前還大擺架子。

鍾超羣首先迎了上去，迎面就是一劍刺了過去。

他迎上前的時候，臉上還是笑嘻嘻的，那長老看見他笑，也跟着想笑了出來。

但他還沒笑出聲，額上已一陣冰冷，又是一陣奇痛。

他做夢也想不到，這個毫不起眼的人，竟然一出手就可以刺出如此致命，如此快速的一劍。

鮑長老又是大吃一驚。他知道，今天貔貅帮一定大大地不妙了。

鮑長老是個聰明人，他既聰明又怕死，他知道到了這時候，最聰明的做法就是大叫投降可也！

× × ×

這一天，徐州大亂。尤其是昔日的銅王鏢局，今日的貔貅堂，更是激戰連場，殺得天昏地暗，血流成河。

圓清師太武功極高，嗓門也最响亮，她要爲楊辟邪報仇，她要把孫女兒從貔貅穴裏拯救出來。

她很努力，也很拚命，終於把那神秘的蒙面人逼了出來。

這蒙面人曾經在黃山毒殺楊辟邪！

這蒙面人曾經成爲岳秋雲的師父！

現在，他又是貔貅帮的帮主，勢力一天比一天擴大……

但圓清師太還是把他逼了出來，逼他決一死戰。

可是，圓清師太敗了，她胸前中了一劍，而且一劍就使她再也爬不起來。

圓清師太雖然倒下，但却還沒有死。

她絕不甘心這樣就閉上眼睛，她儘量把眼睛睜得有如銅鈴般又圓又大。

蒙面人笑了，笑聲冷酷無情。

驀地，一人舞刀狂衝而至，同時大喝：「無名老魔！看刀！」

這一聲大喝直如佛門奇功獅子吼，蒙面人竟然給喝得渾身一震。

那人喝聲未已，刀已砍下。

刀光銀亮如雪，刀氣勢如破竹！

「殺！」

蒙面人一生經歷無數戰役，但却也從未見過如此威猛的對手！

這是盛怒揮來的一刀，本來，人若在怒火燃燒下，出手往往會有所偏差，招式也往往會有更大的破綻。

但這人這一刀竟然還是妙倒巔毫，可說是雖怒而不亂，甚至簡直有如羚羊掛角，無跡可求。

蒙面人看見這一刀，居然既不閃避，也不招架。

他眞的站在那裏「看刀」。

但他所能看見的，其實只是銀光一閃而已。銀光一閃，刀已入鞘。

蒙面人眼內閃爍着難以置信的神色，圓清師太却在喝采：「龍城璧，你這一刀已到了超凡入聖的境界！」

蒙面人咳嗽兩聲，終於緩緩地倒了下去。

圓清師太嘿嘿一笑，又說：「這一刀，你既閃不了，也擋不了，所以只好束手待斃，嘿嘿，若不是親眼着見，親自嚐過這一刀，你又怎能相信天下間竟然會有這種事情？」

龍城璧嘆了口氣，道：「晚輩這一刀，和『超凡入聖』這四個字最少相差十萬八千里，但却剛好可以尅制無名老魔，若是用在另一位武學高手身上，只怕就不會那麽容易得手了。」

圓清師太道：「這惡賊……眞的……叫做無名老魔？」

龍城璧搖搖頭，道：「這只是晚輩暫時爲他杜撰的稱呼。」

說着，把這神秘蒙面人頭上的罩子除

了下來。

龍城璧呆住了。

圓清師太也是一怔：「他是誰？」

龍城璧苦笑道：「看來，這罩子除不除下來也沒有甚分別。」

原來這蒙面人的臉孔，竟然早已完全潰爛，只見他臉上佈滿疤痕，而且每一道疤痕之間的距離都十分接近，以致臉上根本再也難以有半寸地方還是完完整整的。

這張臉實在太恐怖，太難看。

他本來到底是誰？為甚麼臉孔會變成這副樣子？這是一個謎，而這種謎，江湖上屢見不鮮，而且往往過了幾十年幾百年甚至幾千年之後，還是沒有任何人能知道眞正的答案。

「唉，無名老魔……無名老魔……」圓清師太喃喃地嘆息着。

「婆婆！」驀地裏，她聽見了一個少女的聲音，這聲音她很熟悉，也很渴望在臨死前看見這少女的臉孔。

那當然是她的孫女兒楊明珠！

× ×

楊明珠給救出來了，而這功勞居然是屬於中原三大法師的。

原來鮑長老投降後，中原三大法師就一前一後一在側地把他押入貔貅堂，接着，貔貅帮羣魔大起反攻，鮑長老在混亂中逃之夭夭，而羣雄也忙着跟羣魔厮殺。

但中原三大法師跟楊明珠在九里山上曾有一面之緣，如今知道她身陷虎穴，都是十分着急，鮑長老想脚底抹油，三怪却死纏爛打，終於把他制服下來。

「嘿嘿！這老不死現在眞的該死了，一個月前在霸王廟裏，正是這個老烏龜讓本法師中毒的！」

「他媽媽的，杭州有甚麼好，唐老祖宗那副臉孔更是他媽媽的十分難看。」

「但龍城璧大俠却說，咱們若不往杭州走一趟，七日之後就會毒發身亡，嘿嘿，這段路眞是走得寃枉之至！」

「總算那貔貅小賊言而有信，解藥果然已在唐老祖宗手裏。」

「但他媽媽的一波未平二波又起。」

「接着更是三波四波一齊來，五波六波隨後至！」

「死老烏龜，你把楊明珠囚禁在甚麼地方，快說！」

「不說就把他閹了！」

「對，還有耳朵鼻子，手指脚趾都要一起割掉下來！」

鮑長老知道這三個怪人眞是說得出，做得到，那裏還敢再玩弄花樣，只好乖乖放了楊明珠。中原三大法師倒也有點江湖義氣，見鮑長老放了楊明珠，也就不再難為他，也把他放了。

這一天，貔貅帮大敗，無名老魔固然死於雪刀之下，其餘帮衆也給殺得七零八落，潰不成軍。

但羣雄也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仇不愁斷了一條左腿，圓清師太死於無名老魔劍下，唐竹權腹部受傷，衛空空肩中一斧，還有卓五姑更是勇戰身亡。

卓五姑是死在鍾超羣懷裏的。

「老鍾，我能够這樣死，實在是一種榮幸……老鍾，你明白嗎……」

「老鍾明白。」

「老鍾，你要答應一件事，不要為我難過，以往是我對不起你，但你一定已經原諒了我……是不是……」

「老鍾不會難過，但老鍾也從來沒有怨恨過妳，所以原諒二字，却是無從提起了。」

「老鍾，你眞是一個好漢子……」

「妳也是個奇女子……」

「不是奇女子，是奇師姑……」

「妳不是師姑，是卓五姑，上天下地獨一無二的卓五姑……」

說到這裏，卓五姑不再接口了，她突然地死在老鍾的懷裏。

× × ×

又是黃昏，官道上羣鴉會聚，那是近月以來無日無之的烏鴉大集會。

龍城璧陪着楊明珠上路，他對她說道：「妳爺爺是好人，妳婆婆和師父都是好人……」

「但為甚麼他們都不得好死？」楊明珠激動地叫了起來。

龍城璧道：「他們都是死於『仇恨』這兩個字之下的。」

「他們對甚麼人有仇恨？」

「有仇恨的本來不是妳爺爺，也不是妳婆婆和妳師父，而是一個叫做雲鵬天的人。」

「雲鵬天是誰？」

「他就是福州清泉莊的岳冲霄。」

楊明珠震駭住了。她還不知道雲鵬天跟布天陽、季婉婉之間的種種恩怨。

但龍城璧却在這一個月以來，把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查探得清清楚楚。

這是一樁很悲慘的事，他本來絕不想向任何人提起。但楊明珠却也是這樁慘案的受害者，她是應該知道這一切的。

龍城璧查得很詳細，他所知道的一切絕不比任何人少。

原來在數年前，雲鵬天派了「岳秋雲」去會見半耳和尚，已經是「復仇大計」的一部份。半耳和尚雖然是出家人，但他的主子却是無名老魔。

雲鵬天早就和老魔有所勾結，他決定讓「岳秋雲」拜老魔為師，然後再叫「岳秋雲」去對付布天陽夫婦。

這是一條很毒很毒的毒計，因為雲鵬天知道，憑自己的本領，就算怎麼用心調教「岳秋雲」，這小子的成就也一定極其有限，絕對打不過布天陽夫婦。

但無名老魔是黑道上的大高手，雖然這人詭秘莫測，江湖上誰也不知道他到底是甚麼人，但這人武功極高，「岳秋雲」若成為了他的徒兒，藝成之後布天陽夫婦便萬萬不是他的對手。

誰知這一樁極機密的事情，不知如何竟洩露風聲，給奇門煞星楊辟邪知道了。

倘若拜師的不是岳秋雲，楊辟邪一定懶得多管閒事，但世事就有那麼湊巧，在岳秋雲十四五歲的時候，楊辟邪曾到清泉莊作客，當時岳秋雲正在廳外練武，楊辟邪一見之下，便向雲鵬天大讚：「此子根骨清奇，將來必然大有成就！」

雲鵬天當時一笑置之，心想：「原來奇門煞星也精於拍馬屁之道。」

但他錯了，楊辟邪雖然武功了得，但拍馬屁這功夫却是既不懂也絕不喜歡幹。

楊辟邪這一讚的確是由衷之言，他本來還想上前把「岳秋雲」瞧清楚一點的，但「岳秋雲」耍了一輪劍法之後，便帶着三幾個莊丁出門打獵去了。

那一次，「岳秋雲」雖然沒有上前參見這位楊老前輩，但他却已在楊辟邪的腦海裏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

及後，「岳冲霄」暗中攏絡了無名老魔，要「岳秋雲」拜老魔為師，當楊辟邪知道這消息後，不禁氣得鬚眉皆豎，心中大罵：「老胡塗！老王八！怎麼叫兒子去拜那種惡魔做師父了？」他當然不知道「岳冲霄」正在處心積慮，準備日後利用「岳秋雲」來向布天陽夫婦報復。

結果，在劍閣望峯鎮上，楊辟邪把「岳秋雲」搶走了。

半耳和尚本來奉了無名老魔之命，要把「岳秋雲」帶到小劍山跟他會晤的，誰知道半途殺出一個奇門煞星把人擄刦而去，自然把他氣得暴跳如雷，非要窮追把「岳秋雲」搶回去不可。但最後，半耳和尚搶人失敗，還賠上了一條性命。

當日，「岳秋雲」曾經想拆閱的一封「家書」，內容不問而知，乃是「岳冲霄」命令「兒子」立刻跟隨「某某前輩」，並要拜他為師云云。

但楊辟邪却不由分說把這封信毀掉了。他當然認為自己大有理由把信毀掉，但「岳秋雲」却直至嚥氣之際，也沒弄清楚這封家書是怎麼一回事。

本來，形勢發展得相當不壞，因為楊辟邪把「岳秋雲」帶到黃山悉心傳授武功，只要過得三年五載，當「岳秋雲」藝成下山之後，「岳冲霄」再想胡亂出主意也沒那麼容易了。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才過了幾個月，就有兩個蒙面人用下三濫的手段，暗殺了楊辟邪，把「岳秋雲」帶走。

這兩個不速之客，正是雲鵬天和無名老魔，若不是容世功及時趕到，楊明珠那一天也是凶多吉少。

當無名老魔把「岳秋雲」帶走後，便用一種邪門的魔功，使之本性大變，不到幾個月，這個純樸的少年的性情就完全改變過來。

雲鵬天當然絕不會心疼，那時候，他做夢也想不到，這「岳秋雲」竟然眞的是自己的親生兒子。

這是無可補救的大錯。這也是父與子之間最不可思議，最駭人聽聞的大悲劇。

× × ×

天色終於全黑了。

紛亂了幾個月的徐州，現在才開始漸漸寧靜下來。

一輛馬車，在官道上慢慢地行走，車廂裏有人引吭高歌，唱的是白居易的長恨歌——

「……臨別殷勤重寄詞，詞中有誓兩心知，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願為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

歌者聲調越唱越低沉，後面又有一輛馬車趕了上來，車轅上一人問：「是誰在此大唱長恨？」

另一人嘆了口氣，回答說：「他是杭州樓的鍾大掌櫃……」

（全文完）

新寡文君 尋訪仇踪

文藻芳好不容易送走了一羣鬧洞房的惡客，兩扇後院門一關，登時和亂哄哄的前院，形成了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

時正初夏，月華如水，繁星滿天，花園中盛開的花朵，散發着悒人清芬，牆脚下低吟的虫聲合奏着夏夜小唱，一切都顯得分外美妙，和諧……

他心裏充滿了無比的歡悅，因爲今晚正是他的「洞房花燭夜」，加以新娘的天生麗質，不知贏得多少人的讚美，還有什麼能比這更使他興奮！

人逢喜事精神爽，今晚他失去了平日那種文縐縐的書卷氣，同時，脚步異常的輕快，像一陣風般。

洞房中佈置得金壁輝煌，兩支兒臂粗般的大紅喜燭，吐着明亮的光焰，燭芯上結着豆大一顆火花，這是喜的象徵，然而……

新娘仍然螓首低垂，默默地坐在床沿，文藻芳關上房門之後，笑嘻嘻的走了過去，低聲說道：「玉雯，賀客都巳經散了，你也累了一天，又沒吃喝，怕都餓壞了，快去喝兩杯舒暢舒暢，咱們也好早點安歇。」

新娘黎玉雯羞澀地低鬢一笑，盈盈站了起來。

她人本嬌艷，這低鬢地一笑，更如百花盛放，站在一旁的文藻芳也不禁看得一呆。

「芳哥，你怎麼啦？」黎玉雯忸怩地輕推了文藻芳一下，嬌聲說。

「啊！」文藻芳回過頭來，捉住黎玉雯纖手握在兩手掌心，半笑半認真的道：「雯妹，妳實在太美了，尤其是方才低鬢一笑，那份美，絕非任何詞藻可以形容，藻芳眞不知世來得這等艷福能娶得雯妹爲妻！」

黎玉雯嬌羞地白了文藻芳一眼，輕笑着道：「瞧你，都是夫妻啦，還說這個幹嗎？」

文藻芳一聲微喟道：「愚兄是有感而發，雯妹如小謫塵凡的仙子，能一親香澤，雖死亦無所憾了！」

黎玉雯急以玉手去掩文藻芳的嘴唇，嬌嗔道：「芳哥，今夜是咱們的大喜日子，你幹嗎要說這些喪氣話！」

說着，雙眼一紅，巳是盈盈欲泣。

文藻芳見狀大驚，忙陪笑道：「愚兄的無心之言，老天爺是不會計較的，雯妹也千萬別放在心上。」

黎玉雯點點頭輕聲唸道：「天佑善人，逢凶化吉！」

酒菜巳涼，兩人只是應應景，便寬衣解帶，携手入羅幃，共效于飛之樂。

「金針刺破桃花蕊，不敢高聲暗皺眉！」這一雙新人，都是初經人事，片刻的痛楚後，才苦盡甘來，漸漸走入佳境。

「芳哥，」黎玉雯嬌喘吁吁的昵聲說道：「當初，我眞担心爹不會答應咱們的婚事呢。」

文藻芳也喘着氣道：「爲什麽？」

「因爲你是書香門第，爹現雖致仕在家，過去也是四品黃堂，而妾只不過是一名跑馬賣解，出乘露醜的繩妓……」

「玉雯，我不准妳再說這些話！」他用力往下壓了壓，接着頭一低，兩片火燙的嘴唇蓋住了黎玉雯的櫻唇，丁香暗吐，兩舌交接，登時只賸下模糊不清的「嗯嗯」之聲。

正當兩人纏戰方殷，欲仙欲死之際，一道白光，迅如閃電般透窗而入，文藻芳連「哎喲」之聲都未叫出，身軀猛地一震，便死在黎玉雯的肚皮上面。

這眞是晴天霹靂，只震得黎玉雯慾火全消，她雖是個年僅二九，初經人事的小女人，究竟是曾經常年走南闖北，見多識廣，雖然心如刀割，神智反愈清朗，她輕輕移開文藻芳屍體，也很快的穿着整齊，一揮手，雙燭齊滅，急自床頂取下寶劍，抖手將劍鞘從窗戶擲去，人却以劍護胸，自房門衝了出去。

房外，夜涼如水，連個人影也沒有，但窗門上却粘着一張白紙，她撕了下來，藉着月色一看，只見上面潦草草寫着：「獨享美色，應受天譴」八字，沒有署名，却畫了柄喪門劍代表。

她渾身顫抖得很厲害，兩眼佈滿紅絲，却沒有半滴淚水，呆呆的出了一會神，驀地銀牙一咬，嬌靨上籠罩一片殺機，恨聲道：「果然是池鎭平那個淫賊，黎玉雯如不將他碎屍萬段，替藻芳報仇，誓不爲人！」

她重又回到房裏，未再燃點蠟燭，藉着自窗紙上透進來的月色，查看文藻芳的傷處，那是一支長約三寸，具體而微的喪門劍，端端正正的，插在文藻芳的左太陽穴上。

烈婦

傳奇故事

一期完俠義

凌霄生·文
可飛·圖

她將小劍拔下，撕了片床巾包好，揣在貼胸，然後爲文藻芳穿上衣服，平放在床上，目光一掠，見自己破瓜時的片片落紅，心裏又感到一陣刺痛，這美好的時刻，實在太短暫了，所付的代價，却是終生的痛苦。

更樓上的更鼓巳敲四响，她急急裝束停當，鋪素箋，展眉筆，將文藻芳被害，自己尋仇，簡略的寫明，然後向文藻芳遺體拜了三拜，暗祝道：「芳哥，你無端受害，爲妻的現在要去追尋仇踪給你報仇，英靈不遠，請你暗佑！恕爲妻不能兼顧你的後事了。」

× × ×

湘南道上，一騎如飛。

馬上是個一身墨黑緊身衣褲，背負帶鞘長劍，鬢邊綴着一朵白絨花的妙齡少婦，她正是單身隻劍，千里尋仇的黎玉雯。

這巳是她離開衡山文家後的第三天，她沿途探訪池鎭平的下落，因爲她知道池鎭平的爲人，陰狠好色，尤其喜新嫌舊，千仞山麓的池家堡內，雖是妻妾成羣，他却棄之如敝屣，成年在外鬼混。

不過池鎭平雖然貪淫好色，却並不幹採花勾當，因爲池家堡富甲一郡，足供他揮霍，所以章台走馬常一擲千金無吝色！

他認識黎玉雯，祇是幾個月前之事，黎玉雯正和她的父兄在靈縣拉場子賣藝，一見驚爲天人，即託人婉轉關說，並許以萬金聘禮，但未爲黎玉雯和她父兄所接受，從此他便追隨黎玉雯糾纏不清。

他們這個三人黎家班，並非一班普通跑馬賣解之流，她父親黎敬梓，原在長沙開設湘雲鏢局，威望頗隆，擅使一柄短桿畫戟，在武林中有「短戟溫侯」之稱。

只因爲押運一批官銀晉京，中途被獨脚巨盜「黑手閻羅」巢斌所劫，且從此鴻飛冥冥，他爲了賠償官欵，弄得傾家蕩產，而且還遭受半年多的牢獄之災。

他們這樣到處跑碼頭，拉場子，糊口固是原因之一，但主要目的，還是在查訪巢斌的下落。

這一天，他們到了衡山縣，落脚在一家悅來客棧，却無意中聽到兩個飛賊密談，正計議殺害致仕還鄉的文聘卿全家，以雪舊恨，黎敬梓對文聘卿的清廉政聲，早有耳聞，仰慕巳極，自不能袖手，於是合父兄妹三人之力，終於在一個月黑風高的晚上，將企圖殺害文聘卿全家的兩個飛賊擒獲，解送衡山縣正堂，一訊而服。

文聘卿感恩圖報，欲爲黎敬梓購置恆產，以免常年在外勞碌奔波，却爲黎敬梓婉言所拒，只答應在文家盤桓數日，即須遠去，怎奈文聘卿拳拳情意，一片忠誠，黎敬梓在不忍過拂盛意的情況下，終於住了兩個多月，在這段時間裏，一雙青年男女却譜出了火一般戀歌。

這對火一般的戀人，就是文藻芳和黎玉雯，男的溫文儒雅，丰標絕俗，女的剛勁婀娜，明艷照人！

古時，男女關防雖嚴，但兩人同住在一所大宅子裏，見面的機會自然很多，雖不能膩在一起，互訴情懷，但四目相接，巳是欵曲暗通。

雙方家長亦微有所覺，都因存着門戶

之見，佯作不知，致使這一對熱戀中的年輕男女，終於在黎敬梓的堅决辭行後，勞燕分飛。

自黎玉雯離去後，文藻芳頓若有所失，每天都是恍恍惚惚的，半個月後，竟然生起病來。

文聘卿夫婦年過半百，就祗這麽個兒子，自然是鍾愛逾恆，一但愛兒患病，登時慌了手脚，到處延請名醫，但藥不對症，都如石沉大海，而文藻芳的病反而日見沉重，夢囈中不停地呼叫着「黎玉雯」的名字。

黎玉雯雖不像文藻芳般輾轉床褥，但也爲情所困，終日悶悶懨懨的，很難看到她的一絲歡笑，一個多月下來，也是人比黃花瘦了。

黎敬梓雖然瞭解女兒的心情，但終自忖是個跑馬賣解的江湖人，不敢存攀龍附鳳的非份之想，所以除了自嘆自嗟，實在愛莫能助的。

這天，他們正在湘陰縣拉場子賣藝，忽見一個青衣小帽的半百老人，氣喘吁吁地擠了進來。對黎敬梓一抱拳道：「黎兄，總算找着你們了。」

黎敬梓認識這半百老人是文聘卿的管家何衡，不禁一怔，也忙抱拳道：「啊，是何老！找在下有事嗎？」

何衡目光一掠，低聲道：「玉雯姑娘呢？」

黎敬梓道：「身體不適，在客棧中休息。」

何衡道：「不碍事吧？」

黎敬梓笑笑道：「只是感冒，不妨事的。」

「啊——」何衡噓了口氣道：「自黎兄你們離開衡山，藻芳那孩子便無端生起病來，而且日重一日……」

黎敬梓極爲關心地問道：「可曾延醫服藥？」

何衡道：「隣近幾縣的名醫都請遍了，都說是心情鬱結成疾，所投藥石，都如石沉大海，每天昏昏沉沉的囈語不休，頻叫着玉……」

黎敬梓這時已心中雪亮，忙接口道：「此地非談話之所，咱們還是回到客棧中慢慢詳談吧！」

× × ×

在客棧中，黎敬梓和何衡偈室密談了半個時辰，然後又將愛女玉雯叫到一邊，告訴她已答應文家的婚事，而且約略的透露了文藻芳病況，即刻隨何衡到衡山去。

黎玉雯聽說意中人爲自己而病，心裏既甜蜜，又焦急，但却並未忽略女孩子的矜持。

黎敬梓見女兒姑着不動，催促道：「雯兒，快去收拾呀，何老伯在車上等着你呢？」

黎玉雯忸怩地道：「爹，你呢？」

黎敬梓道：「爹想趁這機會去長沙一趟，也許會長行入川，不管所辦之事是否有眉目，一年以內，爹一定和妳哥哥去衡山探望你的。」

十數年父女相依爲命，驟然分離，自難免依依，黎玉雯心中一陣難過，便撲在黎敬梓的懷中嚶嚶啜泣起來。

黎敬梓也是老淚縱橫，不過佛到底是是個開創過事業的人物，很能克制自己的情感，於是強抑心中離愁，撫着愛女秀髮安慰了一番，黎玉雯才止住哭泣，仰面哽咽道：「爹，到時候你一定要和哥哥來看望女兒啊！」

× × ×

永興縣屬於郴州府治，離衡山才不過二百餘里，可是黎玉雯却乘馬走了五天，當然她此次隻劍單騎尋仇，並不計較時日，也不計較到了什麽地方。

她到達永興，日已西偏，早已過了打尖的時間，但人須進食，馬須上料，她隨便找了家飯舖，將馬交與堂倌上料，便拎着馬鞭走了進去。

飯舖裏面空蕩蕩的，只有一個年約五旬的道姑，在低着頭慢慢進食。

黎玉雯要了一盤饅頭，幾樣小菜和一碗蛋花湯。

道姑無意間抬起頭來望向黎玉雯，而黎玉雯飯菜未至，也正注視着那道姑，四目交投，道姑的眸子裏突然掠過一片異彩，向黎玉雯點了點頭，黎玉雯滿腹辛酸，只得報以一個苦澀的微笑。

一會兒，黎玉雯叫的飯菜送了來，道姑正好進食完畢，走了過來低宣聲「無量佛」道：「小施主，貧道可不可以在妳這裏坐坐？」

黎玉雯這時正將一小片饅頭塞進嘴裏，望着道姑點點頭道：「不要緊的，您只管請坐。」

道姑落座後，搭訕着道：「看小施主神態，似是遠行到此？」

黎玉雯道：「嗯，從衡山來的。」

道姑道：「看小施主鬢綴白絨花，大概是新遭親人之喪吧。」

黎玉雯眼圈一紅，點了點頭，沒有說話。

道姑歉然地道：「對不起，害妳傷心了。」

黎玉雯用帕子揉了一揉眼睛道　「不要緊，道姑請不要見意。」

道姑淡淡一笑道　「貧道衡山紫雲觀涵眞，小施主可曾聽說過？」

黎玉雯心頭一震，她曾聽父親說過，衡山紫雲觀觀主涵眞師太，是當今武林中練氣最有成就的一位前輩高人，雖然看似四五十歲年紀，其實早登耄耋壽城，此老雖喜獎掖後進，却從未正式收過弟子，所以至今仍然傳燈乏人。

她忙不迭的離座，正想要拜下去，涵眞子却伸手把她攔住道：「小施主，這種場所不是行禮的地方，你還是坐下來，一邊進食，咱們一邊慢慢談吧，妳的芳名可以告訴貧道嗎？」

「弟子黎玉雯。」

「是給什麽親人戴孝？」

「拙夫。」

「無量佛！多少年紀？」

「比弟子長一歲，今年二……十。」

黎玉雯說到後來，已是淚如泉湧，哽咽不能成聲了。

「唉唉！眞可憐，年紀輕輕的頓失鸞儔，以後的子曰還長着呢。」

「……」黎玉雯壓抑着滿腹悲苦，經涵眞子數語撩撥，頓如黃河决堤般一發不可遏止，她俯在桌上，兩肩不停地抽搐，

哭得很是傷心。

「孩了，哭吧！讓悲傷鬱結在心裏，會傷害身體的！」

這時堂倌不明就裏的走了過來，涵眞師太道：「這位小施主突然觸景傷情，哭哭就沒有事了。」

堂倌搖搖頭走了，涵眞子又道：「小施主既是新遭夫喪，爲什麽不在家伴靈守制呢？」

黎玉雯驀地抬起頭來，咬牙切齒地道：「我要報仇！我要找着殺害藻芳的賊子，將他碎屍萬段，挫骨揚灰！」

「妳說什麽？」涵眞師太雙目中暴射出兩道寒亡，驚詫的望着黎玉雯道：「藻芳？是不是文大人的兒子文藻芳？」

黎玉雯道：「正是。原來觀主也認識家翁和先夫。」

涵眞師太點點頭道：「是誰殺死了文藻芳？」

「『喪門劍』池鎭平！」黎玉雯從貼胸取出那支具體而微的三寸小劍，交到涵眞師太手裏，道：「這支兇器是池賊的獨門暗器，是從先夫屍體上取下來的！」

涵眞師太略一過目，便將小劍交還黎玉雯，問道：「池鎭平行兇之時，你在那裏，可曾目覩？」

黎玉雯原本蒼白的臉色，突然飛上兩片紅暈，這問題實在使她不便啓齒作答，而且頓時羞得抬不起頭來。

涵眞師太微微一笑，轉變話題道：「小施主可知道貧道爲什麽找妳談話嗎？」

黎玉雯緩緩抬起頭道：「弟子愚昧，請觀主明示。」

涵眞師太道：「貧道因見妳一個年紀輕輕的女孩子，竟然眼露凶光，面騰殺氣，而且身上睘戴着重孝，心想必然是遭受重大變故，意欲疏導妳，却想不到是藻芳那孩子被害了！唉，貧道既知此事，豈能袖手不管！」

黎玉雯忙道：「這是弟子切身私仇，豈敢連累觀主淸修！」

「不！貧道和尊翁是多年的方外之交，藻芳那孩子也和貧道甚是投緣，而小施主是藻芳的妻室，在道義上，貧道也應該帮助你的！」

略頓，涵眞師太又道：「『喪門劍』池鎭平之名，貧道略有所聞，性喜沾花惹草，在武林中聲名狼藉！」

黎玉雯道：「觀主可知池賊行踪？」

涵眞師太道：「沒有留意。貧道欲提醒小施主一句話，池鎭平的一身功力，已得乃師十之七八，足可與當今武林一流高手頡頏，小施主自信有這份能力報仇？」

黎玉雯毅然道：「弟子功力雖然不足，却是已萌死志！」

涵眞師太淡淡一笑道：「這是匹夫之勇，不足取！」

黎玉雯道：「依觀主的意思呢？」

涵眞師太神情嚴肅地道：「貧道行年九十，尙無傳燈之人，而小施主亦非富貴中人，貧道意欲暫收小施主爲記名弟子，以便傳授本門絕藝，俟小施主報却殺夫之仇後，再與尊翁商量，補行正式拜師之禮，小施主攷慮攷慮，以爲如何？」

黎玉雯想想道：「能拜在觀主門下，正是弟子福緣，祇是……」

涵眞師太慈祥地道：「孩子，欲速則不達，貧道自信能在短短一年之內，使妳功力猛晋，而且超過妳的仇人池鎭平！」

黎玉雯忙離座欲行拜師大禮，涵眞師太笑着阻止道：「大庭廣衆，易引起驚異，這禮就免了罷，俟回到觀中，拜過師祖，爲師即授妳入門功夫！」

× × ×

紫雲觀建在衡山紫蓋峯的峯腰，觀不大，僅兩座大殿；正殿供奉鴻鈞老祖，前殿爲純陽祖師。

觀中除觀主涵眞師太外，便只有兩個照顧香火的老道姑，年齡都已六十開外，但異常强健。

黎玉雯的住處，被安排在觀主涵眞師太的丹房對面。涵眞師太督導功課極嚴，而黎玉雯的進步也很神速。

流光如矢，幌眼就是一個多月。

最近幾天，黎玉雯突感身體不適，時時有想嘔吐的現象，才想到這個月天癸未至，暗忖：莫非已一索成孕，芳心中又驚又喜。

漸漸地，涵眞師太也發覺了，便將她叫到丹房，慈祥地囑咐道：「雯兒，妳現已有孕在身，應以胎兒爲重，以後練功，不必急於求進，以適宜身體爲度，千萬謹記！」

黎玉雯對恩師關注的無微不至，眞是感激涕零。

十月期滿，生了個又白又胖的男孩，滿月後，涵眞師太便寫了封長信，將在永興縣邂逅黎玉雯，以及產子之事詳述一遍，不過唯恐以後黎玉雯練功受到打擾，桀產子的地方改在別處。

信寫妥後，便着一個管香火的老道姑將嬰兒及書信，暗暗送往文家。

從此，涵眞師太爲了嚴格督導黎玉雯功課，即避不見客，凡有來訪者，概由兩個管香火的老道姑擋駕，僞稱觀主雲遊未歸。

開始月餘，黎玉雯睘有點惦念着初生的孩子，但漸漸功課一緊，再無暇旁騖，便將整副精神完全溶入其中。

黎玉雯能得涵眞師太青睞，自非無因，她的一身骨格，確是千中選一的最佳材料，所以才引起在永興時涵眞師太對她的注意，加以她蘭心蕙質，一點就透，自是進境神速，一日千里！

涵眞師太胸羅萬有，是一位方外的奇人異士，黎玉雯雖然玲瓏剔透，天賦聰明，但一年時間畢竟太短，僅祗略窺堂奧而已，即使如此，她的一身所學，也已躋身頂尖高手之列，只欠對敵的實際經驗了。

臨下山前，涵眞師太告誡她道：「一個年輕女子在江湖上單身行走，諸多不便，尤其是江湖上的鬼蜮技倆，令人防不勝防，雯兒此次下山訪查仇踪，最好能掩去本來面目，行動上就方便多了。」

接着又授了易容之術，並着黎玉雯將鄒七姑請進丹房。鄒七姑是兩個管香火的老道姑之一，另一個是孟五姑。

涵眞師太對這兩個管香火的老道姑從無疾言厲色，這時對鄒七姑含笑道：「七姑，雯兒即刻要下山替夫報仇，這孩子的一身所學，雖勉可在江湖上行走，但究竟經驗太嫩，難免吃虧上當，本觀主想請七

姑辛苦一趟，隨同雯兒下山，在暗中維護她，不知七姑意下如何？」

鄒七姑稽首道：「觀主法諭，鄒七姑自當遵從！」

涵眞師太又道：「那就有勞七姑了，你們就快去收拾收拾，準備下山吧！哦，七姑最好也將這身道袍換一下！」

×　×　×

日正當中，一個文士裝束，面色蠟黃的年輕公子，和一個白髮蕭蕭，手拄騰蛇竹杖的老婆婆，先後離開了衡山紫蓋峯的紫雲觀。

文士裝束的年輕公子，正是易容喬裝後的黎玉雯，白髮蕭蕭，手拄騰蛇竹杖的老婆婆自然是鄒七姑了。

黎玉雯離開紫雲觀後，一份思子之情便油然而生，同時也想到遠行川中的父兄，不知是否已如約來文家探望自己，心中一陣思潮起伏，便決定先去趟婆家，好在自己業已喬裝易容，也不虞被人認識。

主意既決，便直赴文家，詎料心願難酬，趕往文家一看，已是重門深鎖，蛛網塵封，經打聽才知家翁文聘卿已奉庭詔起用，於數月前即携眷晉京陛見去了。

黎玉雯面對這傷心之址，黯然良久，才悵然若失的怏怏離去。

爲了便於追尋仇踪，她到騾馬市場選購了一馬長程馬，並裝備了全套鮮明馬鞍，一切備齊，另一個問題來了，該往那裏去呢？

她知道池鎮平的家在臨武縣境的千仞山麓，財雄勢大，妻妾成羣，但也知道他是個喜新嫌舊的花花太歲，對玩過的女人均棄之如敝履，所以常年在外鬼混，行無定踪。

在外面尋他？天地之大，欲想尋找一個萍踪無定的人，實非易事，更何况池鎮平也並不是一個在武林中叫得响字號的人物。

她最後還是決定了先去趟千仞山麓的池家堡，她想不管怎麼樣，那總是池鎮平的老窩，也許可得到些蛛絲馬跡。

主意既決，便縱馬出城，朝臨武縣方向疾馳而去。

一路上，她聽到很多江湖朋友提及九疑山，而且神情極爲譎異，不禁心中一動，暗忖：九疑山可能有什麼重大事情發生，倒得趁機查查清楚。

這天途經柏坊驛，往安仁必須在此渡湘水，所以這處驛鎮，倒是非常熱鬧。

時值盛夏，柏坊驛茶館林立，她想這驛鎮雖然不大，地當水陸交通要衝，可能聽到些關於九疑山的消息，於是找了家茶館坐了下來，泡了壺茶，要了碟瓜子，悠哉遊哉的一邊品茗，一邊慢慢磕着瓜子，其實她正全神貫注，在偷聽兩個江湖人物的細聲對話。

「九哥，你方才說那個什麼『陰風教』欲在中元節舉行開教大典？」

「他們開教，與咱們兄弟何干？」

「唉！李老弟，人家都說你是渾李逵，你不想想，如果與咱們兄弟無關，我幹嗎這樣起勁！」

「嘿，九哥，要刀子賣命，我李龍不含糊，動腦筋的事兒，你就別賣關子作弄我了，還是請你明說吧！」

「嘻嘻，昨天九疑方面派人來和我連絡，擬在這柏坊驛設一個支壇，委我任支壇主，其餘香主執事，均全權交我就地選派，你想咱們兄弟不是混出頭了嗎！」

「哈哈，支壇主九哥，你準備派小弟幹什麼呀？」

「小聲點，現在，還不到公開的時候呢！」

黎玉雯聽得心裏暗暗竊笑，這等草包貨色也能當上支壇主，這個「陰風教」的底細，也就可想而知了。

當天傍晚，黎玉雯馬不停蹄的趕到了安仁縣，她本想在這裏歇宿一宵，翌日再趕往潭湖鎮的，而這時正好一輛馬車從她身旁駛過，從車廂內探出顆白頭，向她招招手。

她很快便認出是鄒七姑，於是打消了落店的意思，控轡緊跟在馬車後面，緩緩而行。

安仁縣原來本是衡山縣的安仁鎮，到宋乾德年間才升格爲縣，所以縣城不大，馬車很快的便穿行過去。

到了城郊，行人已漸稀少，鄒七姑這才打起車簾，向併排而行的黎玉雯道：「黎姑娘，老身在途中無意間得到消息。」

黎玉雯含笑向鄒七姑瞪了一眼，用手指指駕車的中年漢子，鄒七姑笑笑道：「不妨事，她是先夫的一個老弟兄，可靠得很！」

黎玉雯笑道：「一定是有關『陰風教』的消息。」

「不錯！是與『陰風教』有關，不過妳猜的並不完全，因爲還與妳欲找的仇人也有關係！」

「哦？七姑是說池鎮平也加入了『陰風教』？」

「嗯，他不但加入了『陰風教』，而且聽說地位還相當高呢！」

「嘿嘿！」黎玉雯冷笑道：「就算是當了『陰風教』的教主，也沒有什麼了不起，連在地方上要無賴的混混都能當上支壇主，以此類推，就可想而知了！」

「啊！黎姑娘，這妳可想左了，因爲妳還不明瞭『陰風教』的結構，所謂『支壇』，不過是『陰風教』的外圍組織，負責打探消息，照顧教中過往之人，如此而已，根本不能與聞教中重要事故，分壇主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屬於『陰風教』的一方重鎮，所以不僅武功要好，而且還要在江湖上吃得開，兜得轉，就以熊耳山分壇來說，分壇主『病尉遲』羅玉琪，就是一位綠林巨魁，一支七節鋼鞭，會過很多成名人物，而且還包括王屋派的掌門人在內……」

「七姑！算玉雯低估了他們，認錯總可以吧。」黎玉雯撒嬌似的笑着道：「其實事不干己，我才懶得管這些閒事咧！」

「不！黎姑娘，妳又錯了！」

「哦？玉雯錯在那裏？」

「因爲這並不是閒事，而妳也必須要管！」

「爲什麼？」

「爲的池鎮平呀，聽說他昨天就到了熊耳山。」

「啊！七姑，妳幹嗎不早說？」

「咦！老身不一開頭就告訴妳，與妳

欲找的仇人有關嗎！」

「好了，七姑，算玉雯又錯了一次。妳老說咱們現在該怎麼辦？」

「現在天剛入夜，咱們緊趕一程，子時前就可趕到熊耳山了。啊，黎姑娘，妳大概還沒吃晚飯吧？」

「是呀，玉雯正準備在安仁吃的，還有馬兒，跑了半天，大概也早餓了。」

「那咱們乾脆在這裏歇會兒，你將馬兒放到路邊去吃草，老身這車上帶有乾糧鹵菜，大概還足够咱們三人飽餐一頓。」

鄒七姑又招呼趕車漢子道：「葉老三，勻出一匹馬來給老身，你的馬車走得較慢，到達熊耳山後，可在戚家等候老身。」

約莫經過半個時辰，一切就緒，鄒七姑和黎玉雯才各自飛身上馬，絲鞭輕揮，兩騎馬頓如離弦之箭般，奮鬣揚蹄，疾馳而去。

×　×　×

熊耳山在安仁縣的東南方，山麓有條驛道，通往靈縣。山勢高拔險峻，狀如熊耳，因此得名。

鄒七姑和黎玉雯到熊耳山時，一看天色，月兒仍在天中，可見她們這一程急趕，中途毫無躭擱。

「黎姑娘，熊耳山分壇尚在組成階段，一切均未就緒，可能並無防範，不過爲了以免打草驚蛇，還是要多加留意，老身只在暗中跟着妳，還不想露面，假如池鎮平已離開此地，就不必驚動他們了！」

黎玉雯道：「這兩匹馬如何安頓？」

鄒七姑道：「此處遍地青草，就散放着，牠們不會跑遠的。」

「那玉雯就先走一步了！」一條人影自馬背上斜斜縱起，落地時已在五六丈開外，接着幾個飛縱，便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

鄒七姑看得不住點頭自語道：「這孩子果然是塊渾金璞玉，略加琢磨，便有如此成就，觀主慧眼識人，將來衣鉢承襲有人了！」

熊耳山廣袤數十里，羣峯林立，黎玉雯從未來過此地，更不知分壇設在何處，加以深山中暗影沉沉，欲想在黎明前搜尋到分壇所在，實非易事！

她翻山越嶺的尋搜了一個多更次，仍毫無發現，不禁焦急起來，心想，假如有鄒七姑在，她江湖經驗豐富，情形也許改觀。

驀地，她腦中靈光一現，想到一個主意，她記起隨父兄跑江湖時，曾學過口技，雖不十分逼眞，但猛一聽，却也有幾分相似，於是她撮口「嗚嗚」，模仿餓狼的嗥聲，且奔且嗥，登時羣山响應，好像這熊耳山中，突然來了萬千狼羣，聲勢煞是驚人！

峯腰一片密林中，搭蓋着幾座簡陋的木屋，裏面橫七豎八的躺着十幾個精壯漢子，因爲木屋中燈火已熄，所以在林外很難發現。

此起彼應的狼嗥聲，終於使他們從熟睡中驚醒。

「奇怪！熊耳山除了兔子，從未見過其他野獸，這是從那裏竄出來的狼羣？」

「可不是嗎，眞他媽的邪門得很！」

「咦，燈怎麼滅了？誰帶着火鐮？」

「察察」兩聲，一盞桐油燈點燃了，木屋中間杯盤狼藉，顯然這些人在睡前曾鬧過酒。

「二楞子，還不快把燈弄滅了！」

「爲什麼？剛才又嚷着點燈！」

「兩個都是渾球，你們怕餓狼找不着美食，點個燈引他們來！」

「咱們躲在房子裏怕什麼？」

「嘿！野狼成羣，不要說咱們這種因陋就簡的木屋，就算是風火牆的房子，也擋不住牠們前仆後繼呢！」

「噗！」燈又滅了，但一條黑影已如幽靈般，隱入了這片密林之中。

木屋中，話話聲仍在繼續，但却換了話題。

「趙老大，咱們『陰風教』是不是在中元節的晚上舉行開教大典呀？」

「是呀！喝酒時，池副總巡不是說得很清楚了嗎？」

「可是——咱們這分壇，難道就是這個樣子？」

「當然不是，分壇主送池副總巡出山時，曾和兄弟說過，本分壇趕在開教大典前，鳩工尼材，大興土木，興建一座宏偉的巨弟，做分壇的壇址！」

「啊，趙老大，我眞羨慕那位池副總巡！」

「嘿！」

「一路香車美人，左擁右抱，旣威風八面，又艷福齊天，我二楞子若有一天能够……」

「能什麼？別做妳娘的清秋大夢啦，你也不拿盆水瞧瞧，是副什麼德性！」

「趙老大，你可別瞧不起人，池副總巡又不是三頭六臂，只不過比我二楞子多會幾招把式，如果我……」

「二楞子，你可是活得不耐煩了，敢在背後編排上司，傳到池副總巡耳裏，你死是活該，可別連累了咱們這裏這許多的弟兄！」

「不說就不說，池副總巡都已去浮邱山了，也怕！」

話題一轉，便談到玩女人的經驗了。

伏在木屋頂上的黑影輕「啐」了一聲，突然長身而起，一閃而逝。

曙色乍綻，兩騎健馬如飛般離開了熊耳山。

×　×　×

戚家集在安仁和靈縣的交界處，有百餘戶人家，以戚姓爲主，小鎮上只有幾家經營日常用品的小雜貨店，和一家小飯館——趕車的葉老三，便是在這家小飯館歇脚。

黎玉雯和鄒七姑趕到時，飯館早已爲她們準備了茶水，一會兒又送上了三大碗熱騰騰的肉絲湯麵。

折騰了一宵，大家確是餓了，雖然麵裏少油缺料的，但仍吃得津津有味。

飽餐後，黎玉雯將自木屋中聽到的談話，簡單的和鄒七姑說了一遍，鄒七姑道：「那咱們也只有跑趟浮邱山了！」

三人歇憩了很久，正準備動起身離去，驀聽一陣急驟的馬蹄聲，由遠而近，瞬息已至飯館門口。

來的是四人四騎，爲首的是個滿面病容，年約五旬的雄偉老者，一身勁裝，背

後插着兩柄板斧，顯得威風凜凜的，人未下，已先大聲喝道：「范老兒，快給咱們準備吃的，越快越好！」

鄒七姑一見這雄偉老者，向黎玉雯使了個眼色，然後笑着站了起來，抱拳道：「老婆子只道是什麼人，這樣聲勢驚人，原來是『病尉遲』羅玉琪羅當家的，這就難怪了。」

羅玉琪已和其餘三人下了馬，正將馬拴好，聞言抬目望去，登時抱拳哈哈笑道：「原來武大嫂也在這裏，羅某來得匆忙，沒有注意，還請多多包涵！」

鄒七姑淡淡一笑道：「十餘年不見，羅當家的仍丰神如昔，只是越來越謙虛了。」接着一指羅玉琪身後三人道：「怎不給老婆子引見引見和你同來幾位朋友？」

羅玉琪側過身子道：「這三位都是羅某的好友，人稱『雲秋三杰』──『雲中雁』姜銑，『跨山虎』呂綱和『五步追魂』沈道南。」

又指着鄒七姑向雲秋三杰笑道：「這位女殺星，三位雖未見過，想也有個耳聞，十餘年前縱橫南七省，以一管鎖喉鎗連敗白道十四位頂尖高手的『奪命魔鎗』武一狂，便是這一位女殺星尊夫，可惜後來不幸爲那班自命爲俠義道的所陷害……」

「老婆子是鄒七姑，用不着羅當家的囉嗦了。」

人的名，樹的影，「毒手羅煞」對鄒七姑當年的兇名，並不在乃夫武一狂之下，雲秋三杰早已如雷貫耳，這時不自禁的流露出一片欽敬的神色，抱拳深深一揖道：「愚兄弟已久仰鄒前輩威名，今能拜識尊顏，眞是畢生榮幸！」

鄒七姑微笑道：「老婆子那點薄名，只是江湖朋友瞎鬨抬，三位不必認眞。」

「咦，武大嫂，」羅玉琪指指葉老三和黎玉雯道：「這兩位也該給咱們引見一下，以免失了禮數呀！」

鄒七姑指着葉老三道：「他過去是先夫手下的弟兄，名叫葉老三。這位小窮酸兄弟是……是……」

黎玉雯已易釵而弁，當然不能再用有脂粉氣的名字，可是事先沒有商量好，臨時又揑造不出一個適當的名字，一時感到她很窘。適時站了起來，作個揖接道：「小生文藻芳，請各位老英雄多多指教！」

她竟用了她死去的丈夫姓名。

鄒七姑笑道：「別儘站着說話了，大家進來坐。」

這時飯館老板范老兒才得着說話的機會，向羅玉琪問道：「羅爺，你們幾位想吃點什麼？」

羅玉琪道：「你店裏有些什麼？」

「有鹵菜、豬牛肉、蛋，水缸裏還有一條兩三斤重的草魚。」

「就這些？」

「鄉下嘛，羅爺如嫌不够，後面鷄籠裏還有兩隻老母鷄……」

「行！全要了，動作要快！」

羅玉琪又轉向鄒七姑道：「武大嫂，多年不見，今天羅某請客，還請賞光！」

鄒七姑原不想領情，但繼而一想，羅玉琪突然在此間出現，也許和「陰風教」有關，倒不如趁機探探虛實，於是頷首笑道：「承羅當家的看得起，我老婆子怎能不識抬擧！」

羅玉琪突然敞聲大笑道：「一別十餘年，想不到咱們武大嫂的唇鎗舌劍，仍和腰間的緬刀一般犀利！」

鄒七姑面色微沉，道：「這就叫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飯館老板范老兒這時已將桌上收拾乾淨，並擺上杯箸，然後向羅玉琪問道：「羅爺可要用酒？」

羅玉琪顯得不耐煩的道：「當然要喝酒，菜弄得怎樣了？」

「馬上就好！馬上就好！」

一會兒，端上一隻大拼盤和兩錫壺酒，羅玉琪抓起錫壺先給每人面前斟了一杯，然後擧杯道：「今天羅某特別興奮，既邀得雲秋三杰下山相助，又邂逅十餘年不見的老友武大嫂，薄酒粗餚，雖嫌怠慢，但在這荒村小店，也是無可奈何之事，諸位定可原諒。羅某敬各位一杯！」

一邊飲酒，一邊等菜，一邊聊天，碰杯聲，談話聲，間或夾雜雄壯的哈哈聲，倒給這座小鎭的冷寂早晨，帶來一片活潑生氣。

炒肉片、紅燒魚、淸燉鷄……都已先後上桌。

鄒七姑先敬了羅玉琪一杯酒，然後使心機的套問道：「羅當家的這些年定是飛黃騰達了，不知現在那座山頭得意？」

羅玉琪神情登時變得很嚴肅的道：「不瞞武大嫂說，羅某幹了這大半輩子打家刼舍的勾當，實在膩了，正欲另起爐灶，幹點別的活計，適時蒙敝教教主寵召，並委以熊耳山分壇壇主的重任，只是一切草創伊始，所以，不敢請武大嫂往本壇隆重欵待！」

鄒七姑裝腔作勢地抱拳相賀道：「羅當家的，哦！現在該稱羅分壇主了，身入龍門，必可大展雄才，將來前途正未可限量呢！」

羅玉琪甚爲得意的哈哈笑道：「但願能如武大嫂金言，其實武大嫂如果肯投效敝教，地位定在羅某之上，只不知武大嫂是否肯放棄獨來獨往的主見？」

鄒七姑微笑着未置可否，兩道目光却移向雲秋三杰道：「這三位想必是羅分壇主羅致的高手？」

羅玉琪道：「他們三位和羅某相交有年，根本談不上羅致，雖暫屈就本分壇香主之職，那完全是看在多年的過命交情，所以不計較名位。」

「這份道義，眞是難能可貴！」鄒七姑又端起酒杯，向雲秋三杰一擧道：「老婆子借花獻佛，祝三位以義全交的新任香主一杯！」

雲秋三杰也一齊擧杯道：「愚兄弟怎敢克當前輩敬酒，這杯酒就算是愚兄弟向前輩略表敬意吧！」

黎玉雯這時一本正經的向鄒七姑道：「七姑，有完沒完，妳老還沒聽完小生說的故事呢！」

鄒七姑不禁一楞，詫道：「故事？什麼故事呀？」

黎玉雯心中暗笑，雙目中掠過一絲含有暗示異采，鄒七姑頓時領悟黎玉雯是在鬧鬼，想藉機查問池鎭平的一切，便假裝恍然道：「哦！妳是說那輛油壁香車，和車中兩個絕世美女是不是？」

黎玉雯笑點頭道：「正是！正是！小生還以爲七姑經過這番應酬，已經忘記了呢。」

鄒七姑苦笑道：「忘是不忘的，只是老婆子已退出江湖十幾年了，成名早的，像羅分壇主這些江湖舊識，老婆子當然知道，如果是成名較晚，老婆子自然不知道了，不過不要緊，這位羅分壇主眼皮子寬，交遊廣，妳再說一遍，也許羅分壇主知道是什麼人物？」

羅玉琪笑道：「這位文老弟見着的，可是一個風流瀟洒的中年人，帶着一輛金壁輝煌的雙馬車，車中坐着兩位風華絕代的美人？」

黎玉雯笑道：「原來羅分壇主也見着了！」

羅玉琪道：「不但見過了，而且還相當熟悉呢。」

黎玉雯裝得喜孜孜，而且有着一絲旣妬且羨的意味，急問道：「他是幹什麼的？看他那種排場，眞不啻是位輕裝出遊的王孫公子呢！」

「啊，他呀！」羅玉琪似與有榮焉的呵呵笑道：「就是敝教的副總巡主，也是敝教教主新近收歸門下的弟子，姓池，名鎭平，綽號『喪門劍』，雖然出道較晚，但在尚未投入敝教教主門下時，便已名滿江湖了，算得上是年輕一輩中的傑出人物，加以他家大業大，這一點點排場，在他根本算不了什麼。」

黎玉雯眉頭微鎖，不勝感喟的道：「早知學武有這些好處，眞不該死啃書本的──啊，七姑，妳老和羅分壇主多談一會兒，小生要告辭先走一步了。」

羅玉琪道：「文老弟何不多坐一會，急着欲去那裏？」

黎玉雯嘆口氣道：「小生苦讀十年，搏不到一領青衿，所以心灰意懶，立志遍遊名山大川，一舒胸中悶氣，傳聞嶽麓高聳靈秀，稱爲絕勝，欲前往一遊！」

羅玉琪曖昧一笑道：「文老弟大概是難忘那輛壁釉香車吧？」

黎玉雯笑道：「羅分壇主說笑了。」

羅玉琪也笑道：「這話固是說笑，但文老弟如果稍繞一點路，也許能再見到兩位絕世美人哩。」

黎玉雯故作驚喜道：「羅分壇主是說，那輛香車也是往這條路上走了？」

羅玉琪點點頭道：「他們是往浮邱山。文老弟知道浮邱山在那裏嗎？」

黎玉雯含笑道：「在益陽縣境內，謝謝羅分壇主指點，小生就此告辭了！」

說完深深一揖，一搖三擺的走出了飯館，口中輕聲吟哦道：「綠雲高髻，點翠勻紅時世，月如眉。淺笑含雙靨，低聲唱小詞。眼看唯恐花，魂蕩欲相隨。玉趾廻嬌步，約佳期。」

一陣馬蹄聲起，黎玉雯絲鞭輕搖，絕轡而去！

羅玉琪哈哈笑道：「這位文老弟大概書本啃得太多了，眞呆得可以，哈哈……」

鄒七姑驀地站了起來道：「倒是羅分壇主一言提醒我老婆子了，那孩子呆頭呆腦的，可不要惹惱了那姓池的，那才是叫做吃不了兜着走呢！我老婆子得追去攔阻他。今天承羅分壇主破費，謝啦！至於老婆子是否投入貴教，容我多考慮幾天，再作答覆。告辭了！葉老三，咱們走吧！」

劍詐惡賊　親報夫仇

浮邱山在益陽縣西百里，峯巒起伏，亞於南嶽，山麓濱水縈洄，白帆片片，景色極爲秀麗。

于家五虎，是爲害湘北一帶的惡霸，他們的巢穴，便是在峯巒起伏，濱水縈洄的浮邱山內。

羣峯環拱中，有一片數里的平坦山谷，本來名叫純陽谷，裏面有呂純陽的享廟，但自于氏兄弟霸佔此谷後，即將廟宇拆除，與建了重樓叠閣，並改名五虎谷。

五虎手下，約有百餘弟兄，都是橫眉豎目，泯不畏死的江湖匪類，連地方官都對這一股惡勢力忌憚幾分！

這天，黎玉雯單人獨騎到了「五虎谷」口，駐馬向內張望，其實從谷口到谷內，還得繞過好幾座峯脚，自然是一無所見，不過她的這種擧動，却引起了谷口樁上弟兄的疑惑，這裏經常有五六個弟兄把守，這時一個敞胸捋袖的漢子走了過來，大聲喝道：「呔！你這窮酸，敢來本谷偷窺，難道不怕死嗎？」

黎玉雯仍然裝得怯怯道：「不！小生不是有意偷窺貴谷，只是想找一個人。」

「找人？找誰？」

「啊，一個很瀟洒的中年人，隨行還有一輛很華麗的馬車呢！」

「哦？你認識他？」

「不，不認識，小生只是覺得那輛馬車很好看，想多看幾眼……」

「一派胡言！小子，你可眞吃了熊心豹胆，敢來『五虎』谷做奸細，還不自己快滾下馬來受縛，難道還需要老子動手不成！」

「好漢爺，小生是實話實說呀，請高抬貴王，饒小生這次吧！」黎玉雯嘴裏說得可憐，其實滿臉笑容，毫無懼色。

那壯漢不知自己已死星照命，還認爲對方文弱可欺，大聲喝道：「小子，你是自討苦吃，可怨不得老子黑……」喝聲中，十指箕張，向黎玉雯飛撲過去。

黎玉雯絲鞭輕輕一點，高聲叫道：「好漢爺饒命！」

「叭噠」一聲，壯漢凌空摔下，連「黑」字的下文都未交代，便糊糊塗塗的到鬼門關報到去了！

壯漢的幾個同伴見狀，同時跑了過來，其中一個眉角有塊刀疤的，大概是他們的頭目，喝道：「洪五，看看江豹傷在那裏？有沒有救？」

黎玉雯裝模做樣的裝出一副驚嚇狀，顫聲道：「這位好漢大概是突然得了急病，小生可沒動手啊！」

眉角有塊刀疤的漢子狠狠瞪了她一眼，沒有吭聲，顯然他是在等待洪五報告。

「秦老大，江豹已經死了，可是全身並無傷痕！」

黎玉雯急道：「好漢爺，小生沒有說錯吧！」

眉角有塊刀疤的秦老大嘿嘿冷笑道：「小子，先別得意，不管怎麼着，你還是

脫不了嫌疑！」

黎玉雯似已豁了出去，這時反而鎭定下來，冷冷的道：「依好漢爺的意思，是不是還要小生自己下馬受縛？」

秦老大冷聲一哼，道：「這是最聰明的選擇。」

黎玉雯道：「假如小生不願意呢？」

秦老大眉角上那道刀疤跳了幾跳，喝道：「朋友，別反穿皮襖裝羊（佯）了！你到底是那條綫上的朋友？來意如何？請說明白，兄弟也好接待！」

黎玉雯道：「小生方才已和那位死去的好漢說過，是來找人的，你們不相信，又有甚麼辦法！」

秦老大一聲大喝道：「弟兄們，這點子可能很扎手，大家亮傢伙，先收拾他再說，死活不拘！」

「嗆啷」聲中，四個把守谷口的漢子齊都亮出了兵刃——四柄寒光閃閃的鬼頭刀。

黎玉雯哼聲道：「果然是羣草菅人命，無法無天的盜匪，姑——少爺今天可要爲地方除害了！」

秦老大一聲暴喝道：「兄弟們，這小子是奸細，宰了他！」

四柄鬼頭刀寒芒電閃，分四個不同方位，齊向黎玉雯身上劈去。

黎玉雯怎麼會將這四個毛寇放在眼裏，冷笑聲中，絲鞭連揚，發出「叭……」幾聲脆響，四柄鬼刀頭均隨着脆響聲飛上半空，四個壯漢也似中了邪般，作張牙舞爪狀定在原地不動，原來他們已全被黎玉雯揮出的鞭梢制住穴道。

黎玉雯冷哼一聲，策馬進入谷口。

由谷口到于氏五虎的谷中住所，有一條繞着幾座峯脚彎曲的寬敞道路，黎玉雯一路行來，途中雖也遇上好幾撥腰跨鬼頭刀的漢子，以懷疑的目光迎送她，但並未發生事故，因爲他們信賴守在谷口的弟兄，一定經過嚴格的盤查。

面對谷口，是一座雄偉壯觀的巨第，八字門牆，門兩側蹲着一對巨大的石獅，白色大理石石階，門額上懸着一塊黑漆横匾，「嘯風府」三個擘窠金字，泛出閃閃金光，也顯示出這巨第主人的雄風。

自巨第八字門牆向兩翼延伸，却都是同一型式的磚砌瓦房，顯得非常整齊。

嘯風府的前面，是一塊可容納千人的草坪，淺草茸茸，青翠一片，草坪邊上搭蓋着一長列涼棚，裏面排列着兵器架，石鎖，千斤担等練功用具。

黎玉雯進入谷中，從那些磚砌瓦房內出來很多人，有男有女也有小孩，但都只站在門前張望。

馬行極緩，她却藉機打量谷中形勢。

「朋友，前面已經沒有路啦，你找誰？」原來她已到了巨第的石階前，一個懷抱鬼頭刀的精壯漢子攔在馬前問話。

黎玉雯勒住馬，淡淡一笑道：「找位姓池的！」

懷抱鬼頭刀的精壯漢子微微一楞，但很快又說道：「咱們五虎谷中沒有姓池的人！」

黎玉雯道：「在下欲找的那姓池的名叫池鎭平，尊駕該知道是誰了吧？」

抱刀漢子目光一冷道：「不知道！」

黎玉雯對抱刀漢子那副盛氣凌人的樣子，實在忍無可忍，揚手一鞭抽去，叱道：「該死的東西！」

抱刀漢子被抽得像陀螺般一旋，臂上和背上的衣服抽去一大片，登時皮翻肉綻，血流如注，只痛得他咬牙切齒，一聲厲喝道：「小賊，你敢來五虎谷撒野，老子就剁了你！」

鬼頭刀一掄，正欲撲向黎玉雯，驀聽一聲大喝道：「住手！」

抱刀漢子聞聲，忙收住刀勢，趁勢往旁一縱，躬身道：「三爺，這小子無故來谷撒野……」

黎玉雯趁機打量來人，是個三十五六歲的中年漢子，一張青滲滲的臉，短眉細目，頷下微鬚，一身全青短打，腰間纏着兩柄八楞鍊子錘，雙手叉腰站在大理石台階上，向那個抱刀漢子瞪了一眼，沉聲喝道：「閉咀，快敷藥去！」然後向黎玉雯抱拳道：「手下弟兄失禮之處，在下這廂賠罪！」

黎玉雯估不到對方會來這一手，一時間反而感到不知如何應付了，當然她是不肯認錯的，想了一想，便也馬上抱拳道：「在下是來貴谷找位姓池的朋友，致引起貴手下的誤會……」

一陣急急的馬蹄聲如飛而至，馬未停下，一個精壯漢子已自馬背上離鞍縱起，落在大理石階前，向臉色青滲滲的中年漢子躬身一禮，然後指着黎玉雯道：「稟三爺，這小子是奸細，江豹已死在他的手上，秦老大和其餘三位兄弟，也全被制住穴道！」

青滲滲臉的中年漢子臉上毫無表情，手一揮道：「知道了。吩咐厚殮江豹！」然後轉向黎玉雯道：「在下于禮虎，尊駕可否見示姓名？」

「文藻芳。」黎玉雯仍然冒用了她亡夫的姓名。

「哦，是文少俠，久仰。文少俠要找姓池的朋友，可是『喪門劍』池鎭平池大俠？」

「不錯，正是池鎭平！」

「文少俠與他是舊識？還是新交？」

「兩年前曾有一面之雅，」黎玉雯的眉梢跳動了一下，冷冷的道：「不過聽說他近來春風得意，携帶着兩個絕色美女，香車美人，到處遊蕩，在下很想見識一下他那兩位傳聞中的美女……嘿嘿，食色，性也！于三俠請莫見笑。」

「哦哦，文少俠原是風流種子，失敬。只是尊駕來的晚了一步，池大俠已於今晨離此回九疑山去了！」

黎玉雯覺得人家沒有瞞騙自己的必要，當下抱拳一拱道：「池鎭平既已離此他往，在下就此告辭了！」

「且慢！」于禮虎突然面色一沉，冷聲道：「五虎谷可不是客棧飯舖，由得尊駕要來就來，說走就走！」

黎玉雯早就料到事情不會輕易了結，雙眉一挑，冷笑道：「尊駕是想將文某扣留在此？」

于禮虎道：「尊駕也是江湖人物，應該知道江湖規矩，尊駕來本谷既未按江湖禮數投帖拜山，而且將本谷弟兄打的一死一傷，連片言隻語都不丟下，就想一走了

之，也太藐視本谷了！」

這番話的含意，黎玉雯自然聽得懂，只要她好言交代幾句，來個事後補救，對方也就藉機下台，將這檔子事略過去了，可是她偏不領這個情，冷笑道：「在下不懂江湖規矩，尊駕如嚥不下這口氣，就請劃出道來，在下照單全收！」

口氣之狂傲，幾乎將于禮虎的肚皮都氣炸。

于氏五虎本非善類，于禮虎對黎玉雯所以容忍，是經過老大于仁虎的指示，因爲五虎谷已接受「陰風教」的領導，現在籌備設立分壇事宜。午夜時分，「喪門劍」池鎭平也確曾來過五虎谷，於曙色乍綻時離去，他來是傳達教主諭旨：一，儘速籌設分壇。二，在開教大典前，儘量忍耐，不要發生任何事故。三……

于禮虎一張青滲滲的臉，氣成了鐵灰色，脚步沉重的走下大理石階，戟指黎玉雯喝道：「小子，殺人償命，你還不趕快下馬受死！」

黎玉雯慢條斯理的含笑下馬，從鞍旁取了帶鞘長劍，順手在馬背上輕拍一掌，將馬趕開，然後面向于禮虎不丁不八一站，說道：「于當家的準備如何賜教？」

于禮虎解下腰間的八楞鍊子錘，怒喝道：「亮你的長劍吧，咱們今天是生死搏鬥，有甚麼，招呼甚麼！」

黎玉雯自隨涵眞師太習藝，這還是第一次正式和敵人交手，但她對年來所學極有自信，所以神情也顯得分外鎭定，聞言之下，一笑道：「于當家的請盡量施爲，到了文某需要亮劍的時候，文某自然會亮劍。」

這簡直是對于禮虎的一種輕視，但于禮虎已橫了心，並不計較這些，錨鍊「嘩啦啦」一响，右手錘突然飛起，一招「遙叩紫府」，向黎玉雯迎面撞去。

黎玉雯嘴角噙着微笑，不閃不避，雙目凝視着飛來的八楞錘，覰錘來至切近，突以劍鞘向錘上楞角點去。

于禮虎也非庸碌之輩，那一招「遙叩紫府」，只不過是試探性的虛招，自不會讓對方點着，右手猛往回一帶，同時左手錘又已飛去，直取對方下腰部位。

黎玉雯因經過易容，臉色蠟黃蠟黃的，看不到飛上臉的兩片紅雲，但從清徹眸子裏暴射出寒芒，便知她已動了殺機！

男人和女人過招，最忌指向女人的胸域和下腰部位，因爲這是一種極下流的舉動。

不過，這並不能怪于禮虎下流，因爲他根本不知道黎玉雯是易釵而弁的女流，而黎玉雯也忽略了自己是男人裝束。

「下流淫賊，找死！」喝聲中，黎玉雯長劍業已出鞘，只見碧虹一閃，錘鍊已被攔中截斷，一柄碧霞流轉的寶劍，已觸到于禮虎的脖子上……

就在這間不容髮的當兒，驀聽一聲大喝道：「黎姑娘請手下留情！」

黎玉雯微一怔神，一條她極熟悉的人影凌空而降，原來是鄒七姑。

接着又响起一陣粗獷大笑道：「黎姑娘好俊的身法，果不愧是涵眞師太老前輩的高足，老朽又算是開了一次眼界了！」

于禮虎一招受制，以爲必死無疑，因爲他根本連對方的身法都未看清楚，冷颼颼的劍鋒已是砭肌生寒，所以只有閉目待戮的份兒，這時聽到他大哥的笑聲，才不禁詫異萬分的睜開雙目……

「于老三，還認識我老婆子嗎？」

「啊！是七娘！」于禮虎青滲滲的臉上，有一份驟然的驚喜，也有一份慘敗的愧色。

鄒七姑自然看得出來，笑道：「這眞是大水冲倒龍王廟！于老三，讓大妹子一招半式是應該的。以後是一家人了，老婆子來爲你們引見引見！」

隨同鄒七姑出來的有于家其餘四虎，他們是按「仁、義、禮、智、信」排名，老大于仁虎、老二于義虎，老三便是和黎玉雯動手過招的于禮虎，老四于智虎，老五于信虎。

引見完了，于仁虎抱拳一笑，說道：「黎姑 ，這一切都是誤會，還請妳多多包涵！」

黎玉雯也抱拳道：「實是晚輩失禮，還請前輩多多担待！」

鄒七姑笑道：「儘管站在門外說些無謂的客套話，于老大，難道這就是你們五虎谷的待客之道嗎？」

于仁虎呵呵笑道：「七姑責備的是，兩位請入內侍茶。」

× × ×

鄒七姑和黎玉雯離開五虎谷，葉老三的馬車就在谷外等着。

黎玉雯懷着滿腹疑雲，急着想知道究竟，於是將坐騎拉在馬車後面，一頭鑽進了車廂。

蹄聲得得，輪聲轆轆……

車廂中，鄒七姑笑道：「老身料到妳會等不及的。」

「玉雯最怕打悶葫蘆了。」黎玉雯抱怨的道：「七姑既和于氏兄弟有那些淵源，而且又知玉雯是來五虎谷，爲何不先告訴一聲呢？也免玉雯出手傷人啊！」

「傻孩子，這妳錯怪老身了，老身也是在妳和于老三對話時趕到的。」鄒七姑嘆口氣道：「于氏兄弟雖曾追隨先父多年，但先父過世後，老身也因厭倦江湖風險，蒙觀主收容，修習無爲之道，這其間已相隔十數寒暑，一個人心性的變遷是無法估計的，老身怎知他們仍否念舊！」

黎玉雯道：「玉雯總覺得七姑處理這件事，實在太過冒險了！」

「孩子，老身還要告訴妳一個妳極想知道的消息。」鄒七姑笑笑道：「老身已得到令尊和令兄的消息……」

黎玉雯果然急不及待的問道：「他們現在那裏？」

鄒七姑道：「已往九疑山去了……」

黎玉雯疑惑道：「他老人家也知道是池鎭平……」

鄒七姑搖搖頭道：「妳錯了，他不是去找池鎭平。」

黎玉雯不解的道：「那去九疑山幹什麼呢？」

鄒七姑笑笑道：「你們父女查訪仇人正好殊途同歸，都找到了陰風教，聽說當年刦奪令尊鏢銀的賊子，正是現在陰風教教主『黑手閻羅』巢斌，這不是很凑巧的嗎。」

黎玉雯聞言大急道：「家父兄人單勢孤，太危險了！七姑，求妳老助玉雯一臂之力，咱們得趕上他們，否則，後果實在不堪設想！」

鄒七姑道：「孩子！沉住氣！令尊勢力並不孤單，老身敢斷言，陰風教開大典之夕，也就是該教覆滅之時！孩子，妳知道爲甚麼嗎？」

黎玉雯兩眼睜得大大的，望着鄒七姑搖了搖頭。

「據說陰風教的組成份子——當然是指把持總舵重要位置的，都是當年『黑煞黨』的漏網餘孽，『黑手閻羅』巢斌名義上雖是陰風教的教主，其實只是一具傀儡，因爲幕後還有一位牽綫的太上教主，也就是原『黑煞黨』的首領『七絕書生』厲雄。」鄒七姑說至此處，突然問道：「孩子，妳聽說過『黑煞黨』嗎？」

黎玉雯領首道：「聽家父約略的提起過，那是一個幹盡傷天害理的組合，老百姓受盡荼毒之苦，因爲他們勢力龐大，各派都噤寒蟬，後來終於惱了一位武林奇人，出面糾集各派，才在江西懷玉山一鼓將『黑煞黨』盪平，消聲匿跡了十餘年，想不到又蠢蠢欲動起來！哦，七姑，那位武林奇人是誰？這次撲滅陰風教他會不會參加？嗯？」

鄒七姑笑道：「那位武林奇人，就是妳現在的恩師，也就是紫雲觀觀主！」

黎玉雯驚喜的道：「原來是玉雯的恩師！不用說，這次她老人家準又會出面的……咦？奇怪，拜別恩師時，她老人家怎未提及此事？七姑，妳老這消息又是從那裏來的？」

「老身在途中遇到了孟五姑，」鄒七姑道：「她奉觀主之命前往各派連繫，約定中元日在寧遠縣冷道城的玉皇廟會合，令尊和令兄已去江西建昌府，到時也會趕到冷道城去……」

黎玉雯詫異道：「建昌府？家父去建昌府幹嗎？」

鄒七姑笑道：「尊翁已簡放建昌府的知府呀，令尊大概是去告知尊翁有關妳的消息，以及追查仇人的情形。」

「啊！」黎玉雯默然片刻，幽幽地道：「七姑，現才不過初夏，距中元還早呢，咱們準備去那裏？」

「當然是回紫雲觀囉！」鄒七姑道：「孟五姑曾傳觀主之命，着咱們即刻回觀，在這段時間裏，觀主還欲傳妳兩種絕學，屆時才有致勝的把握！」

黎玉雯萬分感動的道：「恩師她老人家對玉雯眞是恩比天高，玉雯眞不知將來如何報答她老人家呢！」

鄒七姑笑道：「觀主功力通玄，胸羅萬有，已是地仙中人了，還用得着妳報答嗎！」

頓了一頓，又正色道：「妳眞存心報答師門厚恩，倒也有個辦法。」

黎玉雯連忙問道：「七姑，是甚麼辦法？」

鄒七姑道：「使師門發揚光大！觀主因自己一生淡泊名利，常以未能及身光大紫雲觀爲憾事！如果你將來能完成觀主這份心願，不等於報答了師恩嗎！」

黎玉雯頓時神情穆肅，滿面堅毅之色，的說道：「多承七姑指點一切，玉雯今後有生之年，决也以光大師門爲職志，至死不渝！」

鄒七姑感動的道：「好孩子！老身也許看不到紫雲觀飛黃騰達那一天，但老身衷心祝福妳一定成功！」

× × ×

玉皇廟是一座很大的道觀，殿宇連雲，香火極爲鼎盛！

廟中有二十餘名道士，觀主李道元雖已年逾古稀，但鬚髮漆黑，精神異常矍鑠，頗有仙風道骨之概！

廟後，撑天古木成林，蔭蔽着一棟精緻小築，門額上塑着三個瘦金體字——「養性軒」，是觀主李道元修眞養性所在。

正是上燈時分，養性軒內燈火通明，香烟繚繞。

這時，觀主李道元正陪着一代武林奇人涵貞師太，在討論着「將欲無陵，固守一德。」和「人心惟尼，道心惟微。」的道理。

孟五姑，鄒七姑和黎玉雯都未隨侍在側，因爲她們都各有職責——負責監視玉皇廟週遭，以防奸細潛入。

約莫定更時分，養性軒內已經坐滿了人，李道元雖然養性葆茹，修爲有素，並非武林中人，所以對在場來客，均陌不相識，涵貞師太均爲之一一引見——

少林派掌門方丈澄心大師，及羅漢堂高僧澄靜、澄慮。

武當派掌門觀主道朔道長，和大弟子率眞。

青城派掌門人「竹杖神翁」甘霖和師弟「擒龍手」暴炳衡。

峨嵋派長老玄通大師。

衡山派掌門師叔「劍叟」莊鼎。

鄂東靳家堡堡主「筆拐雙絕」靳慕儒，武師「火鴿子」公冶美，「鐵沙掌」姜志。

川西喻氏三英，「巧手魯班」喻白泉，「乾坤雙環」喻白川，「紫衣女」喻白虹。

黎玉雯的父親「短戟溫侯」黎敬梓和兄長黎玉虎。

引見完畢，李道元一一稽首，亟道仰慕之忱。

養性軒權充爲這干俠義道的議事廳，因涵貞師太齒德俱尊，且曾出面邀集各派覆滅「黑煞黨」於前，所以仍一致公推其爲議事主席。

涵貞師太僅說明：「陰風教的總壇即設在舜原峯巔。」便請在場衆俠，各抒破賊卓見。

經過一番熱烈發言和討論，涵貞師太歸納各人意見，作了如下的決定：

一、明面：由「短戟溫侯」黎敬梓出面拜山，向該教教主「黑手閻羅」巢斌討取鏢銀，隨同前往的有「筆拐雙絕」靳慕儒，喻氏三英，「擒龍手」暴炳衡，澄慮大師、鄒七姑、黎家兄妹共計十人。

二、暗面：澄心大師和澄靜大師由峯左潛入。道朔道長率弟子率眞由峯右潛入。「竹杖神翁」甘霖和玄通大師由峯後潛入。「劍叟」莊鼎率領「火鴿子」公冶靈，「鐵砂掌」姜志暗中接應，並相機作擾亂性的虜置。

三、由涵貞師太率領孟五姑，暗中嚴密監視該教幕後太上教主「七絕書生」厲雄的行動。人事分配既畢，暗面各組相繼告辭，很穩秘的離開了玉皇廟。

片刻後，明面拜山的浩浩蕩蕩地向九疑山而去。

× × ×

中元節的晚上，玉宇無塵，一輪銀盆似的皓月，高掛天中，給九疑山抹上一層淡淡的銀灰色彩。七月中旬，湘南一帶應仍是浴暑時令，但山中氣候極爲凉爽，習習晚風，使人感到分外舒暢。

黎敬梓一行十人，都是武林健者，脚程自非常人可比，自冷道城至九疑山入口不過一十餘里路程，他們不到半個時辰便已到達。

九疑山在寧遠縣南，羅岩九舉，異嶺同勢，所以名爲九疑。

山有九峯；曰朱明、石城、石樓、娥皇、舜原、女英、簫韶、桂林、杞林。舜原峯居中，高接雲漢，上有飛泉懸瀑，蹊徑險絕，陰風教總壇便設在峯頂。

那是一座美侖美奐的雄偉建築，重樓疊閣，屋宇櫛比，遠望雲烟繚繞，無殊神宮仙闕！正門東向而開，門額上塑着「陰風宮」三個顏體金字，門前是一條碎石鋪成的寬敞之路，啣接盤峯而下的羊腸坡道，寬敞道路兩側，移植千株翠柏，排列成行，愈顯得陰風宮氣象萬千。

時値子夜，陰風宮懸燈結綵，燭火通明，議事廳內樂聲悠揚，原來他們的開教大典，正方興未艾。

黎敬梓一行因依照江湖規矩投帖拜山，除了在入山時，經把關教徒略加盤問，並施放三支藍色蛇焰，向總壇報訊外，一路倒是毫無阻擋。他們到達陰風宮，投了拜帖，自有教徒負責接待，不過陰風教開教大典，並未邀請任何門派觀禮，所以他們被接待在迎賓館暫時休息。

開教大典一直延續到丑正才告禮成。

黎敬梓等人自感到萬分不耐，一個兩鬢斑白，身着青綢長衫的瘦長老人適時走進來，抱拳道：「勞諸位貴賓久等了。老夫黃通，奉敝教主之命，來請諸位貴賓至議事廳見面。」

語氣森冷傲慢，黎敬梓等人雖然很生氣，但想想此行目的，也就只冷冷一笑，按捺住滿腹怒火。

穿過一片佔地數畝的廣場，便是金壁輝煌的議事廳，廳高十丈，裏面是可容納數百人而不感到擁擠，其寬可知。

黎敬梓一行剛到大廳門前，黃通已搶先一步入廳，高聲道：「稟教主，來賓帶到！」

用「帶」而不用「請」，顯然是對黎敬梓等一行人的極端奚落，但黎敬梓等人仍然忍住了，沒有發火。

抬目向廳內望去，正面神龕業已幃幔低垂，不知所供何方神聖，神龕前是一張長條供桌，上面擺滿了三牲花菓，燭台香爐，香爐中香烟裊裊，氤氳滿室。

供桌前，正中的虎皮交椅上坐着一個濃眉巨目，饒頰鋼髯的修偉老者，他，就是陰風教的教主，也就是黎敬梓追尋多年的刦鏢仇人——「黑手閻羅」巢斌。

巢斌兩側，雁翅般一邊坐着八人，年齡都在三十五歲以上，一律青色長衫，面目森冷，對黎敬梓等十人渾如不見。身後是一雙青年男女；女的雙手捧着一隻金光燦爛的香爐，男的捧着一根溜金鐺。

這些人中，黎敬梓僅認識兩人，一是巢斌，另一個便是殺婿仇人「喪門劍」池鎭平。

黎玉雯見到池鎭平，雖然銀牙咬碎，但在父親和許多前輩面前，還是强行抑住了快要爆炸的復仇火燄。

巢斌聽到黃通稟報，連身子都未擡一下，僅低喝了聲：「爲來賓看座！」

黎敬梓已跨進了大廳，哈哈笑道：「不必了！閣下一步登天，排場倒眞是不小——嘿！黎某不是來向你這位教主道賀，用不着客套！」

巢斌冷冷的道：「那閣下是來討債的囉！」

黎敬梓沉聲道：「二十萬官銀，十六條人命，我想閣下不會願欠來世債吧！」

巢斌濃眉一揚，突然敞聲大笑道：「本教金銀盈倉滿庫，人命更不值錢，不過就憑你們這幾塊料，哈……」

「筆拐雙絕」靳慕儒大聲喝道：「巢斌，你身爲一教之主，說話時最好能有教主的風度！」

巢斌巨目中暴射出兩道兇芒，指着靳慕儒道：「你是個什麼東西，也配和本教主說話！」

靳慕儒怒極而笑，指指坐在巢斌兩側的人道：「你問問你手下這些黑煞黨漏網餘孽，便知靳爺和你說話，是在抬擧你這個武林敗類！」

巢斌大喝一聲，驀地站了起來，用手

向外一指道：「到外面去，巢某若不讓你們死上十天，備受煎心刮骨之苦，就枉爲陰風教主了！」

議事廳外的廣場之中兩陣對圓，一邊是陰風教之巢斌和手下的十六名教徒，一邊是以黎敬梓爲首的一干俠義道。

黎玉雯與殺夫仇人見面，早已目眦俱裂，殺機盈面，此來她已恢復本來面目，低聲向她爹黎敬梓說了幾句，便縱身到了場中，手中碧虹劍一指「喪門劍」池鎭平嬌叱道：「惡賊，殺夫之仇不共戴天，你還不趕快滾出來受死！」

池鎭平請示過教主—也是他的再授藝恩師，便賊嘻嘻的出列，走到和黎玉雯相距七尺停住，輕薄地笑道：「當年池某看上妳，正是妳的福份，想不到妳竟看上了那個手無縛鷄之力的小窮酸。嘿！池某得不到的，也決不讓別人得到，池某能讓那小窮酸死在妳這賤人的肚皮上面，做個風流鬼，已是格外開恩了……」

這番不堪入耳的話，黎玉雯已是羞怒交迸，那能容他再往下說，碧虹劍一振，叱道：「萬惡賊子，看劍！」一招「玉女投梭」，向池鎭平分心刺去。

池鎭平自拜在巢斌門下，也已技藝大進，怎會將黎玉雯放在心上，喪門劍「撥草尋蛇」，反削對方皓腕。

他做夢也未曾想到黎玉雯已投入一代武林奇人涵眞師太的門牆，武藝造詣，已高出他不知凡幾，即使是換上巢斌，也只在伯仲之間，難分軒輊呢！

池鎭平不知死星已照命，猶在逞口舌之利，大施輕薄道：「黎姑娘若肯開方便之門，池某願率先爲入幕之……」

黎玉雯氣極恨極，殺機早動，三招過後，也正是池鎭平口舌輕薄之時，突展新近習成的「電閃三式」，顧名思義，這三式劍招完全象徵閃電之速，池鎭平「賓」字尚在喉間，半片腦袋已飛上半空，同時胸口也着了一劍，黎玉雯皓腕一沉，給池鎭平來了個大開膛，登時腸肚肝臟流滿一地，眞是慘不忍覩。

寫來費了很多筆墨，其實當時只是一瞬間之事，巢斌雖已警覺，他對方劍勢實在太快，他正欲出聲提醒池鎭平注意，但爲時已晚，池鎭平已受到了應得的報應！

黎玉雯劍劈殺夫仇人池鎭平後，登時淚如泉湧的以劍拄地，仰面望向虛空，喃喃地道：「芳郎，爲妻的已爲你報了血海沉仇，你在天有靈，可以聊感安慰……」

她正傷心默禱，敵陣中一個手撚銅棍的虎面壯漢，搶步而出，指着黎玉雯喝道：「妳這女人，看年紀不大，心腸倒是又黑又狠！」

喻氏三英中的老二「乾坤雙環」喻白川長笑而出道：「朋友，想死嗎，喻二爺送你上路也一樣，先報個名兒吧，喻二爺這對生死圈下可從沒死過無名之輩哩！」

虎面漢子怒道：「老子是『一棍奪命』夏山嵐，你小子既搶着墊背，就拿命來吧！」

喻白川哈哈笑道：「你這黑煞黨漏網餘孽，九死之餘，不閉門思過，竟又助紂爲虐，眞是名實相符的『下三檻』了！」

夏山嵐被對方調侃，只氣得「哇哇」怪叫，熟銅棍一掄，「風行草偃」，向喻白川攔腰掃去。

喻白川身形暴退三尺，已將乾坤雙環擊在手中；他這對乾坤雙環粗逾兒臂，直徑盈尺，每隻重約二十餘斤，也算是重兵刃中一種。他雙環在手，突欺身而進，和夏山嵐展開了一場硬打硬砸的拚鬥。

巢斌對池鎭平之死雖然皺了皺眉頭，但並無悲慼表示，這時向黎敬梓這邊冷聲道：「這樣一對一的打下去，實在太浪費時間，咱們都算得上是仇人見面，也用不着講究什麼規矩了！」

話完，自身後年輕人手中接過溜金鐺，揮手大喝道：「大家上！」

一場混戰，於焉展開！

寧靜的陰風宮內，登時人聲鼎沸，殺聲震天！黎敬梓父子雙戰巢斌，「紫衣女」喻白虹獨鬥一個痲面老嫗，其餘都是以一敵二，戰爭暫時成了膠着狀態。

由暗中潛入的三組人，都受到了極强的阻擋，由於敵人對防守上的準備極爲週到，加以天然險絕的地形，使潛入之人都被阻在峯腰，無法越雷池一步。

臨陣作戰，一個主將對敵軍實力的分析和判斷，常爲勝負的主要因素，涵眞師太這次實在太高估了陰風教的實力，當然這也是有原因的，過去黑煞黨肆虐武林，各派多噤若寒蟬，一則固因各派互有成見，不能團結一致，再者黑煞黨內高手如雲，確非任何一派可獨攖其鋒，後來一代奇人涵眞師太激於義憤，奔走各派間曉以大義，才使各派捐棄成見。懷玉山一戰，雖將黑煞黨瓦解，但黑煞黨的首領——一代巨梟「七絕書生」厲雄，和幾個重要頭目都突圍逃逸，各派高手也死傷纍纍，元氣大傷！這次陰風教突然崛起江湖，涵眞師太即得到情報，過去黑煞黨漏網的高手，均投入陰風教中，「黑手閻羅」巢斌雖名爲教主，其實只是一具傀儡，凡事都得聽命隱身幕後的「七絕書生」厲雄操縱，就因爲這個緣故，涵眞師太才對陰風教作了最高估計，殊不知她却上了厲雄一個大當！

其實投入陰風教的黑煞黨徒，只是些次要的脚色，厲雄本人和他的得力黨羽並不在陰風宮內，涵眞師太得到的情報，完全是厲雄使的狡計，其實他們此時正在一處極隱秘的地方，商議各個擊破各派的毒計呢！以上只是交代涵眞師太對敵情判斷錯誤的原因，但情節不屬本故事範圍，就此一筆略過不提。

負責接應的「劍叟」莊鼎，他率領「火鴿子」公冶靈和「鐵砂掌」姜志二人追隨在涵眞師太和孟五姑後面，由正面入山，一路上雖遇到很多處明樁暗卡，但都被走在前面的涵眞師太和孟五姑制了穴道，所以他們這一撥，倒是很順利的登上了舜原峯。「劍叟」莊鼎翻身上了一座石岩，踞高臨下向內張望，廣場內戰況仍在如火如荼的進行，却未發現暗中潛入的澄心大師等人，不禁感到詫異。

他下岩後和「火鴿子」公冶靈，「鐵砂掌」姜志略爲計議，便即分頭行事。

防守峯左峯右和峯後的，都只是陰風教下一些武功平平的徒衆，他們只是憑藉着有利的地形，和一匣十支的强勁諸葛匣弩，加以今夜月色明朗，視綫清楚，才使得一干潛入的俠義道，全被阻在峯腰，束

手無策。

莊鼎和姜志便是分道去清除那些伏樁，接應被阻峯腰之人上來。「火鴿子」公冶靈則潛入陰風宮內，施展他獨門絕活。

黎敬梓父子雙戰「黑手閻羅」巢斌，數十合後，已是險招迭見，巢斌的一根溜金鐺，確曾經過名家指點，不但招式奇譎，尤其是份量極重，而黎敬梓的短柄畫戟和黎玉虎所使用的單刀，長短和份量上都較溜金鐺遜色多多，加以技不如人，雖是父子聯手，自難免相形見拙了！

其餘的尙算勢均力敵，如「筆拐雙絕」靳慕儒，澄慮大師，鄒七姑和黎玉雯，雖均略佔上風，却無法取得絕對優勢，所以纏戰半個更次，仍是個不勝不敗之局。

黎玉雯芳心中最爲焦急，她曾不時以眼角餘光溜向父兄那邊，雖見父兄迭遇險招，苦於自己被兩個功力不弱的頑敵纏住，無法分身，徒自急得咬碎銀牙！

其實黎玉雯是當局者迷，忘了她恩師涵眞師太尙隱身暗處，盱衡全局，如果黎敬梓眞有危險，即使她自己爲了對付「七絕書生」暫不露面，也會着孟五姑現身解救的。時間在激烈的鏖戰中悄悄逝去，那輪銀盆似的月亮已由舜原峯的上空，西移到了娥皇峯頂。

涵眞師太也不禁感到詫異起來，因爲她所見到的敵方人物，和她獲得的情報有很大的距離，不止「七絕書生」厲雄未見現身，就連他手下的幾個最得力黨羽也未見露面，難道……

她正沉思的當兒，驀見陰風宮的樓閣，突然烈燄騰空，同時，暗中潛入之人也紛紛現身，場中戰況登時起了急遽的變化，她心中一動，暗道一聲：「不好！」

「五姑，妳快去助他們一臂之力，盡速解決這裏的問題，咱們已經中了厲雄那魔頭調虎離山的狡計！」

孟五姑聞言一愣道：「觀主，厲雄迄未露面麼，怎知……」

涵眞師太不待孟五姑話完，焦急的一揮手道：「現已來不及說了，快去吧！」

×　×　×

一場慘烈的搏鬥，很快的結束了。

陰風教一敗塗地，陰風教主「黑手閻羅」巢斌被黎玉雯所殺，其餘教徒非死即傷……陰風宮後的火勢，經夜風的助威，愈燒愈旺，頃刻延及全宮……

涵眞師太現身向大家說明她心中的疑慮是：「陰風教的突然出現江湖，只是厲雄用以轉移咱們注意力的狡計，貧道很担心他們趁虛到各派去攪擾，如有損失，都是貧道計慮不週的罪過！現在事不宜遲，這裏的善後，就勞黎大俠和他的男女公子留下處理了！」

黎玉雯淚眼婆娑的向涵眞師太低聲道：「師父，徒兒此間事了，想隨家父去一趟建昌府，探望一下徒兒那苦命的孩子，以了塵緣，還請師父恩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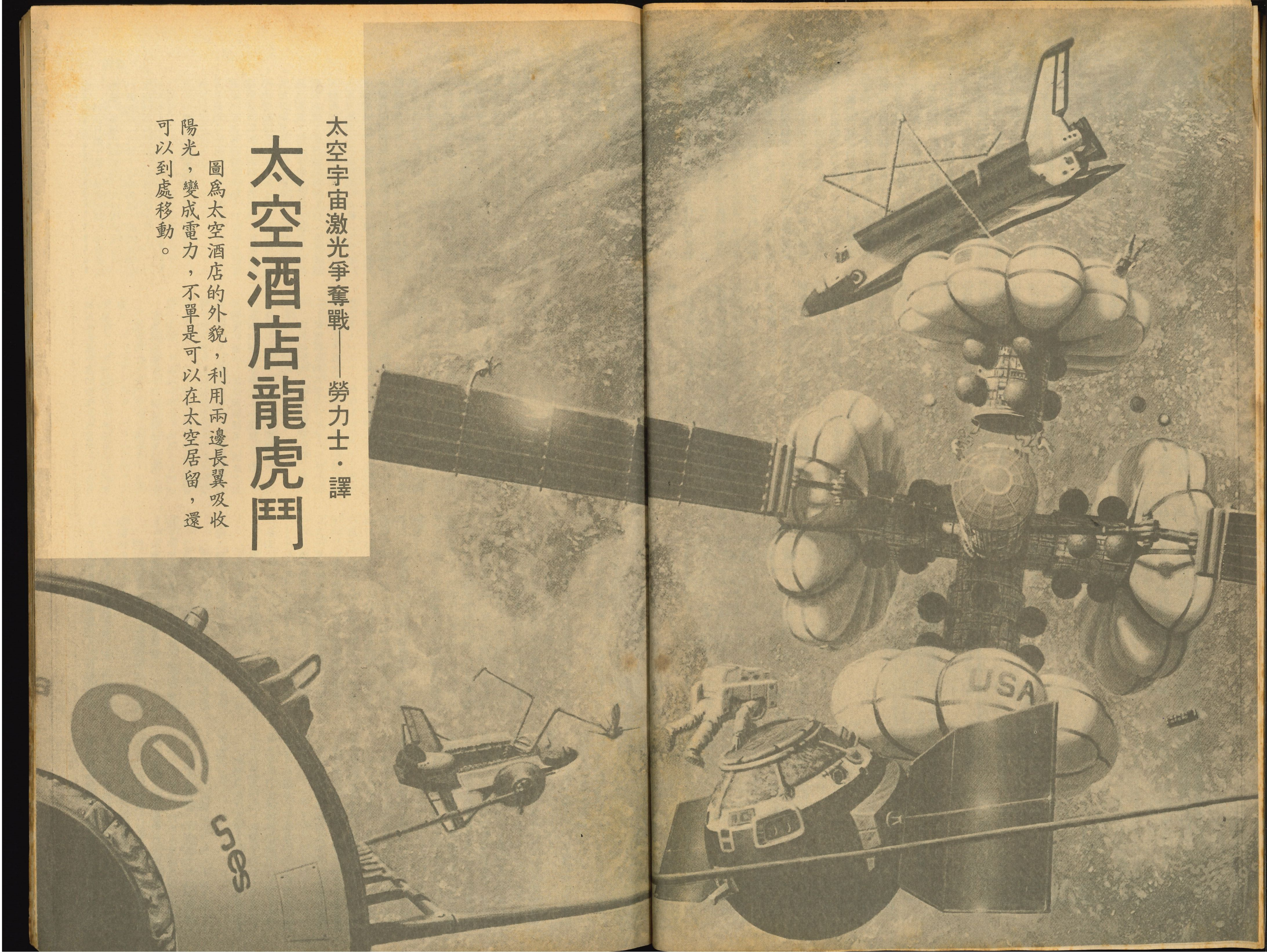
涵眞師太慈祥的道：「孩子，母子天性，妳以後也應該常常去探望他的，爲師雖已年逾八旬，不還在紅塵中躑躅嗎！」

×　×　×

天亮了，舜原峯巔的火勢仍然轟轟烈烈，但人蹤已杳，只遺下幾具血肉模糊的屍體在等待着兀鷹的光臨！（本文完）

太空宇宙激光爭奪戰——勞力士・譯

太空酒店龍虎鬥



圖爲太空酒店的外貌，利用兩邊長翼吸收陽光，變成電力，不單是可以在太空居留，還可以到處移動。

科技日進千里，美蘇之間的冷戰變成熱戰，各種武器都是以太空作爲戰場的，「激光劍」代替了刀槍劍戟，兩派高手在太空酒店展開驚心動魄的龍虎鬥！

激光劍出鞘殺氣騰騰

紐約「中央體育館」裏面，有許多人聚在一起做各種健身運動，其中有些健身運動含有競技的意味在內，最有刺激性的一種競技運動就是劍擊比賽了，如果鬥劍的雙方平平無奇，需要佩戴很厚的護罩，還有面具，那是全無意義的，反之，搏鬥雙方都穿了很普通的棉衣出戰，沒有頭盔，只是使用不碎玻璃的眼鏡去保護一雙眼，那就不同了，雖然雙方都使用「鈍劍」，劍尖有一個小鉛球，不會刺傷人，更不會流血，但仍是很美妙的，吸引力很強，原因是觀衆在座欣賞的時候並不覺得他們雙方都有嚴密的保護。

九月十八日的一晚，氣溫漸涼，却又不是寒冷，正好鬥劍，一共有十六個劍手從美國各地分別來到紐約，在中央體育館的鬥劍場一顯身手，當然是有一個目標，原來十月一日在芝加哥鬥劍場之內有一場很精彩的比賽，三個從鐵幕到美國挑戰的「劍擊手」，將由美國三個地方選出的高手接戰，芝加哥、洛杉磯以及紐約，各佔一席位，除了紐約之外，其餘兩個地方的「劍擊手」都已挑選出來了，至於紐約，早已决定在九月十八日的晚上選出一個，作爲美國三個劍擊手當中的一個，故此在練習劍術這一羣的青年劍客當中，稍爲有名氣的人，都蠢蠢欲動，希望爭取這個榮譽。

儘管如此，他們都是心裏有數，沒有一個美國的劍擊手能夠敵得過東德的「史提夫卡廸」，因爲「卡廸」是奧運會的劍擊金牌得主，頭上掛着「世界劍擊比賽冠軍」的榮銜，很難找到對手，可是，向美國挑戰的另外兩名劍擊手，分別從捷克以及匈牙利選出，却是寂寂無名，因此之故，美國劍擊手如果輸了一場給「卡廸」，其餘兩場能勝，仍是打贏，實情如此，他們仍然覺得雄心勃勃。

由於時間短，紐約的劍擊手有二百多人，很難採取淘汰賽去找出最有資格應戰的劍客了，故此在教練「沙域」的精心挑選之下，只是十六個劍擊手搏鬥，「沙域」採取十分古怪的方法挑選英才，先行使用一副撲克抽簽，點數最細的兩個人交手，輸的出局，贏的留下來，再由另外一個屬於細點數的人參加，直到最後兩個大點數的人展開龍虎鬥爲止。

從表面上看來，似乎這樣安排，拿到烟士或公仔的人佔了優勢，實則不然，「沙域」教練認爲十六個人當中，如果眞的有一個人打得一手好劍，不管他是最初交手抑或最後交手的一個，仍是打贏的，這個人甚至可以一口氣打贏十五個對手，故此採取最簡單的方法决定鬥劍的次序。

他的想法似乎有點偏見，料不到在場連環搏鬥當中，眞的有一個認眞出色的劍擊手，二十三歲，叫做「咸美頓高德」，他眞的有勁，在排名第七的次序落場交手，一口氣殺敗所有參戰的人，膺選冠軍，他打了八九場，沒有吃過一劍，可以說是壓倒性的勝利了。

鬥劍之後，同在一起喝酒聯歡，「沙域」教練稱讚他一句，順口說：「小子高德，原來你的劍術這樣美妙，你大有機會拿一條激光的劍在太空搏殺！」

高德說：「教練，你說的激光劍是否星球大戰所用的武器呢？」

「正是如此。」

「我不相信有這種劍，我一直以爲它只是幻想中的產物。」

「你不相信激光？」

「激光只是把光綫收細，使它變成一束又一束，直到無法變得更細爲止，那些光綫比較強，我所知道的激光就是如此，夜總會的歌舞表演很喜歡把激光，投在舞娘或歌星的身上，使她看起來更加突出，凼綫玲瓏，只此而已，那種光綫是沒有實質的，我不相信它能夠代替我們用來搏鬥的劍。」

「如果有這種劍，你是否願意抓着它搏鬥呢？」

「在地面搏鬥我也許爲了好奇心的驅使，發生興趣，如果在太空搏鬥，我就缺少興趣了，萬一滑了一脚，離開了飛行物體，飛出太空之外，跟地球一起旋轉，變作太空垃圾，然後餓死，那是很痛苦的，我對太空一切活動並無好感！」

說到這裏，有人向他擧杯祝捷，高德沒有再說下去。

高德雖然是很有條件的體壇健將，酒量却不大好，他只是喝了兩杯酒多些，就覺得有點迷惘，不想再喝，偏是那麼湊巧，向他預祝勝利的人太多，他沒法推辭，再喝兩杯，離座的時候，脚步虛浮，如果沒有人扶他走出戶外，他可能昏昏迷迷的睡在地板上面。他隱然覺得三四個人扶他走出來，隨後，他坐在車廂裏面，便即酣睡，到了他清醒，不錯的，他是躺在床上了，却又不是躺在自己的一張床上面，十分困惑。

他翻身坐了起來，四邊的牆壁是白色，他以爲是醫院，再看清楚點，他又沒有那麼想，只是覺得那個地方很乾淨，並非醫院，大概是一個有身份的人欵待客人的房間。

如果他的想像確是事實，那個人準是他乘坐的汽車車主了，此人是誰？他缺少推想的綫索，索性不再想下去。

突然，外邊有人敲門。

他跳下了床，穿了衣裳，開門看看，站在房門外面的是個黑皮膚的女僕，不覺愕然

她居然懂得他的姓名，說：「咸美頓高德先生，我的主人卡博士叫我盡量傾聽房裏的聲响，但覺有些聲响，認爲你已經覺醒，便即敲門，問你需要甚麼，如果你沒有甚麼特殊的需要，洗漱之後，請到客廳跟卡博士同進午餐。」

高德說：「多謝你的侍候，你叫甚麼名字呢？」

「我叫艾倫。」黑皮膚的女僕很恭敬的說了一句，隨即轉身走開。

高德很高興，難得有這麼熱誠欵待朋友的人，急於見見他，略爲停頓，洗漱之

後，便即走到外邊去。

客廳之內有一個人正在閱讀報紙，看見他自遠而近，打個招呼，高德說：「卡博士，大概你就是昨晚扶我到這個地方的人了，感謝你的救命之恩。」

「高先生，你怎會說得這樣嚴重呢？我叫做卡恩，是太空總署的人，因爲我年輕的時期喜歡舞刀弄劍，兼且是沙域教練的朋友，由他帶我到中央體育館欣賞你力戰羣雄的劍術，你喝酒的時候，我也在座，看見你喝醉，故此駕車送你返寓所休息吧了，區區小事，何必言謝。」

高德很鄭重的說：「卡博士，從你這方面看，只是小事，可是，從我這邊看，却可能是大件事，亦未可料，你有沒有發覺到他們向我敬酒是不懷好意的嗎？如果沒有人照料，我已經喝醉，任由他們扶着我走到戶外，那就不堪設想。」

「高先生，你太過多慮了，你奪取出綫的榮銜，接受鐵幕劍擊手挑戰，敗在你手上的人，即使有些妒或恨，不見得因此對你有甚麼邪惡的企圖，假如我不在場，沙域教練未必肯讓他們把你帶走，他也是很精明的，總會想像到壞的一方面，稍爲想想，他就會親自出馬，送你回家。這件事情已經成爲過去了，坦白點說，我十分賞識你，希望引薦你進入美國的太空總署，獲得比較高的職位，很快你就有機會步步高升，你的意思怎樣？」

高德笑了笑，說：「卡博士，你不是向我說笑吧，我正在讀書，所攻讀的是文學，跟太空的任何一種科學絕不相干，憑甚麼本領在太空總署棲身呢？」

「不，高先生，你太過謙虛了，就憑你卓絕的劍術，已經有資格在太空總署做一名太空保鑣。」

「卡博士，你越說越出奇了，我從來沒有聽說過太空保鑣這個名稱，相當有趣，已經升上太空了，所有人都關在穿梭機或者射月火箭的太空艙之內，怎會需要保鑣呢？進一步說，即使在一個離開地球的飛行物體裏面，需要保鑣，所需要的人只是槍法奇準的殺手，怎會需要劍擊手呢？難道置身於天頂也有機會鬥劍嗎？」

「是的，實情確是如此，眞的到了天頂仍需要劍擊手的，正如你跟沙域教練談話所述的情況，因爲現時已經發明了激光劍，既然有激光劍，當然需要劍擊手。」

「眞是有趣，你可否讓我摸摸激光劍呢？」

「當然可以，我這一座屋子裏面就有激光劍，你可以試一試用它出擊，絕無危險，吃過了午餐之後，我帶你到激光室看看它。」

過了一會，高德就給他引進一個八角形的房間裏面，牆上掛了許多塊圓鐵，形如鐵餅。

卡博士向他望了一眼，說：「那些圓鐵就是激光劍，使用它的時候，十分簡單，只是拍了拍它，露出把手，再又按一按掣，便有一條激光發射出來。」

高德定神去看，只見他摘下圓鐵之後，不過輕輕的一拍，便即看見圓鐵的一邊跌下一個長管形的鐵器，它是相連的，很快又看見卡博士動手去按動鐵管形的把手了，突然眼前閃出一條光來，它是白中帶青的，長度和闊度跟一柄古羅馬使用的闊邊劍相似。由於它略帶青色，一眼看去，殺氣騰騰。

高德說：「卡博士，我直覺到這一把劍的威力大過普通刀劍，是也不是呢？」

「對，你的眼光不錯，它當然是威力大過任何一種刀劍的，倘非如此，那就不必千方百計去創造它了，至於它的威力，跟實刀或寶劍相同，拿它向敵人劈殺，就算對方用最有名氣的寶劍擋格，即時把它分爲兩截，至於激光劍本身，只是透着高熱的一條光，沒有一種兵器可以把一條光斬斷。」

「爲甚麼你握着劍柄而不會感到灼熱呢？」

「問得好！高德先生，你懂得如此發問，可見你對科學也有相當基礎了，照道理說，既然一條光可以把一把寶劍劈斷，它一定是極端灼熱了，實則不然，它雖然很熱，却不是利用熱力把對方的刀劍熔解，只是發出極快速的震動力，把它震斷，因爲那種震動力在光的本身發射出去，護手那塊圓鐵，避熱兼避震，故此握着劍柄的手，毫無損害，跟他握了很普通的刀劍相似，更奇怪的是這一點，如果你把那條光向一個人的身體刺去，光的尖端跟他的身體仍有一兩吋的距離，他不會受傷，因爲他身上沒有一個地方跟那條光接觸，即是沒有受到電子的震動。」

「那條光是由電子震動所發生出來的嗎？」

「是的，切勿輕視它，假如你用右手握了一柄激光劍作戰，左手無意中碰了碰它，或者你的劍鋒碰了碰自己的大腿，即時喪命，故此有資格拿它作戰的人，必須是第一流的劍擊手。」

高德笑了笑，說：「那麼，你大概是看上我了，是也不是呢？」

卡博士輕描淡寫的說：「我並非急於找尋一個適合的人做太空保鑣，因爲現時還沒有巨型的飛行物體創造出來，假如你願意接受我的聘請，我優先考慮。」

高德的反應很是冷淡，說：「卡博士，對不起，我不喜歡到太空去，除非有特殊的理由，否則我不會接受你的聘請。」

卡博士很興奮，說：「照這樣看，你仍有可能接受我的聘請了，我想問問你，在甚麼情況之下你才願意到太空去呢？」

「有兩個原因，假如美國跟一個甚麼國家開戰，橫豎我必須參軍，那就投入太空的陣營之內，握激光劍作戰，倒也不錯，另外一個原因是太空飛行物逼近銀河系的時候，我有機會看見一些在地球上面從來沒有出現過的顏色與光亮，啓發我的靈感，我是學習藝術的，到時我就有興趣到太空去。」

卡博士哈哈大笑，說：「好的，我等候你的佳音。」

高德捲入太空戰的漩渦

高德的精力旺盛，達於極點，只是酣睡了半個黑夜以及一個上午，他已經一切復元，可以做任何一種健身運動，不過，他直覺到「中央體育館」的人想找他的麻煩，他沒有興緻到那邊去了，他只是想打

電話給女朋友「梅麗」。

電話接通了，梅麗說：「你是高德嗎？我眞是担心你！你在甚麽地方呢？既然你在街上借電話打給我，還是到我的家裏談談吧，我眞的有許多話想對你說。」

「好，我立刻拜訪。」高德說。

梅麗眞的是嬌艷脫俗，身型臉相以及談吐都是第一流的，她使高德伴在身邊的時候，他也覺得高貴許多。

事實上她眞的是身嬌肉貴的，她的父親「梅克卡里」，在紐約華爾街金融界的名氣响噹噹，除了是銀行家之外，還擁有三間巨型的金飾珠寶店，鑽石是很値錢的，他往往一宗鑽石的交易達到三億美元，他沒有兒子，只有梅麗這個女兒，無怪他把她看做活的巨鑽了，在他的私人別墅之內，分前後兩座，中間還有一堵牆隔開，只有小門柘通，他住在前座，梅麗住在後座，因此之故，高德拜訪她，不必跟梅老先生見面。

他倆已經進入熱戀的階段，只是因爲高德的性格倔強，不想吃軟飯，故此沒有談論婚嫁！

他走進長島第一街第三號的梅家巨宅，再入大客廳，老遠就有人向他打招呼，急步走近，擁抱在一起。

那個地方，正是「二人世界」。

他陶醉在熱情的擁吻，很久，然後鬆手。

出乎意外的，她剛剛鬆手，就幽幽的說：「高德，你沒有遭遇暗算，流血身亡，我眞是高興！」

高德愕然。

他沉住氣說道：「梅麗，爲甚麽你這樣說呢？難道你知道有些人想找我的麻煩嗎？」

「是的，昨晚你壓倒十多個堅強的對手，在你這方面來說，値得自豪，可是，你有沒有想到中央體育館品流複雜，可能有些蘇聯的特務混入呢？如果他們認爲你有機會跟東德的第一流劍擊手史提夫卡廸對抗，設法使你受傷，無法出賽，你就完了，倘若那些人把心一橫，你可能死在附設滅聲器的一柄手槍之下。」

她所講的情況跟昨晚發生的遭遇互相脗合，高德聽了，不覺心上一沉。

想了想，他的眉心一皺，說：「難道我因此躲起來嗎？」

「如果我是你，我就躲起來。」

「躲在甚麽地方呢？」

「倘若你不怕別人講閒話，可以躲在我的家裏，橫豎我們相聚的日子無多，你多找一點時間跟我敍敍也好。」

「爲甚麽你這樣說呢？」

「沒有甚麽，如果你眞的想知道我爲甚麽這樣說，我可以把你帶到前座，爸爸暫時不回來，你有兩三個鐘頭欣賞太空酒店。」

高德吃了一驚，說：「梅老先生眞有興緻，他在地球上面經營的生意不算少了，居然有這一份豪氣跑到太空開酒店！」

「你是否說他視財如命呢？並非如此，他這一間太空酒店並非單獨經營的，還有一個機構合股，它就是美國太空總署，至於酒店本身，只是巧立名目，其實是太空裏面一個頗爲重要的分站，亦可以說是太空之戰的物資倉庫。」

「我逐漸明白了，相信太空酒店有許多個房間，每一個住客付出巨欵，大概它

圖爲太空酒店的內景，因爲它沒有地心吸力，每一步都在空中飛行，習慣了它，仍可隨意走動。

收費若干？能夠容納多少住客？請你告訴我！」

「我並非全部明瞭的，不過，你提出來的問題，我却可以一清二楚的回答，照爸爸的預算，那一間酒店除了大小職員以及機師之外，可以容納一百二十名住客，每位收費一千萬美元。」

「收費這樣昂貴嗎？相信它不容易找到一百二十名住客。」

「不，實情剛剛相反，它的住客早已客滿。」

「眞奇怪，竟有那麽多的人受到你爸爸愚弄？」

「高德，你說得太過份了，酒店是眞眞正正設在太空的，食宿一流，怎能說是愚弄呢？」

高德說：「小姐，你千萬不要動氣，我說得太快，口不擇言，才會說出愚弄這個名詞，其實我應該說擺佈，這個名詞比較貼切些，我的想法如此，不妨告訴你，一般人肯付出巨欵無非想看看太空的奇景，如果置身在太空酒店裏面，想到外邊逛逛也不可以，永恒給黑暗的太空包圍，如果面對陽光，却又熱到腦裂，整天留在房間之內，等於變相的坐牢，這樣子的生活，簡直是難以忍受的，並非免費乘客，而是每位一千萬美元，梅老先生居然有辦法找到那麽多的遊客，眞是了不起！」

「你說得太多了，還是走到前座看看吧！」

最後，她很冷靜的說，看起來有點神秘。

他倆穿過前座與後座相連的小門，走到前座那邊，輕而易舉，原來前座含有許多關於太空酒店的模型，另有七彩掛圖，充份反映出梅老先生曾經在這方面費了一番心血。

巨型的模型，加上了掛圖的每一組分解圖形，即使是普通人也可以看得懂，高德當然是很清楚的了解那是甚麽一回事了，他逐漸對它發生興趣，衝口而出的說：

「原來它是逐個小組分別給穿梭機帶上太空然後組合的，相信它所浮動的太空某一處，必然是在地球與月球之間，大概距離月球近些，是否如此呢？」

「是的，確是如此。」她很快回答。

「梅老先生會不會在太空酒店住三幾晚呢？」

「他當然要留在酒店裏面，因爲他是創辦人，如果創辦人也沒有信心到那些古怪的飛行物體居住，別人更加沒有信心了，爲了表現他的信心，他並非單獨走到太空酒店居住，我也同行。」

高德大吃一驚，說：「你對太空所知有限，爲甚麽他要把你帶到上邊去呢？」

「高德，你大概有些誤會了，我不是機師，只是太空酒店的公關主任而已，只要我懂得多講幾個國家的語言，我就有資格到太空酒店，別忘記，我是耶魯大學語言文學系的學生，這個職務，正好由我担當！」

「照這樣看，你似乎有點喜歡到太空了，爲甚麽你有點愁眉不展呢？」

「高德，我不是早已對你說過了嗎？我每天每晚都想念着你，只是我一個人到了太空，你却留在地球，且又樹敵太多，

我實在不放心。」

「那麽，我想盡辦法弄一張機票好了，有了機票，我就是搭客，能夠跟你在太空相敍。」

「高德，你以爲這是孩子玩的遊戲嗎，每一張機票是一千萬美元，即使你眞的有那麽多的鈔票，仍是沒用，因爲它已經售賣清光。」

高德很鄭重的說：「如果你的腦筋靈活一點，你就會知道我是很有把握弄到一張機票的了，我不必花錢去買！」

梅麗聽了，半信半疑。

高德担心梅先生提早返家，趕快離開那地方。本來他應該伴着她回到後座，可是，她却是滿懷心事的說：「我有些要緊的事情要做，遲些再來看你，現時我急於到外面，我會保護自己，不必担心。」

說完，他不理會梅麗有甚麽反應，急急忙忙的走出梅氏巨宅。

他快得像一陣風，求見卡博士，進了門，剛剛坐下，他就很興奮的說道：「卡博士，我很想你回答我一個問題，你說過如果有一件龐然大物，在太空飄浮，那就需要保鑣，那一件龐然大物是否太空酒店呢？」

「正是太空酒店，你怎會知道這是的，一個機密消息呢？」卡博士有點詫異。

高德說：「我剛從梅克先生的大府回來，只是聽到這一句，你就會知道我已經懂得全部秘密。坦白點說，我跟梅小姐熱戀，她是太空酒店的公關主任，我想照料她，故此我很樂意接受你的聘請，」

「好，我說過的話，當然作準，從今晚開始，你是太空酒店的保鑣了，月薪一萬美元，兩個月之內起飛。不過，你必須在它起飛之前盡量保護自己，你認爲住在甚麽地方才是絕對安全呢？」

高德搖了搖頭，說：「我在耶魯大學讀書，攻讀文學系以及美術系，住在學生宿舍裏面，那種地方談不到安全，梅小姐叫我住在她的家裏，我仍然担心梅老先生不高興，萬一我跟他發生爭執，誤了大事，實情確是如此，我自問沒法找到一處安全的地方。」

「好的，我把你送到太空城吧，那個地方十分隱秘，可以說是無人知曉，再安全也沒有了，你在舍下吃晚餐，喝杯酒，明天我把你帶到那個地方去。」

「好的，謝謝你的栽培。」高德很是高興。

他跟梅麗研究太空酒店，躭擱了不少時間，聽了「晚餐」這句話，才覺得有點餓，因此之故，那一頓餐吃得十分開心，還喝了一杯酒。

酒裏有藥，他絕不知情，只是覺得迷迷惘惘，如在夢中，很快就跌進了夢鄉，到了他覺醒，已經置身於太空城裏面。

他翻身坐起，看見枱上有一張紙，寫着：「如果你覺醒，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扭開錄音機。」

枱上有一個錄音機，他趕快啓播。

錄音機開始轉動了，幽幽的說：「高先生，眞是對不起，你有機會扭開錄音機，顯然是你已經覺醒，希望你的健康一切正常，我沒有對你說知太空城在甚麽地方，因爲那是高度的秘密，你在這裏居住，只是過客性質，根本上你不必理會它在甚麽地方，只是知道它是美國的某一處，那就夠了，你所住的是超等客房，附連浴室，洗漱，小型的圖書館以及一個自動煮食的厨房，那裏有焗爐，食物，雪櫃很大，你喜歡吃甚麽就吃甚麽，你可以從房間裏面隔開了玻璃窗望到外邊去，但却不准出外，原因是那座房屋本身有一副效能很高的清潔空氣機器，缺少了它，你就會中毒身亡。窗外到處瀰漫白色的毒霧，那是化學工廠冒出來的烟，無法避免，任何一個人都是要留到屋裏的，沒有交通工具，今天我所說的就是這些，再會！」

高德聽了這番話，他知道自己已經捲入太空爭霸戰的漩渦了，既成事實，無法避得開，他只好一切聽從命運的安排。

那座房屋彷彿銅牆鐵壁，無論如何他是逃不了的，只是隔開玻璃窗看看外邊的景色，他就倒抽一口氣。

即使他有本領逃出去，他也沒法生存，他從來沒有看見過一座城市是如此怪異的，靠近他的窗外是一條跑道，跑道上面停放了一架飛機，頭尖尾大，尾部有幾十個噴氣筒，料想它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飛機了，看來它是兼有戰鬥機以及轟炸機兩種特色，較遠之處，工廠林立，不管是近處抑或遠處，地上冒着白烟。

一聲隆然巨响血肉橫飛

他的活動全部禁止，他懇求卡博士允許他用長途電話跟梅麗交談，第二天，才有決定，仍是從錄音機透出來的，這樣說：「對不起，這一座太空城只是工廠以及機場的瞭望塔之電話，仍非外人能夠借用，一句話說，這個太空城絕對守秘，要是城內的人跟外邊通話，被敵人收聽，知道它在甚麽地方，使會發生危險，故此任何人住在客房之內，並非住在工廠區，都是無法跟其他地方取得聯絡的，不准打電話，寫了信也沒有郵差，你還是安心的住下來吧。」

高德沒法可想，只好不分晝夜的閱讀偵探小說。

雖然沒有日曆，他用餐刀在床脚劃下一些刀痕，仍然可以分辨他在客房之內居住了多少天。

很快就住了一旬，有一天，他扭開錄音機，正好傳出卡博士的說話，卡博士說：「還有幾天，你就要參加芝加哥鬥劍場的一場龍虎鬥，到時你的對手是東德的劍擊手史提夫卡廸，你究竟打輸給他好呢？抑或戰勝好呢？我無法加以判斷，希望你把自己的想法告訴我，仍是上次一樣，只要你對錄音機講話，我自然收聽得到。我所感到困惑的是這一點，他是奧運會的劍術金牌得主，除非你把渾身解數施展出來，你是必輸的，假如你想揚名，或者想替美國爭一點聲譽，免得三個選手全部打輸，你一定是傾全力出擊了，他可以看清楚你如何出擊，早作準備，眞的有機會在太空交手，他就更加有把握取勝，從這個角度看，你應該稍爲隱藏，不過，三個人出戰，要是全軍盡墨，則又太過丟臉，因此我覺得十分煩惱，無從決定取捨，很想聽你的意見。」

高德想了很久，然後有所決定，對錄音機說：「卡博士，以下就是我的意見，現時在國際劍擊這一項比賽，俱是施展歐洲劍法取勝的，其實劍法有許多種，除了向前刺出的歐洲劍法之外，還有左右砍劈的劍法，包括日本劍以及中國劍在內，還可以在長劍當中夾着一些刀法，不管勝負，那天搏鬥，我打算用歐洲劍法出擊，讓他緊記在心，眞的在太空交手，我不再使用歐洲劍法了，改用別的招式，他就無所施其技，至於那晚搏鬥，請你把我跟卡廸比劍的一場，看做壓軸戲，安排到最後，到時我沒有出場已經獲悉另外兩名劍擊手的勝負，如果他們二人都是鬥輸的，我將捨命出擊。」

翌日有回音了，卡博士仍然用錄音機告訴他，他的建議不錯，决心這樣做，此外，卡博士還對他說知，他必須在當晚開始，任何一晚，喝一小杯酒睡覺，如果有一晚他覺醒之後，形勢不同，他即時可以知道他已經睡在芝加哥的「雪宮酒店」裏面。

他有甚麽辦法可想呢？明知酒裏混和了份量相當高的鎭靜劑，仍然要喝。

那晚他以爲命運有了轉變，不料他覺醒，仍在原處，只好沉住氣照常過活，又是一天，他睡得更甜，覺醒之後，已經置身於雪宮酒店之內。

這種轉變，早在意料之中，使他大大的驚喜欲狂，還是一張臉孔，他只是剛剛看到那個臉孔就喜形於色，喊了一聲道：

「梅麗！」

「這是夢裏嗎？」

「當然不是做夢！」

「那麽，你準是卡博士派來的了，是也不是呢？」

「可以這樣說。」

「不管怎樣，看見你眞好！」

「你的本領眞大，居然可以說服卡博士聘你做太空保鑣！」

她臉露微笑，看來更加可愛了，可是，臉對着秀麗如花的梅小姐，他突然心上一沉，說：「阿麗，我眞是猜不透你的父親爲甚麽要冒險走到太空，坦白點說，太空酒店的目標太大了，此行可能有去無歸，我懷疑你們是被逼的。」

「被逼？那一個人逼我們做不願意做的事情呢？」

「阿麗，你不要太過激動，我並非指有一個人逼梅老先生幹這種事情。我只可說他在一種奇異而又可怖的勢力支配之下，身不由主，我們比較深入的研究這件事吧，美國太空總署的權力很大，能夠動用很大宗的經費去建造太空的飛行物體，包括太空城在內，爲甚麽他要跟一個商人合作呢？顯然它是想借此掩飾眞正的目標了，依照我的觀察，太空城不分朝夕的趕功夫，必然是準備發動一塲太空之戰，負責供應太空軍事物資以及糧食的就是太空酒店。

「回說你的爸爸吧，他能夠在短短的十多年，變成銀行家，還有金飾店以及鑽石店，作爲巨大投資的人，恐怕是太空總署，因爲太空軍用物資包括了黃金鑽石，如果我的估計沒有錯誤，梅老先生在十多年前已經是金融界的特務！」

這句話太過驚人了，梅麗心上一震。很遲，梅麗緩緩的說：「他是特務也好，不是特務也好，既然他是美國人，有這種義務替國家効力，相信你同意這種解釋吧？」

「我完全同意，認爲他問心無愧！」

「阿德，你認爲他是光明正大的人，那就不必查根問底了，還是談談你在明天晚上必須做的工作吧。」

「是的，明天晚上九點鐘開始，就是美蘇的劍擊選手鬥劍，我排在最尾後的一塲。」

「卡博士叫我通知你，明晚你將採取最安全的措施，進入鬥劍塲，到時我會伴送你一程的，保證你安全。你出塲比賽的時候，沒有人騷擾你，你必須記得這一點，鬥劍結束，離開了比劍的長方形塲所，你不要立刻回到更衣室，一定要走進洗手間去。」

「爲甚麽我要這樣閃縮呢？」

「我不知道，我所知道的只是這一點，到時卡博士將會在洗手間等候你。」

他聽了，恍然大悟，說：「阿麗，我習慣了說一句聽候命運的安排，現時應該有些更改，應該說聽從你的安排。」

到了正式比賽的一晚，「高德」才有機會離開「雪宮酒店」，走向「芝加哥鬥劍場」，不過，他並非坐在車廂去的，他依照梅麗的吩咐去做，走上天台，然後乘坐直升機，在「芝加哥體育館」的天台降落，乘電梯降到下邊去，這樣子的途徑當然是很安全了，沿途梅麗留在他的身邊，他更加開心。

一方面他的心情開朗，鬥劍的時候，劍法靈活得多，另一方面，他知道自己落塲交手之前，兩個選手都敗在鐵幕的劍擊手之下，故此他面對着實力強大的對手，加倍起勁。

史提夫卡廸不是弱者，起碼他是世界劍擊冠軍，照情形看，他比較上略佔優勢，不過，落塲作戰不久，他的劍術殺得性起，突然之間，用他的長劍兜住對方的劍，旋轉不停，那一招旋風劍是「沙域」劍術教練最出色的一招，果然厲害，只見卡廸的一把劍被對方捲住，無法擺脫，一退再退，那把劍竟然脫手而飛，他大驚失色，高德的劍尖已經像毒蛇般伸展到他的咽喉，公證人立刻宣作「勝負已分」，免得他當衆出醜。

雖然美國的劍擊手輸了兩塲，可是，最重要的一塲比賽，却是由高德戰勝了金牌得主的世界劍王之王，爭回面子，各人齊聲喝采，在情緒方面看來，蘇聯發動的一塲劍術比賽，總算是打和，不至於一面倒，鬥劍塲出現頗爲融洽的氣氛。

在這樣的和穆的氣氛當中，高德應該是很高興的，他却盡量提高警惕，原因是他必須佯作走進洗手間，暫時擺脫擁護他的朋友，包括劍術教練沙域在內。

離開鬥劍塲的核心，回到更衣室，那一截路本來是很短的，因爲他們要撥開觀衆走過去，沿路跟捧塲的人握手，故此走得很慢，快要走近洗手間的時候，他低聲對沙域說：「我要走進洗手間，可能要一段時間才走出來，請你引導他們一起走進更衣室等候我，不必留在洗手間外邊。」

這樣做很是尋常，沙域點了點頭，便即大聲叫喊，先走一步，從紐約那邊走向芝加哥的劍擊手都給他帶走了，高德單獨走進洗手間。

他從很嘈吵的場合走向冷靜的一間大房間，總是感到有些異乎尋常的，他剛走進去，發覺那個地方非常冷靜，只有一個人站着，高德只是看見他的背影，不期然的發生錯覺，以爲他是「卡恩」，衝口而出的喊了一聲：「卡博士！」

他的喊叫聲剛剛湧出來，局勢突發，背着他站立的一個人，忽然轉身，這傢伙的臉孔竟然跟他的一模一樣，高德呆若木鷄。

他只是呆了一呆，那個怪客已經採取攻勢，一拳撞擊他的額角太陽穴。

高德大叫一聲，倒地昏迷，怪客立刻閃身走出，一直走進了更衣室。

當時高德爲了比劍，改穿「劍袍」，怪客不單是經過整容術，臉孔跟他酷肖，還穿了劍袍，可見他是有心替代高德的了，爲何他要這樣做呢？沒有人知曉，所知道的只是這一點，他不是替代高德做甚麼含有挑戰性的工作，只是做了犧牲品。

他剛剛走入劍擊手專用的更衣室，只是略爲停步，已經聽到一聲隆然巨响，整個更衣室已被炸毀，有人趕快打電話報告，也有人走到災場搶救，同時有人放聲大哭。

他本來是看見了怪客就嚇呆了半截，暈倒在地，忽又給爆炸聲震醒，迷惘中，聽到有些人大叫美國的劍擊手死光了，劍術教練沙域也炸死，高德炸到腸穿肚裂，他再度嚇呆，倘不是有人扯了他一把，他簡直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活着抑或死去。

扯了他一把的人，竟然是「卡博士」，他在迷惘中被卡博士帶到側門，在紛亂中走到戶外，閃電般走進車廂裏。

有一個女人在車廂之內等候他擁抱，他毫不懷疑的擁吻她，跟着他看見卡博士坐在司機的座位上面，駕駛那一架汽車駛往郊區。

車停了，三個人先後走出來，進入了一座很精緻的別墅，高德然後逐漸冷靜下來，心裏明白這一切變化都是卡博士預先擺佈出來的，想起了他的替身，却又有些難過。

終於他開口了，緩緩的說：「卡博士，誰是我的替死鬼呢？」

「此事跟你無關，不必多問。」

「爲甚麼你派一個人做替死鬼，讓他炸死，還讓沙域教練一齊死去，却不肯想辦法阻止那個定時炸彈爆炸呢？」

「我認爲它是手榴彈，從窗外拋進來，突然爆炸，並非定時炸彈，至於替代你炸死的人，純然是運氣欠佳而已，我只是叫他做你的替身，並非打算做替死鬼！你必須明白這一點，他是特務，無權選擇做甚麼工作，你是我們聘請的劍手，你的遭遇跟他完全不同。」

「那麼，我的工作大概是甚麼呢？」

「我早已經說過，不妨再說一遍，你就快跟梅小姐一起，同到太空酒店，不過，身份不同，她只是公關主任，你却要負責保護所有人的安全，必要時你會拔劍決鬥。」

「爲甚麼不用手槍呢？」高德說。

「你大概不知道這種屬於太空的科學理論了，任何一種太空飛行物體，被子彈打穿一個細小的洞，都會影响到艙內的氣壓不平衡，發生爆炸，故此進行破壞工作的特務，一定用激光劍，決不會用手槍或手榴彈，因爲他也在那個艙內。」

「照這樣看，我是有些用處的了，無怪你們珍重我的生命。」

最後，高德冷然說。

三角錐穿梭機隨時升空

不管高德認爲這種行爲是否可鄙，他已經捲入漩渦，無法退縮了，事實上他也是很難退出圈子外面的，因爲那一宗爆炸案件發生之後，他已經被人看做幽靈，沒法在大庭廣衆出現。

想到了前路茫茫，他就有點後悔，可是他的地位提高了許多，即使有些危險，仍是值得的，況且梅麗跟梅老先生已經準備在太空酒店停留一段時間，他熱愛着她，即使他做太空保鑣不是爲了美國而是爲了她，他也要到太空去，此念一起了，他就冷靜下來。

她像小鳥依人似的依戀着他，他倆在別墅內指定那房間過活，天天都是蜜月。

那個房間是經過特殊處理的，沒有人能够偷聽，也沒有一種武器可以傷害他倆，他分分鐘凝視着她，有許多話要說，却又不知道從何說起。

她曾經問他一句：「你是否特務？」

他很冷淡的說：「我只是聘請來的保鑣，對甚麼都不知情。」

在蜜月房裏面，有的是時間，他不自覺的想起了她問過的問題，輪到他提出問題，他柔和地吻了吻她的臉頰，說道：「阿麗你可以把眞相先告訴我嗎？你是否也是特務？」

「爲甚麼你要這樣發問呢？」

「因爲我們歇宿的一座別墅，正是特務的巢穴，如果你不是特務，你的爸爸梅老先生必然是特務了，妳打算怎樣回答我呢？」

「我只能對你說知，我並非特務，爸爸是否特務呢，我無法替他作出決定，你看見的，梅家只是父女兩人，却分做前座和後座，顯然的，我跟爸爸生活在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如果你執意想知道他的身份，向卡博士打聽比較好些。」

兩人偶然有三幾個鐘頭分手，卡博士偏偏在這一段時間單獨召見他，可是，當着卡博士的臉前，他又沒有勇氣提出那個問題去打聽梅老先生的身份了，只好把它擺在心上，集中精神，凝神傾聽卡博士的說話。

卡博士說：「高先生，我每次單獨召見你所講的話，每一句都是重要的，現時我開始跟你交談了，希望你重視我的說話，我首先想對你說的是這麽一句，今晚我們要坐一架叫做三角錐的一種高速飛行物體出動了，它將以最快速的速度，擺脫地心吸力，一直飛往月球那邊，目的地不是月球，是太空酒店。」

「太空酒店已經離開了地球，在太空組合嗎？」

「準確一點說，太空酒店是在太空城建造的，只是分批送到太空的某一處，加以組合，這種工作已經完成了，因爲你不能够外出，梅麗可以外出，我給她五個鐘頭的時間，叫她料理所有私事，她跟你一起坐在三角錐的穿梭機裏面，飛往太空酒店，半年然後飛同來，假如在太空發生不測之憂，她就永遠不會重返地球了，故此我叫她料理私事當中，涉及後事，你有甚麼屬於身後事的事情需要料理嗎？」

「沒有！」

「是的，我們早已深入調查過，你是個孤兒，由叔父撫養，假如你死了，有一百萬美元撫恤金，那些錢該交給誰呢？」

高德想了想，說：「第一個承受人，當然是梅麗，不過，她跟我同在太空酒店之內，如果酒店爆炸，我死，她也會死，故此我應該在地球上面找另外一個承受人，正如你所說，此人就是我的叔父。」

「好的，我們的談話句句都有錄音機錄取，這句話可以說是你處理身後事的方式了，我召見你只想談的只是這些，如果你有甚麼疑問，我能够同答，不妨說出來，我必然盡力同答你，事實上我不能够伴你一起到太空的，今晚交談之後，不知道我們是否仍有再晤之期。」

「你既然說甚麼問題都可以問，我想知道梅老先生是否特務，可以說說嗎？」

「我可以把實情對你說知，高級的特務只有主管的人知情，決不會街知巷聞，我不是特務頭子，你的疑問沒法同答。」

「那麼，我再問另外一句，大多數人覺得整個地球沒有一處安全，萬一美蘇之間發生核子戰爭，可能導致全球毀滅，故此他們很想到太空去，是否太空比較地球安全呢？」

圖爲美國太空城的秘密基地，在地球的某一處，只有太空總署才懂得它在甚麼地方，那一架飛機就是最新型的太空穿梭機，定名「三角錐」。

「假如蘇聯的科學家沒有這樣想，早作準備，以爲太空比較地球安全，快要發動核子戰爭，先行發射升上太空的飛行物體，那就太空比較地球更不安全了，到時可能展開太空爭霸戰。」

「也許現時我們就快闖入太空的三角錐穿梭機是太空爭霸戰的秘密武器了，是也不是呢？」

「太空爭霸戰的秘密武器，不止一種，它只是其中的一種而已。」

「太空酒店會不會變成秘密武器？」

「當然不會，任何一種秘密武器都是要講究速度的，它却慢吞吞，你一眼就可以看得出來，它只是試驗人類能否在太空生活的一種工具，叫做太空酒店，一點也不錯。」

「我沒有甚麼話要問你了，如果你有甚麼吩咐，請你說出來。」

「我想對你說知，太空深不可測，如果沒必須離開酒店的理由，切勿走出任何一個太空艙之外，我現時贈給你一件寶物，它是軟金屬製造的腰帶，你應該不分晝夜把它縛在腰間，到最危險的關頭，你突然離開太空艙，它就是你的救命恩人。」

說完，他把一條三吋闊的金屬帶拿出來，有如皮帶一般，繞過高德的腰部。

它十分貼服，高德說：「如果你沒有對我說知，我眞的沒法估計它是金屬的製成品，多謝你的賜惠，你已經救過我一次了，希望它救我第二次。」

兩人的談話到此爲止，告一段落了，分手之前，卡博士叫他保守秘密，不要把剛才召見他交談的一切對梅麗說知。不消說，高德當然是一口答應。

這是他跟卡博士最後的晤談了，雖然以後兩人仍然保持聯絡，多次交談，却非晤敘，只是利用無綫電話講述心聲。

太空酒店的龍虎鬥

升空的時間已到，高德以及梅麗坐在穿梭機之內，它是三角形的，看來很兇猛，因爲它尾後有許多的噴氣筒，能够噴出氣體，把它推動，它的上下左右每一個方位都裝置了「激光槍」，光綫所到之處，即時爆炸焚燒，可以說是攻擊性的飛行物體，如果十多架穿梭機圍攻一架飛機，對方是無法應付的，此外，它還有陽光電池，一邊飛行，一邊吸收陽光，補充電力，故此能够飛行很遠，它進入太空之後，根本上不必再靠動力推進了，納入軌跡，便即可以倚靠別個星體的吸引力航行，顯然它是高德眼中所見任何一種飛行物體當中最犀利的一種，它使高德意味到太空爭霸戰即將開始，甚至有可能在地球上面發動大規模的戰爭之前，它已經在太空展開龍爭虎鬭。

穿梭機從地面升起的時候，沒有甚麼特色，可是，它衝破大氣層進入太空的一瞬，却是很驚人的，不單是發生高熱，還有一陣陣撕裂一切的怪聲，震撼心弦，倖衝破了它才鬆一口氣。

三角形的穿梭機抵達太空指定的地點，遙遙的看見一大堆球狀物體飄浮，穿梭機再度加速，追上了它，在它附近停下來，高德以及梅麗分別穿了太空衣裳，保護自己，在太空走動，雖然是脚步浮浮，仍然可以走到一處可以打開艙門的地方，進入太空艙。

那個太空艙是複合的，一層之外還有另外一層，第二層才是乘客居住的地方。

兩個人都是安然抵達目的，走向「主艙」報告之後，分別安排在指定的艙位歇宿，一切平安，兩個人都很高興，最興奮的一個人還是梅老先生，由於高德護送他的女兒到太空酒店，他再三道謝。

高德很恭敬的說：「梅伯伯，你不必向我道謝，我是太空酒店的保鑣，當然要保護梅小姐到這裏來，今後我有一段頗長的時間留在太空酒店裏面，希望你指示我應做的工作。」

第一天，高德在太空酒店歇宿，雖然不習慣，幾天之後，他就逐漸習慣它了，最成問題的就是太空裏面沒有地心吸力，每走一步，就要設法穩定身形，再走第二步，那是相當麻煩的，他終於做得到，相當靈活。

他的工作很簡單，不過一早一晚巡視一遍而已，看來他是很安全的，可是，旬日之後，梅老伯忽然召見他在密室交談，低聲說：「高先生，我接獲了一個密令，曾經跟你比劍的東德劍擊手史提夫卡廸，他現時秘密潛入太空酒店，並且經過整容的手術不易辨認，他的目的如何，暫時未能獲悉，他既然來了，必然對這一間酒店不利，卡博士的作風是比較硬朗的，他希望我跟你合作，在他沒有發動攻勢之前，先行把他幹掉，你的意思怎樣？」

「我沒有特殊的見解，只是想替你服務，你想怎樣對付他？不妨明言。」

梅老伯想了想，說：「我首先要知道他可能採取甚麽方法破壞我的太空酒店，你對此事有甚麽寶貴的意見呢？」

「照我的想法，他冒險潛入，必然是蘇聯打算發動太空之戰了，換句話說，他可能是內應的奸細。正如卡博士所述，最好在他沒發動攻勢之前先行把他幹掉。」

「怎樣幹掉他呢？」

「我知道太空酒店有十多把激光劍，先行把它分別懸掛在餐廳或客廳等當眼之處，並且是東西各懸一劍，只要他搶先拿起一把劍，我就會拿第二把劍，我有足夠的自信心把他殺掉。」

「你不必當衆殺他，免得驚動嘉賓，只要你跟他搏鬥的時候逼近太空艙的開關之處，我弄開了掣，你使勁逼他退後，從第二個太空艙退到第一個太空艙，他就完了！」

「這樣安排，再好也沒有了，至於辨識之法，我認爲不是很困難的，首先，把婦女剔除，再其次，太高太矮或太肥太瘦的人也剔除，剩下來的人，由我辨認，不管他的年齡如何，只要我看見他頸子後面貼近髮脚的一處有瘀痕，此人必然是他。因爲最近他跟我比武，吃了我一劍，受傷之處就是頸子後面。」

「好，我們依照這個計劃去做好了，你不必太過緊張。」

太空酒店的內部間格，跟地球上面同類的酒店相似，經常有些人聚在一起，閱讀書籍，進食，或者隨意交談，逐個偵查，那是毫無困難的，高德依照原定計劃去做，果然找到一個頸子有傷痕的乘客，他的外貌看來有如老翁，叫做「卡靈頓」。

高德出其不意的大喝一聲，正想抓他，他已經快如飛鳥，飛奔到掛劍之處，摘下「激光劍」，轉身向高德刺去。

高德只是看見他走開，便即轉身走向另外一把激光劍懸掛之處，剛剛按掣射出激光來，對方的劍已經刺到，趕快閃避，先避後攻，就此展開了一場驚心動魄的龍爭虎鬥。

在座的人看見激光閃動，嚇呆了半截，不敢走動，只是留在原位，幸而激光劍只是刺到人體才發生致命的傷害，兩人互鬥，不會傷害無辜，他們不至於流血收場，鬥了一會，高德知道梅老伯憑着室內的閉路電視，一定知道他的苦鬥，立刻依照原定計劃去做，盡量守住中綫，逼對方退後。突然，艙門自動裂開，外邊有一股強大的吸力，把兩個人吸了出去，進入第一個太空艙，原來的艙門復閉。這種變化是極爲快速的，高德沒有拿定主意應付目前的險惡環境之前，第一個艙的艙門忽又自動裂開，他跟史提夫卡廸雙雙飛出太空酒店之外，進入無邊無際的太空。

奇怪的事情突然發生，史提夫卡廸連人帶劍，去得無影無踪，高德只是飛了一截路就被另外一種吸引力牽引，回到太空酒店，進入最低那一層的「小艙」之內。

那是一個球形的物體，帅剛剛進入，艙門復閉，同時有燈光閃耀，更奇怪的是他身邊飛出了一股頗爲熟悉的語聲。

那是卡博士的語聲，很柔和的說：「高德，這一切的變化全是我安排下來的，不管你被奸人所害，抑或被迫離開正常的太空艙，又或鬥劍的時候滑了一脚，總之，你飛出去太空之際，小艙的門立刻打開，吸引你身上的金屬腰帶，把你吸進去，只要你被它吸入，外艙的門自然關閉，同時聽到我在錄音帶預先錄下的語聲。

「你聽到我的語聲之後，有兩條路可供選擇，小艙之內有紅色以及白色兩盞小燈，燈下有機鈕，如果你按白色的機鈕，小艙就有本領把你送入大艙，反之，你認爲大艙有奸人潛伏，對你不利，你可以立刻按動紅色的機鈕，球形小艙就會自動脫離太空酒店，向太空之內距離最近的三角錐太空穿梭機飛過去，到時你用小艙的無綫電話跟機師聯絡，再由機師向我報告，你就可以離開球體，走進穿梭機，由它把你送回地球，現時爲了準備太空之戰，我派出二百架穿梭機在太空分區搜索，隨時開火，希望你在它們開出之前獲救，重返地球。」

高德果然獲救，他把一切遭遇報告卡博士，認爲梅老伯立心不良，想把他連同卡廸一起送出太空，死得不明不白，懷疑這個老翁有異心。

卡博士很冷靜的說：「他並非叛變份子，只是心狠手辣，他一直都認爲你配不起他的獨生女兒梅麗，有機可乘，就想把你剪除！忘記她吧，你有大好的前程，何必爲了兒女私情煩惱？」（完）

奇俠司馬洛故事

琴煞

馮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梅寶來到一間酒店上任當公關小姐，又遇到佐治在這裏當琴師，她暗中將他用攝影機拍了照片，然後暗中離開去M市，防止佐治跟踪，再轉囘去以前工作過的城市，找彼得通知司馬洛，而司馬洛也突然出現在她的眼前，使她驚喜交集，馬上將攝得佐治的照片交給他，司馬洛又查出佐治在那個城市刺殺了一個有錢人，同梅寶坐火車囘到那個城市，調查死者趙逸安的太太，趙太太取出她丈夫生前參加紳士俱樂部開幕的照片，其中參加典禮的紳士大部份都是被佐治殺害的，但仍然找不到什麽原因，二人只好再去找未死的佘清，追查此事的經過……

離奇兇案　錯綜複雜

「佘清不敢信任我，」司馬洛說：「他仍然怕我是來騙錢的，假如他告訴了我眞相，他怕我會拿着這個作爲把柄而勒索他，他不能得救，反而更加水深火熱！」

「這個小人！」高律師說。

他現在又回到了高律師那邊去了。高律師就是上一次那個死者韋先生的好朋友，司馬洛認爲，在這件事情上，反而是高律師能夠帮他。

司馬洛說：「這也難怪，他又不認識我，我甚至可能正是那個兇手！」

「他不肯講，」高律師說：「就證明那一次開幕典禮之中的確發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了。佘清不肯講出來，是一件虧心事！」

「韋先生也的確參加過這個典禮，」司馬洛說：「這照片中有他。」

「是的，」高律師說：「這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我沒有對你提起，而且，我不看這照片，我也不知道原來死者每一個都是在這照片中。韋先生根本沒有對我詳細講過參加時的情形——比這件事情更重要的事情多的是！」

「韋先生巳經死了，」司馬洛說：「他想講也不能了，主持這個慶典的，乃是第一個死掉的人，他也是不能講了，剩下來的人你看看還有誰可以講的？」

「這些人，」高律師一直在看着那張照片：「我也不是全部認識，而我所認識的，也不是熟到可以談這種事情的。」

「但是你是一位律師，」司馬洛說：「難道你也沒有辦法嗎？」

「對了，」高律師說：「我是律師！」他的手指在照片一指，「這一個，他叫吳永漢，可以在他的身上想辦法的。」

「你有辦法跟他講？」司馬洛問。

「你有辦法跟他講，」高律師說：「你跟他的律師講。我認識他的律師，他會相信他的律師的！」

× × ×

「但是這律師是個女的，」梅寶躲在司馬洛的懷中，撒嬌地說。

「這有什麼關係？」司馬洛說：「這個時代有很多女律師，她們也是一樣能幹的呀！」

「但是她是一個女人，」梅寶說：「你把我在這裏丟下來，去會一個女人！」

「但這個——」司馬洛爲之啼笑皆非：「這個律師可能是一個醜八怪，老處女，戴着有許多圈圈的深度近視眼鏡的，美麗的女人，誰會做律師呢？」

「我也見過很多美麗的女律師！」梅寶說。

「這——這是多餘的顧慮，」司馬洛說：「我又不是去巴結她，我是去跟她合作吧了，可以說我是去帮她的忙！」

「我知道我不擁有你！」梅寶黯然地說。

「這件事跟這個是無關呀，」司馬洛說。

「但我還是想擁有你久一些，」梅寶說：「我不希望你不回來找我！」

「我會回來的，」司馬洛說：「你想到什麼地方去了，這件事情是一定要去做的，難道你要我答應你不去找這個女律師嗎？」

「我祇是不願意，」梅寶說：「不過也沒有辦法了！你對我好些吧！」

她的手在他的身上動起來。

司馬洛自然明白這樣動是什麼意思，他說：「我們剛才……」

因爲他們還是剛剛經過了一段溫馨而又熱情的時光，平靜下來時才談這件事情的。

「我要你再對我好！」梅寶說。

司馬洛祇好再爲她服務起來。

他知道她現在這一次完全是心理上的需要，似乎她相信，假如她把他吸乾了，他就沒有能力再在別的女人身上發展，當然這方法是無效的，不過他是有理說不清，女人常常就是這樣奇怪的。

後來，他們終於又平靜下來了！

「你看，」梅寶說：「你可以應付很多女人，我怎可以放心呢？」

「假如我不做，」司馬洛說：「你又說我是留給別的女人了！」

「總之我不放心！」梅寶說。

司馬洛沒有做聲。女人對這種事情，有女人的做法和看法，梅寶雖然是個女中丈夫，也一樣是免不了的。他覺得辯下去可能越辯越糟，有理說不清了，所以就索性不做聲好些。

後來，沉默了一陣，梅寶又擁着他，說：「你不是在生氣吧？」

「當然不是！」司馬洛說：「我實在應該感到光榮呢！」

「對不起，」梅寶說：「我不過是很希望你回來吧了。」

「我會回來的。」司馬洛說。

「其他的什麼，我都不必你答應我了。」梅寶說。

司馬洛微笑：「其實我也不是一個小孩子，我會做我應該做的事情，我不應該做的事情，我就不會做！」

梅寶躺在他的懷中，漸漸睡着了。

司馬洛也很了解她的感受。她想與他一起去，但是不能够，因爲這根本不是她擅長的工作。以前司馬洛讓她留在身邊，不過是因爲知道她有危險，留在他的身邊是最安全而已。雖然她在調查方面也帮過了一個大忙，但是看情形，今後的工作是再也用不着她的，應該找一個地方把她安置，把她安置在高律師這裏是最好，因高律師有很充足的能力保護她。假如佐治要來把她殺掉的話，那佐治是自投羅網了。

就是因爲要與司馬洛分手，所以梅寶心裏很不舒服。

× × ×

那個女律師叫施雪林，她並沒有讓司馬洛在外面等，因爲大致的情形，高律師已經對她講過了。上一次，高律師就是因爲要司馬洛等得太久而弄糟了事情，這一次，施雪林就不想再犯同樣的錯誤。

她很可能還有其他的約會，或者有其他的事情要辦，但是司馬洛一來，她就把那些事都全部放棄了。

司馬洛呆呆地看着她。

「怎麼？」施雪林靠在辦公室桌子後面那張大皮椅上微笑着：「我的臉上有什麼地方，化粧品掉了下來嗎？」

「你根本沒用化粧品！」司馬洛說。

「對了，」施雪林說：「我不用那個的！」

「而你是一個很美麗的女人！」司馬洛說。

「我知道我並不醜，」施雪林說：「但是法律是不禁止一個美麗的女人做律師的，而且這有一個好處，法官和男性的陪審員都下意識地對我有幾分好感，我打贏官司的機會也就高一些了！」

「這倒是眞的，」司馬洛說：「而且，你還是一個很能幹的人！」他看得出這個女人在美麗之中，眼睛裏也有着一股鋼似的光芒。這是一個非常精明，而心腸有時也會很狠的女人。

「你不是來求我帮忙的，」施雪林說：「所以你用不着忝維我，還是讓我們先談談我們的正經事吧！」

「很好，」施雪林又說：「你對我講一次吧。」

「我以爲高律師已跟你講過了——」司馬洛說。

「他是跟我講過的，」施雪林說：「但是間接講的話總是沒有那麼清楚的，你自己再講一次會好些！」

司馬洛祇好對她再講一次。施雪林是一個很精明的女人，雖然外表柔美，但是有一雙非常硬及機警的眼睛，這雙眼睛就像要直探入司馬洛的心中似的。司馬洛相信，她是那種很多男人追求，却是不容易找到理想對象的女人，她是一個女強人，她認爲及格的男人一定不會是笨的男人，而不笨的男人會害怕她，因爲她是不易駕馭的，他們並不是一定要控制她，不過這樣一個女人，不是你控制她就是她控制你，沒有中間的。那些不怕她而追求她的都是笨的男人，看不出有這種利害，然而對這一級的男人，她又一定不會感興趣。

她並沒有對司馬洛提出什麼問題，因爲司馬洛也不是一個咀巴含糊的人，他講話都是講出了要點，因而他講得很明白。當司馬洛講完了之後，施雪林想了好久，然後才說：「我看的確是發生了一件很特別的事情，很可能這個叫佐治的人就是爲了這件事情而來尋仇。」

「你的當事人吳永漢，」司馬洛說：「你以爲他會對我講嗎？」

「假如他知道，他是會講的，」施雪林說道：「他什麼都跟我講，我是他的律師！」

「很好，」司馬洛說：「我們找他談談吧。」

「不能，」施雪林說：「他不會跟你講，祇要跟我講，因爲我是他的律師，他對我招認什麼，我都不能够指證他的。」

「很好，」司馬洛說：「你什麼時候跟他講？」

「現在我就約他。」施雪林說。

她立即按了電話，與吳永漢聯絡，約了吳永漢半小時之後見面，在吳永漢的公司裏。

施雪林放下電話，對司馬洛說：「我們今天晚上再見面，我請你吃晚飯。」

「不可以我請嗎？」司馬洛問。

「不能，」施雪林說：「在我的家裏吃，怎麼可以由你請呢？」她對他作了一個嫵媚的微笑。

司馬洛覺得，梅寶的担心未必是沒有理由的，女人有一種奇怪的預感，梅寶似乎已經感覺到了司馬洛是會有奇遇的。施雪林是一隻女狠，她正打算吃掉他。

施雪林告訴了司馬洛她家的地址和約了時間，司馬洛站起來要告辭。

「還有一件事，」施雪林說：「這個佐治，你有他的照片，你有利用這照片找過他嗎？」

「我有這方面的綫路，」司馬洛說：「但是我已經調查過了，這個人似乎沒有犯罪紀錄，這樣就無法知道他的眞正身份，就不容易找了。」

「高律師是有些不循法律途徑的辦法的。」施雪林說。

「不錯，」司馬洛說：「高律師已經晒了很多張照片，派了很多人在各地留意，但世界是那麼大，高律師並不是在全世界都有人。」

「而目前還不够證據發出通緝令，」施雪林說：「祇能够做到各地關口的警方留心這個人來往，發現這個人的時候，就把他截住盤問。」

「差不多是這樣，」司馬洛說：「你是律師，這種事情，你是比我熟啦！」

「很好，」施雪林說：「我們的確是已經盡了人事。今天晚上再見你吧！」

× × ×

人與人之間有時是很奇怪的，就像司馬洛碰到梅寶一樣，佐治也碰到了一個找他的人。不錯世界是很大的，而佐治可以去的地方很多，找他的人，不容易碰得到他，但是亦不一定是碰不到的。

這個人碰到了佐治，就是他的運氣不好。

佐治那時是正在一個離開司馬洛很遠的地方，但是，這却也是一個有他的目標在的地方，有照片中人在的地方，高律師都盡可能聯絡，及把照片送去了。

佐治正走在街上，給一張宣傳海報吸引了，那是一張很普通的海報，就是印着某個鋼琴家會在音樂廳中演奏，演奏的時間，演奏的曲子，以及門劵的價錢。佐治就停下來，神經地看着那張海報，正如他對愛麗絲所講的，這是他的一個不能達成的心願。

他很希望自己的照片能够出現在這樣一張海報上，自己能够登台演唱，但是他却已沒有機會這樣了。

這海報是貼在一間樂器店的橱窗玻璃之內的。

這玻璃雖然透明，却是也有反光的作用，好像鏡子。

佐治的眼光的焦點一轉，就看到了後面那個人，那個人最可疑的地方就是手上拿着一張照片，看看照片，又看看佐治，這雖然不是聰明的動作，却也無可奈何，因爲這人並沒有見過佐治本人，必須憑照片認人，而照片與眞人，通常是有點差距的，他必須要肯定這是不是他要找的人，像是很像了，但是他必須看清楚。

他還未有眞正看清楚佐治的機會，佐治則已經看到了他的可疑。而佐治看他，更加容易，因爲佐治就從玻璃的倒映中看清楚了這個人。

佐治若無其事地走開了，繼續沿着行人路而行。那人立即就跟踪着，佐治走在這邊的行人路，那人則是走在另一邊的行人路，那人以爲佐治不知道，因爲他認得佐治，而佐治不認得他。

但是佐治很容易就肯定了，因爲佐治不時會停下來，看看路邊的橱窗，實則是從橱窗的倒映看那人。他一停下來，那人便又在對面停下來了，這樣，就證明那人是在跟踪他了。

佐治肯定了之後，就登上了一部的士，他却是登上了一列排在路邊的空的的士其中一部，所以，他所坐的車一開走，那個人就可以登上後面的一部的士，叫司機跟踪着。

佐治就是怕這個人跟不上。

這個人祇是單獨一人，沒有同黨，而他亦沒有機會去通知什麼人，假如他去打一個電話之類，他就可能失去佐治。

他是沒有計劃的，並不預算找佐治，却找到了，也因此，他就不能够有計劃地處理這件事情。

他祇能一個人去跟。

而佐治亦是希望他一個人跟來的。

佐治並不是要逃走，而是要知道爲什麼有人會跟踪他，他通常都是不會受到跟踪的。

佐治所用的方法也是很典型的方法，就是在一個荒凉的地方下車步行，那個跟踪的人也是逼得下車，步行跟着他，跟進了樹林。

這個人並不是一個很高的高手，他比佐治佔優的地方祇是他的身上有槍。佐治則是不携帶手槍的，他祇是在工作的時候才携帶武器，其他時候是並不武裝的。

這個跟踪的人，現在已經相信佐治正是他要找的人了，否則的話，佐治爲什麼要逃走呢？因此他跟入樹林中的時候已經拔槍在手了。

但是他找不到佐治。

佐治逃進樹林中之後就不見了。

這個人拿着槍，在樹林中竄來竄去，找尋着，在形勢上，他是比佐治吃虧的，因爲他要提防佐治躲了起來暗算他，同時亦要害怕佐治循另一條路逃掉了，使他失去了這個機會。佐治則是有所選擇的，佐治可以躲起來暗算他，亦可以從任何一條路逃走。

佐治則是選擇了躲起來暗算他。

這個人是被動的，而他可不是一個高手，所以他就受到佐治的暗算。

他沒有找到佐治，佐治的暗算就飛來了。

那是一塊石頭，這塊石頭也不知道是從何處飛來的，但是一塊石頭，是可以飛得很遠的，被擲中的人不一定可以看到擲石頭的人，而樹林之中遍地都是石頭。

那塊石頭擊中了那人的後腦。那祇是一個橙子般大的石頭，但石頭是很硬的，一擊中後腦，就使這個人滿天星斗，仆倒在地上，陷於半暈迷狀態，雖然他知道他是不能够倒下來，必須爬起身的，但是他却沒有能力爬起身。

當他終於恢復了神智（但後腦上仍然

痛得很）時，他發覺他已經受制於佐治了，他變成了仰天躺在地上，佐治的一膝跪在他的胸膛上，而他的槍則在佐治的手中，槍咀抵住他的額。

從這個角度望上去，他發覺佐治非常高大，而那把槍的槍咀也是非常長大的。

佐治裂咀微笑道：「朋友，你這槍的火力不很大，但是可以把一個人的頭轟掉一半的，這個距離放槍，一定可以！」

「不……不要！」那人哀鳴道：「請你——饒我一命！」

「假如你捉到了我，」佐治說：「你會饒我一命嗎？是你拿着槍來追我的！」

「我……我……祇是在做一件工作！」那人說：「我跟你又沒有私人仇怨！」

「我對你的工作是很感興趣！」佐治說。

「我——我告訴你好了！」那人說。

「很好，」佐治說：「爲什麼你要跟着我呢？」

「我是奉命要找尋一個你這樣子的人！」那人說。

「爲什麼？」佐治問。

「我不知道呀！」那人說：「這祇是一個命令！」

「奉誰的命令？」佐治問。

那人說了一個名字，又說：「這是我的老板！」

這個名字，佐治是聽過的，就是此地的地頭虫。佐治說：「我不認識他，爲什麼他要找我呢？」

「他沒有講，」那人說：「不過照我所知，這也不是他自己的事情，他祇是給朋友買一個人情，這裏是他的地盤，他帮帮忙留意一下吧了，我們吃江湖飯的人，是常常都會交換這種帮忙的！」

「唔，」佐治說：「我猜你也不能問他了！」

「我是做不到這種事情的！」那人說：「即使我想，我也是做不到！」

「你剛才是拿着一張照片的！」佐治說。

「在——在我的衣袋裏！」那人說。

佐治從那一人的衣袋裏把那張照片取出來，看一看，就吐出一連串的咒罵，這張照片，他認得出就是梅寶使那個遊客所拍的其中一張，看背景他就認得，他不是已經把非林毀滅了嗎？怎麼梅寶還能晒到呢？他不難猜得出是爲什麼——顯然是梅寶也偷去了其中一卷非林，但是，他却猜不出爲什麼梅寶能够把照片交給如此有力的人士。

吃江湖飯的人，常常交換這種帮忙。假如不是有力人士，怎會有人肯與之交換呢？

佐治以爲梅寶的計劃失敗，害怕而逃掉了。他並沒有去追她，一是因爲很難追得上，其次以爲她是不足爲患，但是並非如此，原來梅寶乃是一個大患！

「我眞是不知道什麼了！」那人說：「我祇知道上頭發下來這張照片，叫我們留意，盡可能捉住！」

「我知道，」佐治說：「但是你沒有捉到我！」

「你——可以放我一馬嗎？」那人說：「你殺了我，對你也是沒有帮助的，我死了，上頭亦會知道我是給你殺掉的，因此也知道你是到這裏來了！」

「但是，」佐治獰笑道，「假如你死了，我就可以多一些時間離開這裏！」

「不要——不要！」那人慌張地哀鳴着。

跟着佐治就把他一拉，使他翻轉過來，地上的泥土塞住了他的咀巴，然後他的後腦就爆炸了。

他在失去知覺之前以爲佐治是射了他一槍，實在沒有，很幸運，佐治祇是用槍管在他的後腦上一敲。

× × ×

「這個人是眞的運氣很好，」司馬洛說：「佐治這個人是從來不讓認得他的人活下去的！」

「他明知道自己的照片到處都是，」施雪林說：「就是殺人也沒有用了！」

「我看不是如此簡單。」司馬洛說。

「也許吧，」施雪林說：「你的意思是，佐治這個人是嗜殺成性的？」

「正是，」司馬洛說，「人都是有習慣性的，一件事情做得多了，就成爲了習慣了，我覺得，佐治是已經在殺他不必殺的人了。爲什麼這個人他不殺掉呢？爲什麼不殺掉，以保證他有多一些時間逃走呢？就是恐怕我們不知道是他幹的，這樣，我們的人會更落力找他。」

「這樣對他又有什麼好處呢？」施雪林問。

「我們祇是在憑照片找他。」司馬洛說。

「你是說他會化裝之類？」施雪林問道。

「正是，」司馬洛說：「我們拿着照片找他，但是他的面貌與照片已不一樣了，一個人戴一副眼鏡，黏一些鬍子之類，樣子就已經會有很大的改變，假如還是懂得化裝術的，那就會變得更多，我們以爲他逃到了很遠，實在他可能還是留在那個地方。」

「那麼，照片是已經不大有用了。」施雪林說。

「我看不大有用了。」司馬洛說：「不過我不相信佐治是逃得很遠，他應該是還留在那個地方的，他出現在那裏並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他出現在那裏，是因爲團體照片中，是有一個人在那裏的。」

「他在那裏要殺那個人！」施雪林說道。

「對了，」司馬洛說：「我看你最好通知你的當事人在那裏的朋友，小心保護着！」

施雪林立即拿起身邊的電話做這件事情。

當她在講着電話時，司馬洛一直看着她。

他們在施雪林的家中已經吃過了晚飯，正在喝着飯後的咖啡。施雪林身上的打扮是非常誘惑的，她穿一件黑色的通花睡袍，而通花睡袍的裏面又是黑色的通花乳罩和三角褲，於是就有若隱若現的誘惑，而她還有非常嫩白的皮膚，與黑色相襯，誘惑性就更强了。

她的腿子也一直擺着動人的姿勢。後來，她講完了電話，放下來了。

司馬洛是也聽到她這邊所講的一半的，所以也不必問她，就知道那邊那個人是還未遭噩運的，因此還可以佈防，或甚至佈置陷阱。

司馬洛說：「關於你的當事人，他對你講了些什麼呢？」

施雪林狡猾地看着他微笑：「假如我告訴了你，你就會逃掉了！」

「我們是正在追一個兇手，」司馬洛說：「因此我們是不能浪費時間的！」

「我不是一個分不出是否浪費時間的人，」施雪林說：「假如你明天早上離開這裏，你還是不算浪費時間，因爲反正也沒有夜航飛機離開此地的。」

「你喜歡控制一切？」司馬洛苦笑。

「也許這是我的缺點，」施雪林說：「不過，我又很難找到值得我控制的男人！」她的腿子伸前，脚尖在他的腿子上輕揩着，又低聲說：「僕人是不會騷擾我們的！」

司馬洛一手搭在她的脚上。

她的舌頭伸出來舐着咀唇。

一個女人，要想捕捉男人是比較容易的。

司馬洛也用不着担心她，她不會是一個把男人緊捉不放的女人，反而，她自己最担心男人會把她緊捉不放。

司馬洛的手沿着她的腿子摸上去……

一小時之後，他們平靜地躺在她的床上，她果然是已經飢渴很久了，需要得很厲害，就像要把他吸乾似的，不過，這種情况的女人，却也是比較容易應付的，因爲她一次高峯與另一次高峯之間是很短時間。

她舉起一條腿，脚尖指着天花板，在空中打着圈子，說：「我奇怪下一次會在什麼時候？」

司馬洛沒有出聲。他不能够答應他會回來找她，他雖然沒有對梅寶作什麼承諾，他却是已經有點過意不去了，而且，他不能够同時答應回來找兩個女人，而且，他喜歡梅寶多過喜歡施雪林。他向來都是不大喜歡女强人的，施雪林雖然也相當女性化，但是仍不如司馬洛理想中的那麼女性化。

不過施雪林又不是要司馬洛對她作什麼承諾，她祇是自問自答。她說：「恐怕很難了，假如你來找我，我又不服氣，因爲我不喜歡一個男人在有剩餘時間的時候才來找我，我不喜歡成爲次選，我要找你的時候，我又找不到你！」

「假如能够隨傳隨到，」司馬洛說：「你又不滿意了！」

「是的。」施雪林說。

司馬洛格格地笑起來。

她舉起來了的脚在他的大腿上一頓，說：「你在笑什麼？」

「我笑的是你是一個很麻煩的人，」司馬洛說：「求得一夕風流也那麼麻煩，你怎麼可以嫁人？」

「我不相信我可以嫁人，」施雪林說：「這世界上沒有男人適合做我的丈夫！」頓一頓：「也許是我不適合做這個世界的男人的夫人！」

「我們剛才談的那件事情如何了？」司馬洛問，他覺得他是應該恢復正題了。

「哦，」施雪林說：「是發生了事情，那一次的慶典，既然是全部男人去參加，玩女人是免不了的，而在他們鬧着的時候死掉了兩個女人！」

「是怎樣死的？」司馬洛問。

「似乎是其中有兩個女人是給騙來的，或者是講條件的時候講得不清楚，」施雪林說：「她們以爲祇是來陪酒，而沒有想到要脫光衣服，成爲抽獎的獎品。」

「抽獎的獎品？」司馬洛問。

「是的，」施雪林說：「每個男人有一張號碼咭，每個女人配一個號碼，抽簽決定哪一個女人配哪一個號碼，如此就不會有厚此薄彼的感覺了。」

「但有兩個女人不肯？」司馬洛說。

「是的，」施雪林說：「後來她們給灌酒，不知什麼人在她們的酒中放藥，後來她們倒下來死了，相信那酒加了藥使她們受不住。」

「新聞有沒有？」司馬洛問。

「當然沒有，」施雪林說：「在場的是一些什麼人？主持的又是什麼人？他們是不能讓新聞出現的。」

「所以他們就把屍體靜靜解決了？」司馬洛問。

「大致是如此，」施雪林說：「事實上，這件事情亦並不是全部客人都知道，有些是已經擁了一個女人進房了，這些人，自然亦沒有必要通知他們，免得他們掃興！」

「唔，」司馬洛說：「看來應該是其中一個死者，有人爲她們復仇了？似乎就祇有這個可能性。」

「我猜也是如此。」施雪林說。

「這兩個女死者的身份呢？」司馬洛問。

施雪林聳聳肩：「主持這個慶典的人已經死掉了，我的當事人祇是知道她們的英文名字，但英文名字是普通之至的了，一個是瑪嘉烈，一個是愛麗絲！」

「愛麗絲……」司馬洛沉吟着：「愛麗絲……鋼琴……兇手愛奏的樂曲是『給愛麗絲』，……他在一個叫愛麗絲的女人的家中住過，而這個愛麗絲又是學鋼琴的……鋼琴……愛麗絲……兇手佐治，極可能是與這個服藥死去的愛麗絲有關的，很可能愛麗絲已經死掉了，她不能告訴我們什麼。」

「主持那個慶典的人也巳經死了，」施雪林說：「他也不能告訴我們什麼，但是昔日的手下還沒有死，女人是他的手下找回來的，屍體也是他的手下處置的，他的手下們是可以提供資料的。」頓一頓，「明天早上的飛機票巳經訂好了。」

「我們一起去？」司馬洛問。

「你去，」施雪林說：「我不是幹這種事情的，所以，你今晚要好好地再陪我一陣，你不要睡，因爲你在飛機上還是可以睡的。」

× × ×

那個慶典主持人的昔日手下現在巳經相當大了，不再是嘍囉級，他穿着光鮮的西服，而且還吸着雪茄，他的脚擱在寫字桌上，皮鞋還是黑白二色的。黑白二色的皮鞋特別難清潔，這也正是爲了表示他的經濟情形甚佳，皮鞋亦有專人爲他處理。

昔日是他負責把女人找回來，亦是由他負責把屍體解決的，但那是昔日的事情，而且不是很名譽的事情，所以他不願意提起。

他說：「司馬洛先生，這件事情，我已經記得不大清楚了。」

「施律師沒有打長途電話給你嗎？」司馬洛問。

「有！」他說：「我是相當願意合作的，不過，一件我記不清楚的事情，我也幫不了什麼忙呀！」

司馬洛伸手一撥，他的脚就離開桌面而跌到地上，他失去平衡，差點仆向前，連忙站起身才穩住了，但口中的雪茄亦已噴得遠遠的。

他的臉脹得通紅。

「你！」他喝道：「你立刻走，滾出去！」

司馬洛執住他的衣襟把他一揪揪起來，讓他跌回椅子上，那人一伸手要去按桌上一個喚人鈴，司馬洛一掌拍下去，把他的手掌按緊了，又冷酷地說：「你按那個鈴，你的手掌的骨頭可能就要碎了！」

「你——不能夠在這裏撒野！」那人說：「你整了我，你是逃不遠的！這裏是我的勢力範圍！」

「你不讓我走！」司馬洛說：「那你也不得了，你不知道我是憑誰的面子到這裏來的嗎？你不給這個面子，許多人都不會放過你！」

「你——先放手！」那人說。因爲司馬洛把他的手掌在桌面上壓得很痛。

司馬洛獰獰地微笑着放了他的手，司馬洛對這個人是並沒有好感的，因爲他也差不多是等於殺死了那二個女郎的兇手，他並不比佐治好多少，司馬洛並不是來交朋友的，他祇是要利用這個人，借他作爲途徑，找到佐治。

那人果然不敢按鈴叫人進來，他搓着手掌，苦着臉說道：「我是眞的記不清楚了！」

「這件事是關係許多個人的性命的！」司馬洛說：「你們須合作！你也別以爲你能夠置身事外！」

「這個——你的所謂兇手又不是要找我！」那人說。

「我有許多辦法可以把你牽進來的！」司馬洛說：「譬如我可以向某些報紙雜誌透露一些內幕，他們會寫出來，就會使許多人知道當日是誰主理這件事情的，那麼，你是一定也會被列入黑名單內了！」

「你——」那人哽塞地叫道：「你不能這樣的！」

「你不合作，我就祇好如此！」司馬洛說。

「我記不清楚的事情，」那人苦惱地說：「我如何對你講呢？」

「我知道你的意思，」司馬洛說：「你說你記不清楚，意思即是不想牽涉進這件事情之中，因爲你現在有了些錢，也有了些地位，但是我告訴你，你是不能夠置身事外的。怎麼樣？你講，還是不講？」

那人嘆一口氣：「其實我也是不很淸楚，老板叫我做，我却派另一個人去做，否則就不會鬧出人命了，那傢伙，我並沒有叫他把不願意的女人騙來，後來出了事，我也是叫他去攪。」

「那更簡單了！」司馬洛說：「這件事情既不是你親自動手做，一切的責任，就都可以推在另一個人的身上了。這人是誰，找他來說說！」

「我不能找他來說！」那人說：「他已經不與我一起。他已經投到了對方的旗下！」

「對方是誰？」司馬洛說。

「方麟的集團，」那人說：「我不敢去惹他！」

「讓我去找好了！」司馬洛說：「他叫什麼名字，怎樣可以找到他？」

「他叫阿賓。」那人說。

× × ×

司馬洛在晚上才找到了這個阿賓。

阿賓則是沒有那麼發達的，他仍然是幹着與以前差不多的工作，那亦即是說，他還是在幹着骯髒的工作，阿賓之所以投到別人的手下去工作，理由是與那個人所講的不同的，阿賓是因爲自己沒有晉升的機會，一半是失望，一半是受不住那氣餒而被逼走了的。

司馬洛在含蓄地查問有關阿賓這個人的事情時就問出了這一點。

也許，阿賓這個人在爭權奪利方面的能力也是比較差的，所以他坐不上高的位子，到了另一個人的手下去工作，他仍然是升不上去，於是他就有懷才不遇的苦惱，也因此，他有了借酒消愁的習慣，當他每天工作完畢的時候，他就去喝一個痛快的。

一個人，每天晚上都喝得醉醺醺的，那他在事業上，就也是難有什麼大的發展了。

這樣一個人，也是比較容易對付的。

司馬洛開一部車子，在路邊停下來，對阿賓招招手，說：「喂，你！」

阿賓正在踏着搖搖幌幌的脚步，這時停下來看着司馬洛，睜着醉眼。

司馬洛說：「你跑到哪裏去了？老板要見你！」

「呃——我馬上就來！」阿賓連忙走過來上了車，司馬洛把車子開動了。

阿賓懶洋洋地靠在車子上，埋怨地說：「這個時間還找我？難道眞要我廿四小時不停工作嗎？」

「你不滿意，你自己去對老板講吧！」司馬洛說。

「不，不，我祇是這樣呻呻吧了！」阿賓說。

他閉上了眼睛，等着司馬洛到了目的地時把他叫醒。

當到達目的地的時候，那個目的地却是一處荒僻的郊外，而司馬洛是用冰冷的槍咀指着他的額。

阿賓嚇得酒意也醒了一半，忙叫道：「喂，喂，別開玩笑！你手槍錯扳一下，我就沒命了！」

司馬洛眞想扳動這槍機，他對這些人，有什麼憐惜呢？他們是兇手，殺掉也是應該的，祇不過，他不喜歡執行處決的工作。

而且，他還要找到佐治，和救那些剩下來的那些照片中人的事情，那些照片中人，雖然未必就是好人，但是在這件事情

上大部份是無辜的，佐治祇是認爲他們對愛麗絲的死要負責任而要把他們全都殺掉，那是不大公平的，假如佐治的殺人動機眞是如此的話。

他奇怪佐治爲什麼偏偏又要讓這些經手把愛麗絲找回來，又經手解決屍體的人活着。假如佐治知道愛麗絲是已經死去了，那他當然亦會知道是這些人經手的。

「我是來跟你討論一件事情，」司馬洛說：「上次那個開幕典禮中，那兩位小姐死掉了，那是你經手的事情，是嗎，阿賓？」

「你——你——終於找到我了？」阿賓終於竟害怕得哭了起來：「這——這不關我的事呀！」

這話聽得司馬洛有點莫名其妙，爲什麼阿賓說「終於」找到他呢？就像阿賓是早已知道司馬洛正在找他似的。

「唔，」司馬洛說：「關不關你事，講淸楚些！」

「那……那件事情……」阿賓說：「人是我找回來的，但是……我也不知道會弄到這個地步呀！而且……而且屍體不是我去解決的！」

「你們眞妙！」司馬洛說道：「一個推一個，我實在不耐煩了！不是你，又是誰？」

「但是你上次已經知道了！」阿賓說道。

「什麼上次已經知道了？」司馬洛說道。

「是阿基！你已經把他殺掉了！」阿賓說。

「我把他殺掉了？」司馬洛說：「我沒有殺死什麼人，我現在也是第一次見到你！」

「你——你不是他？」阿賓問。

「他是誰？」司馬洛問。

阿賓立即閉上了咀巴，不肯再講什麼了，不過司馬洛相信，使他開口也是不難的，司馬洛把自己的來歷講了一遍，自然，他同時亦對阿賓強調，假如阿賓不合作的話，他會作一些宣傳，兇手亦會來找阿賓的。

「你——你千萬不要害我！」阿賓說：「這對你沒有好處的！」

「那你講清楚一些好了，」司馬洛說：「你可以幫助我快些找到兇手，這亦等於是救你自己的命！現在先告訴我，你怎麼知道是他把阿基殺了？」

這並不是難事，阿賓告訴司馬洛，那兩個女郎，的確是他有份找回來的，但是，祇是其中一個是他找回來的，另一個則是阿基找的，阿基找的是愛麗絲。

「那個兇手，相信是從愛麗絲的家人那裏知道是阿基！」阿賓說。

「講下去！」司馬洛說。

「出了事，他們一個推一個，解決屍體的事情推到我的身上來要我做，」阿賓說：「其實我是不懂這些事情的，阿基却懂，於是我叫阿基去幹，寧可貼一些錢給他，阿基去解決了，但是他却因此而瘋狂了！」

「他什麼？」司馬洛問。

「他瘋狂了，」阿賓說：「我猜他是給嚇瘋了，他是去掘個洞，把屍體埋好。他說他把洞掘好了之後，就把屍體逐個搬過去，搬了一個過去，放了下去，回來時，另一個却不見了！」

「眞有這種事情？」司馬洛問。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阿賓說：「他是這樣說的！他變了——有時瘋狂有時正常，正常的時候，他說什麼也記不起了，瘋狂的時候胡說八道，大致是說有一個屍體不見了，化成了厲鬼逼他。」

「屍體埋在什麼地方？」司馬洛問。

「我不知道，」阿賓說：「這種事情，我亦不會去問呀！」

「那麼，他又是怎樣死的？」司馬洛問。

阿賓顯出難過的神情：「我是看着他死的，但是我却不能救他！」

他告訴司馬洛，那一天晚上，他在阿基的家裏過夜，天很冷，兩個人喝酒，後來，他先爬到閣樓上睡覺了，阿基的房間有一個閣樓，本來是用來放雜物的，但是阿賓特別怕冷，就喜歡爬到那上面去睡覺，阿基則還沒有喝够，仍然留在下面繼續喝酒。

這時，這個兇手就闖進來了，由於這個兇手的手上有槍，阿賓不敢妄動，在閣樓上屏息靜氣，而由於阿賓很疲倦，連鞋子都不脫就爬上了閣樓上，所以這個兇手並不知道上面有人。

「他是什麼樣子的？」司馬洛問。

「我沒有看到，」阿賓說：「我連動都不敢動，怎麼有機會看呢？」

他告訴司馬洛，他祇是聽見兇手在與阿基談話，那個兇手顯然是從其中一個死者愛麗絲那裏查出阿基的下落的。兇手要知道愛麗絲到什麼地方去了，阿基就講出了大致的情形，但是又沒有講得太淸楚，也許因爲有酒意，也許神經病又發作起來了，否則的話，第一個跟着遭殃的人就會是閣樓上的阿賓了。

阿賓說：「我看，阿基也是自己想找死！我想不到他沒有胆量處置那些屍體，竟然給嚇成那個樣子！兇手叫他講出屍體埋在什麼地方，他不肯講，而且還空手去襲擊對方，他就這樣給槍殺了。」

兇手走了好久之後，阿賓才悄悄爬下來，離開了。

而幾天之後，那個主持慶典的大老板也被暗殺了。

「就是這樣了，」阿賓說：「其他的事情我都不知道！」

「你知道那兩個死了的小姐的地址！」司馬洛說。

「我不知道愛麗絲，」阿賓說：「祇知道我找的那個。愛麗絲是由阿基找回來的！」

「這兩個小姐互相認識嗎？」司馬洛問。

「我看不認識了，」阿賓說：「是我們分別找的！」

「那我給你一件工作，」司馬洛說：「你替我查查愛麗絲有些什麼家人。」

「我怎麼查呢？」阿賓說。

「我可以宣傳一下，用你作餌，把這兇手引來的！」司馬洛說。

「不……不要這樣！」阿賓連忙求饒地說！

「那麼你去替我查出來！」司馬洛說：「我告訴你怎樣查好了。你先想清楚你跟阿基生前談過一些什麼，女人的來路，你們通常都是會提起來的，是不是？即使你不知道愛麗絲是從什麼地方找來，亦會知道是從什麼門路找回來的！」

「我呃——試試好了！」阿賓說。

× × ×

愛麗絲是還有一個母親和一個妹妹的，她們住在一座大廈的一個單位之中，看來環境也不差。

開門的是愛麗絲的妹妹。

她是一個十六七歲的少女，看來還是正在上學的。

她好奇地看着司馬洛。

司馬洛說：「我是關於愛麗絲的事情而來的。」

「什麼愛麗絲？」她問。

「你——大概是她的妹妹婉芬了，」司馬洛說道：「我是關於你的姐姐敏芬的事情而找來的，你的姐姐是張敏芬，是不是？」

「呃——是的。」婉芬說。

「你們不是報告她失踪了嗎？」司馬洛說：「我是想——」

「什麼事情？」一個中年婦人問着，走出來了。

司馬洛說：「是張太太？關於張敏芬，愛麗絲張失踪的事情，雖然你們已經報告了相當久而沒有消息，實在我們是一直都在調查着的——」

「那你現在想怎樣呢？」那中年婦人問。

「我是想多得一些資料。」司馬洛說道。

「你是想要錢？」那中年婦人顯得輕蔑地問。

「不是，」司馬洛說：「我是在辦這件案，你看，有人報告失踪，我們是要查個清楚方算案結的，所以我——」

「朋友，」那中年婦人說：「你別招搖撞騙好不好？我們並沒有報告過有人失踪，你調查什麼鬼呢？」

「你們——沒有報告過失踪？」司馬洛的咀巴張得大大的，合不攏。

「沒有，沒有，就是沒有！」那中年婦人說：「你要騙也得揀對象，我們不是笨人！」

「你是說，張敏芬沒有失踪。」司馬洛說：「她還在這裏？」

「她不在這裏！」那中年婦人說。

「那她在什麼地方呢？」司馬洛問。

「姐姐離開了我們——」張婉芬說。

「你別出聲，」那中年婦人制止，又對司馬洛說：「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失踪！女孩子大了，誰管得着？她跟什麼男人走掉了，不想回家，那我有什麼辦法？就是報警，警察也不能把她硬捉回來呀！」

「這——眞對不起！」司馬洛說。

門已大力碰上了，把他隔在外面，司馬洛呆在那裏，他倒沒有想到會是如此的，原來愛麗絲的母親並沒有報告她失踪。

也許這是對的，也許愛麗絲本來就很外向，又已經成年了，她不回來，做母親的，就以為她是跟男人走掉了，報什麼失踪呢？

而司馬洛又有什麼辦法呢？

難道他再敲門告訴這兩母女，其實愛麗絲已經死了，是給毀屍滅跡？他不能夠這樣做，讓她們以為愛麗絲是跟一個男人跑掉了，這是一個比較人道的辦法。

但是，他要她們供應一些資料，他又如何可以開口呢？

他頹喪地轉身離開了。

× × ×

佐治果然一如司馬洛之所料，是已經化了裝，他戴上了眼鏡，也黏上了鬍鬚，打扮亦與以前不同了。

於是，他的模樣也是不同了，與照片上所見的不同了，拿着照片認人，是不容易把他認出來的。

事實上，現在那張照片已經不大通用，因為用照片去捉人，就祇能捉一次，照片中人醒覺了，知道有人要捉他，就不會保持原來的樣子，亦再捉不到他了。

現在的佐沿就是已經變了樣子，而且打扮亦變了，他本來是相當講究打扮的，現在也變成了一個嬉皮士的樣子，穿着牛仔褸牛仔褲，都是舊舊的，人也顯得吊兒郎當的。

他卻沒有走遠，仍然是留在那座城市，走遠與否，其實也是沒有很大分別，假如化裝了之後還是會被認得，那麼他走遠了亦是一樣會被認得的。

佐治留在這裏，是因為他到這裏來做的工作還沒有做完，他到這裏來是要殺一個人，而這個人還未殺成功，他要殺的，當然就是照片上的一個人。

這個人叫陳彼得，在這裏經營汽車進口業務，做這種生意，當然是相當富有了，而且也有一部非常豪華的汽車，到底，他是經營汽車生意的。

他這部車子，因此也是特別容易認的，尤其是車牌號碼亦是特別的，諧音讀起來意頭很好。

佐沿的肩上掛着一隻男用的皮手袋，慢慢地步行在那夜街上，看着陳彼得這部車子轉了街口，駛近他的住宅，不單單是一部車，還有另外兩部車一前一後，別人看來，祇是三部車列隊而行，但是佐治則看得出，並不是適逢其會，或者聯袂而行而已，這前後兩部車子，乃是負保護之責的車子，佐治懂得這一類事，所以看一眼就已經知道了，尤其是當車子在花園門口略停，等待花園的柵門打開的時候，那另外二部車子的停放位置，乃是採取拱衞的方式，那即是說，假如有人步行過來的話，很難直接到達陳彼得本人的座駕車，首先必須通過那另外兩部車的一關。

佐治喃喃地咒罵着，慢慢走在路的對面。

他知道陳彼得已經有了保鑣在身邊，那些照片中人，已經全部得到了通知而正在戒備？不大可能吧？他們不一定每一個都會相信有這件事情的，尤其是他們之中許多都不知道這件事情的起因——他們不知道愛麗絲的死亡。

不過，陳彼得是在這座城市中的人，這座城市中的人，差點就把佐治捉到了，這些人相信有辦法說服陳彼得。

但是，這些人又怎會知道有佐治這件事情呢？他們怎麼知道是佐治？

陳彼得身邊那二部車中的人果然乃是保鑣，他們向對街行走着的佐治瞥了一眼，因為佐治的姿態從容不逼，所以他們不覺得佐治是一個可疑的人物。他們亦不認得佐治的樣子，不過，他們的工作亦並不是找尋與及獵取佐治，而祇是保護陳彼得而已。

他們亦沒有很多時間去注意佐治，因為花園的柵門很快就開了。陳彼得的座駕車領先進去，兩部保鑣的車子亦跟着進去，門關上了。

佐治低聲而惡毒地咒罵起來，雖然，他的步伐則仍是從容不逼的，沒有人看得出他是正在非常生氣——事實上亦沒有人在看。

佐治今夜亦並不是行刺失敗了，而是證實了他所懷疑的。有了照片之後，他就懷疑事情不再會是那麼容易，而今天晚上他就看到果然沒有那麼容易了，他每天在留心陳彼得的行踪及習慣，今天晚上，習慣就不同了。

有一部的士經過，他一揮手把的士截住了。

他回到他的住處，一座設備馬馬虎虎的酒店，那是為了配合他現時的打扮。

他用樓下餐廳中的電話打出去，有一個人接聽了電話，他說道：「我的貨如何了？」

「行了，」那人說：「隨時都可以交給你，祇要你把錢交來給我！」

「現在？」佐治問。

「現在也行。」那人說：「你在什麼地方？」

「我不希望與你見面，」佐治說：「我交錢給你，叫人來拿好了，北區的虹光餐廳你知道嗎？你把東西帶到那裏去等，我派人送錢來給你，你把錢點算過了，就把貨交給來人。」

那人沉默一下。佐治說：「我不怕你騙我，假如你拿了我的錢，給我的貨是不對辦的，我隨時可以找你麻煩，你找我卻不容易，但是你也用不着找我，因為我不能欠你錢，你拿不到錢不會交貨的！」

「我不是這個意思，」那人說：「我是說，那裏離開我家很遠，我不能那麼快到達。」

「一小時之後如何？」佐治問。

「沒有問題。」那人說。

佐治掛了電話，他所講的「貨」自然是一把手槍，他就是要用上次那種交易方式，把槍拿到手。

他每到一個地方，辦一件這樣的事情就買一把新的槍，事後就立即棄掉，不留在身上。

就因為他有這樣的習慣，所以那個賣槍的人就出賣他了，這個人是得到了一些有勢力的人通知，假如有不願透露身份的人向他購貨，就要報告。他是其中一個可能供應黑市槍械的來源。

這個人立刻就打另一個電話報告了情形，他要在此地繼續混飯吃，他不能忠於一個不明身份的客人。

對方說：「那你去交貨好了！」

「但是——」那人慌張地說。

「我看他的方法會是找一個他也不認識的人，給一些酬勞，這人把包起來的錢帶來給你，」對方說：「你不會見到他的。這個人拿了貨，就去交給他。即使你認得這交錢的人，我們把這人捉住了也沒有用，他不認識你這個客人，就也沒有辦法告訴我們如何可以找到你這個客人！」

「那麼——好吧。」這賣貨的人說。

「但是，」對方說：「不要交給他眞的貨，交給他一塊石頭之類好了！」

「這——怎麼可以呢？」那人大感為難。

「這不是講究商業道德的時候，」對方說：「我們要捉到這個人！」

「既然你們要捉到他——」那人說。

「萬一我們捉不到他，」對方說：「我們也不想他得到一把眞的手槍，而且，他得到的是一塊石頭，他會來找你麻煩，那時，我們就會等着他了！」

「但是——」那人仍是大感恐懼地。

「我們一定要捉到他，也一定會，」對方說：「我們會在你的附近等着他，這亦等於是保護着你，所以你是沒有什麼需要担心的！」

「好吧！」那人祇好答應，在這件事情上，他實在是沒有什麼討價還價的條件的。

於是，他放下了電話之後便立即作準備，找出了一隻餅乾罐，從罐內取出一把手槍和一匣子彈，原來這是他已準備好了交給佐治的貨，也是用餅乾罐裝着的，現在既然決定了不用眞貨，他就要掉換一下餅乾內的東西了，他把槍與子彈在沙發的椅墊下面收藏好了，走出他那座小小的花園中，從花園中取了兩塊重量大約相等的石頭，拿進屋中用報紙包好了，放回餅乾罐裏。

他要騙佐治的確是很容易的，因為佐治派來的人交了錢，他會檢驗點算清楚，但是這派來的人則不會打開餅乾罐來看清楚。佐治是不會叫他如此做的，而來人假如知道是手槍，也許給他更高的酬勞他也是不肯幹。

這人帶着餅乾罐，開車離開了屋子，向那個約定的地方進發。

然而，佐治卻是也料到會有如此的情形出現的，他雖然不能肯定，也是不希望萬一眞會如此，因此，他第一步並不是到那餐廳去赴約，而是潛入那「售貨人」的家中。

佐治所住的洒店距離那人的家實在不很遠，那人到約定的餐廳去要相當長時間，佐治到他的家來則是很快就可以到達。

事實上，那人出門的時候，佐治也是剛好到達，佐治略等了一陣，看見屋子別無動靜，便越牆進入花園中，潛入屋子裏，找尋一下。

他很容易就在沙發的椅墊下面找到了那把槍和那匣子彈，拿着這些東西，他惡毒地咒罵起來了，因為他知道，這正是他要買的東西，那人不應該有兩份同樣的，既然有一份留在家中，就不會是帶了一份去赴約了。

佐治發狂似地舉起一張小几，看似要開始把屋中的傢俬設備打個稀爛了，但是結果他還是把小几放回下來，他不想把情形弄得看來對自己太過不利。

（未完・五）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飛花逐月

臥龍生・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譚三姑、張嵐、王守義、蕭寒月等人在趙府賞花軒討論如何進入烏衣巷的楊府打探白羽令門中的人，常九滙報楊府面臨一條深壕，引有河水，深逾九尺，寬近三丈，白羽令門的人是飛越深壕而入院牆之內，衆俠部署一切，把陰陽傘練好，第四天初更時分，譚三姑決定到楊府一探究竟，選了蕭寒月、常九、王守義、韓伯虎同行，五人換了夜行衣服，帶了陰陽傘出發，來到深壕，由譚三姑用繩索飛越架於深壕兩邊，衆人沿繩渡過，躍入楊府花園，却被三個黑衣人發覺，王守義，韓伯虎以二對一，譚三姑以一對二展開惡戰，此時又出現四個黑衣人……

思疑楊府藏刀客　訂計夤夜搜廢園

目睹黑衣人的兇厲刀法，常九一點也不敢大意，右手如意棒封開刀勢，左手一探腰間，多了一把鋒利的七首，一開始，就亮出了全部的家當，展開拚命的搏殺。

蕭寒月目光轉動，發覺了王守義、韓伯虎已被分開，頓時被兩個黑衣人瘋狂的刀法，逼的連連後退，已無還手之力。

加上了一個黑衣人的圍攻，譚三姑也被一片刀光包圍起來。

目睹同伴，都陷入了危境，蕭寒月頓感熱血沸騰，右手握在了劍把之上。

這時，對付蕭寒月的刀手，正由高空飛撲而上，刀勢如虹，劈了下來。

原來，他躍上了一棵大樹，然後，由樹上飛撲過來，凌空下擊。

蕭寒月寶劍出鞘，目注來敵，疾閃兩尺，長劍刺出。

一擊而入，長劍刺入了那黑衣人握刀右腕，腕脈斷崩，內力頓失，砰然一聲，跌在地上，長刀脫手。

慓悍的黑衣殺手，雖然立刻爬起，但已失去了動手的力量。

蕭寒月不再多看，轉身一躍撲向王守義，揮劍刺出，就那麼準備一劍洞穿了黑衣殺手的右肩，黑衣人微微一呆，王守義鐵尺疾出，點住了黑衣人的穴道。

蕭寒月人隨劍轉，斜斜劈出，斬下了另一個黑衣人的右臂。

這黑衣刀客止逼得韓伯虎險象環生，被蕭寒月一劍斷臂，尙未所覺，右手仍然攻向韓伯虎，鮮血噴射了韓虎伯的前胸，韓伯虎一劍直刺，穿喉而過。

蕭寒月出三劍，傷了三個黑衣刀客，飛身一躍，撲向猛攻常九的黑衣刀客。

他不願暗襲，大喝一聲：「看劍！」黑衣刀客疾轉身軀，一刀對刺過來。

雙方面勢道都極快速，刀、劍對刺，很可能是一個兩敗俱傷的局面，王守義、韓伯虎看的呆住了。

刀、劍交錯的一刹那間，蕭寒月劍勢忽然一擺，竟把黑衣人長刀封到外面，長劍穿肩而過，但兩人身軀卻已快撞在一起，蕭寒月左掌拍出，擊在了黑衣人的前胸之上。

王守義、韓伯虎還沒有看清楚怎麼回事，黑衣人已倒飛出七八尺外。

常九更是早已留心，一直想看出蕭寒月的劍路，但他全神貫注，還是沒有看出個所以然來。

舉手投足之間，連傷四人，蕭寒月目光又轉到圍攻譚三姑的刀客身上。

這時，突然响起了一聲鷹鳴之聲，圍攻白髮龍女的三人，忽然收刀一躍，退出丈外，去如流矢，消失在圍牆之外。

他們來自何處，沒有清楚的瞧見，但他們去時躍出圍牆，那顯示別有用心，不讓人發覺他們的來路去向了。

蕭寒月等緩步行近了譚三姑的身邊，王守義道：「老前輩受傷了？」

譚三姑道：「被他們劃了一刀。」

王守義取出袋中的白紗、藥物，替譚三姑包紮起傷勢，才發覺傷勢竟然不輕，刀口有三寸多長，四分多深，上身羅衫全爲鮮血濕透。

譚三姑微閉雙目，調息了一陣，才睜開雙目，道：「厲害呀！這一戰，我們沒有人受到傷害，總算是僥倖了。」

韓伯虎道：「如果不是蕭兄、只怕我們都作了刀下之鬼。」

譚三姑道：「這些人慓悍兇厲，不畏生死，只求傷敵，老身行走江湖數十年，從未看到過這樣的人物，息隱復出，竟然又大開了一次眼界。」

王守義目光中流露出無限敬佩，望了蕭寒月一眼，道：「但蕭兄弟卻一劍傷敵，出手四次，傷了他們四個。」

譚三姑點點頭，問道：「有沒有留下了活口……」

「沒有，常某已經查看過了，兩個被擊殺，兩個受傷後，自絕而死。」

蕭寒月道：「天近五更，老前輩又受了傷，咱們回去休息一下，明晚上再來如何？」

譚三姑點點頭。

×　　×　　×

中午時分，王守義、韓伯虎、張嵐、常九都已集聚在趙府的賞花軒中。

這地方，已經成了幾人會商要事的所在，但譚三姑和蕭寒月却未參與。張嵐聽到了昨夜中的搏殺情況，心中大爲震動，敵人的勢力强大，顯然非己方實力能敵，雖然有譚三姑和蕭寒月兩大絕頂高手，但力量究屬單薄，很難抗拒對方人人善戰的强大組合。但韓伯虎却是津津樂道蕭寒月的奇異劍法，也提出了心中疑問，怎麼在和那樣慓悍的高手對陣中，能夠劍劍都不落空，一出手就傷了敵人，似乎已超越武功的範疇，是不是有些奇怪？

王守義點點頭，道：「不錯，是有些不可思議，蕭兄弟的劍法，沒有連貫的變化，沒有相接的招數，刺出一劍就是一劍，大背了武學常情，嚴格說，那不算得是什麼劍法，怎會有那麼强大的威力？」

張嵐沉吟不語，他有着和王守義相同的疑問？自是無法解答這個問題。

常九忍不住了，輕輕咳了一聲，道：「練劍有成者，能夠一劍化千鋒，潑水不入，但到了至高的境界，就會返璞歸眞，千鋒集一，那

一劍之中，含有着無數變化，只要稍有破綻，就能乘虛而入，事實上，任何劍法，刀招都有防守上的破綻，蕭公子的劍法，大概是已到了這種境界。」

「不完全對……」譚三姑緩步行入了賞花軒。

她雖然失血甚多，但內功精深，經過了半天的坐息休養，已然疲態盡失，精神奕奕。

張嵐等站起身子，拱手讓坐。

譚三姑也不客氣，先行坐下，才示意羣衆落坐，笑一笑，道：「蕭公子練的是劍中精萃，是劍帝晚年創出的七煞劍招，名爲劍招，不稱劍法，就是其間很難有一種維繫的劍勢變化，貫穿全局……」

韓伯虎接道：「老前輩，咱們人手少，而且又遇上了江湖上從未聽聞的詭異强敵，如果蕭公子肯把他的劍招，傳個一兩招出來，咱們人人都有了克敵之能，不用再邀人襄助，就可以抗拒强敵了。」

譚三姑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笑道：「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韓伯虎怔了一怔，道：「爲什麼，是蕭公子隱技自珍，還是咱們的天份不夠，但他劍招既不相貫連，就算咱們不及蕭公子的天份，但下一番苦功，練個一招、兩招，大概總還可以吧！」



張嵐、王守義等都未阻止韓伯虎，事實上，他們也有着同樣的想法。

出必傷人的劍招，練成了一招、兩招，豈不是天下無敵了。

練武的人那個不想追求這等境界。譚三姑搖頭笑道：「蕭公子胸襟廣闊，絕不會隱技，事實上他已傳過各位一招了，不知韓兄弟把那招『風雷並發』練到什麼程度？」

韓伯虎臉一熱道：「我……」

「不用難過，連我也練不熟悉，事實上我們永遠沒有辦法練到和蕭公子一樣的境界。」

張嵐心中不服，接道：「這又爲了什麼？一年、兩年不行，難道十年八年也練不好一招劍嗎？」

譚三姑身經昨夜一戰，人也變的大爲和氣，淡淡一笑道：「劍帝創出的七煞劍招，配合他的內功，目力和一種奇妙的步法，所以能劍出人傷，那一劍之內已揉合了劍帝的才慧、歷練，和他特異的內功成就，實是玄妙無方，我看蕭公子的內功可能已到了任、督二脈相通的成就，也許他自己不知道罷了。」

張嵐道：「打通任、督二脈，沒有三五十年修爲，恐怕不太可能。」



「別人不能，但劍帝能……」譚三姑說：「他一生未收弟子，忽然收了蕭公子這麼一個傳人，必是難棄蕭公子的天賦才資，老身說他任、督二脈已通，並非猜測之言，常兄說他輕輕一掌，震飛一個黑衣刀客的身軀，老身就算全力施爲，也未必能夠辦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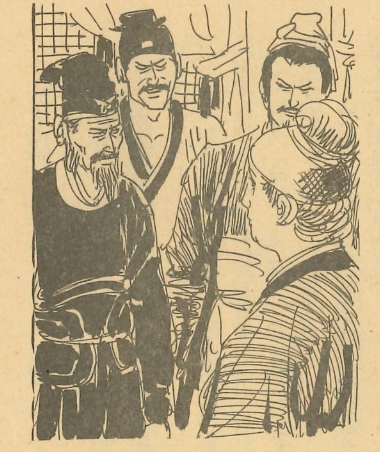
張嵐道：「這中間還有如此大的學問，得承前輩指點，使晚輩茅塞頓開了。」

韓伯虎歎息一聲，道：「看來一個人的命運，當眞是早有註定，後天的努力、苦學，很難有所突破了。」

「半由天賦、半由人……」譚三姑說道：「韓老弟，各有緣遇，莫羨人，劍帝如還活着，應該有一百多歲了，這麼多年來，他就看上了一個蕭寒月，以劍帝的嚴苛，也不是完全看上他天賦習武的資質，這中間的遇合，還得要蕭公子純厚、天性、智慧、學識，樣樣符合才行，你肯用功上進的天性，老身倒是有些憐愛了……」

張嵐大聲地叫道：「伯虎，你還不快些拜師！」

韓伯虎離坐而起，拜伏於地，道：「前輩成全，請收弟子入門。」



譚三姑道：「好，你起來，此刻時機非常，不用拜大禮了，就此一言爲定。」

韓伯虎道：「多謝師父。」站起身子，不敢再坐。

張嵐道：「也不能太過簡略，我要他們準備桌酒席，讓伯虎敬你老幾杯。」

譚三姑笑說道：「酒飯總是要吃的，不用刻意張羅，伯虎坐下，老身有一句話要囑咐各位……」

韓伯虎應了一聲，坐回原位。

「好好好……」常九說：「前輩請吩咐，我們洗耳恭聽。」

譚三姑道：「蕭寒月傳授那一招『風雷並發』，可能是七煞劍招的絕學，老身的看法，他可能稍作修正，消去了不少霸氣，咱們都不能練到和他一樣，但如能下番苦功，融合於自己的武功成就之內，必會是一招制敵保命的絕學……」

目光四顧一陣，譚三姑又緩緩接道：「老身把伯虎收入門下。」

「是是是……」張嵐恭謹的應道：「咱們不說出去。」

「午飯之後，希望諸位好好調息一下，今晚，老身想早一點去楊府廢園，仔細再查看一下。」

王守義道：「老前輩的傷勢……」

「不要緊，皮肉之傷，已快恢復，不會影響到老身的行動，伯虎，午飯之後，你去我房裏一下，老身先指點你幾招應急的劍法，你天賦不錯，而且已有很好的劍法基礎，我相信你會很快突破目前的成就。」

「多謝師父成全。」

這時，蕭寒月也正大步行來花軒。

張嵐拍拍身側的坐椅，笑道：「蕭兄弟，這邊坐。」

蕭寒月步入坐位，一面笑道：「我坐息了一陣，想不到，竟然已過午時。」

譚三姑道：「蕭公子是否還有雅興，今夜再入楊府廢園一行？」

蕭寒月道：「如果前輩的傷勢不妨事，在下自當奉陪。」

譚三姑說道：「今夜再闖廢園，希望能查點眉目出來，所以，只有蕭公子和老身兩個人去。」

常九道：「至少常某可以同往……」

韓伯虎接道：「弟子……」

譚三姑揮揮手，道：「老身既爲諸位推舉主盟，諸位最好能聽老身的安排，常兄經驗豐富，又善地聽之能，可能與同行，其他的人，全力保護趙府，他們昨夜折損四名高手，很可能今夜會夜襲趙府報復。」

蕭寒月目光轉向王守義，道：「昨夜楊府廢園，連傷數命，豈會全無徵兆，應天府有沒有接過報案？」

王守義微微一怔，道：「如若楊府報案，府衙捕快一定會盡快通知我，現在還未接通知，只怕……」

蕭寒月沉吟了片刻，道：「雙方動手，有半個時辰之久，楊府中人，豈會全無所知。」



常九道：「蕭兄弟，咱們用的江湖辦法，你怎麼一直希望楊府報案呢？……」

蕭寒月微微一笑，道：「大白天能去楊府廢園查看，也許更容易找出隱密。」

「對！諸位扮作捕快，跟在下到楊府中去，堂堂皇皇查個明白，豈不更好。」

張嵐道：「話是不錯，但楊府如未報案，咱們找不到進入楊府的藉口。」

譚三姑道：「那也容易，今夜再入楊府廢園，放一把火，讓他們沒有掩遮，看他們報不報案？」

王守義道：「千萬不可傷到楊府中人，也不能燒的太厲害，要適可而止……」

常九哈哈一笑，接道：「看看你這副模樣，作官的人，也實在叫人同情。」

王守義道：「國有國法，家有家規……」

「王兄……」蕭寒月微笑接道：「如若咱們照規矩辦事，進入了楊府，那你能担起來這個担子麼？」

「只要能交代過去，讓我佔住一個理字，我準備豁出去了。」

常九笑道：「這幾句話聽起來，倒還有點豪氣！」

譚三姑笑一笑，道：「蕭公子，似乎已胸有成竹了？」



蕭寒月道：「晚輩只提出一個策略，是否可行，還要由老前輩卓裁了！」

譚三姑道：「好！你說。」

「烏衣巷中有應天府的捕快巡行，只要王總捕頭辦個手續，說是巡夜捕快報案，楊府中昨夜被盜匪入侵……」

「慢來，慢來……」常九說：「他們要是來個死不認賬，那豈不是白費了功夫？」

「這也可以看出楊府中人，是否和咱們昨夜遇上的殺手有所勾結，唉！侯門深如海，那裏發生的事情，很少有人知道，也許，楊夫人受到了什麼威脅，不敢報案，裝聾作啞的，讓他們佔用了府中的房舍，作奸犯科……」

「蕭兄弟說的對……」王守義一下子站了起來，接道：「究竟是讀書人，足智多謀，想的比我這作官的還要週到，楊夫人如遭困制，咱們也該帮她一把。」

張嵐點點頭，道：「不錯，咱們早該想到這一點。」

譚三姑道：「看來，蕭公子也把我老身說服了。」

常九道：「咱們幾時動身？」

王守義道：「救人如救火，既然咱們想到了，那自然是越快越好？」



蕭寒月看看天色，道：「剛過午時，如有兩個時辰，應該是搜查的很仔細了，如若他們眞的躲在楊府中，規模一定相當龐大，找起來不會很難，人手如何調配，那就由譚老前輩分派了。」

譚三姑沉吟一陣，道：「這等堂堂正正的去，人手自然可以多一些了，留下張傑、羅鏢和六個鏢師防守趙府如何？」

王守義笑道：「老前輩，楊家是詩書傳家，不懂武功，大隊人馬才能使他們感覺到官府中的力量龐大，要他們相信我們眞能保護他們，他們才會合作。」

譚三姑道：「王總捕頭的意思是……」

「要張傑、羅鏢帶上二十個捕快隨行，各帶强弓長箭，一旦動上手，也許可派點用場，不知前輩意下如何？」

「好！」譚三姑說：「二十張强弓齊發，大白天威力驚人，就算一流高手，也難應付，就這麼決定了……」

目光一掠張嵐，接說道：「張兄方便同行麼？」

「可以，改裝一下，扮作捕快……」

事情就這麼決定下來，蕭寒月、常九、張嵐、韓伯虎都換了捕快衣服，連譚三姑也扮成了捕快身份，張傑、羅鏢，各帶十名弓箭手，由王守義帶着，浩浩蕩蕩趕到楊尚書的宅院。

這是堂堂正正的叩門拜訪，開門的是一個五十左右灰色長衫的老者，一見那麼多人，佩刀帶劍的，立刻嚇呆了，但王守義報出了身份之後，那老者立刻神氣起來，冷笑一聲，道：「什麼？應天府的捕頭，你可知道這是什麼地方？」

王守義道：「尚書府是不是？……」

（未完·廿一）

俠義傳奇故事

封神劫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南唐後主李煜被宋太祖趙匡胤攻克金陵，俘擄回京，封違命侯，他携同小周后在侯府，心情苦悶，寄情於詩詞，隨侍左右的還有大將李浪，一天晉王趙光義帶領勇士天絕、地滅，畫師淩道子闖入府內，將小周后淩辱，叫淩道子將二人裸像繪下，小周后憤而自刎，李後主也飲鴆自絕，李浪從此飄然離去，淩道子畫的畫，趙光義準備送到藏珍閣收藏，流芳百世，顯示一個勝利者的淫威，可惜被眞人府陳摶派出的女弟子香菱知道，從淩道子的手上奪去這幅淫畫，還將淩道子殺掉，將畫呈給師父，陳摶拿到這畫，看來有證有據，不容晉王狡辯了……

天子懲御弟　亡臣刺晉王

陳摶笑笑道：「他要搶回這卷畫得先要過師父這一關，事不宜遲，我們先去見太子。」

香菱道：「聽說太子很仰慕李煜的才華。」

「只希望他不會像李煜那麽懦弱。」陳摶的目光又亮起來。

德昭太子絕無疑問是一個聰明人，所以文武雙全，更難得是宅心仁厚，愛民如子，這也是陳摶肯教他武功的一個原因。

以他的爲人當然看不慣趙光義的行徑，陳摶與門下弟子搜集趙光義作惡的證據却不是出於他的主意，他却也沒有反對。

這些證據現在都巳在他面前長几上，陳摶一面將卷宗放在他面前，一面不厭其煩的訴說其中內容。

卷宗一共九十六份，陳摶總結道：「這都是三年間發生的事情，晉王爺是怎樣的一個人，就是看這些也應該清楚了。」

德昭太子點頭道：「這些卷宗我都巳看過，皇叔是怎樣的一個人我也很明白，只是他有權有勢，宰相趙普也是他的人，我如何能够與他硬碰？」

陳摶道：「硬碰我們當然是力有未逮，但只要將這些證據呈交皇上，問題便迎刃而解。」

德昭太子歎了一口氣：「他是我的叔父，我這樣做父王一定會怪責我沒下沒上，再說就只是這些證據，仍然不足够。」

「還有這一份。」陳摶這才從袖中拿出那卷畫軸：「這是第九十七宗，昨夜發生的。」

「哦——」德昭太子接過了畫軸。

「昨夜初更晉王爺帶醉闖進違命侯府，還令畫師淩道子畫下他被所闖的禍……」

德昭太子在陳摶的說話中將畫軸攤看，只一看，面色劇變，脫口道：「這種事他也做得出來？」

陳摶道：「這個人與狂人無異，狂性一發作，有什麽事做不出的。」

「父王有命任何人不得動違命侯府一草一木。」

「這是說他早巳目無王法，任意妄爲了。」

「不成——」德昭太子一再搖頭。

陳摶接道：「好像這樣的一個人若是讓他做皇帝，天下定必永無寧日，一旦有事天怒民怨，大宋江山是保不住的了。」

「不錯——」德昭太子連連點頭。

陳摶緊接道：「如此還等什麽，立即將所有證據送到皇上面前，皇上英明，定必有一個公道。」

德昭太子沉默了下去，陳摶鑑貌辨色，立時明白德昭太子還有所顧慮，下不了决心。

也就在這個時候，他聽到了另一種聲響。

× × ×

那是一根竹子在瓦面上拖過，竹子只有尾指粗細，一根一根接起來由院子一株高樹上伸下，另一端握在白衣人的手中。

竹子伸出的角度絕無疑問經過仔細選擇，在下面經過，若不是極之小心，不容易察覺。

這種竹子也經過特別處理，用來作偷聽，德昭太子與陳摶的說話現在也就經由這些竹子傳進那個白衣人耳中。

但這種竹子也有缺點，就是太單薄，給風一吹便移動，那發出的聲响雖然輕，却如何瞞得過陳摶那種內家高手的耳朶。

陳摶却沒有說出來，等了一會，道：「看來你是要一段時間來考慮。」

德昭太子道：「這件事我的確要仔細考慮清楚。」

陳摶道：「那我先着人將這些證據送到水軒那兒藏起來。」

「也好，水軒那兒也最爲安全。」德昭太子一聲歎息。

陳摶隨即將那些卷宗一一放進旁邊的檀木箱子內，那卷畫軸也一併放進去，接吩咐隨來的徒兒香菱與高義送出去。

香菱在旁邊好幾次要開口，但都被陳摶以眼神示意阻止，高義入門雖然更早，性格却是比較拘謹，太子師父面前沒有吩咐是絕不會插口說話的。

陳摶也隨着走了出去，但很快便回來，德昭太子看着他，不由又歎息一聲：「師父你老人家有所不知，這件事……」

陳摶笑截道：「非同小可，有時間考慮還是加以考慮的好。」

「我其實並非害怕——」

「當然，否則也不會讓我們不停搜集證據。」

「只是我這個師父到現在還沒有對我怎樣，嚴格說來也沒有做過什麽對不起趙家的事情。」

「站在趙家的立場的確是的。」

「我明白這個人一旦繼承做皇帝，絕不會是一個好皇帝，但是對趙家的人還是非常維護。」

「如此，我們還是停止搜集證據，否則，總有一天他會知道……」

德昭太子搖頭道：「我一直懷疑他做的那些壞事是不是出於一時衝動，是不是巳到了不可原諒的地步，但現在看來——你還是讓我考慮考慮。」

「只要晉王爺一天不知道，都可以考慮下去。」陳摶話中另有話。

德昭太子聽不出，又沉吟起來。

× × ×

水軒就在內堂後，一半是建築在水池上，有兩層，上層一向拿來存放重要的東西。

要到水軒前面必須經過內堂，而內堂一帶一向禁衞森嚴，水池後面則是太子府侍衞駐紥的地方。

這座水軒在一般人眼中當然是非常安全，陳摶却是一向不喜歡這個地方，理由也就是太不安全。

水軒周圍的樹木實在太多，四時的品種都有，也所以四時都有鮮花開放，花香飄送，既賞心也悅目，但若是有人藏在花樹上，非獨不容易看出來，而且可以藏上很多。

天絕地滅的手下這時候就藏在這些樹上，一個個手扣着強弩。

如此雪夜，太子府又是在沒有防備的情形下，要混進去並不困難。

他們看着八個侍衞將那個載着證據卷宗的檀木箱子送進水軒，爲首的那個終於決定採取什麽行動。

那個檀木箱子要整個拿走是沒有可能的了，要將箱子弄開，再將那卷畫軸挑出來也是不容易，他們的時間有限，也受命不能與太子府的侍衞正面衝突，避免在皇城內將事情鬧大。

看着那八個侍衞燃亮了水軒上層的燈光，爲首那個天絕地滅的弟子立即射出了手控的強弩。

其餘的強弩相繼發射，破空聲驚心動魄，驚裂了寂靜的雪夜。

那些弩箭射到了一半便紛紛着火燃燒，有如火鴉亂飛，眼看着水軒的窗戶在亂箭下四分五裂，慘叫聲隨即傳出來。

護送檀木箱子那八個侍衞雖然在水軒內，可是那些弩箭勁穿窗戶，四方八面射來，如何閃避得開。

兩條火龍緊接劃過長空，落在水軒上，「轟」然爆炸開來，天絕地滅那兩具奇大的鐵弩顯然也以水軒爲目標，遙遙射到了。

整座水軒立時四方八面着火燃燒，不過片刻，巳經一團火球也似，不可收拾。

那些天絕地滅的手下弩箭射出，身形便往上拔起來，樹與樹之間赫然巳相連着飛索，他們也就藉着飛索之助飛越長空。

太子府內這時候巳警哨四起，一個個侍衞紛紛向水軒這邊奔來。

他們也像那羣淩空飛越的白衣人，要追却如何追得及，出了太子府，那羣白衣人更就是混在積雪中，貶眼間不知所踪。

太子的安全對他們來說當然更重要，

一見追不及，倉惶趕囘去。

× × ×

弩箭破空聲入耳，德昭太子便爲之震驚，那兩聲霹靂巨响更令他跳起來，急掠到窗前，推窗往聲响處望去，一望之下，不由失聲驚呼：「水軒那邊出事——」

陳摶若無其事地道：「晉王爺當然要追囘那幅畫，不能够追囘，便只有將之毀去。」

「他敢指使手下進來這裏鬧事？」

「天下間相信沒有什麼事是他不敢做的了。」陳摶淡然地接說道：「這只是開始。」

德昭太子道：「跟着他又會怎樣？」

陳摶說道：「只要殿下表示不再理會他的事，由得他胡作非爲，他絕不會再怎樣。」

德昭太子搖頭：「不管怎樣我都不會袖手旁觀，眼巴巴的看着大宋江山毀在他手上。」一頓咬牙切齒接道：「可恨你們辛苦找囘來的一箱證據都被他毀在水軒內，我應該當機立斷，送去給父皇過目。」

陳摶試探道：「殿下决定了？」

德昭歎息道：「只是枉費你們一番心血。」

陳摶搖頭道：「今夜的事早巳在我意料之中。」雙掌接一擊。

香菱高義應聲出現，赫然抬着那個檀木箱子，德昭目光及處，一怔道：「方才侍衞抬去水軒的那個……」

陳摶說道：「空無一物，要殿下掛心了。」

德昭恍然道：「師父是要我看清楚他們的手段，以那個箱子引他們出手。」

陳摶微喟道：「只是想不到他們的手段如此激烈，護送的侍衞只怕巳凶多吉少了。」

德昭憤然地說道：「做奴才的巳經是這樣惡毒，那個做主子的豺狼成性可想得知。」

「能够制止他的只有殿下一人。」

德昭雙眉一揚。「我這就進宮去，父王看到這些證據，一定會好好的懲誡這個狂人一番。」

「晉王爺也一定會採取報復行動，只是事情鬧大了，諒他也不敢囘來，而只要爭取到皇上與朝廷中大臣的支持，要制服他也應該不太困難。」陳摶口若懸河，對這件事充滿信心。

德昭也一樣信心十足。

× × ×

趙匡胤老早便巳起來，在御書房內準備上朝，他喜歡有規律的生活，雖然近日他的精神不大好，並沒有令他改變習慣。

德昭看見趙匡胤却嚇一跳，今天的趙匡胤在他的眼中實在太憔悴，待他請過安，趙匡胤才問：「這麼早到來，可是有什麼事？」

語聲也顯得有些吃力，只是仍然透着帝王的威嚴。

德昭也不再猶疑，道：「昨夜在違命侯府……」

趙匡胤揮手截道：「那件事朕巳經知道了。」

「叔父他身居高位，怎可以胡作非爲，且目無王法……」

趙匡胤又截道：「他到底是長輩，你說話應該分輕重。」

德昭道：「孩兒只是担心他做王爺巳經是這樣，一旦做皇帝——」

「現在說這件事不是太早？」

「孩兒只是提醒父王防患於未然，爲天下蒼生設想。」

「朕明白你的意思。」

「那父王的意思是——」

「金匱之盟，你是知道的了？」

× × ×

根據宋史卷二四二杜太后傳：「建隆二年，太后不豫，太祖侍藥餌，不離左右，亟召普入受遺命。太后因問太祖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太祖曰：『臣所以得天下，皆祖考及太后之積慶也。』太后曰：『不然，正由周世宗使幼兒主天下耳。使周氏有長君，天下豈爲汝有乎？汝百歲後，當傳位於汝弟。四海至廣，萬幾至衆，能立長君，社稷之福也。』太祖……泣曰：『敢不如敎。』太后顧謂趙普曰：『爾同記吾言，不可違也。』命普於榻前爲約誓書，普於紙尾書『臣普書。』藏之金匱，命謹密宮人掌之。」

是所謂金匱之盟。

× × ×

德昭又怎會不知道，應道：「這件事開始便大有問題。」

趙匡胤淡然一笑。「不錯，周世宗駕崩，恭帝繼位的時候年僅七歲，而朕就是現在去世，你們兄弟最年輕的一個也都巳長大成人，豈能與恭帝這個七歲幼兒相提並論？」

德昭追問：「父王當初所以答應立金匱之盟，是有苦衷。」

趙匡胤搖頭：「只是一點孝心，一份兄弟之情。」

「據說父王所以得天下，叔父的功勞最大，此外，當時的歸德節度掌書記趙普、殿前都指揮使石守信、殿前都虞侯王審琦……」

趙匡胤笑截道：「若沒有這種傳說，朕又焉能洗脫以下犯上的惡名？」

德昭揚眉道：「如此……」

「你叔父的野心當然也不小，這金匱之盟原就是一個圈套，却也抓住了朕的弱點。」

「父王既然並不是出於本意……」

「君主又焉能有戲言，何況在場作證的，還有朝中三十六位大臣。」

「他們却是那麼巧都在場。」

「這當然是他們預先約來，所以要改這個金匱之盟，並不容易。」

「天下得來不容易。」

「你叔父也應該知道的。」

「但是他現在……」

「到現在他其實還沒有闖出什麼大禍。」趙匡胤微喟。「我們畢竟一家人。」

德昭搖頭苦笑。「父王若認爲叔父這仍然不算得，孩兒亦無話可說，檀木箱子裏載的卷宗父王有時間無妨看看，還有這卷畫軸，當時晉王府中畫師凌道子繪畫在昨夜違命侯府內的情景。」

他從袖子裏取出那卷畫軸放在趙匡胤面前。

趙匡胤漫不經意的攤開，一看之下，

面色却不由大變，一個身子也氣得抖動起來。

「你那裏得來這卷畫軸？」

「偷來的。」德昭沒有隱瞞：「父王若是有懷疑，可以召凌道子或其他人來一問。」

趙匡胤深深的吸了一口氣，搖頭。「不必了。」

「然則——」

「朕也自有分寸！」趙匡胤面色一沉：「這種事，你以後也莫要再管了。」

德昭當塲怔住，趙匡胤接揮手：「出去——」

一陣雲板聲即時傳來，巳經是上朝的時間了。

× × ×

文武百官巳經分列在大殿陛下，一個個神態肅穆，就是趙普也沒有例外。

例外的只是趙光義，他宿酒巳清，狂態却仍然畢露，在陛下左穿右插，旁若無人，這在他巳成習慣，也只有這樣，才有與衆不同的感覺。

他總算沒有放肆到跑上陛上，接受百官朝拜。

百官也早巳習慣他這種態度，也知道他是未來的天子，而他也只是要表現高人一等，並沒有找百官厭煩。

這也是他聰明的地方。

百官的神情也沒有什麼特別，對他昨夜幹的好事似乎仍然沒有得到任何消息。

他們一個個一如往日，精神奕奕，違命侯府出事的時候，他們是必仍然在睡夢中，他們必須養足精神來應付每一天的早朝。

在他們來說，沒有比這件事更重要的了。

秦康惠王德芳也在陛下，趙光義走到他面前的時候，他却怪怪的笑了笑。

趙匡胤共有四個兒子，都先後封王，滕王德秀舒王德林都早夭，只剩下燕懿王德昭，秦康惠王德芳，兩個人的性格顯著不同。

德芳與趙光義一向都很合得來。

所以趙光義一見立即靠近去，笑問：「你這個小子可是得到了什麼好處？」

德芳笑應：「叔父幹那麼大的好事也不關照侄兒，侄兒還有什麼好處？」

趙光義一怔。「哦——」

德芳低聲接問：「小周后如何？」

「還不錯——」趙光義笑拍着德芳的肩頭：「你消息倒也靈通。」

德芳道：「皇城內巳經傳開來了。」

趙光義打了一個「哈哈」，目光及處，巳瞥見德昭從內殿走出來。

德昭看見趙光義，一揚眉，還未開口，趙光義巳先開口：「德昭，這麼早便去向父王問安了？」

德昭正色道：「違命侯府出了那麼大的事，我當然要跟父王好好商量一下。」

趙光義顯然想不到德昭這樣說話，一怔，却隨即大笑起來：「那算是什麼？到我做了皇帝，幹的才有大事哩。」

「那到你做了皇帝再說。」接上口的是趙匡胤，悠然在陛上龍椅坐下。

鐘鼓聲中，百官連忙跪下來，口呼萬歲。

趙光義沒有例外，也不敢怠慢，趙匡胤待儀式過後才問：「違命侯的事，你怎樣解釋？」

趙光義居然還笑得出來：「違命侯的事與我無關，那都是……」

「住口——」趙匡胤一揚手中畫軸道：「凌道子這幅畫，以你來說然則也是假的了？」

趙光義怔在那裏，他若是知道那幅畫落在趙匡胤身上，非獨不會那樣子說話，還會告過病，避一避鋒頭。

趙匡胤接道：「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念你酒後糊塗，情有可原，內侍臣，拉下去痛打一百大板。」

八個內侍左右齊上，趙光義目光一掃，喝道：「那一個敢打我？」

那八個內侍不由得怔住。

趙匡胤即時斷喝道：「是朕要打的，拉下去！」

八個內侍那還敢怠慢。

× × ×

趙匡胤絕無疑問，巳經網開一面，可是那一百大板打下來，巳經够趙光義受的了。

他是給抬囘晉王府，雖然敷過藥，仍然坐也不得，立也不得，只好爬倒在堂中綉榻上。

天絕地滅隨即被召來，兩個人還未知道出事，地滅一見趙光義更就急不及待的邀功勞：「證據都巳給我們燒光了，王爺此後大可以安枕無憂。」

趙光義聽着更加光火，揮掌左右摑去，天絕地滅雖然一身本領，反應敏銳，就是避不開，雖然不痛，但衆目睽睽之下，也面目無光。

地滅是火性子，便要反面，却給天絕按着，天絕隨即道：「屬下該死。」

趙普一旁來不及阻止趙光義出手，這下子急忙道：「王爺雖然給皇上杖責一百，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天絕地滅一聽，齊皆一怔，對望一眼，垂下頭去。

趙普接說道：「若非天絕地滅兩位失手，王爺現在還蒙在鼓裏，不知道德昭非獨巳暗蓄高手，而且處心積慮，跟王爺作對。」

趙光義也不是糊塗人，聽趙普這樣說，巳明白用人之際，少不得天絕地滅這種高手，立即道：「這也是，只是那一百大板打下來，實在不好受。」

天絕慌忙道：「屬下兄弟辦事不力，連累王爺受杖責，罪該——」

趙光義截道：「錯了，你們非獨無罪，而且有功，我要各賞你們黃金千兩。」

天絕地滅忙拜倒，天絕緊接道：「屬下失職，豈敢還受此重賞？」

趙光義揮手道：「黃金是小意思，只要我繼位，好處多着呢，你們也只要知道德昭府中臥虎藏龍，以後小心便是。」

天絕說道：「那必定是陳摶的詭計陰謀，這一個牛鼻子，早知道就是一條老狐狸。」

趙光義咬牙切齒的道：「我做了皇帝，有他們好看。」

趙普狡黠的一笑：「現在看來，事情只怕不會原先那樣子順遂。」

趙光義冷笑：「難道德昭他們毀得了金匱之盟。」

趙普道：「就是怕他們毀不了金匱之盟，轉面腦筋動到王爺的身上。」

「他們難道敢毀我的人？」趙光義面色驟變。

趙普道：「這是惟一的辦法。」

趙光義仍然嘴硬：「說毀便毀了，會這麽容易。」

趙普道：「不怕一萬，只怕萬一，王爺以後出入要小心了。」

趙光義道：「以你的主意，怎樣？」

趙普道：「在事情未完全明朗之前，還是留在府中較安全。」

「早朝也不去？」

趙普怔住，天絕地滅左右齊上，道：

「我們拚了命也要保護王爺的安全。」

「只怕明槍易擋，暗箭難防。」趙普的意思，其實在激勵天絕地滅的鬥志。

趙光義却聽得混身不自在，却仍道：

「我就是要看看德昭有什麽本領。」

這當然是氣話。

× × ×

趙光義仍然在七天後才再上朝，當日負責杖責的內侍還是心存顧忌，手上留了力，他用的又是上等藥物，才能够這麽快痊癒。

這一番杖責總算打掉他不少狂氣，出入都加以小心，轎未出府邸，兩隊侍衛先出動，在長街上左右列開，將行人截下，每一隊又分成三組，交替向前移動。

換句話說，轎子一直在兩旁侍衛的保護下，任何人要接近轎子，必須先突破左右侍衛的阻攔。

轎子前後左右都有侍衛保護，八個力士則四個一組，分別打着兩個描金衣箱，上朝的衣飾複雜，大官員一般都是在朝房更換，例外的當然也有，但即使不嫌麻煩，早已換妥，侍候的人仍扛着衣箱，那已經變成了一種排場上不可少的東西。

開路的另外有四個侍衛，飛騎揮鞭，奔在前面，將行人先趕開，這都是晉王府獨有的排場，見微知著，這位晉王爺當然不曉得什麽愛民如子。

排場却是够大的，浩浩蕩蕩，街上的行人也早已有經驗，遠遠看見便避開。

李浪在人羣中。

他已經等了七天，趙光義被杖責，負傷在府中休養不能够上朝的事他當然不知道，香菱闖進晉王府的事他也一樣不知道，所以看見晉王府的人如臨大敵，有異往日，不由他懷疑消息是否已走漏出去。

可是決定了要做的事他絕少取消，而且他自信這一次的計劃非獨精密，還是出人意料，問題只是他能否掌握那刹那的機會。

他當然有這份信心。

看着隊伍快接近，他終於離開人羣，走進了一條小巷內，每騰出一步他都計算着，到了小巷彎角他才停下來，然後抄起了牆邊的一條長竹竿。

竹竿的末端，嵌着六尺長一截尖鐵，有如錐子般，整體透着一種令人寒心的寒芒，令人一着便不由生出了一種銳利的感覺。

他抄住了那條竹竿，仍然在默數着，再數三下，便手持竹竿往前衝出，尖端猛一沉點在地上，整個身子便往上疾翻了起來。

他的輕功本來已很好，再加上這一撐之力，翻得更加高，那條竹竿亦隨着往上翻起，一落一沉，點在屋脊上，人與竹竿風車般再翻飛半空，落在長街的一道石牌坊上。

仍然是竹竿先着實，人與竹竿再一個風車大轉，正好在轎子上空。

竹竿先落下，是鐵打的錐子般那一截向下插，對準了轎頂正中，借力使力，在李浪的內力催迫下，當眞是有如閃電般，三丈空間一閃即過，直插進轎子內。

那頂轎子由八個轎夫扛着，八個都是彪形大漢，但竟然都抵受不住這一插之力，一個個被破震得飛彈開去，整頂轎子同時被竹竿穿透，轎底蓬的撞在地面上，隨即被那支竹竿釘穩在那兒。

李浪倒豎蜻蜓，在竹竿的另一端，雙掌一壓，迫發了另一個機括，只聽機簧聲一响，那頂轎子便分成了八爿，被八柄利刀從八個不同的方向斬開。

那八柄利刀赫然是束在竹竿嵌着鐵打的那一截，也赫然是緬鐵打就，才那麽容易一下子將轎子斬開。

整支竹竿的構造與雨傘並無分別，只是沒有傘面，那八柄利刀便像傘骨般從不同的方向散開！

趙光義若是在轎子內，縱使能够避開當頭那一插，也難以避開八刀的散開疾斬下來。

這柄傘竿絕無疑問別出心裁，也事實花了李浪的不少心血，現在他却知道這一番心血是白花的了！

趙光義並不在這頂轎子內，這實在大出李浪意料之外。

轎子是空的，所以那傘骨也似的利刀才能够這麽順利散開，將轎子斬爲八爿，若是先斬進人體，必爲人體所阻。

那兩個描金衣箱也就在那刹那爆開，天絕地滅從中一彈而出，衣箱載的並不是衣服，當然又是一個意外。

天絕手中一柄粗大的鐵棒，但半空中一抖，便變成了一柄七尺長的利刀，他雙手執刀疾劈，七尺長刀雖然劈不及李浪，要劈那條竹竿却是綽綽有餘，他現在要劈的也只是竹竿。

李浪這時候已按動了竹竿上的第二個機括，機簧聲响中，八柄利刀突然疾射了出去。

這一着也是非常突然，圍攏上來的晉王府侍衛首當其衝，六個中刀倒下，另外兩柄利刀一柄被擋開，一柄射空，刀尖插入地面半尺之深，可見力道之強勁。

天絕那柄七尺長刀也非常鋒利，竹竿迎刀而斷，他回刀束勢又待發，目光却盯穩在李浪的身上，絕不放過李浪身形的任何變化。

李浪的身形若是落下來，天絕那一刀再斬出，他人在半空，一定很難閃避得開，天絕刀劈竹竿也正是這個目的。

地滅的兵器這時候亦已出手，那也是一條可以伸縮的圓棒，一伸長變成了一條長矛，淩空戳向李浪的要害。

好一個李浪，再按竹竿機簧同時他身

形便倒翻，雙手縮開隨即借那一按之力一甩，身形便滾球般淩空落向那邊的一道飛簷！

天絕眼快手急，眼看李浪並沒有隨着竹竿斬斷墮下，身形便隨着移動，蓄勢待發的那一刀跟着斬出，正好斬向那邊的飛簷。

李浪一脚才落在飛簷上，身子便彈起來，幾乎同時，飛簷已然被長刀斬斷。

這一刀聲勢當然驚人，一時間瓦礫飛揚，那截飛簷飛旋着往下疾撞。

地滅的長矛也不慢，李浪在竹竿上他襲擊不中，立即追過來，毒蛇吐信般接連幾下吞吐，截住了李浪的去路。

李浪原是要飛越瓦面離開，給長矛這一截，立即倒翻了回來，竟然正好落在那截飛簷上，猛一蹴，飛簷撞向天絕，他的身形却藉這一蹴之力倒翻了開去。

天絕叱喝聲中刀再斬，那截飛簷被斬飛，刀一引，追斬向李浪。

李浪身形半空中騰挪，連閃地滅長矛追刺，竄入晉王府的侍衛叢中。

驚呼慘叫聲立起，李浪刀光血影中閃過，手一抄，靠在路旁屋簷下的一捆長竹便排山倒海般飛射了出去。

追前去的侍衛又爲之大亂，天絕地滅雙雙齊上，身形在半空，七八條竹竿便迎面射來，以兩人的身手，當然便輕易化解，身形却已被迫得淩空落下。

李浪那邊把握機會，竄進了旁邊一條小巷內。

晉王府的侍衛不敢怠慢，爭先恐後的追進去，難得有這個表現身手的機會，他們怎肯錯過，不知道這一來，反而阻住了天絕地滅的去路，不能够迅速追上去。

天絕地滅一看便知道沒有可能從那些侍衛頭上越過，相顧一眼，一齊拔起來，掠上了小巷兩旁的瓦面。

上了瓦面兩人却不由怔住，平地上看來兩旁的屋子都非常整齊，到瓦面上一看，除了向長街的一列，其餘的都是鱗次櫛比，參差不齊，而小巷四通八達，到處都是人聲，根本分辨不出李浪的去向。

追進小巷的侍衛事實也分辨不出，也隨着小巷的分岔分開，一面追一面很自然的呼呼號號，以壯聲威，這呼號聲便嚴重影响到天絕地滅的判斷。

他們當然明白是怎麽回事，也無可奈何，只有掠向最高處靜觀其變。

× × ×

小巷內輕功施展不開，若不是四通八達，對李浪可以說很不利。

李浪當然知道其中的利弊，也考慮到事情未必會如此順利，所以老早便已弄清楚附近的環境，必要時可以迅速離開。

他的動作很迅速，加上地形的熟悉，左穿右插，很快便擺脫了大部份侍衛的追踪。

在他的後面仍然有脚步聲迫近，也由於小巷四通八達，他根本不能够肯定那些侍衛由那個方向追來，只是他仍然有信心擺脫他們的追踪。

所以那具連弩在他面前出現，實在大出他意料之外，一顆心刹那簡直就要從嘴巴跳出來。

那具連弩出現得的確突然，那種突然却是來自李浪心深處，之前他完全沒有感覺。

手執連弩的那個紅衣少女根本就沒有移動，只是立在那兒，靜候李浪出現。

李浪一轉進這條小巷，便已是進入連弩的射擊範圍內。

突然看見那具連弩，任何人相信都難免一怔，李浪也沒有例外。

他幾乎立即就分辨出那是一具諸葛連弩，也幾乎立即便肯定自己完全沒有機會脫出射殺範圍。

諸葛連弩一發十二支，那個紅衣少女又是蓄勢待發，若是一見他出現便發射，的確難逃一死。

紅衣少女的雙臂又是如此穩定，眼神又是如此銳利，目光相觸那刹那他便不由一陣絕望。

更令他意外的却是紅衣少女那刹那竟然一笑。

連弩也就在她一笑中射出，機弩聲動魄驚心。

李浪沒有動，十二支連弩在他身旁射過，正射在追進這條小巷的三個侍衛的身上。

那三個侍衛其中一個一聲大叫：「在這裏——」弩箭便射進了他們的身體，將他們撞得倒飛開去，兩個更就被弩箭釘在後面的牆壁上。

李浪不由打了一個寒噤。

紅衣少女隨即把秀髮一掠，道：「跟我來！」

李浪意外之外，不由自主的跟上去，轉過另一條小巷，左邊牆壁上赫然出現了一道暗門。

紅衣少女一閃而入，接把手一招，李浪不由自主跨進去，暗門隨即關上。

他正要問，紅衣少女已示意不要作聲，一陣陣脚步聲很快便在牆外傳進來，還有呼喝聲。

晉王府的侍衛顯然已追向這邊，追進這條小巷，也顯然沒有發現暗門所在。

他很自然的屏息靜氣，一面打量周圍的環境。

那是一個民居的小廳子，一角放着一座織布機，一個中年婦人挨在機旁，看樣子只是一個普通婦人，廳中一張木桌的旁邊坐着一個也是其貌不揚的中年男人，他們都望着李浪紅衣少女二人，眼神透着一點兒詫異之色，只是一點兒。

脚步聲終於過去，紅衣少女目光一轉，點點頭，那個中年男人立即掠到織布機旁，與那個中年婦人合力將織布機移開，隨即拉起地面上的一塊嵌着青磚的石板。

那之下是一條地道，一道石級通下去，紅衣少女拾級而下，李浪一方面好奇，也實在走投無路，只有跟上去一看究竟。

暗門隨即關上，地道却並未因此而黑暗，兩旁每隔丈許赫然便亮着一盞小小的石燈。

李浪左看看，右看看，追前幾步，正要追問，紅衣少女已回頭問：「你就是那個李浪？」

李浪一怔，紅衣少女又道：「我叫香菱。」

「香菱？」李浪心念轉動，却並無印象。

（未完・二）

新派脫俗奇情故事

東方玉・文
可　飛・圖

崑崙三劍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岳少俊別過竺秋蘭，在碼頭上跨入了一條渡江船，原來跨錯了，這條船是一位綠衣女郎惲慧君和丫頭小翠僱用的專船，她也落落大方請岳少俊一齊過江，那邊江岸上她表哥藍袍少年接應她去了，岳少俊辭過他們也上路走，第二天中午趕到丹陽，在城外一小店打尖，和一個穿青布大褂中年漢子同桌進食，藍袍少年派小厮邀請他到茶寮相敍，問他如何認識惲慧君，借故找碴，二人相鬥起來，穿青布褂的漢子將藍袍少年引走。岳少俊向呂城奔去，在草寮後面見那青布褂的漢子負傷倒臥在草堆裏，是被人暗算，託他帶一封密函交給常州宋鎭山……

查密函來歷

申牌時光，就趕到戚墅堰，再從胡埭趕到雪堰，還不到傍晚時光。

岳少俊仰首吁了口氣，暗暗說道：「總算不負所託。」

雪堰是湖濱一處小村落，居民都以操舟爲業，接送遊客上馬蹟山去的，岳少俊僱了一葉扁舟，破浪迎風，直向馬蹟山駛去。

太湖汪洋三萬八千頃，馬蹟山爲太湖三大島之一，與東西洞庭山鼎足而立，也分東西兩山，東山爲冠幛峯，西山爲秦履峯，武林大老宋老爺子就住在冠幛峯下，面水背山，築了一座莊院，叫做「天華山莊」。

說起宋鎭山宋老爺子，今年高壽七十有三，膝下只有一個公子，取名文俊，今年却只有二十三歲。

宋老爺子一生名滿天下，被江湖上尊爲「武林大老」，他尊翁本是華山派門下，精通劍術。

他家學淵源，十八歲就中了武舉，却沒有出仕，五十歲那年，江湖各大門派公舉他爲武林盟主，當時就有「武林一劍」之稱。

老俠比劍招

那年的九月裏，宋老爺子正好是五十大慶，八大門派的掌門人和江湖知名之士，都趕來武進，爲他祝壽。

就在他生日的前一天，有一位老人家前來求見，司閽的人因主人正在接待各大門派掌門人，對這位名不見經傳的老人，自然不會給他通報。

第二天是壽誕正日，老人又來，閽人當然又婉拒了。那老人從袖中取出一册薄薄的紙卷，交給閽人，道：「貴主人旣然不肯賜見，你把這小册子拿進去說，趁現在各大門派掌門人俱在，不妨大家研究研究，我三天後再來。」

閽人見他說得鄭重，倒也不敢怠慢，就把小册子送了進去。宋鎭山接過一看，竟然傻了眼，原來小册子上畫了一百招譎詭的劍法，十之八九，都是生平從未寓目的奇招。

那老人還在上面寫了八個字：「武林一劍，能否破解？」

宋鎭山徘徊長廊，苦思良久，在百招之中，自己差能化解的，只不過二十招而已。

各派掌門眼看盟主捧着小册子，口中喃喃自語，好像中魔一般，怪而問之。

宋鎭山就把那老人二次求見，留册而去的事，跟大家說了，並把小册子給大家傳閱了。

練武的人，遇到奇招異術，自然特別有興趣，經宋鎭山和八位掌門人集思廣益，閉門研討了兩日，也只能化解八十招，最後二十招奇奧難測，實在無法化解。

到了第三天，那老人並沒有再來，這八十招奇妙劍法，日後遂成爲八大門派共有的秘傳劍法。

直到第四天清晨，宋鎭山起身之時，發現放置床前的小册子被人動過，再一翻閱，後面無人能解的二十招，已經有人用硃筆批解，最後又題了八個字：「傳汝百劍，愼勿驕矜」。

這一百招劍法，前面的八十招，已和八大門派分享了秘密，眞正屬於他的，只有最後的二十招。

但這二十招劍法，眞可說是天下無人能解的奇絕之學。

後來據大家猜測，這位登門求見的老人，極可能是已有三十年沒在江湖露面的武林第一奇人——天山逸叟。

宋老爺子在冠幛峯下蓋的這座別墅，取名天華山莊，就是表示他對於天山，華山的崇敬之思，君子不忘本的意思。

這一段往事，距今已經足足有二十三年了，但因它是本書一大關鍵，不得不詳爲敍述，俾讀者知道來龍去脈也。

閒言表過，却說岳少俊捨舟登陸，船家聽說他是晉謁宋老爺子來的，特別指點，天華山莊還在山峯的南首，要循着山道往南去，那裏遊人足跡不到，山莊在一片菓林之中。

岳少俊謝過船家，依着他的指點，就循着山道往南繞去，轉過一重山脚，冠幛峯南麓，古樸寧靜的莊院，已呈眼前。他整了整衣衫，就穿越菓林中一條黃泥道路，朝莊院走去。

莊院兩扇黑漆大門，並未敞開，門額上，有清水磚頭鐫刻的「天華山莊」四個字。

這時天色已經昏暗下來，岳少俊不敢躭擱，跨上三級石階，正待擧手叩門，只聽身後傳來一陣輕快的脚步聲，有人問道：「相公找誰？」

岳少俊急忙轉過身去，只見站在自己身後的是一個莊稼打扮的漢子，一雙目光，緊緊盯着自己，只要看他來的這般快法，足見身手極爲矯捷，一名莊丁，已是如此，當眞是強將手下無弱兵了，這就拱拱手道：「在下岳少俊，特來叩謁宋老爺子的。」

那壯丁陪笑道：「相公見諒，老莊主已有多年不見外客了。」

宋老爺子不愧是武林大老，在江湖上受到人人尊敬，連他莊上的莊丁，也都謙恭有禮。

岳少俊道：「這個在下知道，在下遠

來，實有要事求見，而且剛才在呂城路上，遇到一個身負重傷的人，他託在下帶來一件密函，據說事關重大，非在日落之前，呈交老爺子不可，在下因此急促趕來，還望管家代爲稟報一聲。」

那莊丁聽得面有難色，停了停，才道：「相公既有急事，待小的進去稟過總管，相公且請稍待。」

岳少俊道：「有勞管家了。」

那莊丁轉身而去，敢情他是從側門出來的了。

過了不多一回，只見兩扇大門開處，那莊丁引着一個濃眉長臉，身材高大的老者，走了出來。

一眼看到岳少俊一表非俗，立即拱拱手道：「老朽霍萬清，這位相公遠來，有失迎迓，快請到裏面奉茶。」

岳少俊還未開口，那莊丁已經說道：「這位就是敝莊霍總管，岳相公有事，儘管和總管說好了。」

岳少俊抱拳道：「原來是霍總管，在下久仰。」

霍萬清連說「不敢」，一面抬手肅客道：「此處不是談話之所，岳相公請。」

說完，側身走在前面引路。

岳少俊略爲抱拳，就隨着跨進大門，穿過長廊，折入東首另一院落，中間是一間陳設古雅的小客室。

霍萬清把岳少俊請入客室，連說：「請坐。」兩人分賓主落坐，一名小童就捧上兩盞香茗。

霍萬清舉盞道：「岳相公請用茶！」

岳少俊眼看已快是上燈時分，心中暗暗焦急，那靑衣漢子曾說這封密函，必須在日落以前，送到宋老爺子手中，如果再遲，豈非躭誤了時間。

這就拱手道：「霍總管見諒，在下從雲台趕來，實有要事求見宋老爺子……」

霍總管是何等人，岳少俊坐立不安之狀，他自然一眼就看得出來，含笑道：「老朽方才聽下人說過，岳相公遠道而來，求見老莊主，據說還有一封極重要的函件，要當面交老莊主，只是老莊主已有多年不見外客，岳相公和老朽說也是一樣。」

岳少俊面有難色，說道：「霍總管有所不知，在下遠道趕來，求見老爺子，乃是一件私事，只有面見老爺子，才能解決，至於那封密函，是在下受人之託，梢來的。那送信之人，在路上中人暗算，身負重傷，據說此函十分機密，而且關係武林安危，務須日落之前，送達宋老爺子不可，在下才兼程趕來，如今已是快到上燈時分了……」

霍萬清目中奇光一閃，說道：「會有這般嚴重！」

接着莞爾一笑，又道：「岳相公已經到了敝莊，那也算得不負重託了，只不知道這封密函是何人寫給老莊主？送信之人，又是什麼人？」

岳少俊聽得一怔，說道：「這個在下並不清楚，信封上只寫『知名具』，想必是宋老爺子的熟人無疑，那送信之人，在下曾問過他，他自稱姓涂，老爺子也未必認識他了。」

霍萬清目光注視，聽得十分仔細，問道：「岳相公可否把如何遇上此人的情形賜告麼？」

岳少俊取起茶盞，喝了口茶，就把在呂城附近草寮之中，如何發現姓涂的靑衣漢子，一字不漏的說了一遍。

霍萬清一手撚鬚，沉吟道：「呂城附近，他會中什麼人暗算呢？」

口中「唔」了一聲，續道：「岳相公可否把密函取出來，給老朽瞧瞧？」

岳少俊道：「霍總管要看，自然可以，只是在下受人之託，希望能當面呈交宋老爺子親拆。」

說完，伸手從懷中取出布包，雙手遞過。

霍萬清接過布包，打了開來，裏面果然是一封密封的函件，信封上寫的一筆趙體，勁洒秀逸，顯然功力極深。

他反覆看了幾遍，並無可疑之處，依然用布包好，遞還給岳少俊，說道：「這姓涂的既然說得如此鄭重，老朽也作不了主，岳相公且請在此用茶，容老朽進去向老莊主請示，再行回報。」

岳少俊把布包收入懷中，拱手道：「如此多謝霍總管了。」

霍萬清說了聲：「好說。」

就舉步往外行去，天色漸漸昏黑，一名莊丁在客室點上了燈。

岳少俊獨自坐了一回，依然不見霍總管出來，端起茶盞，喝了一口，還未放下，只聽一陣輕快的脚步聲，傳了進來。

急忙放下茶碗，站將起來，但見一個頎長的人影，迎面走入，兩人這一照面，不由的齊齊一怔！

原來這人正是在丹陽城外，凉亭前逼着岳少俊動手的藍袍少年。

岳少俊想不到會在此地和他碰上，一時還未來得及開口。

藍袍少年驟覩岳少俊，不禁臉色微變，朗笑一聲道：「岳兄大概是找舍表妹來的了，那很好，咱們方才一場比試，尚未了結，正好在此分個高下。」

岳少俊聽他口氣，好像認爲自己是找他表妹來的，這下心裏登時明白過來，原來他是在呷自己的飛醋。

無怪今天要在半路上守候着自己，說什麼也非和自己動手不可，這麼一想，不由得暗暗覺得好笑，一面連忙拱手道：「兄台不可誤會，在下是……」

藍袍少年那還容他多說，神色冷峻，喝道：「岳兄不用多說了，咱們到院子裏去。」

「鏘」然一聲，掣劍在手，身子一個飛旋，很快退出屋去。

就在他衝出走廊之際，差點和一個人撞個滿懷。

那是總管霍萬清，他看到藍袍少年手持長劍，臉色鐵靑，急忙殺住步子，驚疑的問道：「公子你這是做什麼？」

他這聲「公子」，聽得岳少俊暗暗「哦」道：「原來這藍袍少年就是宋老爺子的令郎，無怪他一手劍法，有如此高明的了。」

藍袍少年正是宋老爺子的獨子宋文俊，老爺子五十得子，平日難免寵愛了些，世家子弟，有那一個不驕橫的？

藍袍少年宋文俊盛氣的道：「霍總管，你不用管，我要和這位岳兄劍下分個高低。」

霍萬清連忙搖手道：「公子快不可如此，老莊主正在花廳等候着呢，要老朽來請岳相公的。」

宋文俊奇道：「爹要見他？」

霍萬清道：「正是。」

一面朝岳少俊拱拱手道：「岳相公，老莊主已在花廳恭候，老朽替你帶路。」

岳少俊連忙應了聲「是」，轉身向宋文俊抱拳一揖道：「事出誤會，兄台幸勿介意。」

宋文俊目中閃過一絲異采，冷然道：「既然家父有請，岳兄那就請吧。」

收劍入匣，轉身自去，霍萬清道：「岳相公請隨老朽來。」

說完，當先走在前面領路，岳少俊隨着他穿廊而行，進入後進一道月洞門，就聞到一陣撲鼻清香，但見院中兩排高脚木架上，放着數十盆蘭草，一串串的蘭花，像金鈴般盛放！

秋蘭，他看到蘭花，不由得想起竺秋蘭來，不知她現在在何處？

霍萬清領着他走上石階，迎面是一間寬敞的敞軒，三面都有雕花落地長窗，配着紫紅的窗簾，擺設精緻。

中間放一張花梨木的高背太師椅，椅上端坐着一個身穿古銅色團花大褂，海靑色紮脚夾褲的老者。

這老人中等身材，面貌白皙，疏眉細目，兩鬢花白，頷下留着一把疏朗朗的花白長髯，看去平易近人，只是雙目烱烱如電，不可逼視。

敢情他就是有「武林大老」之稱的宋鎮山宋老爺子了！

岳少俊隨着霍萬清走入敞軒，霍萬清脚下一停，朝上躬身一禮道：「啓稟老莊主，岳相公來了。」

岳少俊立即趨上幾步，作了個長揖道：「晚生岳少俊，拜見宋老爺子。」

他這一舉止，完全像個讀書人，毫無半點江湖氣息。

宋鎮山看他一表斯文，人如玉樹臨風，不像文俊，就是在自己面前，也難免流露出幾分驕矜之氣，看得不覺暗暗點頭，迎着站起身子，靄然笑道：「岳相公遠來是客，老夫失迎，請坐，請坐。」

他隨口說來，聲音清若鳳鳴！

岳少俊待他坐下，才退到下首一張椅子上，躬身道：「晚生告坐。」

宋鎮山含笑道：「老朽聽霍總管說，岳相公從雲台來，找老夫有事，半路上還代人替老夫梢來一封密函？」

「是的，」岳少俊欠身道：「晚生在呂城遇到一個身負重傷之人，他說出有一封極爲重要的書信，託晚生務必在日落之前，送呈老爺子親啓……」

隨着話聲，從懷中取出布包，打了開來，把密函雙手呈上，說道：「據那姓涂的說，這封密函，關係着武林安危，請老爺子過目。」

霍萬清趕忙伸手接過，送到老莊主面前，宋鎮山含笑道：「竟有這麼重要，老夫山野之人，不問江湖之事，已經過了二十年了。」

伸手從霍萬清手中，接過密函，左手撕開封口時，用兩個指頭抽出一張信箋，目光注處，剛朝信箋看了一眼，口中突然沉嘿一聲，揚手飛出一道白光！

但聽「嘶」的一聲，那張信箋，經他隨手一擲，射出去三丈開外，硬生生釘在朱紅抱柱之上，但宋老爺好一隻左手，也隨着緩緩垂了下來。

這一情形，來得太突然，岳少俊看得不覺一怔。

霍萬清臉色一變，急急問道：「老莊主可是發現了什麼嗎？」

宋鎮山在這一瞬間，依然神色自若，淡淡說道：「這張信箋上塗有劇毒。」

無怪他拿過信箋的左手，已經垂了下去。

岳少俊吃驚的道：「信箋有毒！」

「信箋有毒！」霍萬清和岳少俊幾乎是同聲驚詫，突地轉過身去，鬚眉戟張，雙目精光暴射，右手隨着提到胸前，朝岳少俊厲聲喝道：「姓岳的你……」

宋鎮山右手一擺，止住他的話頭，緩緩說道：「此事也許和他無關。」

「是！」霍萬清恭聲應「是」，右手緩緩放下，抬頭問道：「老莊主……」

宋鎮山藹然道：「還不礙事，你速去把『八寶解毒丹』給老夫拿來。」

霍萬清身軀一震，驚惶失色的道：「這麼說，此毒十分厲害了？」

宋鎮山莞爾一笑道：「他們要計算老夫，不是極厲害的毒藥，豈能見效？」

「是，是！」霍萬清一張老臉上，已然隱見汗水，口中應着「是」，人已很快轉身，急步往外奔去

岳少俊聽兩人口氣，好像宋老爺子中的毒甚是厲害，心頭感到萬分惶恐，望着宋鎮山道：「老爺子，這……這……」

宋鎮山看了他一眼，徐徐說道：「老夫並無怪你之意，只是聽你方才告訴霍總管的經過，說的似乎並不詳細，其中似有略過不提之處，老夫希望你把如何遇上此人，前因後果，詳盡告訴老夫才好。」

岳少俊方才告訴霍總管，只是從草寮發現姓涂的漢子開始，略過了前面一段，此時經宋鎮山一問，不覺臉上一紅，說道：「晚生因前面經過之事，和送信無關，是以沒和霍總管說。」

當下只好把昨晚自己如何求搭便船，可能因此引起宋文俊對自己的誤會。今日中午在丹陽打尖，那姓涂的漢子如何與自己同桌。

後來宋文俊如何打發小厮約自己去凉亭，宋文俊如何非逼着自己動手不可……

宋鎮山一手撚鬚，口中咄了一聲，說道：「這孩子，老夫一再告誡，切忌驕矜，他竟敢挾技凌人，如此狂妄！」

岳少俊道：「宋兄也只是一時誤會而已……」

「誤會！」宋鎮山沉嘿道：「縱有誤會，也應該聽人解說，豈可一意逞強？」

岳少俊接着又把自己和宋文俊動手之時，有人在暗中相助，一再震歪宋文俊的劍勢，後來宋文俊如何追着那人下去，自己如何在草寮發現姓涂漢子身負重傷，一字不漏說了一遍。

「哈哈！」宋鎮山忽然大笑一聲道：「此人能在居高臨下，相隔數丈之遠，震歪犬子劍勢，一身所學，已足可名列一流

高手，如何會中人暗算，身負重傷？倒臥在草寮之內。」

岳少俊聽得一怔，說道：「晚生明明看他身負重傷，呻吟喘息。」

「君子可欺以方，」宋鎮山微笑道：「何況你岳相公初次出門，毫無江湖閱歷，自然會相信他了，再說他暗助你在前，託你梢信在後，在你不過是順便之事，就道義上說，也義不容辭，無法推諉，江湖譎詐，人心叵測，這也正是給你們年輕人最好的教訓了。」

岳少俊疑信參半，問道：「這麽說，他身負重傷，是假的了！」

宋鎮山道：「自然是僞裝的了，他看你像個讀書之人，毫無江湖習氣，這封信由你送來，老夫定會深信不疑。」

岳少俊心頭甚感慚愧，低首道：「都是晚生不好，不假細察，貿然把信進呈老爺子，眞敎晚生無地自容……」

宋鎮山道：「這不能怪你……」

剛說到這裏，只見總管霍萬清匆匆走入，把手中拿着的一個玉瓶，放到几上，然後倒了一盅開水，揭開玉瓶瓶塞，傾出三顆硃紅藥丸。宋鎮山道：「十粒。」

霍萬清吃驚道：「八寶解毒無憂丹，善解天下至毒，三粒已足解唐門最厲害的劇毒，老莊主……」

宋鎮山點點頭道：「不錯，這瓶八寶丹，是唐門前代掌門人所贈，善解天下至毒，但這封信上之毒，非同小可，若非老夫及早封住手臂穴道，再以數十年功力，把它逼住，只怕此刻早已毒發不支了，不用十粒，如何能解？」

霍萬清應了聲「是」，又從玉瓶中傾出七粒藥丸，一齊送到老莊主面前。

宋鎮山伸手接過，一起納入口中，霍萬清急忙送上茶盅，宋鎮山喝了一口，把藥丸送下，就緩緩闔起雙目，一言不發。

霍萬清不敢走動，依然站在宋鎮山身側。

岳少俊坐在下首，一雙眼睛只是一霎不霎的望着宋老爺子，室中沉靜得沒有一絲聲音。

就在此時，突聽一陣急驟的脚步之聲，由外衝入，只見宋文俊急步闖入，俊目飛閃，問道：「爹中了劇毒，就是這個小子……」

突然直逼而上，正待抬手拔劍！

「文兒不准魯莽！」

宋鎮山雙目乍睜，沉喝道：「爲父平日一再如何告誡你來了，爲人切忌矜躁，何況爲父中毒之事，岳相公只是適逢其會，並無關連，岳相公遠來是客，你怎可如此失禮？」

宋文俊看到老父醒轉，不敢多說，只是唯唯應「是」。

隨着宋文俊身後走入的是兩位姑娘家，那正是惲慧君和使女小翠。

惲慧君現在當然沒戴面紗了，她面貌雖然平庸，但一雙秋波，清澈如水，很快的瞟了岳少俊一眼，急步走到宋鎮山身邊，嬌聲說道：「舅舅，你老人家已經好了麽？」

宋鎮山藹然點頭，含笑道：「差不多了，那信箋上的毒性雖劇，但消失的也很快……」

口氣一頓，又道：「唔，妳爹可是也趕到瓜州去了麼？」

惲慧君道：「爹去了那裏，甥女並不知道？你老人家怎麽知道的呢？」

宋鎮山伸手一指釘在抱柱上的信箋，說道：「是那信上說的。」

惲慧君道：「那信上提到爹？」

迅快轉身，正待舉步！

「慢着！」宋鎮山道：「那信上恐怕仍有餘毒，妳不可碰它。」

惲慧君跨出去了一步，又回身問道：「那信上怎麽說呢？」

宋鎮山徐徐說道：「他們要你以貞姑劍去換妳的爹。」

岳少俊心中暗道：「原來貞姑劍已爲她所得。」

惲慧君聽了一怔，急道：「他們要我拿貞姑劍去換爹？」

宋鎮山一手撚鬚，微哂道：「他們要對老夫下毒，信上說得誇大其詞，先讓老夫大吃一驚，藉以分散老夫注意，此事不足憑信，老夫只是隨便問問罷了，以妳爹的造詣，豈會落在人家手裏麽？」

惲慧君道：「不，爹如果不落在他們手裏，他們不會憑空揑造的。」

宋鎮山道：「孩子，妳怎麽連舅舅的話，都不相信了？」

岳少俊想起昨天晚上那個用衣領捲飛虎張敖無忌五口飛刀的青袍人，虎爪孫稱他淮揚大俠，後來黑虎神趙光斗（黑袍人）現身，又稱他「惲兄」，惲慧君不是也姓惲麽？莫非那青袍人就是惲慧君的父親不成，心念一動，不覺抱抱拳，問道：「在下想請問一聲，惲小姐的令尊，不知是否就是淮揚大俠？」

惲慧君妙目凝注，問道：「岳相公如何知道的？」

岳少俊道：「在下昨晚在瓜州曾看到一位青袍老人，聽人稱他淮揚大俠，又稱呼他惲大俠，故而有此一問。」

惲慧君口中「啊」了一聲，說道：「你說的就是我爹，他老人家果然也趕到瓜州來了，哦，岳相公，你看到我爹和誰在一起？」

岳少俊道：「在下離開客店之時，令尊還在和黑虎神動手……」

「黑虎神？」

惲慧君轉頭問道：「舅舅，黑虎神是誰？」

宋鎮山還沒開口，霍萬清接口道：「表小姐，黑虎神趙光斗，在江湖黑道上，也是大大有名的人物，但若和姑老爺比，那還差得遠哩！」

惲慧君回頭問道：「舅舅，霍總管說的對不對？」

宋鎮山含笑點點頭道：「不錯，黑虎神比起妳爹，是要遜上一籌。」

惲慧君嬌笑一聲，轉臉問道：「岳相公，你看到我爹和黑虎神動手，是在什麽地方？什麽時候？說得詳細一點好麽？」

她雖然嬌笑出聲，但臉上却絲毫不見笑容。

岳少俊當然沒有去注意她，聞言就把昨晚自己在小酒店中所見的，詳細說了一遍，只是把賣花娘子竺秋蘭拉着自己衝出酒店，和送自己軟劍一節，略過不提。

宋鎮山徐徐說道：「賣花婆竺三姑也在瓜州現身，唔，這些人，大概都是爲貞姑劍去的了。」

說到這裏，回頭道：「慧兒，大概妳爹還不知貞姑劍已爲妳所得，他趕去瓜州，自然是爲了神物利器，不容落入黑道妖邪之手，才出面的。」

惲慧君咭的笑道：「不是舅舅說，我也不知道前天無意中得來的這柄鐵劍，就是貞姑劍呢！」

宋鎮山道：「孩子，妳現在總可以放心了罷，老夫早就說妳爹不會有事的，」

惲慧君道：「但那信上……」

宋鎮山說道：「那只不過是虛言恐嚇罷了。」

一手端起茶盞，喝了一口，朝岳少俊問道：「岳相公方才曾說是爲了一件事來找老夫的，你老遠從雲台趕來，當然不會是普通之事了，你不妨說出來聽聽。」

「是的。」岳少俊站起身來，作了個長揖道：「晚生確有一事，想懇求老爺子賜助……」

惲慧君目光凝注，望着他，似是對他懇求老爺子的事兒，十分關切。宋鎮山藹然道：「岳相公請坐，老夫縱然已有二十年不問世事，但你岳相公和老夫頗爲投緣、有什麽爲難之處，老夫倒是樂意相助，你但說無妨。」

「多謝宋老爺子。」

岳少俊恭敬的抱拳一禮，才回身坐下，說道：「只是晚生懇求老爺子的，並不是晚生自己個人的事。」

宋鎮山哦了一聲，問道：「那是什麽人的事？」

岳少俊道：「是晚生師父的事。」

宋鎮山微微點了點頭，問道：「令師是誰？」

岳少俊道：「家師自稱無名老人。」

宋鎮山奇道：「無名老人？老夫從未聽人家說過，不知令師高姓大名，如何稱呼？」

岳少俊俊臉微微一紅，說道：「晚生不知道他老人家的姓名。」

宋鎮山道：「那麽令師有什麽困難之事？」

岳少俊囁嚅的說道：「晚生自己也不知道。」

宋鎮山因岳少俊人品俊逸，談吐得宜，因此他連說了兩個「不知道」，並不見怪，依然藹然問道：「那麽岳相公遠來向老夫求助，又是什麽事呢？」

岳少俊被他問得俊臉更紅，囁嚅道：「事情是這樣，晚生六歲那年，有一位落魄風塵的老文士，向家父毛遂自荐，願意先當晚生塾師，從那年起，他老人家就住在寒舍，教晚生讀書……」

宋鎮山似是聽得十分留神，問道：「他就是無名老人？」

「是的。」

岳少俊續道：「家師除了教晚生讀書之外，也教晚生坐下來練習呼吸。」

宋鎮山道：「那是教你內家運氣功夫了。」

「是的。」

岳少俊道：「晚生後來才知道，家師教的是內功，同時他老人家也教晚生練習拳劍，晚生年事漸長，却發現家師一個人時常書空咄咄，有時長吁短嘆，愁結眉宇，晚生問過家師不知多少次，家師總是搖頭不語。」

惲慧君問道：「他一定有什麽傷心之處了！」

「在下也是這麽想。」

岳少俊接着道：「直到今年初春，他老人家忽然辭館，臨行時曾叮囑晚生，中秋前三天，到雲台山青峯頂南首雲霄洞去找他。」

宋鎮山道：「他在你家足足住了一十四年。」

岳少俊應了聲「是。」

宋鎮山道：「這麽說，令師並無家眷了？」

岳少俊又應了聲「是。」

惲慧君問道：「岳相公中秋前三天，有沒有到雲台山去呢？」

一直站在邊上的宋文俊接口道：「岳兄就是從雲台山出來的。」

宋鎮山道：「你們都別插嘴，坐下來，聽岳相公說下去。」

岳少俊道：「晚生依約在中秋前三天，趕到雲台山青峯頂雲霄洞，家師已經換了一身道裝，盤膝坐在蒲團之上……」

說到這裏，神色忽然一黯，續道：「他老人家看到晚生，甚是高興，但晚生看得出來，他老人家不僅消瘦了很多，氣色也很不好。」

晚生問他可有什麽不舒適？

家師苦笑了笑，說出他老人家在寒家之時，已發現積鬱成疾，眞氣受岔，故而辭館遠行，行將閉關靜修。也許很快可以修復玄功，也許從此走火入魔，數十年功力，盡付東流，那就不再出山了，因此他老人家有兩件未了心願，本待囑託晚生，但如今想來，不說也罷……

宋鎮山問道：「令師不肯說，那是不願麻煩岳相公了？」

岳少俊道：「師恩浩蕩，晚生粉身難報，家師縱然不說，晚生也要苦苦哀求，請家師明示。」

宋鎮山道：「他說了沒有？」

岳少俊道：「家師經不住晚生苦求，只說出一件，那是他老人家有哲嗣，十六年前無故失踪，家師踏遍大江南北，始終杳無消息。」

宋鎮山問道：「令師公子，今年有多大了？」

岳少俊道：「晚生聽家師說：失踪那年，才十二歲。」

宋鎮山道：「令師可曾告訴你，叫什麽名字？」

岳少俊道：「家師沒有說，但他老人家曾說師兄左眉有一顆紅痣。」

「唔！」

宋鎮山口中唔了一聲，問道：「第二件他沒有說麽？」

岳少俊道：「是的，晚生問到第二件事，家師只是搖頭歎息，再也不肯說了，家師說：『難爲你有這番心意，爲師已經十分欣慰，你如能遇上龍官，左眉梢有紅痣的人，就告訴他十年之後的中秋，可到終南太一殿去找爲師，如果不見爲師，那就是爲師已不在人世了，你能替爲師辦這

件事，已經夠了，至於另一件事，往事如烟，爲師也不想重提了。』」

宋鎮山道：「令師既然沒說，岳相公怎會找老夫來的？」

惲慧君聽得一怔，暗暗忖道：「聽舅舅的口氣，好像知道岳相公師父沒有說出來的第二件事了？」

岳少俊道：「晚生拜別家師下山，在山麓間遇上一位老人家，叫住晚生……」

「哦！」宋鎮山似乎極爲注意。

惲慧君問道：「那是什麼人呢？」

岳少俊道：「在下不認識他，回過身去，抱了抱拳，正想問他：『老人家叫住在下，不知有什麼事？』

『那老人家不待在下開口，笑嘻嘻的道：「小伙子，你師父的第二件心願，老夫知道。」

「在下聽了一奇，問道：『老丈倒說說看？』

「那老人家道：『老夫指點你一條明路，你只要到武進去找宋鎮山，有他一言，你師父的心願就可迎刄而解了。』」

宋文俊哼了一聲道：「此人居然敢直呼爹的名字。」

宋鎮山看了他一眼，平靜的笑了笑，說道：「爲父本來就叫宋鎮山，名字就是給人叫的，他也許是爲父的故人，也說不定。」

一面回頭道：「岳相公遇上的這位老人，面貌長相，你還記得麼？」

岳少俊道：「那老人家看去約莫七十左右，白髮披肩，頷下有一把小小白髯，面如童子，身穿一件古銅長袍，手持竹節杖。」

宋鎮山臉上，微有驚訝之色，一手撚鬚，沒有開口。

岳少俊接着續道：「那老人家還說家師的第一件心願，他也知道。」

「哦！」

宋鎮山不覺又「哦」了一聲。

岳少俊道：「晚生問他：『老丈既然知道家師的第一件心願，那麼在下該如何去辦呢？』

「那老人家說道：『我老人家有四句詩，你記住了：五出花開六出飛，漫山景色映寒暉，天台一去登仙籍，從此阮郎不憶歸。』」

「他口中吟着，策杖緩步走去，晚生心中還想再問，就舉步追了上去，那老人家走的並不快，但晚生就是追不上他，眼見他轉過山脚而去，等晚生轉過山脚，就已不知那老人家的去向了。」

宋鎮山看了他一眼，點一點頭道：「你聽了那老人家的話，故而趕來找老夫的了？」

岳少俊俯首道：「家師不肯說，那位老人家旣說只要宋老爺子一言，家師的心願，就可迎刄而解，因此晚生不揣冒昧，只好來求老爺子。」

宋鎮山又點點頭，爽然說道：「好，老夫可以答應你。」

岳少俊聽了大喜，問道：「宋老爺子，你答應了，你老知道家師的心願？」

宋鎮山頷首道：「老夫知道。」

岳少俊問道：「宋老爺子，家師心願，究竟是什麼，老爺子可否……」

宋鎮山道：「令師沒有告訴你，老夫也不用說了。」

岳少俊道：「這麼說，老爺子也一定知道家師是誰了？」

「唔！」

宋鎮山忽然臉容一正，緩緩說道：「老夫是說，只答應你岳相公代令師了斷此事。」

岳少俊驚奇的望着看宋鎮山，問道：「老爺子的意思……」

宋鎮山道：「十六年前，老夫曾經答應過令師，只要他接得住老夫二十招，那麼老夫便可以替他說項。」

他有二十招劍法，獨得天山之秘（事詳前文），天下無人能解，要接得住他二十招劍法，這就是出的難題了。

岳少俊沒有開口。宋鎮山接着道：「老夫這話，十六年後，依然有效……」

岳少俊道：「老爺子是說，要得老爺子一言，必須要接下老爺子二十招的劍法了？」

宋鎮山道：「不錯，如果令師親來？就須接下老夫二十招……」

岳少俊抱拳道：「宋老爺子，爲了家師心願，能迎刄而解，晚生願意一試。」

「哈哈！」

宋鎮山聲若洪鐘，大笑一聲道：「老夫是說，如果令師親來，須接得下老夫二十招劍法，如今旣是你岳相公代令師求情而來，只要接下老夫一招就好。」

岳少俊怔得一怔，說道：「晚生只要接下老爺子一招劍法就夠了？」

他終究從未涉足江湖，初生之犢，焉知宋老爺子早在二十年前，就有「武林一劍」之稱，他一招劍法，比之一般武林高手的一百招、一千招合起來，還要厲害得多。

惲慧君望着他，關切的道：「岳相公，舅舅劍術通玄，你眞要……」

宋鎮山莞爾笑道：「慧兒，妳別替岳相公担心，老夫豈會傷他？」

惲慧君赧然不語。岳少俊朝上抱抱拳道：「晚生自知微末之技，和宋老爺子何殊有天淵之別，但晚生爲了家師一件心願，極願一試。」

宋鎮山頷首道：「很好，岳相公沒有帶劍吧？」

岳少俊道：「晚生有。」

宋鎮山道：「好，你只管取出來。」

岳少俊依言從身邊取出劍丸，緩緩抽出一柄軟劍。

軟劍沒有貫注內力，自然只是柔軟得像一條絲絛，但却閃耀着靑森森的寒光，使人一望，即知是一柄上好緬鐵百煉而成的利劍。

宋鎮山目光一注，問道：「岳相公這柄劍是從何處得來的？」

岳少俊只當他認出此劍，臉上不禁一紅，說道：「是晚生一個朋友所贈。」

宋鎮山輕「唔」一聲道：「岳相公行走江湖，此劍還是少使的好。」

岳少俊不明他這話的用意，只當他是指這把軟劍太鋒利了，容易傷人，這就躬身道：「晚生自當謹記。」

這時兩名莊丁，已在花廳左首一張花梨八仙桌上，擺好了杯筷，眼看就快要開

席了。

本來嘛，這時已是晚餐時光，岳少俊遠來是客，正該酒飯招待，霍總管伺候宋老爺子多年，這些瑣事，自然用不着交代了。

宋鎮山含笑拱手道：「你們拿一支筷子過來。」

霍總管自然知道老爺子的心意，立即從桌上取了一支牙筷送上。

宋鎮山伸手接過，拈着牙筷，朝岳少俊微微一笑道：「老夫已有二十年沒有使劍了，就用這支竹筷，代替長劍，咱們把這一招比完了，就該用飯了。」

岳少俊愕然道：「宋老爺子要以這支竹筷代劍？」

宋鎮山含笑道：「老夫手裏不拿一件東西，岳相公是不肯發劍的了，現在你儘管使出來好了。」

岳少俊道：「宋老爺子要在這裏動手麼？」

宋鎮山依然坐着，點點頭道：「不錯，岳相公可以發招了。」

岳少俊看他面含微笑，安詳的坐在椅上，大安身不動連站都沒站起來，就要自己發招，心中不禁有些猶豫，說道：「宋老爺子……」

宋鎮山道：「岳相公只管舉劍向老夫刺來好了。」

岳少俊道：「這……」

惲慧君道：「舅舅叫你發劍，你就不用顧忌了。」

宋鎮山道：「慧兒說得不錯，岳相公不用顧忌，不過老夫還要提醒你一句，你只有一招的機會，所以必須全力以赴，唔，老夫所說的一招，是你接下老夫一招，你可以不限招數，全力進攻，只要刺中老夫一點衣角，就算你勝了。」

話聲一落，含笑點點頭道：「好了，岳相公現在可以出手了。」

他依然大馬金刀，巍然而坐，看去毫無半點戒備神情，却催着岳少俊出手。

岳少俊抱劍施禮，說道：「晚生恭敬不如從命，只是晚生還有一點要向宋老爺子說明一下，晚生這柄劍削鐵如泥，十分鋒利……」

宋鎮山道：「老夫知道，你這柄劍，出自雲南無量劍派，爲緬鐵所精製，岳相公不必顧忌，只管放胆攻來好了。」

岳少俊心想：「人家旣然這般說法，自己那就不用猶豫了。」

心念轉動，左脚隨着退後一步，身形微蹲，運氣貫劍，輕輕抖腕，把一支軟劍，掙得筆直，然後徐徐正立，左手揑訣，食中二指輕搭劍脊，說道：「晚生那就有僭了。」

長劍直豎，劍尖緩緩前指，手腕徐送，直指宋鎮山左肩。

他不指對方正胸，指向左肩，這是禮貌。

其實這一劍應該直向宋鎮山胸膛的，因爲這一劍是「武當兩儀劍法」中的一招「天道中和」。

武當內家招法，正是以意馭氣，劍勢緩慢，他使出這一招，一半還是爲了宋鎮山坐在椅上沒有不動，自己自然不好猛刺急攻。

這也可以說是我國傳統的禮教，所謂揖讓而升，爭也君子，只有讀書人才能保持這種優良的風度，若是換了一個江湖人，出手不厭譎詐，那裏還會有半點謙讓？

宋鎮山看在眼裏，不覺暗暗點頭：「這年輕人，胸懷磊落，爲人謙恭，若能假以時日，必能在武林中嶄露頭角，也許幾十年後，成爲領導武林的人物……」

一面含笑道：「岳相公，這一招是爲了你令師心願而發，只管全力施爲，不用再客氣了。」

岳少俊軟劍刺到一半，耳中聽到宋鎮山這句「這一招是爲你令師心願而發」，眼前登時浮起師傅憔悴的臉容，和他平日愁結眉心，長吁短嘆的神情！

暗道：「是的，自己是爲了師傅心願而來！」

他心中暗暗地說着，劍勢也隨着突然一變，緩慢刺出去的武當劍法「天道中和」，一變而爲崆峒劍法中的一招「五月飛花」！

軟劍一下幻起五朵劍花，飛洒出去。

宋鎮山右手輕輕一抬就響起「叮」「叮」「叮」一連五聲輕震，他手上牙筷接連點出，迎上了岳少俊的軟劍，每一記都毫釐不差，點在劍尖之上。

岳少俊這一招「五月飛花」，是崆峒派的劍法，崆峒劍術，以發劍迅速著稱，一招之間，要劃出五朵劍花，自然非快不可。

但要在這一刹那，搶在岳少俊刺出的劍招之先，點在劍尖上，而且連續點出，那就非更快，更準不可！

就憑這輕輕的連續點了五點，不難看出宋老爺子劍術之精，已經到了爐火純靑之境！

岳少俊但覺劍尖一震，從劍上傳來一股奇異的震動，由手而臂，由肩而及全身，簡直就像觸電一般，一個人身不由主被震得連退了五步之多！

岳少俊心頭猛然一懍，但他切記着宋老爺子方才的話，這一招，是爲師傅心願而來，只要接住宋老爺子一招就好。

而且自己可以不限招數，心念閃電一轉，人也隨着疾欺而上。

就在此時，只聽宋鎮山低喝一聲：「岳相公小心了！」

岳少俊只覺眼前有一點白影，朝自己右肩點來，那自然是宋老爺子手中的牙筷了！

他彷彿看到了劍光也能從這點白影感覺到森寒的劍氣，但却不知道如何封架才好？一時間，本能的倏地身一側，抬手發劍，急劃而出。

要知他這一側身，正是他自幼熟練的身法，也是他師傅無名老人獨創專門避趨天下各種劍法的身法，他那裏知道宋老爺子劍術已臻化境，這種身法能趨避天下任何劍招的攻擊，但如何躱閃開宋老爺子的牙筷？差幸他在側身之際，已經劃出一劍，這一劍橫劃而出，使的是峨嵋派「亂披風劍法」中的一招「孔雀開屛」。

劍光像扇面般洒開，無意之間，正好把宋老爺子點來的牙筷擋得一擋，憑他的功力，當然擋不住宋老爺子的一擊。

（未完・四）

中篇連載

新派武俠

劍斷 情未斷

西門丁・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谷晴風截下的刺客原來是埋情谷的無情仙子柳仙姿，她說出梅影瘦奪去她的心上人上官楚天，上官楚天組織江湖邪派協助梅影瘦，想雄霸武林，現在來找梅影瘦決鬥，谷晴風勸她離去之後，便轉到東邊，見石陵磯父子帶領綠林好漢一夥，統一盟由左護法魏景仁將他們打退；怡德院那邊副盟主王夢仙打傷了梅花姥姥丁蕙，麥青青見師父受傷，阻止王夢仙，並請梅影瘦將師父和師伯放走。衆俠偷襲統一盟不成功，急忙撤退，隱蔽在山谷中，梅影瘦派谷晴風將石孝德抓回來，暗中告知谷晴風是副盟主，然後再將他放走，才派谷晴風去進剿刀神宮……

出師互偷襲　邪魔佔下風

夜風疾吹，天上的烏雲似乎也抵擋不住，節節後退，把嫦娥的花容遮掩住，天地間遽然一黯！

說時遲，那時快，那黑影突然長身而起，雙臂分開，十指箕張的緊緊地捂住麥青青的雙眼，麥青青吃了一驚，叫道：「是誰！」

那黑影似乎吃了一驚，左掌一落，捂住麥青青的嘴巴，笑嘻嘻地道：「你且猜猜我是……」

話音未落，麥青青手肘倏地向後擊出，「砰」的一聲，如擊敗木，但那黑影上身向後一仰，手上力道稍鬆，麥青青已如魚兒一般，在他臂彎中滑了出來。

黑影惶恐地道：「麥姑娘，你莫生氣，我跟你鬧着玩的！」

麥青青轉頭一望，黑暗中，依稀肖那人長看一張馬臉，面目十分醜陋，可不是馬天養？麥青青沒好氣地道：「馬天養，你眞是寃魂不散吶！」

馬天養下山已有一段日子，見聞漸增，麥青青這話的意思他倒聽得出來，便結結巴巴地道：「麥姑娘，我，我對你一片情意……」

「那是你姓馬的事，與我無關！」

「但我喜歡你，而且我會對你好！」

麥青青被其氣結。「笑話！你喜歡我，可惜我不喜歡你，咦，你怎地會跑來這裏？」

馬天養抓抓頭皮，道：「我一知道你在這裏，便情不自禁的要進來見你的！想不到眞的天從人願……」

麥青青呸了一聲，什麽天從人願的！你說什麽，姑娘根本不明白！」

馬天養臉上突然現出神秘之色。「有個人很有名，不過你認不認識！」

麥青青苦笑道：「既他很然有名氣，那你就說吧！」

「他叫齊雲燕，人人均叫他齊大俠或齊堡主……」

麥青青沒好氣地道：「他到底怎樣，你囉囉嗦嗦的！咦，你以前好像沒有這般囉嗦！」

馬天養忸怩地一笑道：「我跟他進來的！」

麥青青吃了一驚，擧頭向四周望了一下，輕聲問道：「他在那裏？」

「一個秘密的地方，還有其他人，不過我不認識他們！」

麥青青心頭怦怦亂跳，問道：「你們進來作甚的？」

「當然有目的啦，麥姑娘，你想不想與齊大俠見個面？」

麥青青心念電轉，沉吟了一下才道：「好，咱們一齊去看看他，希望你不要騙我！」

馬天養賭咒道：「我若有一句胡說的，便叫我跌下五老峯而死！」

麥青青道：「趁現在月亮未露出來，快走！」

馬天養不再作聲，彎着腰穿入花叢，那花叢之後是座假山，繞過假山，便出了蓮花池的範圍，麥青青示意馬天養跟着她，大搖大擺地走去。

那些巡夜的弟子都認得麥青青，只道她找人送她回去，也沒起疑心。

馬天養一直帶麥青青到了怡心院內，麥青青吃了一驚。「這是左右護法的居所，齊雲燕眞是大胆！」

齊雲燕雖然匿在怡心院內，却不在屋內，而在一座大假山內，假山有洞，曲徑通幽，足可藏下三四個人。

麥青青固然認得齊雲燕，齊雲燕對他也有一點印象，他堆下笑容道：「齊某聽令師提及你，想不到能在此處見到你，眞是天助我也！」

麥青青囁嚅地問道：「齊大俠來此作甚？」

齊雲燕不答反問：「麥女俠對統一盟的瞭解有多少？」

「你指的是那一方面？」

齊雲燕道：「今夜這院子內沒人住，趁外面有月色，咱們出去吧！」

三人退出假山，齊雲燕叫麥青青在泥地上畫了一幅地形圖，齊雲燕沉思了一陣，說道：「他們的人手只有這麽多？不會吧！」

「晚輩見到的的確只是這些！也許其他人在其他據點呢！」

齊雲燕心頭一動。「其他據點在什麽地方？」

「晚輩不知道。」

「齊某懷疑這裏安排的人不止這些，你再留意一下，最好查一查下面！」齊雲燕指一指地下，再指一指山腹。「和那些地方！還有，此處可能有機關佈置，希望麥女俠本看伸張武林正義的精神，仔細調查一下！」

麥青青問道：「大俠準備帶人攻進來麽？」

齊雲燕沉吟了一陣才點點頭。「成功之日，也就是女俠脫困之時了！」

麥青青辛酸地道：「我一個人的生死有何要緊？只是希望大俠攻進來時，最好少點殺戮，他們很多是孤兒或落泊失意之人，受其蠱惑才投在門下，實際上他們都有一顆善良的心！」

齊雲燕乾笑一聲。「這個齊某自有分寸，麥姑娘不必過慮，屆時希望你多勸他們投降，豈非兩全其美？」他忽然板下臉來，顯得十分嚴肅。「這件事請你早日完成，而咱們混進來的事，更請你莫對別人洩露一句，否則令師一世英名，將因此而付之流水！」

麥青青心頭不甚高興，冷冷地道：「晚輩雖是無名小卒，但大俠這樣說也太小覷人了！」

齊雲燕笑說道：「齊某自然是知道梅花門都是忠貞之士，不過順口提醒一句而已！」

麥青青忽然想到一個問題：「你們吃了沒有？」

馬天養揉腔道：「咱們帶了乾糧來，還未吃完！」

齊雲燕道：「姑娘明夜再來此處聯絡，希望屆時就有確實的消息！」

麥青青問了一句幼稚的話：「你們一共混進多少個人來？」

馬天養正想答話，却讓齊雲燕一指封住了他的啞穴，道：「這個問題齊某也不太清楚，爲防對方得悉，姑娘還是快點離開吧！明夜此時再在此相見！」

麥青青告辭了一聲，便轉身去了，她心情本已複雜，如今又突然多了這樣的一件事，更是紊亂。自己下山數個月來，除了最初與楊睎及韋玉棠邂逅，結伴同遊外，其他日子都有點渾渾噩噩，身不由己，她本是一個天眞無邪，沒有城府的少女，但不如意的事接二連三發生，使她逐漸喜歡尋思。

當她返回孔雀園小樓下的客店時，四周靜得沒一絲聲音，若在以前，麥青青必

定覺得不安，但現在却特別喜歡這種謐靜的環境。

她躺在床上，一會兒想到谷晴風，一會兒又想師父師伯，一會兒又想到齊雲燕的話和馬天養那張醜陋的面孔，心潮洶湧，情緒波動，始終沒法冷靜下來，仔細考慮一些問題。

也不知她胡思亂想了多久，估計天已快亮，這才迷迷糊糊地睡去。

次日醒來，丫頭早已把清水備好，麥青青匆匆盥洗完畢，便上樓去找梅影瘦，梅影瘦不在，夏蓮道：「盟主一早便下樓了！」

「她去那裏？」

「不知道！」

麥青青只得走出孔雀園，信步走到怡神院，一眼便見到花十六坐在門口補衣裳。「青妹，什麽風把你吹來的？」

「花姐姐，你在補衣裳？」麥青青道：「我悶得發慌，所以過來找人談談！」

花十六道：「你現在是孔雀園的貴人，還會發悶？」

「盟主不知去那裏……」

花十六微微一怔，道：「難道你不知道？今日一早便召開會議嘛！」

麥青青心頭一跳，却故裝糊塗：「沒有呀，孔雀園靜得連蒼蠅也沒一隻！」

花十六笑道：「原來你還不知道！盟主召集他們去『通天洞』開會！」

麥青青一怔，脫口問道：「『通天洞』是什麽地方？眞的能通天麽？」

花十六失笑道：「天下間那有什麽東西可以通天的！咱們四周的山，都是中空的，又有道路可以通到外面去，所以叫做『通天洞』！」

「原來如此，那一定很好玩了，咱們去看看吧！」

花十六道：「那是秘密地方，可不是胡亂去得的！」

麥青青問道：「你去過沒有？」

花十六道：「要副香主級以上的人才有機會進去。」她頓了一頓，討好地道：「不過你現在要去當然可以！」

麥青青說道：「那麽，咱們立即便去吧！」

忽然有人道：「不行，你要去可得先問過盟主，拿到金腰牌才去得！」原來梅凌霜在房內聽見走了出來搭訕。

麥青青叫道：「原來二姐也在這裏！大姐呢？」大姐是指梅凌雪。

「大姐去開會！」梅凌霜自嘲地道：「我這副香主還不够資格！」

麥青青喃喃地道：「什麽事這般緊張的……」

梅凌霜道：「當然緊張啦，前幾天石陵磯他們攻打進來，你也知道，咱們這裏已不再秘密，自然得有所佈置！」

「哎，不談這些了，二姐，你談談通天洞裏面的情況，讓咱們開開眼界！」

梅凌霜道：「也罷，反正入口門徑我不說，你們也不知道！裏面很大，聽說當年開洞的人，有五六百人，花了幾年的時間才把洞鑿穿，並把它們連接起來！」

麥青青指着四面的山道：「是不是所有的山都鑿通了？」

梅凌霜失笑道：「眞是儍妹妹，要把所有的山鑿通，再多一倍人，花多十年時間也不行，那只有兩個部分，裏面很陰涼，夏天就好，冬天便很冷了，又不能生火取暖……」

花十六截口問道：「爲什麽？」

「通氣有問題嘛，有一次開會燒了幾個炭爐，雖然沒什麽烟，但我已感到很不自在了！」

「裏面一定住了些人！」麥青青突然冒出這句話。

梅凌霜道：「不止是一些人，相信人數很多……」

「有多少？」

「不知道，估計有幾百個人，他們在裏面接受特殊訓練，宋氏三兄弟便是自他們中間挑出來的！」

麥青青心頭狂跳，問道：「那麽是誰訓練他們的？」

「聽說主要是由王副盟主和盟主訓練，那些人叫做通天武士，是本盟的一大棟樑！」

麥青青忽然又想到一個問題，問道：「不知谷副盟主帶去的武士是不是通天武士？」

花十六道：「好像不是，他們都在谷中訓練的，是由谷副盟主自己挑選的！」

梅凌霜道：「無論如何，他們都一定不如通天武士！」

麥青青心中大怒：「梅影瘦爲何不讓谷大哥帶通天武士去？」不過她却沒說出來，三人再閒扯了一陣，梅凌雪也回來了，麥青青便知道會已開完，便起身告辭。

返回孔雀園，果見梅影瘦正在換衣服，見到麥青青回來，十分高興，便道：「青青你來得正好，我已吩咐飲食閣弄幾樣可口的小菜來，咱們一齊吃吧！」

麥青青故意生氣地道：「誰說要跟你吃？你根本不疼我……」

梅影瘦不知如何一見到她皺起眉頭，便是心腸發軟，忙好言道：「你莫生氣，等下我拿幾樣好東西給你！」

「我才不要！我聽人說有一個叫什麽『通天洞』的很好玩，你怎不帶我去走一走？」

梅影瘦心房一沉，罵道：「是那個長舌的說的！」

「每個人都知道，就是我這個人不人，鬼不鬼的才不知道！」

梅影瘦嘆了一口氣。「你乖乖吃飯，等下我帶你去玩玩就是！」

麥青青這才回嗔作喜，說道：「那裏眞的很好玩？唔，我要自己去，玩個痛快的！」

「誰說那是好玩的地方？裏面機關密佈的，你可不得胡來，免生危險！」

「那你叫人帶我去吧！嗯，叫梅凌雪姐姐陪我，好不好？」

這是麥青青第一次軟語相求，梅影瘦大感安慰，有種難忘的滋味，禁不住伸手撫了她一下頭髮。「好好，我拿一塊金腰牌給你，你傳我令諭，叫梅凌雪帶你去！不過，那塊腰牌你可不能丟了！」

「知道啦！丟了豈不是沒得玩！」不知是不是天性使然，麥青青在梅影瘦面前很自然露出女兒的嬌態來，便道：「金腰牌呢？」

梅影瘦輕罵一聲：「沒規沒矩的！」長身走至一個大櫃前，打開櫃門，伸手入內，不久便拈出一塊金光燦爛的腰牌來。

麥青青伸手接過把它揣入懷內。說話間，飯菜已送了進來，梅影瘦邊吃邊問：「青青，你覺得我如何？」

「你？」麥青青覺得這問題甚難回答，半晌才道：「你是人人均知的惡魔，不過對我却不錯！爲什麽會這樣？你有什麽目的？」

梅影瘦心情激動，幾乎答了出來，幸而她話至口邊，裝作被飯粒嗆着，咳了幾聲，才道：「這個問題我已經答過了！我如今最大的願望是坐上武林盟主之位，第二個願望是與你永遠在一起……」

麥青青沒好氣地道：「你要我一生丫角終老？」

梅影瘦失笑道：「那就招郎入舍吧！嗯，青青，你會不會想你父母？」

「偶然有想及，但每次想及都多了一肚子的氣！」麥青青拋下箸道：「不吃啦！」不理梅影瘦逕自去找梅凌雪了。

梅凌雪看到麥青青的金腰牌，果然立即帶她去「通天洞」。原來所謂「通天洞」却分左洞與右洞的，中間有一條通道連接，而左右兩洞則佔地較廣，好像一個大廳堂，再或用木板或以天然岩石分隔成很多房舍，裏面住了三百個通天武士。

這些武士都是在統一盟的弟子中挑選出來的，再經過特殊訓練，孔武有力，他們在川西時曾經露過一手，結果川西的好幾個門派都倒在他們的鐵拳之下。

當麥青青看到這些赤着上身，露出強壯的胸膛時，也有點心驚。她左右洞都去過，而且連四個入口，兩個出口「山外」都走過。梅凌雪雖然只是一個香主，但她是盟主梅影瘦的同鄉，又是綠衣堂堂主的徒弟，因此頗爲得寵，出入「通天洞」如入無人之境，她得意地道：「很多香主都只知道一個進口一個出口呢！」

甬道上不時有嗚嗚的聲音，經過瞭解才知道這是通氣設備，麥青青默默記住，離開時，麥青青又仔細認定了方位，以及觀察過一切，她忽然發覺一個問題道：「梅大姐，這門可以在外面堵死的，假如有人……」

梅凌雪笑道：「咱們谷中的人不是全部死了的，有人要來破壞，咱們會坐視不理嗎？」

麥青青連連稱善，却始終覺得這是一個漏洞。她又跟梅凌雪到怡神院坐了一陣才返回孔雀園，路上覺得氣氛好像與平日有點不同，但却又說不上來，到底有什麽不同。

到了孔雀園，麥青青很怕梅影瘦會要求自己交回金腰牌，幸而梅影瘦一直沒有下樓，也一直沒使人叫她上去，麥青青懷了一顆忐忑惶恐的心，偷偷把「通天洞」的出口入口及裏面的情況，畫了兩張圖，然後悄悄捲在袖管內，好不容易等天黑了，吃過晚飯，然後她又出去蹓躂。

她怕去早了找不到齊雲燕及馬天養，因此又到顧大嫂那裏坐了一陣，顧大嫂的病已好了，對她道：「明天你來吧，我再教你刀法！」

麥青青那裏還有心情學什麽撈什子的破刀法，便道：「不急不急，再過兩天待您身子精神俐落了再教未遲，這兩天我便獨個兒練習好了！」

再坐了一陣，估計時間已差不多了，麥青青以不打擾顧大嫂休息爲理由，告辭出來，到了怡德院便折了進去。說也奇怪，今夜巡值的弟子格外少，麥青青反而有點忐忑，不過到了假山處，已見馬天養坐在一塊太湖石上等她了。他一見到她便埋怨地道：「怎地這麽久才來？」

麥青青沒好氣地道：「沒人叫你等！齊大俠呢？」

齊雲燕自假山的洞中鑽了出來，含笑說道：「齊某久候了，麥女俠一定不負所托！」

「你怎知道我會不負所託？」

齊雲燕笑道：「梅花門下那有不濟的弟子！」

麥青青忽然覺得有默噁心，淡淡地道：「你要想知道的事，我基本上替你探到了！」

齊雲燕大喜，忙問：「此處果有地下室乎？」

「不是地下室，是建在山腹中的『通天洞』，裏面有三百餘個武士，全是百中挑一的，這班人的實力不能輕侮！」麥青青取出那兩幅畫來，道：「我已把裏面的情況畫了兩張圖，不過裏面的機關我却不知道！他們有很多通氣洞，所以住在裏面的人，可以長時期不出來，因爲裏面的乾糧和食水足够他們吃十天！」

齊雲燕喜孜孜地把草圖接去，道：「多謝你啦麥女俠！現在還有一個問題，你知道此處還有多少人？」

麥青青道：「山谷內的人怕有六七百個吧，外面的人有多少我便不知道了！聽說他們還有幾個據點，也有很多是在暗中已加入他們統一盟的！」

齊雲燕嘿嘿地冷笑道：「戲法人人都會變，巧妙各自不同，現在表面上雖然是他們佔上風，但最後誰勝誰敗却還未知結果！」

麥青青有點奇怪：「當日在襄陽酒樓上，他表現得一派窩囊，現在怎地完全不同，而且還輕身犯險，莫非是因爲他的劍魂堡被統一盟攻破，他爲了挽回聲譽，所以改變了主意？」

麥青青看對了！齊雲燕辦事一向謹慎小心，而且很會爲自己着想，他不想在武林人士未曾全面聯合之前，太過主張與統一盟硬拚，因爲那樣他的劍魂堡武士便會成了主力，得到了別人輕輕讚上了幾句，抵償不了損失，却要與別人分享勝利的成果！

但自劍魂堡被統一盟攻破之後，他便成了一般人的取笑對象，尤其是穆三山下面的那批綠林好漢，更加看不起他，認爲他是怕死之輩，爲了要挽回昔日的聲譽，齊雲燕不得不一反常態，借助石陵磯在綠林的聲譽，說服穆三山和潘浩祥等人在東邊伴攻，而自己則帶領殘部，配合刀神宮，五虎斷魂刀殘部，以及那些被統一盟血洗的門派餘衆，自西邊進攻。

馬天養自從那天在襄陽無意中遇上了羣豪，便一直跟在齊雲燕身邊，齊雲燕見他武功不俗，而又秉性純眞，便收在身邊

，當作保鏢使用。

那一夜的進攻只是一個幌子，目的是要趁混亂的時候混一批人進去，以期將來作內應，配合刀神宮宮主喬高率領的第二次攻勢，如此便可以一擊而把統一盟殲滅掉。

當然以齊雲燕的爲人，他不會貿貿然地混進來，原來他走進來之前，已收買了兩個統一盟的弟子，以便替他們傳遞消息和掩護，怡心院沒有人住，便是那兩個奸細提供的。

這一次他們混進來的，一共是二十個人，除了梅花姥姥因沉不住氣，要立即去救夫而暴露了行藏，結果化險爲夷只被趕離開之外，尚有一十九個人！

× × ×

麥青青不知爲何躺在床上仍有點不安的感覺，是不是因爲梅影瘦對她好，而她反而要出賣她？

她自小在丁蕙的薰陶下，深知正邪不兩立，以及大義滅親的道理，梅影瘦無論對她怎樣好，但她始終是個女魔頭，自不能因私廢公，可是她就是不知道自己爲何有這種感覺。

次日下床後，她便抱着幾分犯罪的心情上樓，要向梅影瘦請安，但樓上沒有一個人，而且連門也鎖上了，麥青青一怔，連忙下樓去找夏蓮。

夏蓮也剛下床，她聽了麥青青的話，反而一怔，問道：「小姐不知道麽？昨午盟主親自帶人出征！」

「難怪我昨日覺得有點不對！原來是少了很多人！」麥青青問道：「盟主出征何處？」

「奴婢怎會知道？」

「現在此處由誰主理？」

夏蓮又搖搖頭，麥青青怒道：「你什麽都不知道！」她忽然覺得原來梅影瘦還不太信任自己，否則昨午她與她共進午膳，她要出征，爲何也不告訴她一聲！

麥青青一陣風般衝了出去，道：「我去找梅大姐！」

× × ×

谷晴風帶的人一出了山谷，穆三山的手下便探知了。「他們已下山，大概是要去刀神宮！」

冷清風道：「咱們也起程吧！」

穆三山看了潘浩祥一眼。「潘兄認爲如何？」

潘浩祥道：「穆兄的人善走山路，請先走，小弟則帶人在後面追趕，待離這裏遠一點時才前後夾擊！」

穆三山大聲稱善，問手下：「他們帶了多少人？」

「只有六十多人！」

冷清風道：「眞是大胆，六十多人便想去攻打刀神宮！」

潘浩祥道：「也許這是他們的精銳，咱們千萬莫輕敵！而且現在也還不知道是否去攻打刀神宮！」

冷清風道：「無論如何咱們總得去通知喬宮主一下！」原來喬高等人守在另一個出口附近。

潘浩祥點點頭。「這個便交給潘某辦吧，另外爲防萬一，咱們還得繼續派人守在這裏，提防那六十多人只是魚餌，要引咱們上鈎！」

冷清風矍然一驚，忖道：「這姓潘的貌不驚人，原來是個厲害的脚色，難怪能坐上鄱陽湖三十六家水寨的總瓢把子！」

當下冷清風與穆三山的人先起程，繞山北上，而潘浩祥與石家父子則率衆悄悄跟在谷晴風後面前進，當然雙方相隔的距離頗遠！

谷晴風沿途不斷催促手下急行，臨天亮已將走出山區，忽然後面奔來了一個聯絡的弟子，上氣不接下氣地道：「副盟主，盟主有令叫你們一定要晝行夜伏，日間不許行動，避免讓敵人有所準備！」

谷晴風一怔，道：「本座臨行時，她並無這樣說過！」

那跑腿的道：「副盟主剛離開，盟主便接到消息，說有很多武林人士都集中在中州一帶！」

谷晴風吃驚地問道：「他們是否因爲知道本盟的地址，所以要聯合上來圍剿？如此盟主豈不危險？」

跑腿的道：「恐怕消息不會傳得這般快，莫忘記咱們攻打刀神宮正是要分散對方的注意力！盟主已準備令右護法另帶一隊人馬，到商丘攻打『莫家莊』與副盟主成犄角之勢！」

谷晴風道：「但總舵那裏終是個死地，一被人攻進便無路可退了！」

宋大笑道：「副盟主別忘記盟主不是常人，你想得到的，難道她便想不到？你放心，她一定另有應付的辦法，咱們只管聽令就是！」

谷晴風沒奈何地道：「好吧，如此便請衆兄弟就地休息，宋大，叫他們注意隱蔽，不要隨便暴露！」

那跑腿的問道：「副盟主可有什麽要對盟主說的？」

谷晴風道：「沒有啦……嗯，請你代我向盟主說，叫她小心防守，我攻陷了刀神宮便立即回來！」

× × ×

一日無事，次夜，谷晴風又率人踏月而行，看看天上的月亮，他心潮澎湃，不知與梅影瘦的結果會如何，雖說梅影瘦明確表示要嫁給他，但他總覺得事情不會太順利，也許是來得太突然吧！

他還有一個担心，不知道這個抉擇是對是錯！跟一個人人憎惡的女魔頭結合，會有什麽結果？他實在不敢想像下去！

明亮的月光下，在快速的奔走間，他想得很多，甚至想到恩師，但每次想到太清道長，他便有一份愧疚，覺得自己辜負恩師的期望！

假如恩師未死，他知道自己如此迷戀一個女魔頭，他會怎樣？

他不禁對月問自己：就算梅影瘦肯嫁給自己，自己又會怎樣？快樂？幸福？滿足？

但這些美好的感受過後，隨之而來的會是什麽？自己能否對她的劣跡完全視而不見？自己能不拒絕再作她的劊子手，或是改變她的想法？

這些問題蒼穹不會回答他，明月也沒法指點一條明路與他。

自從認識陰天晴（梅影瘦）以來，他已嚐遍了相思之苦，但這一次的痛苦却是另外的一種，也是最實際的！

谷晴風忽然覺得心房在下沉，而且却向上翻升，他覺得要嘔，蹲在路旁，可是偏又嘔不出來，而且這一晚還奔跑了百餘里路。

× × ×

北國的秋夜，充滿了肅殺，一陣夜風吹過，樹上的葉兒便又少了一些，不過中秋之夜，圓輪似的明月，到底使人多了一份感想，把肅殺之氣冲淡。

「月是故鄉明」，「每逢佳節倍思親」這些句子都在今夜泛上征人的心間，不知是誰，忽然大聲吟唱起來：「四樂峯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處吹蘆管，一夜征人盡望鄉。」

儘管前頭那三句的情景有異，但最後一句却道盡這六十人的心聲，大概都因觸動心事，再也沒人作聲，月夜裏只聽到颯颯的走路聲。

走了一陣，谷晴風忽然覺得聲音有異，凝神屏息聽了一下，再伏在地上靜聽，忽然跳了起來，叫道：「後面有人追來，不知是敵是友，宋大，你去後面看一看！宋二，你帶兩個人到前面開路，有意外立即示警！」

宋大與宋二去了之後，谷晴風又道：「各位兄弟，大家準備一下，萬一有敵人纏上來，無論如何，按照平日的訓練，三人一組結陣殺敵，組與組之間最好也能互相配合！」

他對統一盟的很多事理雖都不大清楚，但他對待手下與別人有異，因此這些人與他相處的日子雖不長，但都甘心聽他指揮，是故話音一落，立即同時轟應一聲。

衆人前進的速度不減，只一忽，宋二便火速趕回來了。「副盟主，前頭路上好像有人伏匿着！」

谷晴風心頭一沉，冷哼一聲：「什麽好像的，是便是，不是便不是！」

宋二說道：「人影幢幢，看來不懷好意！」

谷晴風立道：「大家停步！」他交代了幾句，便親自上前查看，月光明亮，他目力又過人，在人叢中，總算找到幾張相識的面孔，這些人都在石陵磯的壽筵上見過的！

他暗叫一聲不好，慢慢退後，向兩旁看了一下，決定繞道而行。於是急退回原處，只見宋大也上氣不接下氣地跑過來了。「副盟主，他奶奶的，後面那些人是『九頭鯊』潘浩祥那些狗水賊，不用問也知道是衝着咱們來的！」

谷晴風道：「敵衆我寡，無謂硬拚，何況咱們的目的是粉碎刀神宮，所以請弟兄們盡量肅靜，跟着本座繞道而行！」

羣漢沒有反對，谷晴風在前頭帶路，走了十餘丈便拐進路旁一排樹林中的一條小路去，這條路不是開發的，而是由脚踩成的，因爲既不平坦又窄，脚管踢到旁邊的野草，發出沙沙的聲音。

月夜走路本來比較理想，但此刻大家又都希望月亮隱到雲朵內去，以免暴露行踪，果然過了一回，便聽到一個銅鑼聲響，有人大聲喝道：「在這裏，在這裏！」

緊接着遠處便傳來一道道的驚天動地的呼叫聲，叫道：「消滅統一盟，伸張武林正義！」

叫聲驚破了寂靜，樹上的宿鳥，紛紛振翅飛起。谷晴風叫道：「快跑！」當先竄出，他要趁對方大軍未至突圍，以免被人困死！

說時遲，那時快！樹上及草叢中突然響起一陣弓箭聲，短矢一齊望統一盟弟子飛去！

谷晴風長袖急揮，同時喝叫道：「小心！」

儘管他一個人已掩護了好幾個手下，而且又及時發出警告，但仍有多個手下被箭矢射中！

箭雨一陣又一陣，羣漢雖然都拔出兵器擋撥，但仍不時有損傷，同時速度亦因此而慢了下來，遠處的喊殺聲則越來越近，谷晴風大喝一聲：「擋我者死！」

話音一落，谷晴風雙脚一頓，如大鳥一般，衝天飛起，雙袖如剪，在樹枝間游動，只聞「砰砰」幾聲，由樹上跌下幾個漢子來！

谷晴風脚尖在樹枝上一點，升高幾尺，讓過三枝短矢，再凌空一個盤旋，飛向第二棵樹！這次那些人有了準備，只見旁邊一棵樹上飛出一枝短矢，射向谷晴風的後背！

好個谷晴風背後似長了眼睛，左袖後拂，右袖彈出，一股袖風湧出，樹上的漢子立足不穩，立即跌下樹去。

谷晴風在樹上竄擾了一陣，對方陣脚稍亂，統一盟弟子立即趁機前進，可是對方來勢更快，後面的人已被其「咬」住，谷晴風沒辦法只得下令停止前進，與對方搏鬥！

由這件事看出谷晴風武功雖高，人也聰明，但終非主帥之材！假如他有壯士斷腕的精神，任由一部分手下被困被殺，只帶着前面那數十人火速前進，極有可能逃出包圍圈！

只消兩盞茶功夫，對方的人便由四面八方圍了上來，此刻要走已來不及了，只好拚死苦戰！

樹林內土地不平，加上地上不時有磚石野草纏脚，對統一盟的三才陣更加不利，何況樹密空間小也沒法盡量發揮陣式的威力，不過也因爲如此，所以對方人數雖然佔了絕對的優勢，要全部把統一盟弟子消滅掉，也絕不容易。

明月對這場血戰幾乎毫無感觸，依然那般明亮，照得樹林光同白晝。

慘叫聲此起彼落，雙方互有死傷，谷晴風殺紅了眼，出手再無顧忌，一連擊斃好幾個綠林好漢，穆三山大怒，舞着九環金刀殺了過去，大聲喝道：「姓谷的，你眞是喪心病狂，居然助紂爲虐，武當派的臉子都教你給丟光了。」

谷晴風驟然一醒，可是此刻已經騎在虎背上，沒奈何只得避一下穆三山攻過來的金刀。「你們做賊的也敢出口傷人，眞是天下變了。」

「呸！咱們刦富濟貧，盜亦有道，怎及得你迷戀美色，不顧道義的小子。」

谷晴風被他說中了心事，手脚一慢，幾乎着了一刀，他轉頭回望，此刻，自己帶來的人，只餘半數仍在苦門，而這三十人之中，大都已掛了彩，形勢相當明顯，

全軍覆沒乃是遲早間的事。

他長嘆一聲，氣納丹田，道：「弟兄們，你們若要逃命的，有機會便逃吧，若家內有人，心中有牽掛要投降的話，便投降吧，如今也沒人怪你啦。」

「鐵扇手」冷清風與石陵磯兩人合鬥宋氏三兄弟，大佔上風，奈何宋氏兄弟陣式操演極熟，加上武功不俗，人又機靈，因此沒法取勝，可是由於對方死傷越來越多，石孝義見乃父苦鬥無果，便抽身過來，自背後給了宋三一刀。

宋三聽見風聲，猛吃一驚，急切回顧不管那許多，向旁一挪，不料却與宋二相撞，冷清風見對方陣式露出破綻，鐵扇「刷」地一聲打開，鋒利的扇緣在宋二肩上添了一道血槽。

宋大見狀大驚，急忙揮劍刺來，不料他這一急，也違了陣法，被石陵磯的鋼刀橫劈過去，脅下鮮血狂噴，石孝義再在後面加上一刀，結果其性命！

宋大已歿，宋二受傷，只剩下一個完整的宋三，如何是石家父子及冷清風三人之敵，只有幾個照面，便也去地府報到去了。

宋氏三兄弟一死，那個姓花的香主也尾隨去了，剩下來的人，越來越少，最後也不知是誰叫了一聲道：「別打啦，咱們投降！」

谷晴風知道大勢已去，左袖倏地捲住了穆三山九環金刀，穆三山用力欲拔，但谷晴風的右袖在內力的催迫下，堅硬如鐵，向穆三山的手臂切去。

這一袖，他志在必得，全力施為，激得空氣「嘶嘶」作响，勢子之猛，驚心動魄。

穆三山倉猝間不及運掌抵擋，只得棄刀而退。

谷晴風好似一早便料到他有此一着，對方一退，他立即也向後退倒，一退兩丈，雙脚再一頓，一式的白鶴冲天，飛上樹頂。

穆三山喝道：「要逃，可沒這般容易。」也跳了上來，十指如鈎，向谷晴風的足踝抓去。

谷晴風左袖一彈，九環金刀「叮叮噹噹」地鳴叫着，向穆三山射去！

穆三山不敢怠慢，連忙凌空發掌把金刀震開，但眞氣一用盡，身子便畢直跌下去。

谷晴風落在樹上，再借力橫飛向另一棵樹，就在此刻，遠處忽然傳來一陣如雷的馬蹄聲，只聽有人叫道：「統一盟的大軍到了。」

在場所有的人都吃了一驚，包括樹上的谷晴風也是一怔，暗忖道：「怎會這般巧？」

只聽潘浩祥道：「來者不善，咱們先退出樹林再說。」

話音剛落，只聽一個陰惻惻的聲音道：「可惜已經太遲了。」

谷晴風認得是王夢仙的聲音，又聽冷清風道：「可惜你們也來遲了，谷晴風他們早已全軍覆沒，否則你們前後夾攻，咱們可就危乎哉！」

谷晴風正想脫身，忽又聽一個聲音傳來：「什麽，谷晴風這般沒用？眞是枉費我對他的期望。」

這是梅影瘦的聲音，她爲甚麽帶人來了，爲甚麽事先不對自己說一聲，她說這句話爲何這般無情。

谷晴風心中大叫，精神恍惚，幾乎在樹上跌下去，此刻雙方已接觸上了，喊殺之聲，震耳欲聾，誰也沒有留意，附近的一棵樹，藏着一個人。

王夢仙邊戰邊說：「影妹，我早就說冷清風不能寄以厚望的了，他出身武當，始終難與咱們心連心。」

冷谷晴風冷笑道：「你說得眞對，谷晴風不但自己溜掉，還叫手下投降，算他還有點良心。」

梅影瘦咬牙切齒地罵道：「好個谷晴風連老娘也給他瞞騙了，幸而那夜老娘沒有在他那裏過夜，否則眞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谷晴風又陷於冰窖，手脚冰凉痲木，身子撲簌簌抖個不停。

只聽梅影瘦又道：「我只道他可以捱到咱們來到，然後實施前後夾擊，把他們一網成擒。」

谷晴風喃喃地道：「原來她一直在利用我，我却仍對她痴心一片……」霎時間，他心底泛上一股受騙的恥辱感，另一方面又覺得生無所歡。

只聽魏景仁的聲音自遠處傳來道：「盟主，這又有何妨，他們遲早也是一堆死屍！」

「飯桶，誰不知道，但這樣咱們的損傷便較大了，若要硬拚，又何須用了這許多心思。」梅影瘦恨恨地道：「早知如此，該多帶些通天武士出來。」她這次御駕親征只帶了五十個。

忽然兩邊又傳來谷中樹的聲音：「盟主，這些人全是水陸的盜賊，却不見齊雲燕，范長鎮他們！」

「眞的，」梅影瘦顯然大出意料，忍不住叫道：「快找一找。」

冷清風嘿嘿笑道：「不用找，齊堡主和喬宮主還埋伏在你們總舵後面，此刻怕早已趁虛攻進了。」

石陵磯大喝一聲。「冷大俠，你怎可如此，這種話現在還說不得。」

「怕什麽？冷某就不相信他們不趁如今這個大好機會，衝殺進去，讓他們成了沒家的人。」

梅影瘦道：「給我殺，不要漏一個，谷護法你帶你的手下跟本座趕回去。」

谷中樹應了一聲，吆喝一聲，點了本部的人馬，護着梅影瘦回去了。

谷晴風在樹上發了一陣怔，道：「我去那裏，天下雖大，那個地方才是我谷晴風立足之地？」

下面喊殺之聲，一陣緊過一陣，統一盟的人數雖然被抽走了，三分之一，但仍比對方略多，加上高手如雲，羣豪傷亡甚重，但這干人都是在刀尖下混飯吃的，十分兇狠勇猛，形勢惡劣，却絕不後退，甚至跟敵人拚起命來，因此統一盟的損傷也不小。

激鬥之中，不知爲何，忽然傳來一陣馬嘶聲，谷晴風心頭一動：「我何不再回伏牛山？我，我這樣對她，她却如此凉薄，我要問問她，看她的心腸是用什麽東西

做的！」

主意一定，谷晴風便由樹上溜下來，悄悄走出樹林也沒人知道，出了樹林，便見到樹林邊的樹幹上，縛了很多馬匹，料是王夢仙等人騎來的，他立即解下韁繩，躍上了馬背，揚鞭拍馬往伏牛山的方向馳去。

世道滄桑，世人遭遇各有不同，有人在中秋佳節慶團圓，樂也融融，有人在中秋夜生離死別，愁雲慘霧，但每一年的中秋夜都一般長短，絕不會因人而增長或減短。

月有晴陰圓缺，每個人都希望月晴月圓，但沒一個人可以使牠永留人間，圓月逐漸西墜，雖說明夜仍然有月，但明夜的月，便肯定沒有今夜的圓了！

× × ×

八月十六的月亮，外表看來仍然很圓。無憂的人們，在今夜仍有所慶祝……

伏牛山內，統一盟弟子昨夜也有一番慶祝，連久居在「通天洞」內的武士也都出來，圍着火吃餅賞月。

麥青青在八月十五夜只做了一件事，把金腰牌交給齊雲燕，接着她便與梅氏姐妹和顧大嫂及花氏姐妹，一齊到蓮花池賞月了。雖然她心情仍不好，但看見周圍的人都沉湎在歡樂的海洋中，她難免也受到一些感染，這夜他們狂歡幾至天亮！

不過，山谷的兩個出口的當值的弟子，却　點也不敢大意，他們也一直担心敵人會選擇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進攻，但結果證明他們是杞人憂天！

× × ×

齊雲燕和喬高並不知道梅影瘦已經帶人出谷，因爲梅影瘦是由山腹的秘密出口離開的，不過這一次他們無論如何也得與對方一決雌雄。

麥青青提供的「通天洞」草圖以及裏面的情況，在八月十四日夜，便通過兩個奸細送出去了。

喬高、范長鎭以及五虎斷魂刀的新掌門彭繼志立即召集人手在隱蔽的地方商量起來了，所謂二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在他們苦思苦索之下，居然給他們想到一個辦法！

八月十五夜，廿四個武功高強又善於爬山的人，分成兩隊，趁對方狂歡，巡夜弟子精神難以集中，分爬上左右「通天洞」的山頂匿藏起來。

山上有不少統一盟的弟子，這是梅影瘦的聰明之處，她不暴露全部實力，當第一次被對方急攻時，只以相等的力量應付，以期吸引對方更多的人進去，然後再放出山腹內的武士和山上的弟子，把來犯之敵一鼓盡殲！

石陵磯他們也想關門打狗哩，一邊緊守着出口，另一邊又派人去請援兵，不過梅影瘦却放心得很，因爲萬一不敵往山腹內一躲，再說出口有好幾個，想逃出去也方便得很！

但所謂人算不如天算，她不想守株待兔，利用谷晴風那六十多人作餌，要先把對方消滅，再回頭來嚴防對方的援軍，却不料齊雲燕與喬高也是城府深沉，老謀深算之輩，只把潘浩祥那些人的行踪暴露出去，喬高所帶的人才是精英，他們人數雖然較少，但實力強橫。

喬高把人手拉到較遠的地方埋伏，並嚴格規定只准吃乾糧，不准探頭露身，喬高聰明的地方是特地把他們挑選的，全是吃過統一盟虧的人，他們與統一盟都有血海深仇，爲求能雪恨報仇，任何苦頭與困難都可以克服，這跟穆三山和潘浩祥那些烏合之衆及桀驁不馴之輩，大不相同，因此成功地避過統一盟的耳目。

× × ×

十六的月亮始終不如十五，起碼統一盟的弟子覺得如此。

爲了避免暴露實力，梅影瘦一直嚴令通天武士不得隨便離開通天洞，如今時値緊張之秋，自然更加謹愼，所以暫時掌管山谷一切的綠衣堂堂主廖香芝，在八月十六日也不放他們出來。

今夜偶有烏雲遮月，大地倏地一暗，當月亮還未露出來時，山上已燒起了兩堆火。

齊雲燕與十八個手下一早便已分成了兩組，分匿在左右山前，山上的火堆一燒起，他們便緊張地注視着「通天洞」的出口。

喬高一見到山上的火光，也立即揮軍攻擊，喊殺聲驚天動地，山上那二十四個人，點火堆的用意是告訴下面的人，他們已把毒散、毒烟、毒粉，由氣孔處灌進「通天洞」。

火堆燒起來之後，山上的統一盟弟子也知道了，他們立即分散，躲在暗處，不時發出了暗器，攻擊那些推動滾石擂木的人。

喬高的人雖然受到擂木的襲擊，但仗着武功高強，鬥志昂揚，大多數都通過了這一關，撲進山谷，與對方展開近身搏鬪，這一來，山上的擂木便不敢再貿貿然推下來了，只得爬下來支援。

喊殺聲，驚醒了廖香芝和邢堂主，他倆立即出去指揮戰鬥，而喊殺聲也同樣驚醒了麥青青。

麥青青根本不知道齊雲燕他們要在今夜舉事，不過由於有心理準備，她早已知道是怎麽一回事，她向夏蓮討了一柄長劍，便奔了出去。

路上碰到飲食閣的姐妹，她們爲了討好她都勸她留在屋內，不要四處亂跑。麥青青沒有理會，飛去怡心院找齊雲燕，但齊雲燕已不在那裏。

齊雲燕在那裏？他帶了火種，早已潛入怡德院，外面亂哄哄的，他便先在屋內把傢俱點燃起來，再扯下些布帳之類的易燃物品蓋上，然後便又飛去怡神院放起火來。

火光透出屋外時，火勢基本上已形成，山谷內的弟子見狀，才知道谷內已有奸細，又不知對方來了多少人，登時陣脚大亂！

邢堂主立即下令去請通天武士出來，但派去的弟子都一去不復回，他們都遭齊雲燕的手下殺了！

洞內的武士都在睡夢中，因爲活在銅牆鐵壁之內，根本不用當値，那些毒氣、毒散，隨風自通氣孔灌了進去，嚴重的早在睡夢中便到閻羅王那裏報到，較輕的醒來之時，也是頭重脚輕的，全身乏力，加

上嘔吐，那裏還有耐力與敵搏鬥？

乾嘔的聲音把那些中毒最輕的人吵醒，他們醒來之後，立即走前查詢情況，不料又因此加深了中毒的程度，紛紛倒地！

偶爾有十數個走到出口，把出口的石頭拉開，外面又有巨大的假山遮擋住——這當然是齊雲燕手下的傑作！

可憐梅影瘦費了多年訓練培養的通天武士，便這樣死個乾淨了！

馬天養見裏面的人沒法推倒假山衝出來，估計生存者已極少，便撇了下來，往中間衝去，不斷高呼麥青青的名字！

那些統一盟弟子見來了一個醜漢，先是一怔，繼而便把他圍住，刀劍並舉。馬天養雖然久居山間，不知人情世故，但武功却遠勝年紀相許之人，尋常人的兵器，根本沒法傷到他。

他邊戰邊進，使對方陣脚大亂，而齊雲燕放了火也衝了出來，邢堂主隔遠望見，只得率人把他圍住。

齊雲燕以寡敵衆，當然不懼，邊戰邊退，向馬天養靠攏。

不久，另外那十七個劍魂堡的武士也都衝殺過來了，谷內的混戰，吸引了一部分人，使他們沒法支援谷口的防禦網，終於被喬高他們逐漸攻了進來。

麥青青坐在一旁觀看，她不知道該帮那一方，因爲一方代表正義，另一方又有很多是自己的朋友！

馬天養的武功雖不如齊雲燕，但一來對手較弱，二來他的「甲木神功」使他刀槍不入，大寒敵胆，反而齊雲燕久戰之下，受了好幾處傷！

他不知對方的主帥去了那裏，連忙發出長嘯招呼喬高。「喬兄，你那邊情況如何？」

喬高隔遠發聲答道：「一切比事前的估計順利！喂，齊兄，找到了他們的盟主否？」

齊雲燕道：「就是不見，而且連上次的那個灰袍客谷中樹也不見！」

喬高與彭繼志首先越衆入內，支援齊雲燕等人，齊雲燕苦笑道：「喬兄你再遲一步才來，小弟便完了！」他壓力減輕才有機會抽身後退爲自己包紮傷口。

廖香芝見己方傷亡越來越重，急驚攻心，大聲問道：「怎地那些通天武士還未來，眞是氣死人也！」

范長鎭哈哈大笑。「他們早都巳死掉了！」

廖香芝那裏相信，但久候不見援兵，不由越戰越驚。

悽厲的慘呼聲此起彼落，麥青青迷惘中驚醒，只見四處都是斷肢殘骸，血流成河，她瞿然一驚，倏地衝了出去，大聲叫道：「不要打啦，不要打啦！」

梅影瘦也大聲叫道：「青青小心！」

齊雲燕的手下不知她的底細，舉劍追殺，麥青青又怒又急，大聲叫道：「飲食閣的姐妹們且聽我一言，梅影瘦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女魔頭，大家不必爲她拚命！」

梅影瘦如此厚寵麥青青，但麥青青却說出這種話來，統一盟弟子無不奇怪及驚詫！

齊雲燕見她開腔才想起來，忙道：「她是自己人，不要殺她！」

馬天養更加焦急，橫衝直撞地殺了過去：「誰敢再動她一根毫毛，老子便跟她拚命！」

這一叫，表明了的麥青青身份，顧大嫂首先大叫起來：「原來你是奸細，好呀，我先與你拚了！」

馬天養立即橫在麥青青的身前。梅凌雪和梅凌霜也大怒道：「麥青青，咱們把你作姐妹看，你却出賣我們，你還是不是人！」

麥青青痛苦地道：「諸位姐姐妹妹，且聽我說，我根本不是誠心加入統一盟的……你們投降，我立即求齊大俠放過你們，快拋下兵器！」

顧大嫂大聲叫道：「放屁！這些殺千刀的就算肯放過咱們，咱們身上都有毒，最多也不過是六個月性命而巳，倒不如拚了乾淨！」

麥青青心頭一怔，她連月來都爲這爲那担憂，早把這件事忘記了，此刻聽顧大嫂提及才猛地醒起，刹那間，她手足冰凉，心中暗道：「我害死她們了！我害死她們了！」

忽然顧大嫂因受傷而大叫起來，麥青青發瘋似的衝至齊雲燕身前，叫道：「齊大俠，我求你一件事，請你下令暫停攻擊，我有話對他們說！還有，梅影瘦、谷中樹他們全部不在谷中！」

齊雲燕看了喬高一眼，點頭道：「大家把他們迫在一處！」

此刻，二百多個統一盟弟子，只剩下數十個，被羣豪逐漸壓迫在一堆，麥青青跳上一座假山，大聲叫道：「大家停手聽我說一句！」

顧大嫂罵道：「小娼婦，你是個奸細，還有什麽話聽得的！」

麥青青道：「梅影瘦爲了達到統一武林的目的，而濫殺無辜，你們都有一顆善良的心，快快醒覺……」

話音未落，統一盟的人都紛紛痛罵起來。馬天養大喝一聲：「你們放什麽屁！統一盟若果是這般好的，爲什麽要迫你們吃什麽毒藥！」

他雖然不通世務，但這句話却還好擊中要害，勝過千言萬語！刹那間，所有的聲音都啞了，麥青青忙道：「梅影瘦只是大家爲她拚命，助她統一武林而巳，大家投降吧！」

梅凌霜道：「但咱們身上之毒……」

齊雲燕道：「咱們殺進來，不是爲了你們，而是爲了消滅邪魔，只要你們拋下兵器，並加入咱們這邊來，待捉到梅影瘦時，還怕她不交出解藥麽？」

麥青青心頭一跳，道：「不必等捉到她，她人雖不在，但絕對不會把解藥帶走，咱們現在便去孔雀園內去搜查，一定可以找到！」

統一盟的殘餘弟子都有點意動，麥青青道：「放下兵器吧！顧大嫂，我求求你，我眞的不是要做什麽奸細……」

顧大嫂嘆了一口氣，問道：「那你爲何要混進來？」

這問題好生難答，麥青青正在猶疑間，忽然一個劍魂堡的武士跑了過來報告：「堡主，統一盟的人來了！」

（未完・十三）

「四大名捕」傳奇故事

温凉玉・文
可　飛・圖

骷髏畫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捕王李玄衣和冷血懲戒了王師爺的爲非作歹，叫他回去自首，豈料王師爺回去後，還派了捕快來捉拿他們，這小捕快原來是神威鏢局的小彈弓——關小趣趟子手，豈是名捕的對手，才知道他們是辦理失餉的天下名捕，請他們秉公辦理，捕王不思索的答應，冷血也覺他是不是對神威鏢局高局主的看法轉變了。打發關小趣去後，二人繼續上路，雨下得很滂沱，他們來到凉亭，高風亮、唐肯、丁裳衣剛好離去……三人趕回去神威鏢局，見門庭冷落，凄風凄雨唐肯想起當年挖過的洞，三人從地洞進去，只有勇成留在裏面，把事情經過向他們伸訴……

派人駐鏢局　追查殮屍布

黎笑虹身材不矮，額角突出，下巴兜起，把他的扁鼻陷在其中，像在糕餅上揑一個窟窿，要放有顏色的甜漿，偏又不够，所以只有一點點臘腸般的小鼻子濫竽充數。

可是一個人就算鼻子不高，得意起來，也自以爲有丈八高。

他正在趾高氣揚的在說話：「大嫂子，你再這樣延避，別怪我不客氣了，這地方，我不管理誰管理？我在官府裏，人面熟，這些年來，保過十幾宗大鏢，高局主那一套，我早學會了，你交了給我當家，至少，還有幾年清福可享。」

高夫人垂淚道：「我總得要等風亮回來，交待清楚呀。」

「高風亮？」黎笑虹冷笑道：「他早就死了，你還等他？嫁女兒你說要等他回來，把神威鏢局讓我管上了也要等他回來，你這分明消遣我嘛！」

在高夫人身旁的高曉心道：「黎九叔，你這樣對我媽媽說話！你以前……都不敢這樣的！」

黎笑虹笑道：「以前？那是以前的事！那時……我還是高局主麾下一名鏢師而巳，怎輪到我來說話？現在……只要你嫁給我，你娘便是我岳母，我待她，自然會順就她的意思，你意思怎樣？」

高曉心氣得不去答他。

在八仙桌旁還有兩個蹺着脚的標悍漢子，一個道：「老黎，用不着這般費力，一個女娃子，先來個霸王硬上弓，到頭來還不是服服貼貼跟了你！」

另一個爆笑起來，陰陰地道：「不如你老的少的都要了，老實說，少的標緻，老的也皮光肉嫩的呢！你不要，讓給我陳磊好了！」

堂上還有一個老僕人，這時眥睚紅裂的上前吼道：「你們這班王八！嘴裏再不乾不凈，我……我——」說着衝上前去，揮拳就往那兩人打去！

高夫人叫了一聲：「杏伯——！」

這杏伯手上功夫也不弱，但人才衝了

幾步，不意被黎笑虹一絆，蓬地摔倒，給那兩人一陣拳打脚踢，在地上輾轉翻滾，其中一名漢子拔出子母鉞，獰笑道：「你這是送死！」就要往下扎！

高曉心失聲驚呼：「杏伯！」拔劍，掠出，「叮」地架住子母鉞，不料那漢子趁機在她胸前一碰，高曉心粉臉飛紅，悻然而退，氣得劍尖不住在顫抖着。

黎笑虹叱道：「楊明華，你這算是什麼？」

那漢子笑道：「怎麼？揩一揩也不捨得？」

黎笑虹怒道：「你敢！」

那楊明華邪笑道：「你別裝正經了！前幾天小蜻那妞兒，你也一樣看上了！」

黎笑虹臉色陣紅陣白，另外一個陳磊又想去碰高夫人，高夫人不諳武功，曉心顫着劍護着，黎笑虹道：「這不同。」

陳磊怪笑說道：「都是女人，有什麼不同？滋味是不一樣，但要嚐一下才分曉呀！」

黎笑虹惱怒地道：「不行，當年我在鏢局裏，高風亮沒把我怎麼瞧得起，不過，高夫人可屢次荐舉我，這……小心也對我關懷有加，有次我病了，她還給我捧湯換藥的……」在刀口上舐血的江湖漢子，一旦得人關心照護，就算窮凶極惡，也不致全忘得一乾二凈。

陳磊跟楊明華互望了一眼，攤手道：「算了，你要護着她們，我們是上頭發下來跟着你的，又能怎樣？不過，你人財兩得後，那張殮屍布，一定要呈上給大人才行！」

「否則……你就吃不了，兜着走！」

黎笑虹鼻尖上滲出了汗珠，向高夫人道：「高處石的殮布，你們究竟收藏在那裏？」

高夫人驚悸地道：「你們已開棺瞧過了，我怎麼知道！」

黎笑虹踏進一步道：「這件事非同小可，關係到我們富貴榮華，你要是知道，還是快說出來！」

高夫人慘笑道：「我不知道，又怎麼說？」

黎笑虹瞪目道：「你眞的不知道？」高夫人慌亂的搖頭，黎笑虹看她不像是說謊，喃喃地道：「不會的，怎會呢，我們上次開了棺，高處石只剩下一排是骨骼，上面明明沒裹着殮布呀！」

楊明華接道：「這可糟了，那要眞的高處石的屍體，早已被泥水冲掉了棺底，屍體早就腐化，就算有殮布，也早都爛得一塌糊塗了，那還找得到痕迹。」

陳磊問道：「什麼痕迹？」

楊明華聳肩道：「我也不清楚，上頭交待下來的意思是說，高家的那塊殮布，是藏在三重密封石棺裏的，內有藥物鎮住，按照道理二三十年仍不腐朽才是，令我們取出來，但那天經挖掘一看，石棺底裂，第一層冲去，第二層成碎片，第三層裂開，裏面屍首腐爛不堪，臭氣薰天，那還找得到殮布？至於是什麼痕迹——？」他說到這裏，以徵詢的眼光望向黎笑虹。

黎笑虹鐵青着臉色，說道：「這是上頭交代下來的密差，我還用得着跟你們說麼？」

黎笑虹這一聲喝，陳磊、楊明華兩人都忙應：「是！」心中却十分不服，暗忖：你拿鷄毛當令箭，看你到時候如果找不出這塊什麼鬼殮布，怎麼個死法！

黎笑虹心裏也很亂，知道裹屍布要是找不到，自己只怕也難免遭殃，便跟高夫人道：「高大嫂，我一直都尊重你，才不用强，你再要是不答應，我可等不耐煩的了。」

高夫人顫聲道：「可是，那張殮布，我確實不知在那裏啊。」她哭着說：「老爺入殮的時候，我不知道那一張白布有那麼重要，一直都沒有留意——」

黎笑虹不耐煩地截道：「那麼，今晚我就要了曉心！」

忽聽一人道：「來不及了，今天，我就要了你的命！」

黎笑虹乍聽這熟悉的聲音，大吃一驚，霍然回首，四條人影已經衝了進來，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格殺了錯愕的楊明華和陳磊！

黎笑虹正要逃走，四人已分四個方向包圍住他。

只聽高夫人一聲喜叫：「風亮！」

高曉心也發出一聲清悅無比喜不自勝的呼喚：「唐哥哥！」

× × ×

高夫人和高曉心心中之歡喜，眞是無法想像，甚至連表情也無法表達。

這下簡直是再世爲人，來生相逢，濺出了驚喜的淚光。

高風亮和唐肯雖有心理準備，一時也被激情所撼動，高風亮迎向老妻和愛女，唐肯扶起地上的杏伯。

黎笑虹趁此全力逃逸！

他知道勇成的武功跟他不相伯仲，但自從上次受傷後，勇成的武功巳大打折扣，而且，勇成一直都逆來順受，向不敢招惹自己這一干有官府撑腰的人。

他更知道，只要他衝出中堂，將相樓那兒還有李大人派來的五名高手，一定會出手，那時，就算是高風亮，又有何懼！

所以他認準唐肯的空隙，掠了出去！

勇成從斜側陡地搶了過來！

黎笑虹右鈎護身開道左鈎撩劈勇成！

勇成雙斧一掄，與雙鈎一擊，啪地炸出星花，黎笑虹借後挫之勢爲騰躍，破窗而出！

可惜他忘了一點。

忘了丁裳衣。

丁裳衣只是一個艷麗女子，他不知道有些女子的武功也如她們容色一般不可忽視。

他破窗而出，正要大喊，忽見一道雲彩。

紫雲舒捲。

雲裏精光一閃。

他避得很快，然而巳吃了一劍，右手鈎落地，那紫雲化爲披風，披風張揚，劍光又至！

黎笑虹忙運鈎招架，勇成揮舞雙斧，殺了過來，黎笑虹連呼叫的機會也沒有。

唐肯也加入了戰團。

黎笑虹只覺壓力增强，倒拚出了狠勁，捱了勇成一脚，踉踉蹌蹌搶路而出，冷不防前面人影一閃，一柄龍行大刀，當頭

斬下！

他這下可嚇得魂飛魄散，勉力一架，鈎被震飛去，餘力未消，加上他腰間捱了「踏破鐵鞋無覓處」的「大脚勇成」一腿，臂肌震裂，步履不穩，叭地摔跌在地上了。

那柄龍行大刀，即時巳壓住在他的額頂。

黎笑虹的心往下沉，眼睛滲出了淚水，忍不住叫了一聲：「別殺我，求求你別殺我！」

持刀的人正是高風亮。

高風亮的眼神逼人，望着他，痛心疾首的道：「說！爲什麼要這樣做？」

黎笑虹呆了一呆，慘笑道：「我沒有選擇，是李大人要我指認你們是刼餉盜賊，不是我要幹的！」

高風亮也怔了一怔，沒想到會問出了這麼一個大秘密，一時倒忘了逼問下去。

丁裳衣目光一轉，即問：「那麼，究竟誰才是刼鏢人？」

黎笑虹忙不迭地道：「我不知道，我眞的不知道，李大人叫我別管，反正，到時候有人刼鏢就是了。」

高風亮和唐肯互望一眼，心中震訝，難以形容，丁裳衣的劍鋒一伸，抵住黎笑虹的咽喉，就在黎笑虹感覺到劍尖觸及喉嚨之際緊逼的問：「你是怎麼和李鱷淚接觸的？」

黎笑虹殺豬似的叫了一聲，眼淚簌簌而下，只說：「別殺我，別殺我……」

丁裳衣道：「你不說，我就殺。」手腕微向前一遞，劍尖入肉半分，鮮血巳淌了下來。

黎笑虹三魂嚇去了七魄：「我……我……我跟李大人……不……李鱷淚……不認識……不，認識認識……李大人是魯大人……」

高風亮用刀背在他額上一拍，叱道：「慢慢說，說清楚點！」

黎笑虹說：「是。」好不容易才控制舌頭打結，「我本來不認識李大人的……但魯大人倒見過我兩次……有一次……大概是去年年底罷……魯大人叫我和鍾應、鄭忠三人同赴天京樓，那晚有吃有喝，還有……」

丁裳衣柳眉一竪，叱道：「管你有什麼的！魯問張跟你們說些什麼？」

黎笑虹腦裏天京樓的榮華綺夢頓時粉碎，只賸下眼前極端惡劣的處境：「魯大人問我們知不知道高老局主身上有紋身？」丁裳衣聽了一怔，高風亮却點了點頭，臉色凝重。

「我們都說有，他又問有沒有看清楚高老局主身上雕的是什麼花紋，我們都說：高老局主平時很少赤身，我們先在他練功練得汗濕衣衫略嘗見胸膛上有好一些圖案，却不知雕的是什麼……當晚魯大人只請我吃飯喝酒，也沒提到什麼……」

丁裳衣兩道彎月眉迅速一蹙，又泛回原來恬靜的額角去：「後來呢？」

「後來……魯大人又請我們去一趟，要我們不要告訴局主……」高風亮聽到這裏，冷哼一聲，道：「鄭鏢頭有告訴我，我以爲沒什麼，我從來不跟他們打交道，也不阻着局裏的人升官發財，便沒有細問。」說時心裏當然有懊悔當時如何不細詢個清楚。

「是，是……局主待我們一向情同手足。那天，魯大人說：『高處石下葬的時候，是不是叫人用殮布厚厚包着？』我們都說：『是呀。』魯大人舒了一口氣道：『總算有眉目了。』然後叫我們掘出高老局主的遺體，他要看一件東西，我們都猜是高老局主身上雕的圖案，鍾副鏢頭說：『老局主已下葬了七年，只怕巳經腐朽了。』魯大人臉色不大高興的樣子說：『要是遺骸爛了，就把那張裹屍布取出來！』後來……」

高風亮忽截道：「鍾、鄭二位又怎樣了？」

黎笑虹結結巴巴地道：「他們……他們得靠了魯大人，所以……」

高風亮大刀一掣，怒叱：「胡說！分明是他們不肯驚動爹爹的遺體，而遭姓魯的殘害！」

黎笑虹一見大刀揚起，便失驚慌忙地說道：「不是魯大人，是李夫人，是李大人！」

高風亮叱問：「李鱷淚是怎麼冒出來的？說！」

黎笑虹苦着臉道：「那天晚上，連李大人也出現了，要我們去掘老局主的墳，我們都說不可以如此做，李大人說：『你們怕高風亮罷了，我保管教神威鏢局一夜間就散了……你們誰要當局主？』我們都堅拒，李大人一氣之下，就叫人把鍾、鄭二位鏢師殺了！」

丁裳衣冷哼道：「獨不殺你，只怕三人中只有你一聽有利可圖就心動了。」

高風亮仰天長嘆道：「爲了鏢局，鍾應和鄭忠死得實在太慘了！」

唐肯一把揪他起來，斥責道：「是不是你加害了鄭、鍾二位！」

黎笑虹慌忙搖首，一口氣喘不過來。丁裳衣冷笑說道：「算了，問他也不會說的。」

黎笑虹叫道：「我眞的沒有殺——」

高風亮低叱：「你叫嚷這麼响，是要樓上的人聽到來救你嗎！再叫，我先剁下你的舌頭來！」

黎笑虹登時爲之噤聲。

丁裳衣問：「李鱷淚的方法，就是誣陷神威鏢局監守自盜？」

黎笑虹眨了眨驚惶的眼睛：「他沒有說。事後，我猜是這樣。」

丁裳衣又問道：「外面一共伏有多少人？」

黎笑虹即答：「有數十名李大人的部下，李大人好像帶來了整百名高手，主要是爲了應付明天繳稅期限巳屆的事，另外，也要監視這裏。」

唐肯笑道：「嘿，幸虧我們神不知，鬼不覺的進來了。」

高曉心喜悅地道：「唐哥哥，你們是不是從……」

唐肯呵呵笑道：「是呀。」

高曉心一雙無辜而柔和的眼睛，深情欵欵的望着唐肯：「那麼，有沒有見到上次的死屍？」

唐肯怔了一怔道：「沒有啊。」在這一瞬間，他腦裏似乎對某件事聯想在一起

，但只是閃了一閃，仍是無法勾勒出是怎麼一回事。這種俗稱「靈光乍現」的意念在一些人身上，是常有的事，只是這剎間的「靈光」，是不是能夠捕捉得下來，化為清晰明朗的構圖而已。

× × ×

高曉心和唐肯在說了那幾句他們因為共同經驗所以只有彼此才瞭解的話之時，丁裳衣用眼角迅速地眄了高曉心一眼，心裏不禁一聲讚歎——

這樣一個女子，並不高，髮披肩，額前留着劉海，由於她臉兒十分白皙，肌膚就像初生的鵝蛋殼一般緊密、細緻而且弧度柔舒，從額到頰渾圓，面頰秀巧，黑的髮絲間隔露出搶鏡似的白，那黑顯得更黑，黑得像少年李白第一次醉後的狂草，隨時要踢佻而出，破空飛去的，而臉蛋就是那小小的天空了。丁裳衣從來也沒見過幾綹劉海也有這樣活潑法。

劉海下的眉毛，細而貼，像剪好了貼上去的兩度彎彎的上弦月，一樣是彎彎的，眼下浮浮的，夾着精靈黑得像漆過的橄欖核。整張臉都是笑意，都孕育着幸福，下巴尖尖秀秀的，這唯一的小小薄命在笑意裏也變成了薄倖。最搶眼耀目的是上排兩隻大兔子牙，白得青出於藍，像松鼠在啃木頭，一不小心把牙齒嵌在木裏拔不出來，可是看去仍是隻高興的松鼠，就是這樣子。

丁裳衣忍不住要嘆息，這個頭飾粉紅蝴蝶花簪，穿淡絲薄絨小圓領束腰衫裙的女孩子，青春得有些過了份。而她自己的青春已飛逝。

她略為失神。

這剎那間，唐肯不覺察，高風亮正為死去的鏢師傷懷，黎笑虹很想躍起來，就這樣拚出去。

可是勇成一腳踩住了他。

勇成外號「踏破鐵鞋無覓處」，他這一雙鐵腳，在鍛練基本功夫時倒真的踩破了十幾雙鐵鞋，一旦給他踏上了，就算換作高風亮，也一樣掙不起來。

勇成問：「因此，你就指誣局主他們盜餉了？是不是？」

黎笑虹強忍恨意，道：「勇老二，本來李大人這批人，老早想除了你，但我總是攔阻，說你待我一向情同兄弟，你今日也該念念這份情義啊！」

勇成冷笑道：「我這身內傷，卻也拜你所賜，這怎麼說！」

高風亮道：「黎笑虹，我待你也算不薄，你卻要我家破人亡，蒙冤莫白！」

黎笑虹垂下了頭，不敢抗辯，丁裳衣道：「樓上還有幾個人？」

「五個。」勇成替他答了。

高風亮臉色一沉，道：「先把此人殺了！」

黎笑虹全身又抖了起來。丁裳衣卻道：「不行，留下此人，說不定，可以有助於雪冤。」

高風亮悻悻道：「這件事，根本就是李鱷淚誣陷的，那有雪冤的機會！」

丁裳衣道：「不一定，你忘了，還有個冷血。」

唐肯大聲接道：「對。冷捕頭上面，還有位諸葛先生！」

高風亮疾道：「好，就留他性命！」運指如風，點了黎笑虹身上七處要穴，眼睛向上一望，道：「樓裏五人，把他們全宰了！」

高夫人驚怕地道：「可是，他們都是官差哪——」

高風亮指了指躺在地上早已氣絕多時的楊明華及陳磊，道：「殺一個也是殺，兩個也是殺，反正都給人定了死罪，就算殺了官人，這些官差也都不是好人，就一併殺了！」

丁裳衣、唐肯、勇成都是被欺壓了一段長時候的人，現在振奮起來，全都說聲好。四人潛上了「將相樓」，一齊衝了進去！

五個人裏，三個在喝酒猜拳，一個在狎戲小蜻，另一個正醉後大睡，一個照面間，四人已被了賬！

剩下一個本來睡在床上的，才睜開惺忪眼睛，四個同伴全都丟了性命，他剛想抓起雙拐，已被雙斧震落，一柄龍行大刀、一柄十一環大刀，還有一柄劍已指着他，他一時嚇得屁滾屎流，真後悔自己為何要睡這一場要命的覺，以致來不及逃命。

高風亮問：「你是不是李鱷淚、魯問張派來的人？」

這人點頭。

高風亮又問：「叫什麼名字？」

這人乖乖的答：「班傑明。」

高風亮再問：「李鱷淚帶多少人來這裏？」

班傑明道：「大概百人左右。」

丁裳衣也問：「這些人中一流高手有幾人？」她補充了一句：「當然，像你這種貨色不算在內。」

班傑明想了一想，結結巴巴地道：「有……李夫人……魯大人……還有『老虎嘯月』冊個聶……聶……聶……」

丁裳衣接道：「聶千愁。我知道，說下去！」

班傑明不敢有違：「……還有李福、李慧——」

丁裳衣蹙眉道：「『福慧雙修』？」

班傑明討好地道：「對，就是他們二人……」

高風亮叱問：「還有呢？」

班傑明道：「……還有三個人，一老、一中、一青……聽說是比『老虎嘯月』還要厲害的人物……我不知道他們叫什麼名字……」

高風亮、丁裳衣、唐肯，勇成彼此望出了眼睛裏的恐懼，一時都想到原本在江湖上，三個極其厲害人物，後來隱身在官場中，而他們的官場靠山，跟李鱷淚的頂頭上司，極有淵源。

——難道是這三個煞星？

——李鱷淚竟把他們三人都請來了？

高、丁、唐、勇四人手心都冒出了汗。連被他們兵器所抵着的班傑明，也感覺他們透過兵器的顫抖。

——只要這三個魔頭也出手，就算能逃出此鎮，天涯海角，也逃不過他們的追殺！

——這三人的名頭加起來，比「四大名捕」還要响亮，落在他們手上的人，全都只有後悔一件事，世上實在不該有自己這個人！

——這樣可怕的三個「人」！

高風亮本來想一刀殺了這個作威作福魚肉百姓的狗奴才，但他想到那三個人，已經無心再殺人，只點倒了他。

——那三個人，人怪，出手怪，名字也怪。

——老的叫「老不死」。

——中的叫「中間人」。

——青的叫「青梅竹」。

——這三個人，已經不需要名字，只要有代號，就天下皆聞，人所皆知了。

高風亮等人本來潛了進來，主要想跟家人親友告別，安頓後事，然後遠走高飛，可是，他們此刻，打消了這個念頭，既然「老中青」已逼近青田鎮，無論他們怎麼逃，都插翅難飛！

他們互相望入對方眼裏，彼此都很瞭解：

縱然是片刻小敘，總好過連執手相看深記，來生將容顏依稀的機會也沒有。

外面淅瀝淅瀝的下着雨，雨聲漸漸輕了，丁裳衣推窗望去庭園，原來雨已成雪，原來是深秋後的第一場雪，紛紛沓沓，婷婷皚皚，頃間鋪了一地純白。

× × ×

高風亮和唐肯在老局主高處石的靈位前恭恭敬敬的上了香，叩了頭，高風亮悲聲稟道：「爹爹，請恕孩兒不孝，不能光大您一手創立的『神威鏢局』，而至於今天零星落索，破敗殘局無可挽救，皆因狗官逼害，我……」悲不成聲，上香、叩拜、掩袖、退下。

唐肯見這下拜祭，大堂寥落，只剩三五名仍忠心耿耿的兄弟以及勇成，大都氣態沉鬱，滿臉怒容，心中甚是衷憤，叩首拜道：「大老爺，你養我育我的大恩，我唐肯三世都報不盡，我做不了什麼事，只有一於死跟到底，局主被通緝我就坐牢，神威要亡我先死，誰敢殺局主我就拚性命了……」

丁裳衣逕自在門前當風處上了一枝香，凝神膜拜後，回到大堂，忽道：「還有一個辦法。」

高夫人，高曉心等都望向她，等她把話說下去。

丁裳衣說道：「我們有兩個活着的證人。」

高風亮道：「你是指班傑明和黎笑虹？」大家都沒弄清楚丁裳衣的意思。

丁裳衣道：「黎笑虹是誣告、假作證的人，班傑明是李鱷淚、魯問張派來毀滅神威鏢局的人，這兩個人，只要給冷血知道，上報給諸葛先生，事關重大，未必就不能翻案！」

高風亮憂愁地道：「只怕到那時候，我們屍骨已寒了。」

唐肯卻大為振奮：「就算我們雖然死了，只要翻了案，一樣可以留得清白在人間！」

「不！」丁裳衣堅定地道：「更重要的是：讓這干狗官東窗事發，重者惡貫滿盈，輕的也攪得他們手忙腳亂，那也是好的！」

「好！」高風亮重新有了生機，活着，就算短暫，只要能種下復仇雪恥的因子，那也足以振奮了：「我們走……」想到和妻子才剛見了面，連話也未曾多說幾句，不由心頭發苦，苦上了牙齦。

丁裳衣瞭然。「是要走，不過不是今天。」

「今天不走，只怕……」高風亮苦澀地道：「再也走不了！」

「他們再早發動，也得等明天；」丁裳衣胸有成竹地說，「我已問過黎笑虹、班傑明，他們是說，李鱷淚的手下今晚開入鎮裏，待明日逼交稅糧，要是有人違抗，就先找神威鏢局的人開刀，然後逐一殺雞儆猴，務使人人都不敢不繳……他們料想我們還未到，外面又有魯問張的人監視着，裏面也要安排了黎笑虹這幾人，以為萬無一失……所以今晚之前，不會有什麼事的……咱們天破曉前動身，應該還來得及。」其實她這番推測，主要還是要成全神威鏢局的人多片刻團聚，其理由倒是次要。

勇成表示同意：「要是來不及，就算現在動身也一樣來不及。」他是指要是「老中青」已經來了的話。

高曉心嘻嘻笑道：「沒想到上次我們挖那個洞，有那麼大的用處，爹爹還打罵我們一頓呢！」

高風亮依稀憶起此事，笑笑道：「還說！你們還掘出一挺死屍，攪得勇師弟、鍾鏢頭他們忙了手脚，把他安葬在——」

他這句話說到這裏，「死屍」兩個字再度震入唐肯腦裏，原先第一次像黑夜的星光亮了一亮，乍然間還不清楚是什麼，這第二次再度閃亮，使得已經提高知覺的腦裏馬上清澈如流星劃過——唐肯叫了一聲：「死屍！」

高風亮和勇成同時叫了起來：「死屍！」他們都同時想到了。

可是丁裳衣、高夫人、高曉心還沒弄明白是怎麼一回事，只聽三人異口同聲叫「死屍」，都覺震愕。

勇成忽然道：「八年前，青田鎮發生過一次大地震——」

唐肯接下去道：「這地震很烈，會不會使土地移轉，震烈棺底，以致——」

高風亮叫了一聲：「會不會是爹的遺體！」

丁裳衣這時也明白了他們所指：這地方皆經歷過一次強烈的大地震，他們正在懷疑是不是這一場大地震將石棺震開，屍首因地殼轉移，而流至他處，當年唐肯和高曉心掘洞時遇到地層下的裂縫，就是最好的證明！

高風亮氣急敗壞的道：「你們……那屍首埋在那裏？」

勇成道：「葬在後山的墳塚中！」那時候，他們都攪不清楚這具早已腐爛掉的屍首是誰的，只好把他埋在後山裏，那時候，黎笑虹剛好出外押鏢，由於不是件什麼大事，回來也沒聽誰提起。

丁裳衣問：「他們是不是一進來就掘開高老太爺的墳墓查探？」

高夫人道：「是，但石棺已裂，墳裏空空的……他們就問我有沒有改葬，我說絕無此事，他們看見石棺真的裂了，才相信……」說到這裏有些難以啓口的樣子。

高風亮道：「這事大有蹊蹺，有什麼

事，你儘說出來好了。」

高夫人道：「他們還問……問我有沒有看過……」

高風亮蹙眉道：「看過什麼？」

高夫人說道：「看過老爺的身子……我當然沒看過了……他們……又問你有沒有看過你爹爹的身子……我說我不知道，反問他們找到你下落沒有，他們就避而不答……」

高風亮重重哼了一聲：「荒謬！」心忖：奇怪的是父親一直極少赤身，連炎夏也不例外，這可奇了！

丁裳衣沉吟道：「看來，高老太爺身上刺了些個什麼秘密，但安葬後因地震之故，遺體流往他處，後葬於後山一般的墓塚裏……李鱷淚、黎笑虹等不知道這些轉變，只去挖掘你們祖家的墳位，一無所獲，於是只好查問旁人有無見過老太爺身上的刺青……」她這樣推論着，問了一句：「只不知道老太爺身上刺着什麼，竟如此關係重大……」

高曉心忽叫了一聲。

衆人看去，只見她的秀指掩住了口，但仍掩不及發出尖的聲音，大家都明白她是為了生日掘到的，竟是爺爺的屍體而驚心。

丁裳衣把話題繼續下去：「那麼說，李鱷淚他們知道石棺破裂後，知道屍首也將不存，便專注去找那張殮布——想必是要從殮布裏可以查到些什麼……」

高曉心忽又尖叫一聲。

她尖叫第一聲可以說是很自然的，但叫到了第二聲未免有些意外。

衆人都看向她，只見她哆哆的沒了主意地道：「那張就是殮布？……我……我收起來了。」

衆人一聽，全都意料不到飛來一個天外的結果而發了怔。

「我想……那屍體不知是誰人的……心想可能日後有他的後人來認領，留下件證物也好……我就……留下了那塊布……」高曉心紅着臉說，她不知道爹爹會怎麼怪責她。

「你做得再好也沒有了；」丁裳衣高興而帶着鼓勵地道，「你把殮布收在那裏？快拿出來看看。」

「可是……」高曉心仍高興不起來。

「你丟了？」高風亮提高了聲音。

「不是，不是……」高曉心慌忙的答，終於下了個決心地道，「我把它洗乾淨了。」

× × ×

一張裹屍布，當然要把它洗乾淨了才留存着，是件正常不過的事。

可是，殮布給洗乾淨了，自然什麼痕跡也不留了。

衆人一顆剛提來的心，又沉了下去，高曉心上去不曉得在什麼地方拿了條微微泛黃的白布下來，衆人仔細看過，只有幾處淡綠苔痕和黃棕泥漬，便什麼都看不出來了。

高曉心看着大人失望的臉色，要緊緊地吸住嘴唇，把唇色都咬白了，才能忍住不哭。

丁裳衣留意着了，便笑說：「其實我們也凭地多心，這殮布既在泥底裏壓了多時，就算掘出來當時細察，除了泥巴又能發現什麼，我看李鱷淚也只有枉費心力罷了！」

高風亮橫了女兒一眼，沒有罵她，跪下來向老太爺的靈位拜道：「孩兒不孝，不知道是……如果他日能復振神威，定必把您老人家遺體請回來安葬。」

唐肯也跪下來稟道：「老太爺，都是我唐肯的錯，千不該，萬不該，冒犯了您老人家的身體——」說着刮刮刮打了自己幾記耳光。

高曉心也跪下去，叫了聲：「爺爺——」便哭了，丁裳衣搖首道：「我是旁人，說外話不見怪！你們有什麼做錯了，要不是你們的發現，只怕高老局主是在地底裏連塊棺板也沒有哪，現在移葬後山，總比暴屍的好，也勝過今次官差掘出來，他日你們有能力時，再修墳置地，風光大葬，不也一樣，別難過了。」

丁裳衣這樣勸慰，高曉心心裏才好過一些，哭聲才止。

勇成在一旁看到高風亮、唐肯、丁裳衣三人還像個泥人兒似的，衣衫盡濕，便道：「既然不是現在行動，你們先歇歇吧，我叫吉伯他們做飯，不管明天如何，今晚吃個團圓餐再說。」

唐肯和丁裳衣都覺得應該讓高風亮和家人聚聚，丁裳衣覺得唐肯應與高曉心敍敍，而高風亮和唐肯都覺得丁裳衣是陪他們神威鏢局的人捱性命的，心中過意不去，都希望她洗洗身子，歇歇疲意。

神威鏢局剩下的人雖然很少，但見局主回來了，不管有沒有明天，心中那份失落換上了勤快，要做餐好飯，希望吃過團圓飯後能眞的就團圓，雖然明知兵敗如山倒，樹坍猢猻散的結局是註定了的。

× × ×

魯問張可不是這麼想。

他坐鎮在衙堂桌之後，頭上懸着一面「公正廉明」的匾牌，原來的官兒只敢在旁站着，這幾個鎮原就是魯問張管的，發了瘋的人都不敢得罪魯問張。

魯問張剛坐下來，又起身，氣冲冲的踱步，又坐了下來，這些小官一顆心才稍安魯問張却又霍然站了起來。

「文章！」

這官兒幾乎嚇得跳了起來。

「下官在！」

「你為什麼一聽我叫你的名字，就怕成這個樣子？」魯問張瞇着眼睛，忽又把眼瞳睜得老大，彷彿這個表情才比較像明察秋毫的氣派，「是不是在徵稅時做了什麼中飽私囊的事？」他本來是要向地上怎麼有一、二灘雪水的，但見文章驚怕，更要擺擺官威唬唬他。

「沒有，絕對沒有。」文章呼起撞天屈，說道：「眞的沒有，下官忠心耿耿，一介不取，只為大人効命，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魯問張這些話也聽膩了，笑了一下，掏出木梳扒扒鬍子，說道：「那你又為何驚怕？」

「那是因大人的虎威……」文章觀形察色地迅速抬了一下頭，又怕冒犯天威似的低下頭去：「因為剛才大人叫下官賤名時，下官一抬頭，看見了……」

魯問張奇道：「看見了什麼？」

文章很敬畏似的說道：「下官不敢直說。」

魯問張叱道：「有什麼不敢說的。」

文章恭謹地道：「下官怕照直說了，會降罪下來，下官承受不起。」

文章越是這樣說，魯問張就越是想聽，道：「天下的罪，有我替你頂着，快據實說！」

「下官這一抬頭，就看見……」文章結結巴巴，挨挨延延的道：「就看見大人您頭上有一縷烟氣，好像……」

魯問張不解地問：「烟氣？」

文章道：「好像掠飛着一條金龍！」

「眞的？」魯問張心頭一喜，隨即一震，叱道：「胡說！」

文章立即跪了下去，道：「下官該死，下官該死！」

魯問張拍着桌子道：「文章，你剛才說的話……可是……可是不赦之罪……你可知道？」

文章顫聲道：「下官知罪，不過，下官是據實直說，決無半句虛言，而且……大人說過不降罪於下官的。」

魯問張撫髯說道：「你說的可是眞實話。」

文章叩首道：「句句實言。」

魯問張心頭竊喜，吩咐道：「我這次赦免你的罪……不過，文章，你在外面可不能亂說！」

文章忙不迭地謝道：「下官曉得，下官定必守口如瓶，決不洩露。」

魯問張見他聰明，便說：「日後我調你跟着我，你可願意？」

文章巴不得他說這句話，這幾個鎮搜刮了這一筆之後，早已油盡燈枯，跟在魯問張身旁才是大肥缺，當下叩頭如搗蒜地，道：「下官為効命大人，萬死不辭。」

魯問張心中嘀咕：這連半死的風險都不必冒，說什麼萬死，但也沒有想下去，他剛剛一直憤憤不平的是：丁裳衣怎麼會為了一個區區亡命之徒關飛渡而捨棄他的恩情，居然跟「神威鏢局」那一干叛逆作亂去了！他實在左思右想想不通，摸着被丁裳衣刺傷的右脇，但絕未認命。

「你派去等候李大人大駕的人，怎麼還沒有回來？」魯問張問。

忽聽一個聲音道：「明天才是繳稅的最後期限，」另一個聲音接說：「所以李大人無需早到。」

魯問張乍聞語音一震，聽內容才知道到了，差點沒拔劍出鞘。

文章却恭聲揖道：「兩位少俠。」

來的是兩個長得一模一樣的錦衣青年，正是李福、李慧二人。

魯問張悶哼一聲，道：「進來也不通報一聲，沒上沒下的。」

李福冷笑道：「我們是堂堂正正的進來，只是你的部下都是瞎子，也沒瞧見我們。」

李慧道：「幸好是我們兩個，亦是別人，只怕……」說到這兩個字，兩兄弟都沒接下去說。

文章却知道魯問張和李氏兄弟雖然同在李鱷淚手下効力，但却處於不同派系，互相猜忌鬥爭，魯問張是李鱷淚手下裏能文能武的多年幹部，但李鱷淚也知他除了風流成性感情用事外，還有相當的野心和獨佔慾，所以他就事事偏不讓他一手包攬，至於「福慧雙修」是他的義子，自小扶養長大，對他奉若神明，但行事缺乏經驗，要他們殺人猶可，若是招攬他人則只有壞事，雖然忠心，李鱷淚也只教他們武功，不讓他們擁權屯兵。

「那是你們輕功好。」魯問張強忍一口怒氣，道：「明個兒要是這股悍民不繳稅，大人的意思是要拿他們怎樣。也好教我準備準備。」

李福道：，你不必準備了。」

李慧道：「先拿神威鏢局的人開刀，然後把不交稅的人逼去墾荒，剩下的屋地，歸了李大人，日後轉手出去，再刮回一筆。」

李福道：，這叫一石數鳥，你不懂的了。」

李慧道：「所以你不必準備了。」

魯問張再也按捺不下去，心忖：好哩，你們這兩個目不識丁的小子，也敢仗勢欺人，儘管是李大人的義子，老虎不發威眞當病貓了！當下恃着李鱷淚對他的倚仗，叱道：「我替李大人賣命的時候，你們兩人還不知在那條道上，我不懂得？打從李大人要我和『老不死』帶兵幪面刦餉時，我早已知道李大人的下一着什麼棋子了，你們……」

李慧這次搶先吼道：「住口！」

魯問張沒料這個少年居然敢呼喝他，一時住了嘴。

李福接叱道：「這等大事，你也敢洩露？」

魯問張也情知自己是一時激動失言，但嘴硬地道：「怕什麼？文章當時也有參與其事，都是自己人。」

文章可不敢應答，他察言辨色，魯問張是自己頂頭上司，「福慧雙修」是當權派人士，上頭還有個掌握生殺大權的李鱷淚，他可不敢厚比失彼，厚彼失此。

李慧手按劍鍔，冷笑道：「你是故意說出李大人為了搜括民脂民膏，刦鏢在先，欺民在後了？」

魯問張也沒有眞的怕了「福慧雙修」，他只是不願扯破了臉罷了，一聽對方這般咄咄逼人，也怒目指向，道：「我可沒這樣的意思！」

李大人這樣做，主要是為了骷髏畫，那是傅丞相的大計，我可服得五體投地的，你別用這樣的罪名來栽我！」

李福，李慧互覷一眼，李福道：「果然不出大人所料，你把這些秘密，老是掛在口邊裏，難保有日不說出去。」

魯問張也是個聰明的人，警省驚愕地說道：「你們……你們是不是李大人派你們來……？」

李氏兄弟都笑了。

李慧道：「魯大人，正是乾爹派我們來告訴你，你快要官陞三級了。」

魯問張一楞。

李福笑道：「乾爹是要我們來試試你的忠心……」

魯問張忙道：「我對李大人忠心不貳，雖死無悔！」

李慧也笑道：「這個我們曉得，剛才

一試，你處處為乾爹辯護，無怪乾爺常說：要跟魯叔叔學習。」

李氏兄弟叫得那麼親，魯問張倒是去了大半敵意，撫髯笑道：「那裏，那裏，鑼淚兄對我恩重如山，我只是感恩圖報，而且還未能報一二呢！」

李福接道：「是啊，乾爹常誇讚你文才武功，都有過人之能。」

李慧挑挑眼眉道：「對詩酒風流方面，也有過人之長……」

魯問張哈哈笑着自大桌行了出來：「你們乾爹眞是會說笑……不過，有時候，鑼淚兄要想見識鶯鶯燕燕，都是由我帶路的呢？下次你們哥兒要是有閒，我也可以代為引領引領。」

李福道：「魯大人眞是老馬識途。」

魯問張笑着攬住李福的肩膀道：「不是我自誇，本縣上下，誰不知道這方面誰也沒有我魯問張熟！」

李慧道：「就是嘛，乾爹說你善解人意，又是個好官，所以要陞你的官，調你回京……」

魯問張眉開眼笑的說：「是麼？那在赴京之前，一定先帶你們到處遊覽……」

心中却想：剛才文章說自己頭上有龍隱現，眞個靈驗，回到京師更多油水撈，機會更多，自己日後眞是平步青雲，風生水起了，想到這裏，越發想先巴結這兩兄弟，在京裏多個人照應也是好的。

李福悄聲道：「何況，你掌握了那麼多的秘密，乾爹又怎會讓你長期在外，任勞任怨呢？」

魯問張更是深信不疑，拍腿笑道：「對呀，日後我回到京師，在李大人身邊効力，更能為他分憂解勞，不假外力了！」

李慧道：「你又可以直接為他効力，死而後已了。」

魯問張笑着也攬上李慧的肩膊，親切地道：「是呀，是呀——」

李福道：「不是『是呀。是呀。』」

魯問張不以為意笑問：「是什麼？」

李慧接道：「是『死呀，死呀。』」

魯問張一愕，李氏兄弟雙劍嗆然齊響，哧地齊刺入他左右腰裏，又一齊陡地跳開，魯問張感覺到兩樣尖銳的東西一齊在他腹內會師，才發出一聲狂吼，一時左右都失去了扶持。

魯問張踣踉了半步，哀呼道：「為什麼——？」

李福桀桀笑道：「你不是說忠心耿耿。死而無悔麼？那你就死呀。」

李慧嘿嘿笑說：「你既然老馬識途，那麼黃泉路上也要去一遭罷，他日也好為我們兄弟引路啊。」

這兩兄弟不但說話承先接後，容貌酷似，連心意也相通，同時出手，同時退後，連哭笑也相同。

魯問張嘴裏溢着血，十分不甘心地道：「我眞的是……忠心的……」

李福笑着反問：「可是你知道得太多了，試問乾爺又怎會留着你知道他太多秘密的人？」

李慧也是笑問：「而且你也太貪得無厭，才是乾爹手下一名官兒，居然也想頭上有金龍，眞是異想天開。」

魯問張一聽，困難地轉身，戟指文章叱道：「你這個卑鄙小人——」

驀然間，手中鐵梳一折為二，向李氏兄弟激射而出。李氏兄弟似沒料到魯問張居然垂死反撲，匆促間一個閃躲，一個空手去接，「哧，哧」二聲，半截梳子釘入李福掌心裏，另半截嵌入李慧肩上。

魯問張拚力上前要出手，陡地，胸前冒出了一把紅刀尖，隨着血水冒湧出來。

魯問張一呆，頓住，眥睚欲裂。

文章放手，讓匕首留在魯問張背後，退走，道：「誰不卑鄙？」轉身向李氏兄弟揖道：「任務完成了。」

「砰」地一聲，魯問張倒在地上，氣絕當堂，眼睛還睜得老大的。

李氏兄弟猶有餘悸，忍痛拔掉鐵梳，傷口血湧如泉，兩人互幫對方止血，李福道：「你做得好。」

李慧道：「這是誰的意思，你明白了沒有？」

文章神色不變地道：「下官不知道，但心裏明白。」

李福笑道：「好個不知道而又明白，你果然是聰明人。」

文章恭聲道：「下官是蠢人。」

李慧吩咐道：「明日，李大人會當衆問起，你就說魯大人是死於叛民手上的，知道嗎？」說着把魯問張屍身上的刀劍都抽拔出來。

只聽一個聲音咳着問道：「那麼，李大人就可藉此平息判逆的理由，逼走村民，毀滅鏢局，屠殺異己！為所欲為了？」

福慧雙修和文章都大驚失色，因為他們決未料到匾牌上竟然有人！（未完・十）

新派俠義中篇故事

新無字天書

諸葛青雲・文
可　　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葛文欽和石珠娘手中有一本「無字天書」，正是當世武林各門各派互相爭奪的東西，尤其是「八大高手」，此刻葛文欽和石珠娘正在六盤山中，八大高手之一的軒轅亮前來向葛文欽石珠娘討取「無字天書」，石珠娘正想交給軒轅亮之際，呼延光突然竄至，也要得到「無字天書」，雙方相持不下，激戰起來，最後，兩人均受傷倒地！此時又見「南荒鳩婆」端木玫來到，軒轅亮也知道她的目的也想奪取「無字天書」，但自己身中劇毒，無法建功，端木玫並不趁勢奪書，反而取出解藥給軒轅亮，軒轅亮也不怕藥中藏蠱，立即服食下去……

依約前赴葛家堡　百槍擺放大廳中

軒轅亮失笑說道：「這『君子中的潑皮』一語，眞把位滑稽玩世，怪癖刁鑽的『大頭蛆王』東郭斌，形容得淋漓盡致！但不知『四正』之中的最後一位，又是誰呢？」

端木玫目注軒轅亮冷笑說道：「軒轅老鵰，『四正』之中，沒有你的份兒！第四位是『關東狂客』宇文蒼，他被區分為『君子中的瘋子』！我老婆子對於把宇文蒼列入『四正』之事，頗感不服！」

軒轅亮揚眉笑道：「宇文蒼不僅是『長白派』中長老，又是吉林參場主人，祇因生性慷慨豪放，為了賑濟一次災荒，竟揮手萬金，把畢生心血培植的整座參場，加以變賣，才落得『關東狂客』之稱！這種可敬人物，自然應該列入『四正』以內，你却不服則甚？」

端木玫怪笑說道：「我是替你不服！軒轅老鵰，你知不知道你被列入『四邪』中的第一位，區分為『魔中君子』！」

軒轅亮聽得哈哈大笑，說道：「能稱『魔中君子』，軒轅亮已覺汗顏……」

端木玫等他話完，便即冷冷問道：「你是出身於那一門派？」

軒轅亮肅立恭身，朗聲答道：「我是『天山派』中弟子！」

端木玫披嘴一笑，揚眉說道：「你不但是名門正派的『天山』弟子，論理並應為當代掌門！祇因身非漢人，性情較暴，遂不僅被排擠得失却掌門名位，並難於在『天山』門戶之內存身，終告憤然遠走，流浪大漠，在蠻好聽的『君子』之上，加了一個『魔』字！」

軒轅亮被對方的這番話兒，勾起傷感，苦笑一聲，垂頭不語！

端木玫又復說道：「四邪中的第二位是『勾漏獨夭』歐陽彝，他被區分為『魔中隱士』。」

軒轅亮抬頭說道：「歐陽彝雖然兇殘成性，狂傲無倫，但他生平足跡不出『勾漏』，絕少與世往還，『隱士』之稱，似乎也尚不無道理！」

端木玖雙眉忽挑，目中神光電閃地，悻悻地叫道：「我老婆子也絕少與世往還，也不大涉入武林是非，對任何人更無好惡成見，為甚麼不把我區分為『魔中隱士』，却把我區分為頗難聽的『魔中之魔』呢？」

軒轅亮眉頭一皺，無話可說，端木玖長嘆一聲，緩緩說道：「可見得人世間的好惡是非，極難論斷！幸與不幸，也往往祇有聽命運安排的了！」

軒轅亮含笑說道：「老婆子不必感嘆，你這『魔中之魔』四字，其實也並不怎樣難聽，須知『世外天魔』的身份，總高於『寰中俗客』！」說到此處，手指「陰山蛇叟」呼延光道：「如今八大高手之中，祇賸下這位弄蛇朋友，他的區分稱謂，又是甚麼？」

端木玖失笑回答道：「哦！他的稱謂，比我的更難聽了，他被區分為『魔中小人』！」

軒轅亮點頭冷笑道：「這『魔中小人』四字，倒是春秋之筆，對於呼延光來說，確實形容得絲毫不錯！」

端木玖雙眉一軒，含笑說道：「我老婆子方才業已說過，對任何人均無好惡成見！則如今對你這『魔中君子』，及對他這『魔中小人』，照應一視同仁，不偏不倚！」

軒轅亮「哦」了一聲問道：「端木老婆子打算為呼延光療傷？」

端木玖點頭答道：「我贈送『百草膏』，為你祛毒，也應該贈送一粒調元聖藥替他療傷！」

話完便走到「陰山蛇叟」呼延光的身旁，取出一粒靈丹，向他口中遞去！「陰山蛇叟」呼延光早把「南荒鳩婆」端木玖與「大漠金鵰」軒轅亮對答之話，完全聽清，加上臟腑間的傷勢委實太重，遂毫不客氣地，張口將靈丹服下！

端木玖生恐藥力太緩，一伸左掌，輕按在呼延光的「命門穴」上，運用本身功力，幫助他調氣歸元，導藥流轉！

軒轅亮明知若容端木玖為呼延光從「鬼門關」口挽回游魂，則無論是目前，或是未來，均對自己大大不利！但却也決不能出手攔阻加以破壞，及趁機溜走的卑鄙舉措！

片刻過後，端木玖收回手掌，向呼延光含笑叫道：「弄蛇朋友放心，你雖然一時尚難恢復功力，却已不會進入『鬼門關』，登上『森羅殿』地，去見閻老五了！」話完，緩步走過，目注軒轅亮，揚眉笑道：「軒轅老鵰，如今我們應該是談談正事的時候了！」

軒轅亮一抱雙拳，恭身說道：「在下恭候端木老婆子的指教！」

端木玖哂然笑道：「你是不是自覺奇毒已祛，功力已復，要想和我動手？」

軒轅亮愧然笑道：「照理說來，不應如此，但我想不出更好辦法！」

端木玖目光一亮，尖聲笑道：「你雖想不出辦法，我却有個主張！祇不知道你是否同意？」

軒轅亮正色說道：「在下願聞高論，祇要合情合理，我便無不遵命！」

這時，四外蛇羣早已散去，端木玖遂用手中鳩杖，指着葛文欽道：「我認為應該由這本『無字天書』的原主人來決定此書何屬？」

軒轅亮想了一想，點頭說道：「這樣也好！」

端木玖笑着道：「你既然已經同意我這辦法，便請先把『無字天書』，物歸原主！」

軒轅亮果然不愧為魔中「君子」之稱，聞言以下，立自懷中取出那本「無字天書」，雙手向葛文欽遞去！

端木玖目光一注，搖搖頭嘆道：「為了這本小書，不知把莽莽武林之內，攪起了多少風波？若非不宜使其上所載十三種神奇武學，從此失傳，我眞想將它付諸一炬！」

呼延光內傷雖未完全復原，但一見這本「無字天書」，不禁目光電閃，起身走過！

軒轅亮身形微閃，攔住呼延光，厲聲叱道：「你想作甚？」

呼延光從懷中摸出一條血紅小蛇，把蛇頭放入口中，連皮帶骨，嚼得津津有味地，冷笑說道：「這『無字天書』如今業已不是你的，難道還不許我看看？」

端木玖看得怪笑連聲，說道：「你們兩個無妨再打一場，最好一齊死光，我便可以將這本『無字天書』不勞而獲！」

軒轅亮與呼延光聞言均自心內一驚，雙雙各退半步！

端木玖向葛文欽含笑問道：「葛老先生，現在，你看不看出眼前是個甚麼樣的形勢呢？」

葛文欽拈鬚嘆道：「三雄併立，生死相爭，形勢極為驚險！」

端木玖點頭微笑說道：「形勢雖險，但老人家倘若處理得當，或也可以化險為夷！」

葛文欽略作尋思，並深深看了端木玖兩眼，矍然說道：「我認為最好的辦法是誰也不給，免得你們為此爭鬥！」

端木玖搖搖頭，笑道：「不給不行，葛老先生若不把這本『無字天書』送出手去，任憑你走遍天涯，也將到處是些刀光血影！」

葛文欽聽得全身一震，雙手捧着那本「無字天書」，微微發抖，臉上也現出一種不知如何是好的苦悶神色！

石珠娘柳眉微揚，向着葛文欽含笑說道：「我倒是有一個辦法，不知你贊不贊成？」

葛文欽急急問道：「你是聰明絕頂，玲瓏剔透的人兒，所想法兒，定是上佳妙策，我那裏會有不表贊同之理？」

石珠娘指着端木玖、軒轅亮，及呼延光等三人，微笑說道：「他們三位，既然都是當代武林的絕世奇客，不如就請他們各展功力，比較比較……」

葛文欽不等她說完，便即搖頭說道：「不行，他們動起手來，大為驚險，我不忍看着人家為了一本僅憑傳聞，尚不知有無實用的『無字天書』便拚得血肉橫飛，你死我活！」

石珠娘雙眉微蹙，嬌嗔道：「我話還沒有說清，你就表示反對！」

葛文欽長嘆一聲，把那本「無字天書」，交到石珠娘手中，搖頭苦笑說道：「珠娘，這本書兒，業已把我弄得煩透怨透，不願再管！如今我置身事外，一切都由你作主便了！」

石珠娘接書在手，妙目流波，向端木玖等三大高手，掃了一眼，面含微笑地緩緩說道：「我夫妻與三位素昧生平，毫無厚薄，但因這『無字天書』祇有一本，故而無法周全！祇好請三位各顯身手，略較高低，把這冊武林秘笈，作為彩頭，歸屬功力最強的一位！」

端木玖點頭怪笑道：「石夫人說得對，我老婆子也認為祇有如此，才能解決這眼前僵局！」語音了處，一頓手中鳩杖，向軒轅亮揚眉叫道：「軒轅老鵰，你我神交頗久，又復一同列名於當世武林的八大高手之中，今日正可趁這大好機緣，彼此放開手來，切磋幾合！」

軒轅亮神凝氣穩地，點點頭道：「在下雖然知道縱能接得下老婆子的『飛鳩十八拐』，也將難於承受你那凌厲無儔的『雷霆三擊』！但神交既久，相遇頗難，軒轅亮也祇好當仁不讓地捨命陪君子！」說話中，從腰間取出一副嵌有五枚粗金鈎的蛟皮手套，戴在手上，眞像是一對神鵰巨爪！

端木玖身形微閃，退後數尺，縱聲狂笑道：「軒轅老鵰何必過謙？我老婆子久仰你這一對『金鈎鵰掌』的妙用神威，縱然輸上個一招半式，也還值得！」兩人語音收處，一齊靜氣凝神，目光覷定對方，準備展開一場石破天驚的生死之搏！

石珠娘忽在這緊張情勢之下，連連搖頭地說道：「軒轅大俠及端木老婆婆，你們會錯意了，我不是要你們這樣動手！」

軒轅亮訝然問道：「石夫人既不要我們這樣動手，難道你想出甚麼新辦法？」

石珠娘微笑道：「我不是炫弄才思，創造新奇，祇是想避免流血，不使你們之間，有甚凶戾不祥結果！」

端木玖點頭道：「石夫人一片仁心，我老婆子願聞高論！」

石珠娘妙目閃光，揚眉笑道：「我想請你們兩位，不必眞個合手，祇是雙方遙隔，循環虛攻，攻者全力施為，守者虛心檢討，這樣豈非亦可分出高下？因為你們都是武林中身份極高之人，決不會靦顏無恥地，巧為掩飾！」

端木玖聽得點了點頭，讚道：「這辦法極好，眞虧石夫人深具靈心慧思，才會想得出來！」

石珠娘微微一笑，目注軒轅亮，發話問道：「軒轅大俠認為如何？肯不肯接受我這種辦法？」

軒轅亮微抱雙拳，朗聲答道：「石夫人慧質仁心，軒轅亮敬如所命！」

端木玖狂笑說道：「既然雙方同意，不必再作躭延，軒轅老鵰留神，我的『飛鳩十八拐』要出手了！」語音才了，鳩杖便揮，一式「百鳩齊飛」，呼呼狂嘯聲中，幻起漫天杖影！

軒轅亮狂笑一聲，讚道：「端木老婆子，你好威猛的杖法！」

身形電轉，右手在上一穿，似是抄向疾落杖影，左手則覷準端木玖右肩要穴部位，飛快抓出！

端木玖側身斜跨半步，避開來勢，收杖頭，揚杖尾，齊中一點一撩！

軒轅亮點頭道：「這一杖『如封似閉』，暗蘊精奇變化，確屬高妙絕招！倘係眞正動手，我定被逼得錯步轉身，後退數尺！」他一面發話，一面便按照他所說，飄退少許！

端木玖一收鳩杖，冷笑說道：「軒轅亮，你這副『金鈎鵰掌』，僅比手掌伸長出寸許，應該儘量欺近對方才有尅敵之望，如今不進反退却是何故？」

軒轅亮雙眉一挑，縱聲狂笑道：「在下久仰端木老婆子威震南荒的鳩杖雄風，才故意露出破綻，好讓你儘量發揮！」

端木玖聽得面帶不悅地，搖頭冷笑說道：「我們雖是佯攻虛拆，但祇要一招走錯，仍將永落下風，極難平反敗勢！你這反常舉措，若非有甚絕妙手法，誘我上當，便是狂傲驕妄，沒有把我老婆子的幾手杖法看在眼中！」

軒轅亮微笑說道：「在下那敢狂妄得對老婆子有所輕視？但互相過招，兵不厭詐，存心誘敵之舉，倒是大有可能。」

端木玖雙眉一挑，怒聲說道：「既然你存心誘敵，我就甘蹈羅網，攻你一招『臨風三折』！」語音甫落，鳩杖三揮，暗勁如濤，杖風狂嘯，端的威勢無儔，凌厲已極！

軒轅亮笑道：「這招『臨風三折』，威勢過猛，我不敢輕攖其鋒，祇好以『飛鴻點雪』身法，再退三步！」說完，果然眞氣微提，輕飄飄地又復退出數尺！

端木玖讚道：「好輕妙的『飛鴻點雪』身法！但老婆子再以一式『斂翼投林』縱身追擊，你又如何接架？」

軒轅亮身形塌地，右手反臂一撩，左手斜空猛劃，口中並笑說道：「我先用一招『迴翼舒爪』，看似抓你持杖手腕，實係硬擄杖身，然後再用一招『金鵰剔翎』，劃向你腋下要害！」

端木玖見對方這兩招逆攻，果極厲害，不禁悚然一驚，收杖飄身，足下接連三旋，退出五步！

軒轅亮哈哈一笑，揮動兩隻「金鈎鵰掌」，作勢遙攻！端木玖則舉杖虛迎，兩人你來我往，各有進退，又恢復了均衡局面！

「陰山蛇叟」呼延光一面臉含陰笑，靜靜旁觀，一面却自懷中不斷摸出一些奇形小蛇入口嚼食！

葛文欽石珠娘夫婦二人，則神情各異，葛文欽對這場比鬥淡然視之，石珠娘却注目凝神，看得十分仔細！

雙方互拆多招，軒輊未分，端木玖似覺不耐，驀然厲聲叫道：「軒轅老鵰，你再嘗嘗我這招『雷霆三擊』威力！」鳩杖一振，勁風狂拂，幻出千萬根杖影，宛若移山倒海般，向軒轅亮當頭猛擊！

軒轅亮動容說道：「雷霆三擊果眞名不虛傳，確是當代武林中的有數絕學！」

但話雖如此，他却挺身向前，彷彿不再虛閃虛拆，竟欲硬接這招威震武林的「雷霆三擊」！

端木玖訝然叫道：「軒轅老鵰，你竟敢以身輕試我這招絕學威力，大概是老壽星吊頸，有點嫌命長了！」

說話聲中，提足內家眞力，齊貫鳩杖上，把這招「雷霆三擊」，發揮出十二成的威勢！

但軒轅亮却以一種奇異身法，身軀不住旋轉，雙臂不住揮動，竟將端木玖這招「雷霆三擊」所挾震嶽搖山的狂飆勁氣，化作一股翻滾急轉的猛烈旋風，自己却乘着這股旋風，絕似一隻巨大金鵰般，冉冉上升，飛起了八丈高下。

端木玖萬想不到軒轅亮施展出這種奇異身法，竟能使自己的生平絕學，徒發無功，不禁失聲一嘆，收杖却步！

這時，呼延光從袖中摸出一條血紅小蛇，似乎想向軒轅亮凌空擲出。

端木玖一面搖手止住呼延光，一面向那正在飄身下墜的軒轅亮，發話問道：「軒轅老鵰，你方才所施展的是一種甚麼身法？」

軒轅亮搖頭笑道：「不瞞老婆子說，我這種身法，因係新近練成，尚未擬定名稱！」

端木玖冷笑問道：「是不是專爲對付我老婆子的『雷霆三擊』而練？」

軒轅亮連搖雙手，含笑答道：「老婆子不要多心，我這招身法，祇是爲了大漠之中變化無常的氣候而練！」

端木玖怒道：「爲氣候而練功夫？你簡直是欺人……」

軒轅亮不等端木玖話完，便自接口笑道：「老婆子有所不知，大漠中有種突起颶風，厲害無比，除了鵰鵬巨鷹以外，人畜當之，鮮有倖免，我遂暗下苦功，仿效鵰鳥動作，練成這種順勢乘風的避難身法！今日見你那招『雷霆三擊』的威力之強，幾與大漠颶風彷彿，遂急中生智，順勢乘風，才僥倖逃過了在你鳩杖以下的粉身碎骨大刦！」

端木玖聽完話後，長嘆一聲道：「雷霆三擊既然無功，我老婆子勝望巳渺！」

軒轅亮也正色說道：「在下勉强應付，巳知高明，也毫無取勝把握！」

端木玖點了點頭，側顧石珠娘，苦笑幾聲說道：「我們雙方巳盡全力，勝負仍告難分，且請石夫人一爲論斷！」

石珠娘點頭笑道：「我有方法論斷，但不知你們服是不服？」

軒轅亮抱拳笑道：「石夫人儘管發表高見，我們無不遵從！」

石珠娘目光注向呼延光發話問道：「假若軒轅大俠與端木老婆子不是虛攻，而是眞打，並打得雙方筋疲力盡，依然勝負難分，你會有甚麼舉動？」

呼延光毫不攷慮地，獰笑答道：「若是那等情勢，我會出手帮助端木老婆子一臂之力！」

石珠娘點頭笑道：「你這答話不虛，我也料定你必會有這種舉措！」說到此處，轉對軒轅亮笑道：「軒轅大俠，在你與端木老婆子惡鬥方酣，相持不下之際，呼延光突然加入戰場，向你暗襲，這種情勢，有何結果？」

軒轅亮黯然答道：「我若能逃得不死，巳是萬幸！」

石珠娘失聲嘆道：「軒轅大俠眞有君子之風，聽你這由衷之言，莫非是甘心認敗了麼？」

軒轅亮看了石珠娘一眼，頹然垂頭不作抗議！

石珠娘把手中「無字天書」，遞交端木玖，向她正色朗聲說道：「端木老婆子，軒轅大俠既巳認敗，這本『無字天書』，我便如言送你！但因你非獨力成事，是得了呼延光一語之助，故而你應該與呼延光共同參閱，才算公平合理！」

端木玖接過「無字天書」，略一翻閱，便自揣入懷中，向軒轅亮苦笑道：「軒轅老鵰，你今日輸得委屈，我老婆子則贏得意外，他年若在這『無字天書』之上有了收穫，我不會忘你就是！」說完，側顧呼延光，揚眉叫道：「呼延光，你總算撿了便宜，還不和我一同走麼？」

這時葛文欽忽然緩步走來，含笑說道：「兩位暫留貴步……」

話猶未了，端木玖便怪笑說道：「是不是要我在三年後中秋之夜，前往『太湖西洞庭山』的『葛家堡』中，把參研『無字天書』所得，告你一告？」

葛文欽先是一驚，旋即微笑說道：「原來我對軒轅大俠所說之語，業巳被老婆子完全聽見了！」

端木玖點頭笑道：「葛老先生放心，不是我便是呼延光，總有一人會在三年後的中秋之夜前往『太湖葛家堡』中赴約，並拜謝賢夫婦的今日厚賜！」語音了處人影雙飄，一位「南荒鳩婆」，一位「陰山蛇叟」便齊自騰身數丈，轉瞬失去踪跡！

石珠娘捧着那塊「千年寒玉」，遞向軒轅亮，滿面笑容說道：「軒轅大俠，請不必難過，這塊『千年寒玉』，依然完璧奉趙！」

軒轅亮縮身微退，搖手苦笑說道：「石夫人仙姿慧質，有了這塊『千年寒玉』，正可青春不老，永駐朱顏！何況若非夫人妙策，令我與『南荒鳩婆』端木玖虛拆虛攻，則軒轅亮這條性命，必然喪在呼延光的無恥暗算之下！深恩難報，微物何奇！石夫人再若要將『千年寒玉』退還，便是看不起我軒轅亮了！」

石珠娘靜靜聽他說完，也就揣起那塊「千年寒玉」，向軒轅亮含笑問道：「軒轅大俠，你對今日之事有何感想？」

軒轅亮揚眉道：「我不覺得可惜，我祇覺得可慮！慮的是這本『無字天書』，落入端木玖及呼延光的手中，會不會使他們練成絕學，貽禍武林，而無人能制！」

葛文欽忽然伸手，在軒轅亮背後，重重一拍，大笑道：「軒轅大俠，你莫要憂愁，且跟我來，我給你一樣東西看看！」

軒轅亮滿腹狐疑，隨着葛文欽向那輛華麗馬車走去。

葛文欽先拾乾枯樹枝，點燃起一堆烈火，然後爬上車去，取下了一隻紅木扁盒，向軒轅亮笑道：「軒轅大俠，請退後十步！」

軒轅亮愕然後退，祇見葛文欽打開紅木扁盒，取出一本與先前那本形狀大小無不相同的「無字天書」，向軒轅亮略一翻示，便即以撕碎，投入熊熊烈火之內！

軒轅亮要想阻止，巳自不及，祇好詫聲問道：「葛老先生，你這是何意？莫非端木玖取走的『無字天書』不是眞本？」

葛文欽指着熊熊烈火中的紛飛紙灰，

揚眉笑道：「那祇是幾頁白紙，眞正的『無字天書』，巳在火內成灰！軒轅大俠莫怪我舉止乖措，不肯相贈，祇因我見你豪情俠骨，正大光明，不忍害得你懷璧招災，身接奇禍而巳！」

軒轅亮悚然一驚，向葛文欽抱拳長揖說道：「多謝葛老先生關垂深意，軒轅亮就此拜別！」

葛文欽搶前幾步，拉着他的手兒道：「軒轅大俠，我『葛家堡』中的自釀美酒，向稱絕味，你能不能在三年後的中秋之夜，也自屈駕一敍？」

軒轅亮想了一想，哈哈大笑地，點頭說道：「妙極！妙極！我三年後的中秋之夜，準定赴約！一來向賢夫婦賀節，二來叨光佳釀，三來也好看看『南荒鳩婆』端木玖，『陰山蛇叟』呼延光等兩位魔頭，對着幾頁白紙，埋首三年，究竟參研出甚麼玄奧結果。」

語音一了，便在縱聲狂笑之中，宛若一隻絕大金鵰般，飄飄而去！

葛文欽吐了一口長氣，目注石珠娘微笑說道：「你方才看得好不出神，今天收穫不小！」

石珠娘揚眉一笑，向他妙目流波，低聲問道：「欽哥，你那『無字天書』，還有多少？」

葛文欽又自袖中摸出一本『無字天書』，失笑答道：「我一共印了一百二十八本『無字天書』，連送帶燒，祇賸下這最後一本！」石珠娘取過這本「無字天書」，揣入香懷，嬌笑說道：「這最後一本不要送了，我要憑藉我過目不忘的絕頂天賦，把所見所聞的各種絕學奇招，詳註其上，使這本假的『無字天書』，變成眞的『有字天書』，然後擇人相傳，與那『棲霞劍客』熊如古，爭口硬氣！」

葛文欽忽然伸手把臉上的假鬚假髮，一齊取掉，變成了一位俊秀無儔的美少年，向石珠娘含笑說道：「無字天書既不再送，我這葛老先生，也不必再裝了，祇可惜……」

石珠娘接口笑道：「你可惜甚麼？是不是可惜我們對於『隴右神駝關東狂、大漠金鵰陰山蛇、崑崙竹劍大頭蛆、南荒鳩婆勾漏獨』等八大高手，祇見到了其中之半？」

葛文欽失笑說道：「你眞是絕頂聰明，任何事兒都一猜便中地，瞞你不過！」

石珠娘嘆息一聲說道：「够了，你莫再可惜！須知我們這地北天南，一路漫遊，業巳把當世武林，攪得天翻地覆！如今應該趕緊回轉『太湖』，我既須着手編著這本綜合各家絕學的『有字天書』，更須佈置三年後中秋之夜的『百棺大會』，事情還多得很呢！」

葛文欽連連點頭，狂笑說道：「這場『百棺大會』，委實異想天開，包管他們那些與會英雄，一個個心驚胆懾，目瞪口呆！倒要看我們這手無縛鷄之力的弱女文人，是否制得了他們那些叱咤風雲的江湖豪客？」

× × ×

十分明月，一半秋光，時間是中秋佳節！

萬頃平波，一湖明鏡，地點是蘇浙之間的「太湖」！

在「西洞庭山」之中，有一座「葛家堡」。

這「葛家堡」不僅佔地極大，並背峯面水，形勢絕佳，堡主人葛文欽石珠娘夫婦，更是風雅之士，鎭日招聚些氣味相投的墨客詞人對酒吟詩，遊湖遣興！

如今時屬中秋，地屬太湖，正所謂「良辰美景」，而「葛家堡」中，自應「賢主」筵開，「嘉賓」雲集，舉行飛觴醉月的「賞心樂事」以符合唐人王勃在「滕王閣序」中所說「四美具，二難幷」之語。

但理雖如此，事却不然！

遠在七月十五的中元節令一過，葛文欽石珠娘夫婦便謝絕交遊，「葛家堡」緊閉堡門與世隔絕！

西洞庭山左近的山民，有所驚疑了，他們發現自從中元開始，直到中秋，每日均有幾口棺木，運入「葛家堡」中！

好事之人，暗作統計，在這一月之中，「葛家堡」內，共運進了不多不少的整整百口棺木！

葛文欽石珠娘夫婦，雖然富甲一方，所居「葛家堡」內，僕役如雲，但也不足百人！就算堡中天降瘟疫，上下人等，一齊死光，也用不了這麼多棺木，怎不令左近山民，莫名其妙地瞠目驚詫！

到了中秋前的三日，葛文欽石珠娘夫婦分派堡中僕役，向住在「西洞庭山」的所有山民漁戶，普贈節禮，並說明堡內安寧無變，不可對任何陌生人物道及百棺怪事！

葛文欽除了家財豪富，慷慨大方以外，並參透青囊，極精醫理，時常周濟貧困，贈藥施醫，向在「太湖」一帶有「萬家生佛」之稱，如今這一派人傳語，那些漁戶山民，自然無不應命！

轉眼間，天桂飄香，人間秋半！

自從中秋節黃昏開始，便有來自五嶽三山的各種江湖人物，絡繹不絕地，進入「葛家堡」中來！

他們全被引導到一座廣闊無邊的大廳之中落坐，這座大廳是葛文欽石珠娘夫婦，在兩年多前，倦遊宇內歸來，由石珠娘親畫圖形，督工建造，直到今年六月，方告落成。

這些江湖人物之中，身份不一，有武林奇俠、有江洋巨寇、有方外僧道、也有紅粉嬌娃！但不管他們是誰，在進入這座廣闊大廳以後，無不面帶詫容，心中充滿了驚奇錯愕！

因爲廳中佈置得太爲奇詭！兩大幅由整疋白布縫製的巨大素幔，左右雁翅懸張，其長垂地，使人看不見幔後是何景象。

幔前，左右各設有五十張坐椅，二十五張茶几，可供百人落坐，几上並陳設着幾件精美茶食！

素幔中央，並列兩具漆成朱紅色澤的六尺銅棺，棺前有一供桌，桌上除了香花酒菓以外，還供着一隻鏡框，框上用白綾覆罩，不知其中何物？但想來無非是棺中人的遺像之類！

看來，這是一座極大的靈堂！

不錯，兩旁素幔，及中央供桌上方，均懸有輓幛！

右邊素幔上的一幅輓幛，寫了四個大

字，是「嗚呼哀哉」！

左邊素幔上的一幅輓幛，也寫了四個大字，是「英雄其萎」！

至於中央供桌上方所懸的那幅輓幛，則因也有白綾覆罩，却不知書寫何語？

羣豪紛紛就座，互相對看幾眼，均自默不出聲，遂使這巨大靈堂之中的詭異氣氛，在出奇沉寂之下，更添了幾分詭異！

這時，一名全身素服美婢，手持一面上罩白綾木牌，從正中靈幃以後，緩步走出！

她走到供桌前方，揭去牌上所覆白綾，把這面木牌，雙手高擧！

滿座羣豪一齊注目，祇見牌上寫着：

「中秋之約，亥時始滿，主人必須候客到齊，故將於子初出見！請諸位貴賓，略進茶點，因『葛家堡』中，今夜有重大喪事，恕不以酒餚欵待！」

羣豪見字，因須候至子初，遂紛紛飲用茶點。那幾色點心，做得精美絕倫，茶水也芳香無比！

這干江湖人物，誰不是經過大風大浪，見多識廣之輩？何況眼前景象，詭異非常，當然特別小心，暗存戒意，對於每一件點心，每一杯茶水，都留神加以觀察，決不肯輕易入口！

但點是美點　茶是好茶，其中絕未滲雜有絲毫異物毒質！

故而几上所有香茶美點，漸漸都被這干江湖豪雄，因枯等無聊，而吃得乾乾淨淨！

時到亥初，「葛家堡」外又來了兩位名列當代武林「八大高手」的絕世奇人。

一位是「大漠金鵰」軒轅亮，一位是「陰山蛇叟」呼延光。

呼延光被延入大廳，軒轅亮則與衆不同，被延入另外一間精雅靜室。

呼延光面含不悅地進入大廳，向這奇異靈堂略爲掃視，便尋一空椅坐下，飲茶解渴，用點充飢！

時光將到亥末，驀然棺木以後的靈幃一啓！

滿座羣豪，以爲主人出見，但目光注處，却見仍是那名素服美婢，蓮步姍姍地，走到供桌之前，伸手把放在香花酒菓中央那隻鏡框所覆罩的白綾取去！

白綾一去，羣豪無不震驚欲絕，甚至有人竟失聲驚呼！

原來鏡框之中，並非什麼死者遺像，而是鑲嵌着一本小書！

滿座羣豪，誰都在三年前，或三年多前，從葛文欽、石珠娘手中，獲得過這樣一本大小、形狀、色澤，無不相同的武林秘笈！

故而白綾才揭，他們便悚然失驚，都知道鏡框中所鑲嵌的小書，是除了自己所有以外的另一本「無字天書」！

這種意念，是全體皆同，但一經注目以後，滿座羣豪的心頭意念，却又完全改變！

因爲這本小書，與他們所珍如拱璧的那本「無字天書」，雖然大小、形狀、色澤，無不相同，但書面標簽却有分別！

他們所有的書兒，標簽上是「無字天書」！這本供在香花酒菓之間，鑲嵌在鏡框以內的書兒，標簽上是「有字天書」！

羣雄方由驚而奇，由奇而互瞪眼之間，「大漠金鵰」軒轅亮忽也緩步入廳，走到「陰山蛇叟」呼延光身旁坐下，與他隔几相對！

這時，時光恰到亥末子初！一陣冷颼颼的寒風拂處，偌大靈堂之中，所有燈燭齊滅！

但燈燭雖滅，廳中却仍有內發的及外來的兩種光芒，可資辨物！

外來的光芒是中秋皓月的蟾輝素彩。

內發的光芒，是從那兩具棺木上，突然閃射出青綠黃紅色澤時變的奪目奇輝！

五十名素衣美婢，分成左右兩行，從廳外魚貫走入，分別在每一茶几上，放下了兩枝毛筆，一方硯石，一錠小墨，及兩張素紙，她們放下各物，便自魚貫出廳，行走間釵環不响，步履無聲，決未破壞了這大廳靈堂之間的絲毫靜寂神秘！

「唰」！這是供桌上那幅輓幛所覆罩白綾，無風自揭之聲！這幅輓幛也寫了四個大字，是「誰是弱者」？

「陰山蛇叟」呼延光見狀，看看右邊素幔上的「嗚呼哀哉」四個大字，再看看左邊素幔上的「英雄其萎」四個大字，不禁眉頭緊蹙，眼珠亂轉，尋思這「葛家堡」主人夫婦，到底弄的是什麼狡獪？

兩名素服美婢各持一面木牌，從靈幃後方走出，分站在兩具棺木前，高擧木牌並把木牌翻轉！

木牌上用閃閃燐光寫着：「主人在未與諸位嘉賓見面之前，先請諸位嘉賓聽段故事！」木牌一撤，這神秘靈堂之內，便起了人語之聲！

「四年多，不到五年之前……」這兩句話兒的語音，雖然嬌如幽谷鶯鳴，脆若玉盤珠落，聽來悅耳已極，却是從右邊那具棺木以內發出！

滿座羣雄，不知見識過多少劍樹刀山，龍潭虎穴，但如今竟均被這種出奇場面中所隱藏着的一種無形威勢所懾，一齊側耳凝神，靜聽究竟。

銀鈴似的語音，繼續自棺中迸出，緩緩說道：「……有一位翩翩少年，帶着一位如花少女，遊覽『金陵』城外的『棲霞山』，偶與一位武林豪客相遇，雙方言不投機，使那少年少女，受到了相當折辱，誓言必將報復！那位武林豪客，深深譏笑弱女文人，孱柔無用，除非投胎換骨，轉世爲人，根本無望復仇！於是那少年少女，便立下決心，要儘量利用本身長處，鬥鬥擧世豪雄，倒要看看『文人』，『武士』的兩者之間，誰是弱者？」

滿座羣雄，聽到此處，百數十道目光，均不由自主地在那「誰是弱者」、「嗚呼哀哉」、「英雄其萎」等三幅輓幛之上流轉一遍！

棺中語音，繼續說道：「……那少年的長處是精通醫道，並博具除了武功以外的各種知識！

「那少女的長處是聰慧無比，善思各種妙計，並有走馬觀碑，過目不忘的特殊記憶能力！

「他們兩人，結爲眷屬，互相合作，那少年知道有本『無字天書』，是數百年前『無相禪師』及『無爲眞人』合著，上載十三種神奇武功，最爲武林人物重視，

並曾在數十年之前，一現江湖！覺得可加利用，遂秘密印就了一百二十八本，本來都是無字白紙的『無字天書』，裝在一輛馬車之中，偕同少女，遨遊天下！並雇人暗把『無字天書』出世之訊息，傳告江湖人物……」

羣雄聞言，均不禁面帶苦笑地，互相對視！

棺中語音又道：「……此計果然絕妙，他們遊踪所到之處，江湖人物，聞風齊來！少年遂極爲慷慨地，逢人奉贈一本『無字天書』，並設法使此人演練所精武學，及吐露練功秘訣。

「對方既獲『無字天書』，喜極之下，無不依從，那少女便倚仗她特殊記憶能力，把這些各門各派的絕學奇招，練功秘訣等，一齊詳細記下！

「遨遊到了三年多前，共計送掉一百二十六本『無字天書』，燒掉一本『無字天書』，這少年少女遂倦遊歸去，把所耳聞目睹的各種奇絕武學，紀錄在所賸最後一本『無字天書』之上，使這本假的『無字天書』，變成眞的『有字天書』！」

羣雄聽到此處，那無數烱烱目光，不禁又一齊注向供桌中央，鏡框內所鑲嵌的那本「有字天書」之上！

棺中人語又起，緩緩說道：「……事到如今，那少年少女，得意揚眉，欣然色喜！因爲一來由於他們這條妙計，業已使擧世武林，爲了爭奪『無字天書』而鬧得烏烟瘴氣，亂作一堆！二來綜合各家精粹，寫成一本『有字天書』，他們打算尋覓傳人，破天荒地，由嬌柔女子，孱弱文人，來開創一家武林宗派，在十年之後，再與各派羣豪一較長短！三來當年折辱他們的那位武林豪客，也向易容變服的仇家手內，索贈了一本毫無用處的『無字天書』，並據聞爲了這本書兒，使他被幾名凶神惡煞擒去，苦苦折磨，欲加勒索！

「故事說到此處，業已說完，其中三位主角的姓名，應該加以公佈！所謂少年少女，便是今日這『太湖大會』主人葛文欽及石珠娘，肇事起因的武林豪客，是『棲霞劍客』熊如古！」

語音一落，棺蓋雙開，從棺中站起風神秀逸的男主人葛文欽，清麗無儔的女主人石珠娘，向滿座羣豪，含笑爲禮！

羣豪聽完一陣紛亂，「陰山蛇叟」呼延光首先厲聲狂叫道：「葛文欽石珠娘，你敢把我呼延光騙得好苦？還要命麽？」

石珠娘微笑說道：「呼延光，你不要兇，我早就在『葛家堡』外，遍洒上好雄黃，以及積年烟管油垢，你縱使又把那些助紂爲虐的蛇羣帶過來，也進不了堡門半步！」

呼延光聞言，知道對方決非虛語，頗覺這石珠娘的心計極爲周密，但仍厲聲笑道：「蠢丫頭，堡外蛇羣，縱難入堡，但我身上還有不少異種靈蛇，你昔日在『六盤山』中，曾經見識過了，難道就忘懷了麽？」

說完，便自袖中甩出兩條黑白相間，宛如身具數環節的異種小蛇，向棺木之前飛竄而去！

誰知兩條毒蛇剛竄到供桌之前，忽自桌上鑽出兩隻似貓非貓，似鼠非鼠的怪獸，尖口微張，極其輕易地，便把兩條看來極爲兇毒的異種小蛇，生生咬死！

葛文欽指着呼延光含笑叫道：「呼延光，我早知你人狠蛇毒，在聽完故事之後，必會逞兇！遂特以重價派人遠去『身毒』，買來十二隻專尅各種毒蛇的『身毒靈貓』，藏在供桌之下！你不妨再放幾條蛇兒，給牠們當做點心，僅僅兩條，似乎不够分配。」

呼延光認出那似貓非貓似鼠非鼠怪獸，果是「身毒」特產的蛇類尅星，遂咬牙叫道：「我何必放蛇？祇消一擧掌，你們便連人帶棺立成虀粉……」

石珠娘柳眉微揚，哂然笑道：「不知死活的老蠢材，你莫要嘴上狂妄，何妨擧掌試試？你還能提眞氣，聚內力麽？」

呼延光聞言大驚，趕緊提氣一試，果然發覺腑肺之間，有種奇異力量，隱伏待動！不僅使自己內力難聚，眞氣難提，並在這種奇異力量略一發作之下，必將斷腸慘死！

這時，整個廳堂之上，又從紛亂歸於寂靜！

因爲不單是「陰山蛇叟」呼延光如此，所有赴約羣雄，除了「大漠金鵰」軒轅亮外，均已發現臟腑之間，被一種似毒非毒的藥物所制！

石珠娘一雙慧目，明察秋毫，她把兩道秋水似的眼神，遍掃羣雄，見他們業已紛亂中靜了下來，並多半面色如土，遂揚眉微笑說道：「諸位如今大概均已發現身中奇毒，但葛文欽與石珠娘却要請教一下，此毒何來？誰能答覆得出，我夫婦便立贈解藥，深致歉意！」廳堂寂靜，無人應聲！

石珠娘俏美目光，再度遍掃，臉上則略現出一種哂薄譏諷意味！

驀然有位銀鬚老叟，站起身形，抱拳發話說道：「石夫人，老朽赴約之先，鼻中預嗅藥物，在此處叨擾香茶美點之際又曾細加辨試，委實不知腹中奇毒何來？石夫人若能明告，也使我死無所憾！」

石珠娘看了這銀鬚老叟一眼，嫣然一笑道：「老人家是否『銀髯龍神』樓伏波？我們約莫是將近四年之前，在『黃鶴樓』邊夜遇，並承樓老人家見告了不少潛水換氣的戲波秘訣！」

「銀髯龍神」樓伏波聞言，不禁搖頭嘆道：「石夫人眞是好記性，說得一絲不錯！」

石珠娘向供桌之上看了一眼，軒眉嬌笑道：「我若沒這點強記之力，又怎能把這册『無字天書』變爲『有字天書』，與『棲霞劍客』熊如古硬爭這口氣呢。」

語音至此微頓，目光再掃羣雄，朗聲說道：「如今我要宣佈怎樣才使諸位在不知不覺之下，身中奇毒。」

羣豪聞言，均一面凝神傾耳，一面尋思在這種主人設想周密，自己功力難提的局勢之下，怎樣才能够全身保命？

石珠娘緩緩笑道：「我方才業已說過，我夫婦手無縛鷄之力，所以能與諸武林豪雄，一爭短長之故，全仗恃各有兩項專長，葛文欽的專長一是博知廣聞，二是精於醫道，石珠娘的專長之一是過目不忘，二是精於各種謀略！如今能使諸位身中奇

毒，便是利用我的謀略及他的醫道，互相合作結果！」

羣豪聽得對方是利用謀略及醫道兩者，使自己身中奇毒，不禁越發面面相覷地，愕然不解！

石珠娘繼續笑道：「我夫妻既無武力，又想折服羣豪，遂祇好用毒！但深知諸位或是武林奇俠？或是綠林梟雄？江湖經驗，無不豐富，任何毒藥，經過你們用目察色，用鼻聞香，及用舌辨味以後，也必將立被發覺，無法生效！但我細加思索，却想出各種食物，頗有相尅天性，例如柿子與螃蟹，大葱與蜂蜜，鯽魚與紫荊花等等，遂請我丈夫利用提煉藥物方法，從各種相尅食物中，提煉精華，去其味而存其性，袪其色而延其力，再復分藏於香茶美點之內，你們倘若僅飲香茶，或是僅食美點，均無絲毫作用，必須茶點兼用，先後下喉，才會在腹中結成一種使人無法提氣聚力的慢性劇毒！」

呼延光聽到此處，怪叫一聲說道：「罷，罷，罷，你這婆娘，眞有幾手！但爲何不製成烈性劇毒使我們立即斷腸，却要製成甚麼慢性劇毒則甚？」

葛文欽含笑答道：「一來要你們能夠靜靜聽我夫人講完有關故事！二來我夫婦此舉，祇在爭氣，不在傷人，決不願有半滴人血流在這廳堂之上！如今便由夫人把奇毒解藥，分贈各位！」

羣豪聽王人肯贈解藥，一個個便在死灰似的臉色之中，微現生機笑意！呼延光則兇心未泯，暗想祇要自己服下解藥，眞刀能提，則一揮手間，還不立可把葛文欽石珠娘夫婦制倒，任憑擺佈洩憤！

他念万至此，石珠娘舉手一揮，左右素幔全捲，祇賸下「嗚呼哀哉」及「英雄其萎」等兩幅輓幛，尚自懸在空際！

素幔一捲，羣豪面色頓時又若死灰。

原來素幔之後，各陳列五十具棺木，左右合計，整整湊足了一百之數！

但這百具棺木，略異尋常，祇有一般棺木的一半大小！

羣豪心內，各起疑雲，弄不懂王人既已聲稱不願流血，不願傷人，却又準備了這多棺木則甚？

石珠娘襝衽爲禮，含笑叫道：「有請軒轅大俠，對石珠娘鼎力賜助！」

軒轅亮緩步向前，笑聲問道：「石夫人有何分派？」

石珠娘指着濟濟羣豪，朗聲笑道：「石珠娘對今夜近百位賓客之中，祇知名號，不識正邪，故請軒轅大俠，代爲分判！凡屬義行多於惡行者，入右座，惡行多於義行者，入左座！由我唱名，由軒轅大俠指派分席，然後不論正邪，各贈解藥！」

羣豪中一般兇人，聞言之下，本在担憂，但聽了最後「不論正邪，各贈解藥」八字，均又透出了一口長氣！

軒轅亮撫掌笑道：「今夜這場『百棺大會』，尚屬武林創舉，眞令人開足眼界！軒轅亮對葛堡王石天人賢梁孟等，萬分欽佩，願聽號令！」

石珠娘微微一笑，首先手指呼延光，輕啓朱唇叫道：「陰山蛇叟呼延光！」

呼延光倒也識相，根本不等「大漠金鵰」軒轅亮分判正邪，便目動自發地，走向左邊落坐！

石珠娘見狀微笑，又復手指一名奇瘦老人叫道：「三掌追魂蔡公延！」

軒轅亮微伸左手，那位「三掌追魂」蔡公延便默然無語，走向左邊，在呼延光的身傍坐下！

石珠娘繼續叫道：「『銀髯龍神』樓伏波！」

葛文欽一旁默計，軒轅亮面含微笑伸出右手！

直等石珠娘把所有賓客名號，全都叫完，除去「大漠金鵰」軒轅亮不算，今夜共來了九十三人，左邊整整六十，右邊則祇有三十三位！

這種舉措，不僅使賓客中分淸正邪，也等於把石珠娘過目不忘的驚人記憶能力，又做了一次實地表演！

石珠娘等滿堂賓客各分左右坐好，便自揚眉笑說道：「如今我要奉贈解藥了，但……」

話猶未了，呼延光便冷笑叫道：「石珠娘，我知道你不會對我們坐在左邊的這羣惡煞兇神，毫無條件贈藥，且請開門見山，趕快說出，不必再故弄玄虛，裝腔作勢！」

石珠娘點頭笑道：「呼延光，難怪你名列『八大高手』，果然與衆不同！但你旣然猜出我有條件，却不知肯否接受？」

呼延光斷然答道：「你這條件，定極難堪，但我決不拒絕！常言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呼延光祇要不死，總有一日會使你夫婦死在萬蛇之口！」

石珠娘秀眉微微一揚，含笑說道：「你旣然接受，便用几上紙筆，自書『陰山蛇叟』四字，揭開身後棺蓋，投入棺中，並把棺內一條上書『赦』字的紫色絲巾取出！」

呼延光訝然問道：「這是何意？」

石珠娘含笑答道：「這是要你以半世名頭，換取一條性命！」

呼延光惡狠狠瞪了石珠娘幾眼，咬牙罵道：「你這婆娘好毒！」

石珠娘「哼」了一聲，淡淡笑道：「青竹蛇兒口，黃蜂尾上針，兩般猶不毒，最毒婦人心！從古以來，我們婦道人家，就要比你這弄蛇之人高明一些！」

呼延光連鬥口都鬥不過對方，祇得揮筆疾書了「陰山蛇叟」四字，投入棺中，取了一條紫色絲巾，揚眉問道：「陰山蛇叟業巳入棺，但這條紫色絲巾，却又怎能解毒？」

石珠娘笑道：「你出得『葛家堡』十五丈後手舉這條上書『赦』字的紫色絲巾，由左至右地，接連揮動三次，自然有人把解毒藥物給你！」

呼延光冷哼一聲，便自站起身形，離座走去！

石珠娘叫道：「站住！」呼延光居然對她心懾，不敢不聽地，愕然止步！

石珠娘微笑說道：「那解藥服食之後，要經過一對遇時，才會發揮靈驗！故而你不要以爲無效，更不要妄起兇心，須知我夫婦謀定而動，計出萬全，任何人若俟毒力解除，回頭逞兇，則『葛家堡』門的一丈以外，便是他流血伏屍之地！」

（未完・二）

新派長篇武俠故事

孤雁南飛

危中堅・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小男孩被黑天童勾生生挾着猛跑，後面獨雹追風崔奇，芙蓉尼，曹不仁相繼追去，他們要爭奪那個小男孩，因爲他們都是想從小男孩身上得到「崑崙聖書」和「千年雪參」這才拚命地追趕，誰知勾生生挾着小男孩直向「斷腸谷」奔去，待蔡大強驚呼時，兩人已跌入斷腸谷中……蔡大強一心想下到斷腸谷去看看究竟，便命莊丁天天搓大麻繩，約有兩個月光景，麻繩巳搓成六百丈，蔡大強便抓繩頭下斷腸谷中，谷底白骨纍纍，蔡大強擧火四處搜索，也不見小男孩的屍骸……

老婦施心計

拯孤兒回島

原來就在麻繩曳動，他也不再準備在谷底多逗留的一剎那間，他突然聽得「轟」地一聲，接着「軋軋」連聲，對面石壁之上，射進一綫亮光，那一綫亮火，漸漸地成爲一幅，等到蔡大強落下地來時，巳然成了丈許見方的一個大洞。

向外看去，照樣也是白雪皚皚，但却見到一個矮小的人影，在洞口一閃。

蔡大强只看了一眼，便毫無疑問，那人影，正是那個孩子，此時，像是巳發現了自己，正向外跑去。

人從斷腸谷上跌了下來，竟然未曾跌死，這眞是不可想像的事，比諸石壁之上，突然出現一個大洞，更令他覺得奇怪，但是他却確確實實看到有一個矮小的影子一閃，連忙一幌身形，追了過去，祇見那山洞之外，另有天地，而那石壁之上，突然會出現大洞的秘密，到了洞外，也一眼看穿。

原來那大洞，本來是被一塊厚約半尺，方方整整的大石所遮住，那大石之下，有十餘個光滑無比的石球，石球在凹槽之中，而大石之旁，又有絞盤，因此這本來就是一塊可以任意移動的大石，不過遮了上去，却天衣無縫罷了，蔡大强自然想不通何以在斷腸谷底，會有人煞費心機地去設了這樣一道暗門，抬頭四望，祇見也是一個山谷，約有畝許大小，四面崇山峻嶺，蔡大强心想和三強莊離得最近的，當推察庫蘭山，莫非這裏正是察庫蘭山的一個山谷？向前走了幾步，再也未曾見到那個孩子，張口想叫，又不知那孩子的名字，祇見山谷中散着不少長矛大戟，還有鋼盔，全都生滿了銹，想是年代久遠之故，越向前去，越是多，更有不少馬匹等物，襯着四面的峻嶺，蔡大强恍然而悟，難道這裏本來是一個古戰場？這長戈大矛，也不是漢人所用的兵器，大概是在百餘年前，遼金等國的兵士所留下的了。

四面崇嶺，雖是白雪皚皚，但山谷底下，却未見有雪，天氣也比較上面溫暖得多，蔡大强走出半里許路，又折了回來，剛一來到那石門旁邊，又見到那孩子的身影，閃向一塊大石後面。

蔡大强笑道：「我已看見你了！還躲什麼？」

果然，一聲甫畢，大石之下，便探出一個人頭來，短髮覆額，秀秀氣氣的，不是那孩子是誰？蔡大强見他眼中仍有恐懼之色，便站着不動，向他招手道：「孩子，你便不認得我了麼？」

孩子這才慢慢地走了過來，說道：「蔡大俠！」

蔡大强在這兩個月來，幾乎每時每刻皆爲這孩子被勾生生拖下斷腸谷，而感到心中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內疚，如今又親耳聽得這孩子的呼喚，心中高興，不可言喻，走過去一把將他抱住，想要將他抱了起來，怎知一抱之下，竟然抱之不動！

蔡大强吃了一驚，暗忖自己這一抱之力，少說也可以抱起數百斤重的物事，如何却會抱不起他來？不由得低頭向他看了

一眼，祇見他也望着自己，道：「蔡大俠，那個壞蛋也在啦，你來了正好，他雖然一直躺在山洞中不能動，但是他說，如果我不聽他的話，他一樣有本領會把我弄死的！」

蔡大强一聽，連勾生生都未死，更是一驚，道：「孩子，不怕他，你們掉下山谷來之後，是怎麼一個情形，你對我說一說！」

那孩子翻了翻眼睛，道：「我也記不清楚，祇記得那壞蛋在我腰間一碰，我便不能講話，後來，又直向下掉來，黑得可怕，但是掉到一半，那壞蛋突然一伸手，攀住了一塊石頭，休息了老半天，才沿着石壁，一點一點地爬了下來，好不容易到了底上，這裏的門開着，那壞蛋又息了一會，才爬了出來，又用手在我背上一拍，我便能動了。他說，如果不是爲了救我，他才不那樣出力，去爬石壁，就這樣掉下來跌死算了，如今他身受重傷，又出了那麼多力，要我好好的服侍他，若是我不聽話，一樣可以將我弄死，我們兩人，便在那山洞中住了下來，摘些山菓子充飢，一直到現在，那洞門可關可開，我沒有事，就開着來玩，見有人，便嚇一大跳！」

他滿口童音，講起話來，連說帶比，更顯得一派天眞，態度顯然比初見時要親熱了許多，他心中對蔡大强的戒備之念，也是鬆懈了好多。

蔡大强對這孩子的印象本就不錯，見他對自己顯得十分親熱，心中高興，問道：「孩子，那黑天童勾生生現在在什麼地方？」

孩子道：「就在不遠的山洞中。」蔡大强站起身來，着那孩子領到山洞中去，一進了洞，那孩子便「啊」地一聲，叫了起來。蔡大强見那洞並不大，一目了然，洞底下鋪着些乾草乾樹葉，當中陷了下去，像是有人睡過的樣子，但是却並沒有黑天童勾生生的踪影。

那孩子眉頭一皺，轉身向洞外便走，四面一看，也是一個人也沒有，便呆呆地站着不動，好半晌，才叫道：「蔡大俠，我沒有騙你，他剛才是在這裏的！」

蔡大强見他原來是爲了這事難過，心中暗暗稱讚一聲，心想這孩子倒是一個極講信用的人，長大了以後，一定是俠義過人的人。祇是他的身世，全無人知，連白骨神君那樣的人物在內，也硬派他與他的母親，令得崑崙瓦解，而將崑崙三寶帶在身上，看起來實在無法令人相信，便走了過去，以一手搭在那孩子的肩上，道：「他不在就不在吧，孩子，你已然沒有親人了，何不跟我回莊上去，也好有個棲身之地？」

那孩子轉過頭來，仰頭怔怔地望着蔡大强，臉上的神情，說不出的複雜，好半晌，一句話也不說。蔡大强又問他道：「你是叫什麼名字，儘管告訴——」

祇講到這裏，那孩子竟拔足便跑，本來，以蔡大强的武功，要將他追上，眞是易如反掌，但他却站着沒有動。蔡大强見這孩子極是可愛，心中有意將他收爲義子，知道事情强迫沒有用，他既然連名字都不肯說，當然更不肯道出自己的來歷了，心中感到一陣悵惘，看看孩子轉過了一個小山頭，他心中暗暗希望孩子會自動的回來，但是等了好一會，却仍是未見他來，走過去一找，那小山頭後面，是一大片平地，也沒有孩子的踪影，蔡大强心中這才慌了起來，施展輕功，前前後後地找了一遍，但却始終未見孩子的踪跡。

心中長嘆一聲，回到了斷腸谷底，上面蔡大雄和蔡大鳳兩人，守在谷口，不斷地將麻繩放了下來，蔡大强來到谷底時，剛好有麻繩垂下，便縱身一躍，抓住了繩子，不一會便上了山谷，心中鬱悶，一言不發，逕回莊中去了不提。

却說那孩子的心中，也是矛盾到了極點，蔡大强對他的好處，他不是不知道，但是，他也記得母親生前的言語，叫他什麼都不要和人說，說了便會有殺身的大禍！因此，當蔡大强一問到他姓名的時候，他感到說又不好，不說又不好，在沒有辦法之下，祇好跑了開去，轉過了小山頭，靠在一塊石上，一靠剛定，忽然聽得身後有人輕輕地叫道：「小敏！小敏！」

那孩子猛地一震，僵在那裏，不敢回身，心中吃驚不已，暗忖什麼人在這裏叫自己的名字？剛想發問時，咽喉上突然一緊，忙低頭看時，頸項已被十隻黑漆漆的手指，交叉扣住！祇聽得耳際又響起陰惻惻地一笑，說道：「好哇，原來你是叫小敏！哈哈！如今我知道了你的名字，你還敢不敢叫人來害我？」

小敏此時已聽出那聲音，正是黑天童勾生生所發，心中一涼，但是他却絕不因此絕望，想起那勾生生兩三個月來，一直躺在山洞中，連動都不能動，此時雖然被他扣住了頸項，也未必怕他，忙用力一掙，但是一掙之下，非但沒有掙脫，勾生生的雙手，却是一緊，扣得他張開了嘴，喘息不已。

祇聽得勾生生哈哈大笑之聲，道：「小畜牲，你上當了，你以爲我眞一動不能動麼？我內傷早已好了一半，要制服你，可以說不費吹灰之力！」雙手略鬆，小敏祇覺腰間又是一麻，人已不能動彈，被他舉了起來，繞着山頭一轉，又回到了斷腸谷前。

蔡大强若是一見小敏奔開，當時馬上去找，也可以發現勾生生，若是遲一點去找，也有可能看到勾生生挾着小敏，走了過來。

可是他不先不後，剛好在勾生生繞過山頭的時候，才向前走去，小敏雖是看到他的背影，怎奈穴道被封，却是出不了聲。勾生生帶着他，又回到原來的那山洞之中，蔡大强找不到孩子，却怎麼也想不到孩子會被勾生生所制，仍在那山洞之內，連看都未曾看，在洞旁不遠處走過，便逕赴斷腸谷底下去了！

勾生生當蔡大强走過去的時候，將身子緊緊地貼在洞壁之上，一連個多時辰，不敢動彈，直到好半晌未見動靜，方才鬆了一口氣，他內傷雖因兩個月來的靜養，好了不少，但也祇是對付像小敏這樣不很會武功的孩子，才能逞兇，若要他和蔡大强對敵，他自知不行，估量蔡大强已然離開，胆子又大了起來，「桀」地一笑，一伸手解了小敏的穴道，小敏一躍而起，向洞口竄去，但勾生生却一臉煞氣，守住了

洞口，出手便是一掌！

這些時日來，他已然看出這孩子的脾氣，極是倔强，但心想小孩總是小孩，若是給他吃點苦頭，怕他不說？因此先給他一個下馬威，那一掌，竟用了四成力道，雖是傷後，但黑天童勾生生，已得宇內四邪之一的白骨神君的幾分眞傳，力道也是非同小可，小敏一見掌到，想要扭身避過，已是不及，「叭」地一掌，正中在肩頭之上，「錚錚錚」向後直退了四五步，但却未曾倒地，瞪大了眼睛，望着勾生生。

勾生生心中却大吃一驚，原來他一掌打了上去，待到打中，心想不要下手太重，將他打死，什麼都問不出來，對自己也沒有好處，剛要一收內力，忽然覺出對方的肩頭上，生出了一股極大的力量，倒撞過來，連忙內力疾吐，將孩子震出，但是那股大力已撞到他的胸口，內傷未曾痊癒，這股力一撞，胸口一甜，幾乎又噴出一口鮮血來！竭力忍住，看對方時，却是若無其事。一時之間，心中大奇，暗想這小子看來全不會武，怎麼內功如此深厚？他總共也不過十三四歲年紀，就算一出娘胎，便練內功，也不應該有這等功力！

心中驚疑不定，不知是什麼原因，但繼而一想，這孩子已極爲懂事，而自己又在他那件皮裘中，掌握了他的秘密，要威脅他，並非難事，更何況他自己也未必知道已有這樣深的功力，足能在自己手下逃脫。便故作鎭定，勉强調勻了眞氣，叱道：「小畜牲，我問你一句，你便答一句，若是你不講，就算我不將你打死，祇要出去和別人一說，看你能不能有命？」

小敏自己也不知道他母親生前和他所言，絕不能對人將名字講出來，便要性命難保一事，是什麼意思，但是他却極爲相信母親的話，知道其中定有原故，又聽勾生生如此說法，心頭不禁一怔。

勾生生老奸巨滑，鑒貌辨色，知道自己所料不差，心中一喜，道：「我問你，那枝千年雪參，和那一部崑崙聖書，在什麼地方？」

小敏見他一開口就問那兩件東西，心中一懔，後退一步，一言不發。

勾生生怒道：「你說不說？」向前逼了三步。

小敏眼中突射異光，叫道：「我不說！」一縱身，用力一衝向勾生生撞過去。

勾生生防不到他有此一着，兩人相隔又近，被他一頭在胸口上撞個正着，「叭」地一聲倒在地上，胸口中猶如被千百斤重鐵錘，用力敲了一下，喉頭發滾，噴出一口鮮血來，小敏像是也不知道自己一撞，會令得對方受如此重創，呆了一呆，退到洞壁，眼睜睜地看着他，喘了一口氣，正要支撑着站起來時，忽然聽得身後傳來一個極爲柔和，動聽已極的老年婦人之聲，道：「黑天童，你在這裏欺負小孩，就不怕丟你師傅的臉哇！」

那語聲初起時，少說也在十丈開外，但是話講完，像是已到了近前，越見走近，那聲音聽來便越是柔和，勾生生回頭一看，祇見洞口已然站着一個滿頭銀絲飄拂，臉白如玉，但皺紋甚多，面目慈祥，拄着一根銀光閃閃的拐杖，身穿一件葛麻長衣，兩隻手更是白得出奇，每隻手指上，指甲盤虬，約長尺許的老太婆。

勾生生一見那老太婆，面上便倏地失色，那老太婆微笑道：「不要怕！」

那聲音宛若慈母在哄着懷中的小兒一樣，但是第二個「不要怕」才講完，手中銀光閃閃的拐杖，便緩緩舉了起來，向勾生生胸前的「華蓋穴」點了下去。勾生生面青唇白，雙手疾伸，將那根拐杖用力扣住，結結巴巴地說：「前……輩……饒命……家師……」

才講到此處，老太婆便回頭向小敏道：「孩子，這人老是欺負你，是不是？」

小敏本就是面對洞口而立，祇覺得那老太婆來時，祇是銀光一閃，便突然出現，面目又如此慈祥，講起話來，又是那麼柔和，不要說他祇是一個未經世事的小孩子，就算是老於世故的人，也會自然而然地以爲她是一個好得不能再好的人，心中對她已然大有好感，那種好感，甚至還在他對蔡大强之上，點頭道：「不錯，這人是大壞蛋！」

老太婆笑道：「你講得對！」

那時勾生生已然全身顫抖，道：「前輩……家師昔年……曾與前輩有約……」

那老太婆淡然一笑，一點也看不出絲毫殺機，祇是手腕略動了一動，那根銀光閃閃的拐杖，向左右略搖了一搖，祇聽得「喀喀」兩聲，勾生生抓住拐杖的雙手，便軟垂下來。同時，他感到雙腕一陣劇痛，知道腕骨已被震斷，剛要大叫，胸前一股大力，向「華蓋穴」衝到，眼前一黑，便已死去。

小敏在一旁，見那老太婆的拐杖，離勾生生的胸前，始終有尺許距離，並未碰了下去，而勾生生却已然死去，他此時自然不知那是老太婆以絕頂內功，隔空打穴之法，令得勾生生死在她的手下，不禁大爲愕然，老太婆却已抬起頭來，道：「小孩子，這人已給你一頭撞死了！」

小敏一怔，心想難道他眞是給自己撞死的？但事實上如此，又無法不信，呆了一會，祇見那老太婆伸出手來，將他的手拉住，道：「孩子，這人的師傅，叫作白骨神君，本領大到了極點，給他知道你害死之了他的徒弟，必定不肯放過你，快跟我逃走吧！」

小敏曾爲勾生生所制數次，最後一次，勾生生雙手緊扼他的頸子，幾乎被他扼死，一聽說他還有師傅，本領更大，再加上那老太婆語言柔和，便毫不考慮，便跟着她走了出去。

他走得匆忙，一時間也未曾想起携帶上兩個月前，他母親帶着他在雪地逃亡時，緊緊裹在他身上的那件皮裘。那件皮裘，他自被勾生生帶到了斷腸谷之後，因爲天氣較暖，也一直未曾穿着，而給勾生生作被子蓋，直到勾生生聽得他與蔡大强的講話之聲，急忙離洞而去，順手將皮裘帶走，隱身在那座小山頭時，無意中發現了皮裘反面，寫着小敏的身世，便塞在草叢之中，小敏既跟了那老太婆離去，皮裘自淽仍在那處不提！

却說小敏被那老太婆握着手，一路向前走去，不一會，便來到了一座峭壁之上。那山谷四面全是陡上陡下的峭壁，看來絕對無路可通，但是那老太婆帶他到了峭

壁之旁，又沿着峭壁，走出數十步，在一棵老大的枯樹根上用力一推，「軋軋」連聲，突然現出了一道極長的甬道來！

小敏面露驚異之色，老太婆一笑，道：「孩子，你不要驚奇，世上令你奇怪的事，正多着啦，這個山谷，早年蒙古兵和金兵在此大戰，那些機關全是蒙古兵設的，如今世人，怕祇有你和我才知道！你當那棵樹眞是樹麼？」伸手以拐杖一敲，竟發出「錚錚」之聲，敢情全棵樹皆是鐵鑄的。

小敏更是感到神奇莫測，他究竟還是一個小孩子，不禁大覺有趣，對這老太婆又增加了幾分好感。

兩人一齊進了甬道，穿過了漆黑的一段，也不知轉了多少個彎，已然隱隱看到前面有點亮光，不一會，便從一大蓬山籐中，鑽了出來。那一大蓬山籐，恰好將洞口遮住，若不是早知底細，怎麼也料不到那山籐後面，會有山洞，而且可以通出那麼遠去！而且就算知道，一直走到了盡頭，見無路可通，也不會想到會有機關設置，可以通向那個山谷中去的！

小敏一出了山洞，望見皚皚白雪，身上頓時起了寒冷之感，開始時還能忍受，不一會，便不禁發起抖來，那老太婆望着他，面上掠過一絲笑容，道：「孩子，我有一個法子，可以教你不冷！你却要聽我的話！」

小敏此時，對她已然信服之極，忙道：「好，你說罷！」老太婆將他帶到一塊大石坐上，令他盤腿而坐，伸出手來，按在他的後背心上，道：「等一會，你感到身中似有一股氣在拚命向外衝，你也不必用力去壓它，祇是設法令它歸在丹田之下。」接着，又說了幾句口訣，小敏一一記住。

果然不一會，便一如老太婆所言，體內有一股莫名的大力，像是要裂體而出，便依照老太婆所授口訣，緩緩將兩股大力，引到丹田之下，立覺心神寧貼，靈台空明，對周圍的一切事情，全都不聞不問起來。

看官！小敏以前並未練過內功，但是他母親，却已將崑崙三寶中的千年雪參，給他服了下去，他在服那千年雪參之時，根本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祇覺得清香無比，略帶苦澀之味而已，他服了雪參之後，已然有十年以上功力，蔡大強抱他不起，勾生生一掌打他不傷，便是這個原因，而那個老太婆，又是大有來歷之人，當金羅漢、芙蓉尼等人，齊集三强莊之時，那老太婆早已在旁窺伺，但因爲她武功勝過這些人許多，所以當各人個個口出狂言，你爭我奪，還有這樣一個高手在側，甚至當勾生生和小敏跌下斷腸谷時，那老太婆也在一旁，不過她因爲見到了那個帶着小女孩的老化子，突然出現，因此才遠遠地將身子藏起。

後來，她又繞過了幾座高山，其時正是積雪封山之時，行程極是艱難，以她的本領，也走了兩個來月，才找到那山谷的入口處，將小敏帶了出來。

不消說，老太婆如此深謀遠慮，自然也是爲了那部崑崙聖書，但是她却和其餘人不同，仗着天生的慈善面目，和動人柔和的聲音，她要以感情來打動小敏的心靈，叫小敏自動地將那部崑崙聖書的所在之處，講出來給她聽，當下小敏經她以絕頂功力相助，千年雪參所化的功力，一經指點，立即大生。

內功深厚之人，本來就能抗禦暴寒暴熱，不消兩個時辰，小敏已覺得通體暖和，睜開眼來，道：「老婆婆，我現在不冷了。」

老太婆一笑，道：「不冷算得什麼，你在三强莊上，看到那些人，個個本領是不是大得很？」

小敏點了點頭，老太婆道：「祇要你跟我回家，不出五年，我可以叫你本領比他們更大。」

小敏心中大喜，跳了起來，道：「老婆婆，你眞好，你叫什麼名字？」

老太婆拍了拍他的頭頂，道：「你也不要問我的名字，我也不問你的名字，你祇叫我婆婆，我祇叫你孩子，好不？」

這幾句話，又剛好投合上了小敏的心意，便忙道：「好！」

老太婆心中暗喜，兩人便離開此處，向北而行，一路上，老太婆又不斷授他輕功，行了不到半個月，小敏已是功力大進，越往北走越是冷，但小敏竟一點也不覺得，一直走了個多月，祇見老遠青濛濛地一片，水烟迷漫，行近了，竟是老大的一個大湖，老太婆指着湖中心一個看來祇是拳頭大小的黑影，道：「我家就在這個島上，與世隔絕，島上除了我一個人外，便是一個啞老女僕，你在島上學藝，五年之後，便可以名震天下了！」

一個多月來，小敏對她的話已然相信備至，此時老太婆如此說法，他當然毫不懷疑，小小的心靈中，覺得豪氣頓生，祇見老太婆在湖邊枯草叢中，拖出了一隻小船，兩人上了船，一直向那個小島划去，好久，才到了島上，那島其實祇是光禿禿地一個小山，山脚下，略有些平地，尙未近島，便覺一股極是强烈的旋風，呼呼吹來，島四旁的湖水，也極爲洶湧，和其他地方的平靜，絕不相同，老太婆小心駕船，人立在船頭之上，被那股强風，吹得滿頭白髮盡皆飄起，像是異常吃緊。

小敏明知她年紀雖大，但是本領却比自己大了不知多少，但是見了她這樣吃力，心中也大起同情之念，叫道：「婆婆，要不要我帮你忙！」

老太婆答道：「不用了，那股旋風終年不息，每天祇有子午兩時，有片刻平靜，因此外人萬萬沒法子近我這旋風島。」

直到此時，小敏方才知道她所住的那個島，是叫作旋風島，但是對這個老太婆其他的一切，仍是莫名其妙，他因爲不想違背母親的話，將自己的來歷道出，所以儘管心中好奇已極，好幾次忍不住要問，但結果却是未曾開口相詢。

那老太婆用力划槳，眼看離島不過三四丈遠近時，突然長嘯起來，那嘯聲也是柔和清晰已極，不一會，祇見島上人影一閃，接着，「霍」地一下破空之聲，竟比那麼强烈的風聲還響，一團黑影，從那人手上飛起，伸展開來，原來是一條極長的鐵鍊，末端還帶着一個鈎子，老太婆伸手將鈎子接住，鈎在船頭的鐵環之上，方始鬆了一口氣，退下了船艙。

岸上那人，用力拖牽，不一會，船便靠了岸，小敏看岸上那老婦人時，年紀似乎比這個老太婆還要老，身材極是高大，面目也醜陋異常，一見老太婆，便是「啊啊」兩聲，低頭向小敏一看，面有驚異之色。

老太婆道：「啞吧，這是我新收的徒弟，快將船繫好，給他堆一間石屋！」

小敏早已注意到山脚下，有着兩間石屋，全是用老大的石塊堆成，却又甚矮，頂作圓形，當然是爲了應付那麼猛烈的大風而設。啞吧婦人應命而去，小敏也跟着老婦人來到了左面那間石屋中。

屋內陳設極是簡單，一桌數椅，一隻石床，除此之外，別無他物。老太婆低聲道：「孩子，那啞吧早年是黑道上一個窮兇極惡的人，被我收服，她脾氣之壞，無出其右，如今你本領沒有她大，千萬不要去招惹她，雖然說有我在此不怕，但却難保她不暗算你！」

小敏點頭答應，祇聽屋外「砰砰」有聲，探頭一看，那啞吧老婦，手持一柄大得出奇，約有七尺長短，尺許來寬的大刀，在山上砍石頭，那柄大刀，刀背足有四五寸厚，刃口也有半寸厚薄，她揮動那大刀之時，風聲勁疾，砍在山石之上，火星直冒，碎石亂飛，不數下，便可砍下一塊重約數百斤的大石來，眞想不到年紀已經那麼大，還會有這樣的氣力，小敏不禁看得呆了。

不消片刻，她已砍了數十塊這樣的大石下來，用手將大刀向山上一擲，「錚」地一聲響那柄刀沒入山中，約有兩尺。

小敏一時好奇，想去試試這柄刀有多重，跑了過去，伸手便抓住了刀柄，正要用力向外拔出刀來之時，突然一眼瞥見那啞老婦，滿頭花白頭髮，盡皆豎起，伸出畚箕也似大手，劈頭抓來，不由得大吃一驚，急忙向後退出，眼前銀光閃處，老太婆也已趕到，道：「孩子，我叫你不要去惹她！這柄刀，乃是她的性命，這樣重的東西，除了她以外，怕也沒有人能用，你如果喜歡兵刃，從明天起，我便將我一套七招，七孔刀法傳了給你，再授你上乘內功，四兩撥千斤，以陰制陽，以柔制剛之法，則雖然她那柄大鐵刀重三百餘斤，你也可以勝過她了！」那啞婦見老太婆趕到，一頭亂髮，才漸漸平復，但是聽得老太婆如此說法，又勃然大怒，怪吼一聲，突然「鏘」地一聲，從山石中拔出那柄大刀，「呼」地一刀向小敏當頭砍了下來。

小敏此時功力已然不弱，一般武林人物，眞還不是他的手脚，但是那柄刀尙未壓下，一股大力，已使他幾乎立足不住，忙叫道：「婆婆！」

剛叫出口，老太婆手中銀色拐杖，已然揚了起來，直向那柄大刀迎去，祇聽得那支拐杖驚天動地一聲響，突然彎了下來，同時啞老婦又是一聲吼，那吼聲從喉間發出，宛若野獸咆哮一樣，那柄大刀，已經脫手飛出老高，她那又粗又厚的大手，虎口已然破裂，鮮血隱隱滲出！那柄大刀直飛兩丈高下，方才重重地跌落地上，將一塊大石，砸成粉碎！聲勢之猛惡，眞連做夢都不易想到，小敏見比三强莊上，那夥人比武之時，不知要猛惡了多少倍，他此時已然有點識貨，暗忖旁的不說，單是那婦人這向自己砍來的一刀，叫三强莊上那獨脚漢子，穿金光閃閃袈裟的和尚來擋，就一定擋不住，老太婆本領如此之高，又對自己這樣好法，過上幾年，自己本領還能不大麼？當然可以爲母親報仇了！

心中高興，雀躍不已。那啞老婦一見大刀飛出，便倒躍出去，將大刀抄在手中，對着小敏，怒目而視，老太婆向她一笑，道：「啞吧，你不要不服氣，別看孩子年紀小，祇怕你那一刀，未必能傷得了他啦！」

啞老婦面上現出不忿之色，老太婆道：「信不信由你，等你將石屋蓋好之後，我叫他硬擋你三刀，你看如何？」

啞老婦從喉間迸出一陣歡嘯之聲，令人聽來，毛骨悚然，和老太婆慈祥柔和的語聲，恰恰相反。

小敏聽說要硬接她三刀，不禁一驚，但未等他開口，老太婆已將他拖到了石屋之中，小敏向外張望時，祇見啞老婦隨手拋扔，那麼大的石塊，便飛出老遠，一塊一塊地疊了起來，石塊有時不平整，揮刀一削，便將稜角削去，心中更是駭然，道：「婆婆，他這樣大力，祇怕我連一刀也擋不住！」

老太婆一笑，道：「孩子，你怎麼可以臨時害怕，她氣力雖大，但是將石屋蓋好，也已然會覺得疲乏，我教你三個法子，俱是上乘內功訣要，你內功已有根底，練上幾個時辰，再以我這柄軟銀杖去擋，不要說三招，便是五刀，也擋得了！」

小敏被老太婆講得面上一紅，接着又欣喜無比，抱住了老太婆的膝頭，道：「婆婆，你快教我！快教我！」老太婆見小敏已對自己如此親熱，心中的高興，較小敏尤甚，因爲她知道如今世上，知道那部崑崙聖書下落的，已祇有小敏一人，祇要小敏將自己當作眞正的親人，他就有可能將崑崙聖書的藏處，向自己講出！

但是她却一點也不性急，因爲她知道性急祇會壞事，唯一要小敏講出崑崙聖書藏在什麼地方的法子，便是要小敏的心中，將她代替了他母親的地位！到了這個時候，小敏才會向她道出秘密！

這樣做，或許要三年，或許要五年，甚至要更長的時間，但是老太婆在三强莊上，已然深知小敏的脾氣，知道除此之外，別無他法可想，所以寧願化上三年五年的工夫，對小敏好，授他武功，將他教成一個武功極爲出色的人，到時候，她也自然而然地成了小敏心目中唯一的親人，還怕達不到目的麼？

她這計劃，可說是深沉遠謀到了極點，小敏本是個至情至性的人，當然察她不透！以致日後鑄成了大錯不提。

當下老太婆便眞心眞意，將上乘內功秘訣，借力還力，以陰制柔之法，細細和小敏說了，那老太婆來頭之大，尙在白骨神君之上，非是作書人故賣關子，因爲此時連小敏都未知道她是誰，書中暫時當然也未便表明，她所授的武功，全是一等一的上乘功夫。

小敏天性穎悟，不到大半個時辰，已然領悟了一半，老太婆再以絕頂神通，將

自己的功力，逼入小敏身中，助他增進功力。

小敏此時，尚不能懂得她這一切對本身的好處，而老太婆也絕不講明，因爲她知道小敏總有明白的一天，要等他自己明白，以本身內力，助人增長功力一事，是如何會使本身功力，受到極大損害，才勝過此時對他言明萬倍！不出三四個時辰，連小敏自己也覺得功力陡進，非同小可，知道全是老婆婆的帮助所致，正在用心游轉眞氣之際，忽然聽得石屋之外，「哇哇」之聲大作，同時有金鐵交鳴之聲傳出。

老太婆道：「啞吧來催你了！你此時已明陰陽互制之理，記得，當她第三刀砍下來時，一定要以陽制陽，以剛制剛，如能將她手中大刀震脫，則她便永遠服你，再也不敢生事的了！」

小敏見老太婆處處爲自己着想，心中極是感激，答應了一聲，便向門外走去，祇見一間新的石屋，已然砌成，那啞老婦大刀橫胸，氣勢洶洶地瞪着自己，小敏雖經老太婆一再指點，但見啞老婦站在當地，如一座山也似，剛才又曾見過她的大力，心中仍不免「忐忑」不定，接過老太婆遞給他的軟銀杖，向前走了兩步，離那啞老婦尚有丈許遠近時，啞老婦向前一步跨出，「呼」地一刀，向他當頭壓了下來！

事已至此，再也容不得小敏多考慮，手腕一翻，軟銀杖向上，疾迎了上去，眞氣運轉，出手在啞老婦之後，已然深得以靜制動之妙，杖刀一交，小敏祇覺得手臂陡地一麻，連忙照老太婆適才所授口訣，軟銀杖向旁略一挪動，一股至陰至柔的大力，無聲無息，疾發而出，竟然於片刻之間，將啞老婦刀上的大力，盡皆消去，手腕一轉一絞，啞老婦手中大刀，還幾乎被他絞脫，急忙後退一步，收回大刀，面上怒色更熾，將大刀連揮幾個圓圈，刀光盪起陣陣黑影，人却一直在向後退出，小敏靜立當地不動，啞老婦退出了三四丈，大刀仍是揮動不已，但剛才是倒揮，現在却是順揮，來到小敏丈許時，才一刀挾着雷霆萬鈞之勢，直劈而下！

那一刀，啞婦人在砍出之前，已是前後揮了一二十轉，一件重物，經過一二十轉之後，就算不用力道，手一鬆，向外逸出之勢，也是極爲驚人，何况那啞老婦在一刀砍下之時，還用足了力道！來勢之猛，難以言喻，小敏一見勢子如此猛，當眞想向外逸出，不再硬接，寧願認輸算數，但是一轉念間，想起老太婆所說，那啞老婦兇惡異常，若是這次不能令她心服，以後不知要有多少麻煩，一咬牙，非但不退，反倒踏前一步，强忍了心中驚慌，眼睛一閉，揮起了手中的軟銀杖，刀杖尚未相碰，刀上的那股大力，已然將軟銀杖壓彎，小敏記起老太婆所說，四兩撥千斤上乘內功的要訣，連忙手臂一縮，讓她的刀，向前一壓，倏地內功疾吐，重又將軟銀杖抖直，輕輕在大刀上一搭一轉，立時將砍上那股大力化去！

那啞老婦面上，此次已不再像剛才那樣暴怒，却已帶上了三分驚異之色，後退一步，緩緩地抬起手臂來，突然一橫刀，小敏只當她第三刀便要砍下，已想將軟銀杖揚起，照着老太婆所說的話以剛制剛，但只見啞老婦將刀橫起之後却並不落下，刀離小敏頭頂六尺停了好半晌不動，小敏便也按杖不動，看她第三刀是怎樣砍法，只聽得啞老婦混身骨節，格格亂響，滿頭亂髮起伏者三，那刀才慢慢向下壓來，好半晌，才落了兩尺，落了二尺之後，來勢更慢，又好半晌，才又落下了三尺，到了離小敏頭頂只有尺許之時突然頓了一頓。

小敏只聽得老太婆叫道：「小心！」連忙將軟銀杖揚了起來。

他這裏剛將軟銀杖揚起，啞老婦的大刀，也已電也似疾，直壓了下來，兩件兵刃相交，只聽得「錚」地一聲巨響，小敏只覺虎口發麻，手一鬆，軟銀杖蹌踉一聲，跌到了地上。同時一股罡風壓到，手上所承受的大力，也直衝到胸口，眞是一座小山壓了下來，也未必有這樣大的力道，身不由主，「錚錚錚」向後直退出七八步去，眼前金星亂冒，胸口發悶，想要站定脚跟，已是不能，搖幌了幾下，終於跌倒在地！

那啞老婦喉間「桀桀」有聲，像是在發出狂笑一般，那種聲音，聽在小敏的耳中，更令他覺得難堪之至，睜開眼來，只見老太婆站在自己的身邊，滿面惋惜的站在自己面前，心中一酸，叫道：「婆婆，我——」

下面竟說不下去，同時覺得一開口，更是混身酸痛，苦不堪言！

老太婆搖了搖頭，道：「孩子，是我不好，我不該叫你去硬接她三刀的！」

剛才分明是她拍胸口担保小敏一定能接上那啞老婦的三招，但結果小敏在第三刀上，吃了大虧，她却只是輕描淡寫地講上那麼一句，眞可說出乎爾反乎爾，但是小敏究竟年紀尚小，反倒心中對老太婆大爲感動，道：「婆婆，不關……你事，是我自己武功不濟……我要練上些時，再接她三刀！」

老太婆一豎大姆指，道：「有志氣，如今你已受了不輕的內傷，我扶你進屋去，休養一下，待我爲你療傷！」一回頭，向啞老婦施了一個眼色，道：「去取一柄小刀來！」那啞老婦掉頭便走。

小敏奇道：「婆婆要小刀作什麼？」

老太婆面上略現苦痛之色，道：「你傷得甚重，我要割破自己手臂，將你的手臂也割破，以內力將我本身的血，逼到你身上去，才能令傷勢好得快！」

小敏見她待自己如此好法，講這句話時，明是心中十分苦痛，但却像是爲了怕自己不肯，而加以阻攔，却說得十分輕鬆愉快的模樣，心中眞是感動已極，忙道：「婆婆，我傷勢好得慢些不要緊，你那偌大年紀了……」

老太婆叱道：「胡說，婆婆今年才六十七歲，怎麼算是年紀大？你傷勢好得慢些，不免多耗內力，對你損害極大，我只是出點血，算得了什麼？」

小敏便不再言語，心中已暗打了主意，將來無論如何，要報答這個老太婆如此大恩，掙扎着站了起來，和老太婆一起走入了新造的石屋之中。

小敏此時的傷勢，確實不輕，僥倖仗着曾服千年雪參，奇經八脈，凝固無比，才未被那啞老婦第三刀的大力，將經脈震

斷。那啞老婦昔年在武林之中，人稱惡夜叉，一刀斷五嶽，姓單，名窮，江湖上又有兩句話道：「寧遇鬼迷道，不遇一把刀。」那「一把刀」便是指這個單窮的那柄重有三百二十斤的玄鐵大刀。

那單窮的大名，江湖上稍有閱歷的人，全都知道，爲人性烈如火，她剛出世時，父母便因家境窮困，便棄她在山野之中，却被一頭金絲狒狒抱走。

那金絲狒狒，高不過五尺，但是臂長却四尺有奇，在各種動物之中，力道最大，生抓虎豹，裂石開山，一聲叫喚，深山中虎豹熊羆等猛獸，便俯伏不敢動彈，等牠前來擇肥而噬。

單窮既被金絲狒狒抱去，那頭金絲狒狒却是個母的，所生小狒狒，又墮崖而死，便親自哺乳單窮，單窮長到七歲頭上，已然比尋常成年人高出一個頭，力大無比，終日在閩北山中，跳躍縱馳，遇見猛獸，便生裂取樂，到十二歲頭上，一個得道高僧，路經福建，將她發現，看出她雖然身子高大，長髮及地，但却是一個人，而不是野獸，便教以人語，在山中和她作了二十年伴，想以佛法，將她渡化，單窮之名，也是那位高僧所起，窮則能變通，想她終能改變兇惡之性之理，取單、善同音。

但是單窮一出世，便受金絲狒狒哺乳，又跟着金絲狒狒在山中生活了十二年，惡根已深，以殘殺爲本能，那高僧費了二十年工夫，一面以佛法渡化，一面以佛門金剛眞力授她，單窮雖然領悟較差，那高僧也只授了她三成本領，她連三成中的一成，尚且未能加以全面領悟，但是她神力無窮，那佛門金剛眞力，正合了她天生的能力，以致雖然只學了一點皮毛，那至陽至剛的大力，却是天下少有。

眼看單窮已然被佛法渡化，將與生俱來的惡性化去，那高僧却功虧一簣，在深山中圓寂。

單窮一沒有了管頭，開始還好，半年過去，重又惡性大發，先是趕走了山中遊人，搶食遊人所帶的熟食，後來索性闖出山去，以她的本領，自然罕人能敵，不出半年，聲名大噪，惡夜叉之名，不脛而走，到她四十歲頭上，覺得俱是沒有趁心兵刃使用，便將當時福建一地的武林首腦，全都召集在一起，吩咐他們，要在三個月內，爲她找到一件稱心兵刃，否則她便將來此的人個個殺盡，那些人哪裏是她的敵手？幸而其中有一個，足智多謀，先給了她一頂高帽戴，說像她那樣本領的人，却是不容易找到稱心的兵器，但是在西域崆峒山絕頂，聽說有一塊巨石，內孕先天玄鐵，重數千斤，若將那塊石頭剖開，取出玄鐵，則可鑄成一柄大刀，那玄鐵奇重無比，旁人也使不動，唯有她天生大力，才配運用等語。

本來，那人的意思，是想將她誑開，而且西崆峒當時所居的揮雲老怪，武功何等之高，所練「揮雲神掌」和「揮雲鞭法」，曾經在西崆峒絕頂發掌，掌風足可以將雲海推蕩，也希望她前去取那先天神鐵，敗在揮雲老怪的手下！

怎知這事有湊巧，單窮一路西去，也不知傷了多少武林中的知名人物，到了西崆峒，剛好揮雲老怪帶着門下弟子遠赴苗疆去了，而且雖知那塊大石之中，有着先天玄鐵，是煉鑄兵器的至寶，一則那巨石重數千斤，什麼人能夠搬得它動？二則誰不知道揮雲老怪的厲害，敢來太歲頭上動土？

但是却偏遇上了單窮，根本不知道西崆峒山上，有揮雲老怪其人，而且力大無窮，竟被她毫無所阻將那塊大石砸開，將先天玄鐵取出，就在西域找了高手匠人，打成了這柄重達三百二十斤的玄鐵大刀，從此才有稱心兵刃，也將這柄大刀，珍若性命。

既然有了兵刃，便又取道回福建，一路上，又不知有多少人敗在她那柄大刀之下，人只走到中原，「一刀斷五嶽」之名，已是人人皆聞，回到了福建，將那獻計的人，嚇了個半死，當她要大怒，怎知單窮心中高興，却是一點也沒有害他。

從此，單窮便一直在江湖上橫行了幾十年，從未遇到過敵手，直到十叁年前，方爲那老太婆制服，點了她的啞穴，帶到旋風島上，爲她看門。

小敏雖是服了千年雪參，而且也經那老太婆悉心調教，但是究竟功力不深，頭兩刀能夠架住，乃是用的巧勁，第三刀以力和單窮硬拚，怎麼吃得消？未曾將小命送去，已屬大幸！

小敏不是單窮的敵手一事，那老太婆當然知道，但她在事先却還再三囑咐小敏，在第三刀時，一定要和她以力拚力，其目的是爲了要小敏受傷！

小敏一受傷，她便可以割臂逼血，並對小敏百般呵護，令得小敏心中對她越來越是感激。

小敏果然察不透她的奸謀，墮入了她的轂中，還以爲自己不好哩！

不一會，單窮便將小刀取來，老太婆果然將自己和小敏的手臂，一齊割破，將血逼過，小敏兩隻眼睛，一眨也不眨地望在老太婆慈祥的面容上，心內的感激，已到了口中一個字都說不出來的程度！這一次傷，足足養了三個月，方始痊癒，傷癒之後，老太婆仍是不斷授他武功，並教他各種兵刃拳脚招式，而且裝出極是關心之狀，嚴禁小敏再與單窮動手。

那單窮也是會家，此時已然九十一歲，但氣力並不見衰，也看出小敏功力與日俱進，起先還總想尋他晦氣，但一則是老太婆看得緊，也曾對單窮說過，若是小敏有所不測，唯她是問，要對她折磨至盡，方令她死去，二則是小敏機靈，因此並不受害。後來，單窮也看出小敏功力，與日俱進，眞要尋他晦氣，怕也必能如願，因此也就息了念頭。

就在這樣的環境之下，小敏不知不覺在旋風島上過了六年！

六年，並不是一個很短的日子，小敏也已然成了一個英俊青年，挺拔俊秀，出人頭地，武功之高，自然不在話下，更因爲那旋風島附近，强風終年不息，在强風之中，講話走路，一行一動，俱要與風力對抗，久而久之，內力之强，更是無出其右。而小敏對那老太婆的感情，也已然到了極點，只是那老太婆行事小心到極點，仍未將自己的心願說出，其實在小敏的心

目中，童年慈母的印象，雖然未忘，但是卻不如對老太婆的好感了。

那一天早上，小敏照例一清早便跳起石床來，但是，剛在他準備走出門去，向老太婆請安的時候，忽然聽得屋外傳來了一陣怪聲。

那陣怪聲，小敏一聽便認出是單窮所發，而且他印象特別深的是：六年前，他被單窮那一刀之力，震退之時，單窮也在喉間發出了這種類似呼嘯之聲。六年來，他已然知道單窮雖然見到老太婆害怕，但心中卻極是不服，有好幾次，小敏曾親見單窮從背後偷襲，但卻全被老太婆發覺，以致未能如願。

小敏因為心中認定了那老太婆是世上最好的好人，也就沒有想一想，一個好人，怎麼會和這樣一個窮兇極惡的人在一起，他雖曾多次向老太婆詢問，老太婆也將單窮的來歷，和他講了，並趁機和他講了不少江湖上有名人物的事實，又說收留單窮在此，是為了她在江湖上害人，所以自己甘冒時時為她暗算的危險，當初將她制服，武功本高她不多，如今單窮在旋風島上，功力也在進展，越往後去，越是麻煩云云。小敏聽了，對她的為人，自然更為欽佩。

當下小敏聽得單窮突然發出這種歡笑，心中不禁吃驚，剛要踏出去看究竟時，只聽得那異聲已然漸漸近了來，同時伴着一下又一下，極是沉重的腳步聲，分明是單窮已向自己的石屋走來。

小敏從她的腳步聲上，已然聽出單窮一面行近來，一面在不斷地加重氣力，若然未懷歹意，何必如此？一想至此，小敏不禁吃了一驚，暗忖莫非她已害了老太婆，以致又來害自己？

剛想找一件什麼東西，好與她那柄玄鐵大刀相抗，只是一轉身，便聽得「砰」地一聲巨響，石屋的一角，已然坍了下來，急回頭看時，只見碎石飛舞中，單窮高大的身形，和她那柄玄鐵大刀，疾向旁閃去，正不明白她為何一攻即退，又是「砰」地一聲巨響，石屋的另一角，又已坍了下來，玄鐵大刀伸了進來，左右一揮，那些大石俱被她砍得動搖起來。

小敏見勢不好，忙從單窮第一次砍出的破洞之中，疾躍出去，便聽得「轟」的一聲巨響，整間石屋，俱已坍了下來！

小敏也不顧單窮發狂似地舞起大刀上下亂砍，心中暗幸自己從破洞中躍出之時，石屋尚未倒坍，單窮不致看清楚自己，連忙三個起伏，箭也似疾向老太婆所住的石屋撲去，叫道：「婆婆！婆婆！」

叫了兩聲，並未聽到老太婆答應，而且石屋被單窮硬生生砍坍，聲音驚天動地，老太婆照理早應聞聲出視，絕沒有理由仍是關在房中，小敏情知有了意外，便將門推開，不由得大吃一驚，逕向石屋撲去，叫道：「婆婆！」

原來他一將門推開，老太婆便在石床上轉過身來，以面向他，只見她臉如紙金，氣息濃濁，昨日還是好端端的，今早卻已成滿面病容！

小敏一驚之後，連忙趨至石床前，道：「婆婆，你沒事麼？」老太婆卻不回答，只是向他問道：「孩子，外面的聲響，可見單窮見我不適，狂性大發了？」

小敏點了點頭，又道：「婆——」但是講了一個字，便被老太婆攔住，只見她吃力地彎起腰來，平時武功如此深湛的人，此時只是坐起床來，已面紅氣喘，吃力不已，小敏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忙過去將她扶起，只聽她道：「孩子，你我相處，已經六年，我昨晚練功，真氣走岔，竟散去了一大半功力，還受了內傷，未曾走火入魔，已屬萬幸，但卻再也制不住這啞吧了，她發起狂來，你未必是她敵手，這柄七孔刀，和我那枝軟銀杖，雖不是什麼好東西，但總是我心愛之物，早就想給了你，你快取了，趁她未來找我算賬，還有一刻的機會，快逃走吧！走得愈遠愈好，千萬別再和她撞見！」

小敏聽至一半，已是一張俊臉脹得通紅，等老太婆講完，不由大聲道：「婆婆，你說什麼，叫我棄你而去？」

老太婆點頭道：「不錯！快快走！」

說話之間，單窮沉重的腳步聲，已然漸漸移近，小敏想起剛才她不消幾刀，便將石屋砍坍的聲威，心中大驚，暗忖老太婆行動不靈，若是被她一刀砍在大屋之上，石頭壓了下來，也要將她壓死！他對老太婆的感情，何等真摯，見到她一夜之間，成了這等模樣，已是心痛不已，豈肯再讓她受一綫一毫的傷害？忙道：「婆婆，你別多說了，我又不是畜牲，怎能棄你而去？不論敵與不敵，總是要找她去拚一拚了？」

話才落口，身形展動，已將掛在牆上的一柄七孔刀，和那枝可以伸屈如意，內力深湛之後，既可將之當杖使喚，也可當作軟鞭使用的軟銀杖，抓在手中，足尖一點，便向門外竄去，人尚未落地，便與單窮劈面相遇，小敏左手軟銀杖向外一引，右手七孔刀帶起一陣厲嘯，向單窮左肩斜削而下，一照面便是七孔刀七招中的一招「空穴來風」！

那七孔刀大小形狀和普通單刀差不許多，只不過刀背特厚，約有寸許，刀背上有七個小孔，斜通向刀身，因此揮動得一快，氣流從七孔中穿過，便帶起一陣驚心動魄的厲嘯聲。

小敏初學七孔刀法時，七孔刀揮舞所發的嘯聲，全為旋風的呼呼聲所掩，三年之後，方能略為聽到一些聲音，從此，每日俱有進展，到去年，已成厲嘯，如今這一招「空穴來風」，斜砍而出，嘯聲更是令人心悸神搖，尖銳已極！當小敏軟銀杖在單窮面前一幌之時，單窮已然掄起玄鐵大刀，當面迎來。

但小敏杖是虛招，一幌之後，立即打橫伸出，單窮玄鐵大刀，也跟着向外揮去，七孔刀便趁隙直入砍來，不但招式精妙，而且小敏一竄出石屋之時，並未想到立即會與單窮遇上，人尚在半空，一剎那間，便已定下了對策，應變之快，亦屬罕見，可見他這六年來，武功進步之神速，實是非同小可，有一點，他自己還不知道，就是他在旋風島上，做什麼事都好，甚至連開口講話，都要和那極強烈的旋風相抗，因此十成武功的人，到了旋風島上，至少也要打個六折，小敏後來離島，遇見人便一開口說話，聲音之大，幾乎將人震死

，闖下大禍！這是後話。

暫且按下不表。且說單窮一見七孔刀來勢一疾，斜砍而至，知道上當，喉間一聲怪吼，突然後退一步，她那一退，並未能將小敏那一招「空穴來風」避過，但是她一步退出，卻能將玄鐵大刀揮動，竟不理會自己肩頭被七孔刀砍中，一刀急轉竟橫掃而至！

小敏見她一刀掃到，那玄鐵大刀，足有七尺長，若是七孔刀砍了上去，雖然定能傷她，但這玄鐵大刀過處，非要被她將自己攔腰劏成兩半不可，真氣下沉，疾使一個「千斤墜」法，雙足牢牢站在地上，軟銀杖倏地收回，內力貫通，軟銀杖已成了一個圓圈，「叭」地向玄鐵大刀上一搭，手臂將杖向上一抬，同時手腕一轉，使的正是軟銀杖法中以柔制剛的妙着，「化有為無」。

他早在六年前，已能以巧勁將單窮一刀之力化開，此時自然更是輕而易舉，但是單窮卻也學了乖，一覺出自己刀上大力，又被小敏化開，立即將大刀一沉，貼地掃到。小敏見她變招如此之快，也不禁一懍，一提氣，躍上兩尺，他若不是這一躍，七孔刀那一招，已然可以砍中單窮的肩頭，但是他一躍空，卻無法將單窮砍中，只得手腕一翻，刀杖齊施，一連使了兩招，在這兩招之中，單窮大刀，也已揮了兩招，兩人交手，已是四招，卻是打了一個平手，誰也勝不了誰。

小敏見這樣下去，只要不與她硬拚，足可與單窮戰個平手，而且若是見機的話，還可以將她引開，便將心放下，唯恐她兇性發時，拚着自己受傷，將大刀丟出，去毀石屋，因此四招一過，「噓」地一刀斜砍，引單窮揮刀來迎，立即收刀後退，這一退，直向旁退出了三四丈，單窮果然立即大踏步趕了過來。

小敏見她離老婆婆所住的石屋，已然遠了許多，心中一喜，如法施為，三招之中，已然將單窮遠遠地引開了石屋。

單窮見他總是一觸即退，急得滿頭亂髮、根根倒豎，和刺蝟一樣，這一年，她算來已是九十七歲的老婦人，但因為她自幼服食金絲狒狒的乳汁長大，那金絲狒狒壽命極長，因此她此時，竟毫無力衰的現象，喉間怪聲亂作，手臂抖處，玄鐵大刀突然幻出七八柄刀影，竟然四面八方，疾砍而至，分不清那柄是虛，那柄是實！

小敏見她每一招使出，皆是硬砍硬削，六年來，也曾見她多次練功，從來也未曾見過有一招稍為繁複的招式，只當她那柄玄鐵刀太重，無法有複雜的招式，怎知單窮昔年在江湖上享有那大的名頭，豈是她刀刀硬砍所能够做到的？那老太婆當年將她制服之時，不過是佔了兩個便宜，一是單窮對於點穴法一竅不通，尋常人被她大刀盪起，根本近不得她的身，不要說點她的穴道了，她並不知武學之中，有點穴之法，所以一被老太婆點了啞穴，只覺得人家只不過是手指在後頸上一碰，自己立即不能講話，心中已然大為震動，未免氣餒。

再是那老太婆內功深湛，已參透陰陽互長之理，當單窮以刀硬砸之時，老太婆看來，也是以軟銀杖去硬拚，但實則上，卻在陽剛之力中，夾雜了一股至陰至柔的力量。而單窮無論使多大的力，總是至陽至剛，是以兵刃一交，玄鐵大刀，便脫手飛起。

其時單窮縱橫天下，只有將人家兵刃砸飛，武功差些的，更是一招便連人帶兵刃，一齊被她神力砸出老遠，從來也沒有她的兵刃被人砸脫之事發生過，再加上又在突然講不出話之後，所以才為老太婆制服！而她那柄玄鐵大力，有自創的一招刀法，她也根本不識得取上招式的名字，那一招刀法，她便輕易不肯使用，此時在暴怒之下，竟將那一招使了出來。

不但刀影從四面八方包了過來，而且那玄鐵大刀經她以內力揮出，所帶起的力量之大，無可比擬，那股大力，也從四面八方一齊包了過來！

小敏心中一懍，要以巧勁去化她的刀勢，又不知那七八個刀影之中，那一柄是虛，那一柄是實，只得急忙用力一掙，硬從她那層層襲來的大刀之中，掙脫了開去，清嘯一聲，足尖點處，凌空拔起兩丈高下，在空中一個轉折，七孔刀的厲嘯聲跟着而起，由上而下一刀直擲。

單窮自己輕易不用的一招使出，小敏竟能在大刀包圍之下，掙脫出去，而且立即縱身躍起，人已到了上空，心中也是一怔，將那一招疾撤了回來，一刀反撩上去。小敏早就料到她有此一着，一見她玄鐵大刀反撩而上，向下一沉，七孔刀刀尖「叮」地一聲，在玄鐵大刀上一碰，立即又借力躍起。

這一下，因大半是為玄鐵大刀上巨力所衝開，所以躍得更高，人已如一隻大鳥也似，離地足有六七丈高下，單窮不見了小敏的踪影，抬頭看去，見小敏躍起如此之高，雙腳一曲一伸，左腳在右腳背上一遞，人又凌空向上拔高五六尺。

單窮心中暗叫一聲好佳的輕功，單窮身子雖高大，但自小隨着金絲狒狒，在山中跳躍如飛，相隔三五丈遠近的懸崖，一躍而過，並非難事，學武之後，輕功更好，但見了小敏這樣好的上乘輕功，級級升天之法，心中也忍不住讚了一下，同時大覺技癢，將玄鐵大刀在地上一放！足尖一點，一口氣提起，人便筆也似的，起在兩丈高的半空之中，使的也是上乘輕功，「級級升天」之法。那級級升天之法開始時，全憑一口真氣提起，立即身輕如燕，起在半空中之後，雙腳互遞，再提一口真氣，便又能向上提起。但是第二次提起之時，一定不如第一次之多。將「級級升天」功夫，練至登峯造極的人，可以連提七次之多，喚着「連上七重天」。

這種輕功，既然是全憑提氣而起，身上自然無法負担重物，因為本身輕如燕，方能凌空拔起，如是負上重物，卻是躍拔不高，因此單窮一想到賣弄輕功，和小敏一見高下，便將玄鐵大刀拋到了地上。

小敏之所以突然一躍如此之高，而且還唯恐不高，再借單窮玄鐵大刀刀尖之力，騰空躍起，就是為了要引她放下玄鐵大刀，和自己來比一下輕功。

他早已聽得老太婆講過，單窮身子看來高大笨重，但實際上輕功甚好，知道她一見自己躍起，必然以輕功身法，跟踪躍

上，而玄鐵大刀便非放在地上不可。她有玄鐵大刀在手，無疑是如虎添翼，大刀一去，要減却她一半的威力，見她果然如此，心中大喜，等單窮起在空中，又拔起丈許高下時，突然凌空翻了一觔斗，眞氣一沉，竟在半空之中，使了一個「千斤墜」，如流星飛降，向地面落去！

單窮正要再提眞氣，向上躍去，猛見小敏向地面電也似地沉了下去，心知上當，急忙也向下沉來時，究竟是小敏趕在前面一步，右足一伸，已將玄鐵大刀，踏在脚上，同時七孔刀捲起一陣厲嘯，聽來令人神魂皆悸，一連兩招，「七星連環」，「一竅不通」。

那一招「一竅不通」，原來是一招極爲凌厲的攻勢，採單刀法中的「搠」字訣。因爲七孔刀直向前送去，並非上下揮動，因此刀上的七個孔，也就不會有聲音發出，是以名之爲「一竅不通」，那一招，若是在普通刀法之中，實在平淡無奇，但是七孔刀法之中，却極是厲害，甚至可以說是極爲陰毒。

因爲七孔刀揮動之時，無時無刻不帶起驚心動魄的陣陣尖嘯聲，功力差的人，不要說是見招拆招，那陣厲嘯之聲，先將心神弄亂，無法應付。但是厲嘯聲却不能令得功力高的人有什麼損害，反倒可以根據刀上嘯聲，來辨明攻來的方向。但是，七孔法之中，却夾有這一招「一竅不通」，七孔刀直搠而出，却是一點聲音也沒有，令人難防之極，十有九中！

小敏一招「七星連環」，變化極是繁複，厲嘯聲也歷久未絕，單窮一落地，立即狠狠地撲了過來奪刀，但却被那招「七星連環」逼出三步。

一待刀勢稍懈，她又立即衝了過來，但是小敏却已然使出那招「一竅不通」。

在極爲繁複，令人眼花繚亂的一招「七星連環」之後，便是一招極爲簡單，而且一點聲息也無的招式，單窮自然不放在心中，仍然向前疾衝而至，尚未衝到，小敏手臂長處，七孔刀刀尖「波」地一聲，已然沒入她肩頭三寸，趁勢一絞，只見單窮突然疾退而出，呆了一呆，突然大叫一聲，罵道：「小畜牲！」

看官，那惡夜叉，一刀斷五嶽單窮，不是個啞吧麼？怎麼突然會罵起「小畜牲」來了呢？並非作書人弄錯，而是單窮之啞，並非天生而成，乃是被老太婆在當年點了「啞穴」所致。

那「啞穴」在「腦戶穴」下一寸，若是點得重震動了「腦戶穴」，立時身死。

但當年揮玄鐵大刀，老太婆好不容易才欺到了她的身後，只求點中，無暇去深究下手的輕重，所以啞穴雖被封住，但是却封得並不甚重，任何稍明點穴法的人，只要連點她「風門」、「魄戶」兩穴，立即可將她的啞穴解開，不過她自己不通點穴之法，旋風島上，又從無外人來到，所以才一直不能講話。此時，小敏一招「一竅不通」，搠在她的肩頭之上，刀尖所及，剛好觸動了她肩上的「風門」、「魄戶」兩穴，當年所點的「啞穴」立被解開，因此，她退出之後，才能大叫一聲，接着便罵出「小畜牲」三字來！

小敏聽她突然開口講話，也是一怔，但是立即發現她面上似有猶豫迷茫之色，心中一動，當即叱道：「我雖然刺你一刀，但是却令你再能開口講話，實在爲你好，你還要再冥頑不靈麼？」

單窮向小敏望了一眼，怒道：「怎見得是冥頑不靈？」

小敏道：「好！我將你玄鐵大刀擲入湖底，再叫你一生一世，不能講話！」

叫單窮一生一世不能講話，她倒並不在乎，但一聽說小敏要丟她的刀，不禁大驚，叫道：「別丟，你要我怎樣？」

小敏心想，如今要除她，並非易事，而且不知婆婆傷勢如何，還要人照顧。若是仍留她在島上，說不定她什麼時候，兇性一發，自己既要照顧婆婆，又要防她，可謂防不勝防，最好的辦法，是叫她離島遠去！便道：「你立即離開旋風島，永遠不准再回來，走得越遠越好！」

單窮一聽到叫她離開，心中不禁大喜，正中下懷，她自被老太婆押來此島之後，無時無刻，不想將老太婆除去，但却技不如人，未能如願。老太婆雖然時時離島，却又拿話將她激住，叫她在島上悉心苦練，或有一日，可報當年一敗之仇，再橫行江湖，單窮這人，究竟不够狡猾，只是一時兇橫，因此便一直未曾離島，只當此生此世，一定要埋骨島上了。

她在這天早上起來，只聽得老太婆所住的石屋中，有呻吟之聲傳出，在窻洞處向裏一張望，只見老太婆滿面病容，正想進去殺她洩憤，但多次失敗，老太婆的神威仍在，一轉念間便想先去尋小敏的晦氣，一到便以玄鐵大刀砍了小敏所住的石屋。

此時她已受傷，覺出要勝小敏，並非易事，小敏着她離島而去，重又可以在江湖上縱橫，豈非正中下懷？忙道：「要我離島不難，你將玄鐵大刀還我。」

小敏心中，不由得大爲猶豫，暗忖好不容易令她將玄鐵大刀脫手，又要還了給她，哪有那麼便宜的事？單窮見他猶豫，「桀」地一笑，道：「放心，你給了我大刀，請我在島上住，我也不住哩！」

小敏心想除了冒一下險之外，別無他法，便道：「好！」身子向後，疾退而出，單窮一手按住傷口，竄了過來，俯身將玄鐵大刀拾起，頭也不回，來到島邊，一刀砍斷了繫船的鐵鍊，跳上了船，以刀作槳，連划三下，已然划出了旋風的範圍之外，一到了水面平靜的湖面，小船去勢更速，不消片刻，更已成了一個小黑點，再過一會，便完全看不見了。

小敏見她走遠，才將心放下，立即回到了老太婆的石屋之中，一進門便叫道：「婆婆，單窮被我趕走了！」老太婆却是沉着一張臉，毫無喜色。

小敏和她相處六年有零，每日所見，均是她慈祥無比的笑臉，像此時那樣，一臉病容不消說，更是面色沉鷙，隱帶怒容，却是從來也未曾見過，急問道：「婆婆，你心中什麼事不高興？」

老太婆轉過頭去，並不回答，小敏心中更急，道：「是不是我做錯了什麼事，你打我，罵我都可以。」

老太婆道：「孩子，剛才我叫你不要顧我，逕自逃走，你爲什麼不聽？」

（未完・三）